

叢譯著名學文界世

George Sand:

The Search For Love

by

Marie Howe

求尋底愛

〔本譯全〕

著 歲 霍 麗 瑪

譯 默 君 嚴

社 版 出 風 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
初版發行

基本定價拾捌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正風世界文學名著叢譯

George Sand:

The Search For Love

愛底尋求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著者 Marie Howe

譯者 嚴君 默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八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聯營書店



GEORGE SAND

愛底尋求

目次

第一章	奧洛亞	一
第二章	杜邦小姐	五七
第三章	杜特望夫人	八一
第四章	喬治和亞弗萊	一五〇
第五章	喬治和密歇爾	二六六
第六章	桑夫人	三二二
第七章	桑和蕭邦	三三四
第八章	人類底愛	三七七

第九章	舞台……………	三九九
第十章	桑—繆賽之爭……………	四〇七
第十一章	母親喬治……………	四一五
第十二章	祖母喬治……………	四三五

第一章 奧洛亞

她是在提琴聲裏生下來的。她的母親是莎菲·杜邦，那有着黝黑的眸子，迷人的微笑，和快樂的縱笑的莎菲。

那天晚上，鄰人們正聚集在簡陋的杜邦家裏，慶祝莎菲妹妹的訂婚禮。這是個歡樂的訂婚禮。每個人都乾杯爲未來的新娘道賀，又爲未來的母親道賀。莎菲，這可驚的腳色，就是領導着作樂的。她甚至還跳了舞來呢。粗莽的，煥發的莎菲！她穿着那件玫瑰色的長袍是多麼美麗啊！

一次新的四組舞正排好以後，莎菲偷偷地溜進了自己的臥房，那麼悄悄地，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了她的離去。跳舞繼續着，提琴嗚咽着響起來了。當四組舞正隨着各種不同節拍的變化進行時，一個新的生命降生到了這充滿着音樂的人間。她的啼哭被提琴的聲音淹沒了。

拉提琴的是她的爸爸，莫里斯·杜邦。當他們告訴他說一個女兒已生下了時，他奔進來看這個奇蹟。他們指給他看一個小東西：纖細，棕褐，莊重。真是叫人難於相信，

這會是他美麗的莎菲生的呢。「她頭的樣子有點像杜邦族的！」他們喊說。「她是像父系的。」於是，他就把她起名奧洛亞，因為紀念他自己的母親，杜邦夫人，從前就是瑪麗——奧洛亞·特·薩克斯，也爲了紀念很久以前他家族裏的第一個奧洛亞，他的高祖母，奧洛亞·柯尼茲瑪伯爵夫人。

他决定了爲孩子起名奧洛亞，她似乎就正合自己家裏的傳統。莫里斯自己就是跟着他的祖父，法國的大軍事英雄莫里斯·特·薩克斯伯爵起名的。莫里斯·特·薩克斯是波蘭國王腓特烈——奧古斯多二世和奧洛亞·柯尼茲瑪伯爵夫人的私生子。一想起自己的祖先，莫里斯·杜邦真有點遺憾，這孩子爲什麼不是個男的。假使是個男樣子，遺傳着珂尼茲瑪家的性情，薩克斯家的想像，或者至少是那份屬於杜邦家的藝術的天賦，那將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但當這位驕傲的父親一停下來想一想到莎菲的父母時，他就又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改變了。

莎菲是真正的平民。她是生來屬於巴黎街道的人。他爸爸是在賽納河邊那些碼頭上提了小籠子賣鳥的。真的，莎菲是和那批相信貴族都該送上斷頭台的人的地位很近的。

所以，在莎菲孩子的身上，混和着貴族的和平民的血液。這兩種血流，在法國的國家裏會合，曾引起了一場革命。這容易着火的混和，到了一個人身上，結果也許會

生出狂熱，憂鬱，或者甚至天才的苦痛，但是，這在一個女人身上，却是不必怕什麼爆烈，不幸，或者天才的。一個女孩子的命運，受人照顧，關在家裏，然後嫁了人，是很平凡，但也總是很安全的。

那末，這孩子是個女的，原也好。

這第三個奧洛亞，一點也不知道過去的尊榮和今日的貧賤，有了個柳條編的籃子做她的搖籃。她躺在那裏，睨望着樓板，或者睡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過去了。搖籃過去了，代替的是一張小小的床；搖籃裏的夢幻過去了，漸漸地有了知覺。她常好幾個鐘點地躺在那裏，望着窗衍上的什麼褶痕，或者壁紙上一些好看的花，而沉入失神的默想裏。一天，那支蠟燭，一向總是一個光的，忽然似乎有兩個光了，一邊一個。她望着，她着魔了，她竭力試着想使那雙生的燭光再現。有時候她果然成功了。她愛幻象，但不知道她爲什麼愛它，或者她愛的究竟是什麼。幻象是她一生的第一個熱忱。

很久很久，人們只是朦朧的影子，她四週的一切只是一團模糊。當一點點大起來時，她漸漸明白了，一些外界的東西會侵襲她，侵襲到她平靜安寧地生活着的地方。

她母親的聲音歌唱着近來了；聲音是音樂的；他唱着一個雪白的母鷄生了個銀蛋給莎菲的小寶寶。這銀的蛋，在奧洛亞看來，是一個盡善盡美的禮物，代表着美，神祕和

精緻。這個諾言，每天晚上重複着的，使她一直相信着它的真會實現。這禮物是不應該在今天就要的，這該留到明天，永遠是明天。

一天，當她更大了一點時，身邊清亮的聲音又穿過空寞響起來了。它們告訴她一些飄渺的叫入快樂的東西，藍的天，白的雲，花，鳥和樹叢。於是在外界的混濁裏，一個聲音響了：「樓上的那個討厭傢伙又在練笛子了。我要去告訴房東。讓我們來敲敲牆叫他別吹了。」這以後，那清亮的聲音就不再告訴她什麼了；一些美的東西被破壞了。

住在樓下的那個小女孩，第一個上來和她玩，穿着雪一樣白的衣裳，肩膀上披一幅霧樣輕柔的紗巾。奧洛亞望着她，感覺到一陣快樂的震顫。這是一些遠離醜惡，遠離人世的東西呢。一個聲音插進來了：「他們做什麼不把這孩子穿得好看點？裙邊這樣拖着！我看這套衣服是從來沒有洗過的；弄得這樣髒，而且披巾上也是黃漬！」快樂的震顫變成了一陣痛苦的瑟抖。那麼，那紗巾並不真是美麗的嗎？髒的黃漬，——這話多難聽啊！

她所有的快樂都是這樣的；大人們說着說着，而在他們的說話裏，生命中可愛的東西全消逝了。每當她正覺得特別快樂的時候，總一定會有人喊，「這孩子怎樣啦？是病了嗎？」——「不，不，」莎菲連忙回答，「她常喜歡那樣呆坐着想什麼的，她常常那

樣的。」

露茜姨母不得不覺得，她自己的孩子克洛蒂真是比奧洛亞活潑得多了。不問是因爲奧洛亞聽話，她幾乎是大聽話了。莎菲曾告訴她說，當小孩子不聽話時，天上的天使們，甚至聖母，都會傷心落淚的。奧洛亞永不會忍心叫這些天上的神仙們心裏難過。假使她底良心擾亂她了時，她就惴惴地望着天上，那裏，在雲間，她清楚地看見了一排排親愛的小天使們，臉上憂愁不快。在她們背後，穿了飄飄的白衣，戴着天藍的袖子的是聖母。那藍袖子在白的長袍上輕輕地動着是做什麼呢？是聖母在絞着手嗎？是她在捶着胸嗎？「喔！親愛的聖母，別這樣！我會改好的！」真的，這樣一幅景象在前面，誰還能頑皮呢？

克洛蒂原也聽見了關於天使和聖母故事的同樣告誡的，但是克洛蒂對此並不發生印象，想像也並未曾被激動。這更使露茜姨母有力地證實了克洛蒂的淺薄。

這兩個表姊妹還有着別的不同。一天，一羣孩子攏着手圍了一個圈子做遊戲，以一個歌開頭。歌詞是配在低音調中的重句——

「從此，從此我們再不去林間，

那裏的桂樹都被斬倒了。」

突然地，一種出神的表情浮上了奧洛亞的臉龐。她退出圈子，在歌詞和音樂的魔咒裏獨自坐着。在這兩句句子中，似乎有着一一些什麼東西深深地擾動了她了。她原從不曾見過有許多樹木的林叢，更不必說森林了。但是，當她注視着前面的地方時，磚石的院子，人行道，和街路全都消失了，在它們的位置上却是一個神祕的大森林，滿是桂樹蔥鬱的綠葉。砍樹的人帶着殘忍的斧頭來了。他們砍倒了桂樹。啊！美麗的桂花，砍倒了，碎了，死了！

「從此，從此我們再不去林間。」

奧洛亞還不能說得出美麗毀壞了。幼象消失了時，她的感覺究竟是什麼。但是這創痛是如此之深，終其一生，她聽見孩子們唱這兩句歌時，總要覺得一陣重新襲來的哀傷。露茜姨母看着這件傷似的個子，低垂着頭，像是在一些孩子氣底悲哀的重壓下似的，「怎麼啦，奧洛亞？是弄傷了自己嗎？」沒有回答。常有時候，這孩子似乎是聾的。對圈子瞥一眼時，露茜姨母看見克洛蒂正圍着桂樹快樂地舞着，可愛地唱着。不，顯然地，奧洛亞是不及克洛蒂活潑得多了。

莫里斯·杜邦從戰地回來作短期休假。他寫信給母親：「奧洛亞不大多說話，但她並不因此就想得少了。我真喜歡我這個孩子呢。」莫里斯既然也滿意，莎菲自然看不出有什麼可抱怨的了。沒有人責罵奧洛亞的太愛耽於夢想。她常會一連好幾個點在那裏，呆呆地不知望着點什麼，嘴半張着。「在看見仙人了呢！」莎菲會喊說。不過，真的，如果她的孩子愛幻想，這也是莎菲自己的不好，因為只要奧洛亞一要求講神仙故事，莎菲立刻會高興地講給她聽，而九歲的姊姊加洛琳又竭盡所知地來補充母親的故事。因為莎菲覺得一些宗教的教育也是必需的，她就把自己所知道的那點聖經故事簡單地講給她聽。好像這還不够似的，奧洛亞找到了一本通俗的節本神話，在她能够自己講之前，就要求把裏面的圖畫解釋給她聽。這樣地，在她小小的腦子裏就充滿了天使、愛神、術士、聖徒、聖母、和老妖婦，在一種古怪的詩意的混雜裏。

莎菲不能成天講故事，因為她還得整床鋪，掃地，擦洗，做飯。奧洛亞就像頭忠心的小狗似地跟在她腳後跟。「我恐怕非綁你起來不可了，」莎菲玩笑地嚇她。「我把你放在那兒好呢？椅子是太高了。我要是能買個坐墊或者腳凳什麼的給孩子坐着就好了。好，這裏有個腳爐，來，別怕，那不燙的。」

腳爐放在屋子中央，奧洛亞就坐在那上面。然後，又用兩個椅子把她圍起來，有草

墊的底面向着她。這三歲的孩子是長得那麼小，爲了要把手臂靠着椅座，她一定先得人站到腳爐上。這以後，她試着把草墊扯下來。手這樣一忙着，她裏面一些長久渴望着出來的東西找到了宣洩了。她開始高聲地說了出來。

像是一個故事正在講，奧洛亞靜聽着。在最初，當然，奧洛亞知道這不過是她自己的聲音在說話，但不久她忘記了這點，而完全成爲一個聽者了。莎菲，在旁邊的廚房裏，也不得不聽着她。奧洛亞故事的背景是一片巨大神祕的森林，男主人公是個在森林中迷了路的王子。王子不得不遇到了一切活在奧洛亞想像裏面的幻象人物：善良的仙女，美麗的公主，和善的巨人，三德神，天使加勃里，九繆司，和聰慧的聖女們。在奧洛亞的森林裏，每個人都是好的。和善的，每個人都快樂。王子從沒碰到魔鬼或者有過一次災難。莎菲覺得這是她所聽見過的最最乏味的故事了。

晚餐放在桌上了，莎菲把這位小傳奇家提起來，放在高椅子上。奧洛亞怔住了；她望望燭燭，望望食物，驚異自己是怎麼被帶了回來的。一忽兒以前她還是遙遠地在那個森林裏的。這食桌難道可能是真的嗎？「吃麵包和湯，喝你的酒和水。」奧洛亞順從地吃了，喝了，不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孩子又被放到腳爐上，把椅背靠在旁邊讓她斜。她的手一忙着，記憶就

又重接起了昨天故事斷着的地方了。奧洛亞每天新加上一章。莎菲對此並不發生印象，但覺得很有趣。「她講的是個長篇故事呢，每天每天連下去的。」

露茜姨母，在走出走進時也聽見了幾章。王子在林子裏已經東蕩西走了好幾天以後，露茜姨母可真有點不耐煩了。「好啦，好啦，奧洛亞。」她插進來說，「不是到該把王子引出來的時候了麼？」奧洛亞若無所見地望着她。「我說的她一個字也沒聽見！」露茜姨母叫起來說，「卻是那麼呆頭呆腦地望着我。」

「喔，你讓她去吧，」莎菲在廚房裏喊出來說，「我惟一能够清靜靜做點事的，就只有她在這四張椅子中間編故事的那點時候呢。」

露茜姨母覺得有點惘然了，「你覺得她是很——很好着——活潑着嗎？」她問。

「我不要她活潑，」莎菲滿足地說。「她是個好孩子，孝順；這就够了。」

「我可不這麼想，」露茜姨母堅持着，「這孩子的父親，——和他的母親，——以及她的父親，——他們都和我們很不同嗎？」

對這些話莎菲可抑不住了，她的憤怒迸發了，她傾倒出了她全部委屈的故事。她要露茜明白，她是和杜邦家的那些人一樣好的！可是他們多看輕她！杜邦夫人曾想不承認她兒子的婚姻。杜邦夫人很有錢，但她却讓自己兒子在貧苦裏過活。杜邦夫人永不肯饒

惹了加洛琳，莎菲的私生子，但杜邦夫人却收養着赫普列脫，莫里斯的私生子。請問不是在那裏？難道她，莎菲，就比男人壞嗎？可就沒有人責備男人！

奧洛亞不能再繼續她的故事了。她覺得她自己，王子，公主，和好心的仙女們都被她母親的暴怒沖掉了。雖然不明白她們說的是什麼，但她覺得一定有什麼人對母親不好了，而她，莎菲的孩子，是完全站在莎菲這邊的。

三

在她腦子的什麼地方，奧洛亞知道洋娃娃不過是假東西，但她把那些似乎是真的和那些顯然只是玩偶的，清楚分了開來。對那些似乎是真的，她是把它看作孩子一樣的。假使它一下掉到地上碎了，或者漏出木屑來了，或者掉了一個臂膀了，那她就完全漠不關心地把它摔在一邊了，——布和木屑應該是這樣對待的。但當它是很完美的時候，她撫抱它，餵它，把它放在床上，要她的朋友們也尊重它。對那能給與她以真實幻象的木偶，她是溫柔備至的。但假使這東西不能幫助她創造起幻象，或者假使她先以為它是真的而結果竟只是騙了她時，那她立刻就把它丟開。這樣做時，她覺得自己是在反抗謊騙。

「天啊！」露茜姨母叫起來，「這孩子起先是這麼溫存，後來又那麼狠心。我希望她大起來時，待人可不要像現在待洋娃娃那樣才好呢。」

莎菲早決定了一次長途的旅行，到遙遠的瑪德里去，在那裏，莫里斯·杜邦正在爲拿破崙打仗。帶了四歲的女孩做伴侶，又懷着一個尋覓的目的在心頭，她離開了簡陋的巴黎的家，動身向西班牙去了。他們坐在一部很慢的馬車裏，傍着法國軍隊的行列走。這是危險而且艱苦的，但粗獷而不顧一切的莎菲堅決要去和她打仗的丈夫在一道。

顛簸的馬車裏冗長的日子。骯髒，喧鬧的旅館裏不眠的夜晚。壞的食物，饑餓，到處是法國兵，疲倦了的馬，疲倦了的莎菲，疲倦了的奧洛亞！

爲什麼那同路的太太老是說，「莎菲，像你這樣的情形，不該作這次旅行的。」爲什麼莎菲回答，「我丈夫不讓我去，所以我一定要去。」——「你是個嫉妒的女人。」——「是的，我是嫉妒。」——而莎菲的臉就被憤怒和痛苦弄得難看可怕了。什麼叫做嫉妒呢？奧洛亞覺得奇怪了。她將來一定永遠不會嫉妒。這一定是一種很可怕的情感，因爲這使她母親可愛的臉龐變得難看了。

在瑪德里，奧洛亞住進在一所華麗的大廈裏了。拿破崙的將軍，繆拉親王，住在第一層。莫里斯·杜邦，將軍的副官，被給了第三層做他和他眷屬的住處。因爲繆拉是不

贊成部下帶着家眷的，所以莎菲和奧洛亞的到來必須設法得到他的允諾。莎菲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她却很知道怎樣討人歡喜的方法，而就設法來贏取繆拉的同意了。她在針線上是很聰明的，就為奧洛亞縫了一身小小的軍裝，和莫里斯穿着的一模一樣的。袴子是紫藍的，鑲着金邊，上衣是白色和金色，坎肩是白的，滾着黑毛的邊。一頂帽子，一把小小的指揮刀，加上金的靴刺，服裝都齊全了。孩子被教好了像她父親那麼做：把坎肩拋過肩頭，掠在背後，抽出指揮刀，敬禮。

這樣地穿好了，教好了，奧洛亞就被引去見繆拉將軍，並稱呼他為「殿下」。他相信了或者是假裝相信了她是個男孩子，把她就待作似自己的一個部下似的。在宴客時，他就叫人去找了她來，「這個，」他對他的客人說，「是我的新副官，」然後他把頭向後一仰，非常快樂地大笑了起來，使客人大吃一驚。

這種軍營的職份，一次一次多了，就變得厭煩了。奧洛亞在能脫下笨重的軍服而換上輕的西班牙裝時，覺得更舒適些，雖然不怎麼神氣。這西班牙裝是她母親為她用黑色的綢子做的，有流蘇垂到腳踝邊，還加上頭帕。她會看見過土人們跳波萊洛舞，她馬上就學會了他們的步法，而且跳得像一個西班牙人一樣好了。

每天，莎菲和莫里斯到外面去逛熱鬧了，把奧洛亞留給一個西班牙保姆看管，保姆

就丟着讓她一個人去玩。在她一生裏第一次地，奧洛亞是獨自一個人了。

但她是一個人在一所迷人的大廈裏。她所有的那些神仙故事都成了真的了。陳設是金的，帘幔是紫色的錦緞。客廳盡頭有一面叫做「靈鏡」的長鏡子。在這面鏡子裏，出現了第一個來陪伴她的伴侶，有時是個穿了軍裝的男孩子，有時是個穿西班牙裝的小姑娘。在最初，奧洛亞總是知道她看見的是自己的影子；但當她跳舞，那個也跟着她舞時，她忘記了鏡子，忘記了假象，而她的遊伴似乎是真的了。當她穿着軍裝做兵的時候，他也和她一樣；當她進了祭台，把她的小兔子帶來獻神致祭的時候，他也獻上了他的兔子；當她跳着波萊洛舞時，他也跳了舞。這幻象是如此完全攫住了她的心靈，當她停止，不跳了時，她覺得十分驚異，怎麼他也不跳了。他不肯做任何她所不會做的動作。一次又一次地，她會在她的遊伴的身上時而快樂，時而失望。

她又找到了一個伴侶，更有魅力，更為神祕。這就是那在外面大洋台上說話的聲音。她喊一聲，它就回答。她說，「到這裏來！」它也就叫她，「到這裏來！」但當她真出去時，却又一個人也沒有。她模糊地覺得，她有着另一個自己，另一個我，這個人是躲在牆壁後面，或者藏在天空之中的。

她迷人的宮殿，她真實的神仙故事，她的靈鏡，她的回聲，她的鬼，——這整個妖

獨生活裏的經歷是如此可愛，她簡直有時不想看見父母親的回來了。

在瑪德里，有一天，她不許去看母親了。十分湊巧地，那天晚上一個嬰孩弟弟被送了來給他們。第二天，她看見了莎菲，但是，呵，是多麼變了呵！代替了那壯健、紅紅面頰因了家務操作而變得強壯有力的女人的，却騎着一個蒼白、痛苦的人，衰弱得連伸出去臂膀去拖自己的小女兒的力氣也沒有，一看見母親痛苦的样子，奧洛亞覺得自己的心被愛憐纏緊了。喉頭一陣窒塞，耳朵裏一陣沖擊。她放聲哭了起來，想投到媽媽的懷裏去。「把她帶開吧，」莎菲低弱地說，奧洛亞被帶開了屋子。在四歲的年紀上，她有了第一次感情的發現了！她的快樂是倚靠在別一個人身上的。

從此以後，她就是被莎菲的不同的心情擺佈着。假使莎菲擁抱她，她快樂了；假使莎菲把她推開，她的心痛楚了。她再不能安靜的去玩耍，除非母親又喜歡了她。她不再能獨自一個人而感覺快樂了。

四

莎菲一能夠走，就作了另一個旅行，這次是對諾恩，莫里斯的母親杜邦夫人的家去。這位貴婦人，對莫里斯的低微婚姻所引起的羞辱經過了長久的驕傲拒絕以後，現

在，終於遷就來接待她兒子的媳婦了。莫里斯是滿心希望。他的家庭現在第一次地和合起來了。八年之久，他一直在設法想使母親對他的愛莎非這件事氣平下來，現在總算是成功了。莎非是又恐懼，又興奮。奧洛亞則一點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在七月初離開瑪德里，跟着拿破崙撤退的軍隊走。在這個長長的旅程中，奧洛亞是精疲力竭了，除了饑餓，渴，發燒和疲倦的麻木之外，什麼也不知道。六個禮拜的困苦以後，他們在八月末到了諾恩。

被引去見祖母的孩子是一無惹人歡喜之處；瘦削的臉龐上滿是生過了從兵身上傳染來的皮膚病後的瘡疤。衣服上塵灰點點，黑頭髮被塵土弄得全是沙，鞋子也髒了。羞愧於自己的這種樣子，這小女孩子仰起頭來望着祖母，看見的是一個好看的、動人的、人物，穿着絲綢和花邊，身上發散出玫瑰和紫羅蘭的香味。她覺得自己被接了吻，帶到了大客廳右邊的一間大屋子裏。屋子的一頭放着一張華麗的床，它，和它的主人一樣的，覆着絲綢和花邊，發出馥郁的香味。在這麼一個房間裏，實在無一個適當地方可容這蓬頭散髮的孩子的。奧洛亞覺得自己已被輕輕地放進了這張奢華大床的柔軟和芬芳中間。她的髒鞋子踩在精美的褥子上了，但祖母似乎並不介意。

她一安頓下以後，一個九歲的男孩子進來了。帶着一束極大的花。「這是赫普列

脫，」祖母說，並叫他們互相接了吻。

「多好看的孩子呵！」莎菲喊說。然後，向丈夫慶賀有着這麼一個好看的兒子，她說，「他也是我的，就像加洛琳也是你的一樣。」

當奧洛亞可以進園子去玩了時，赫普列脫定要拉着他的手，就像是怕她會跌交似的。奧洛亞因為他把她看作是個嬌弱小姑娘，很覺得恥辱，很快地就表顯出了，她是和一個男孩子一樣強壯，一樣能幹，足以和她粗野的同伴拮抗的。赫普列脫一丟他的同伴態度，立刻就成了個殘忍的頑童了。他把她的洋囡囡掛在樹上，兩腳朝天，剝掉衣裳，把它活埋了，在它們的墳墓上插起了十字架。奧洛亞把它們的苦難看得很認真，痛恨它們的暴君。但常是過了一兩天，她又寬恕了他，又和他一起玩了。

新來的一陣興奮過了以後，奧洛亞多少不再被家庭所注意了。在消極的自足裏，她又退向自己，繼續她那對自己的奇異靈魂所如此必需的幻想。好幾個鐘點的時間，她坐在母親旁邊的小凳上，臂膀鬆鬆垂着，眼睛望着前面，不說一句話，也不聽人家說的話。杜邦祖母被孩子這種長的沉思弄得不安了。「她在做着夢呢，」莎菲解釋說。「她很小的時候，就常把她的夢高聲說出來的，除非是露茜挪揄了她。現在她可一個字也不說了。但是，正像她爸爸常說的，雖然是不講，却並不因此就想得少了。」

「是的！」杜邦夫人說，「她爸爸小時候也就是這樣的。他常常陷於幻想和夢似的快樂裏；它們會弄得他萎靡不振。小孩子夢想得太多是不好的。」

爲了想去掉奧洛亞這種默想的習慣，祖母爲她找了個遊伴來。葉秀爾，女僕裘麗的姪女，被帶了來住在這裏。有時候兩個女孩子就一塊兒玩遊戲，但大部分的時間，奧洛亞總是叫葉秀爾安靜地坐在她旁邊，靜靜地默想。

五

這兩位杜邦家的女人，在她們關係的初期上，因爲了她們對莫里斯的共同的爱，在外表上總算得到了和睦。只要是莫里斯說的，總都有趣；莫里斯做的，總都妙極。她們中每一個都覺得太陽在他的身上升起，下落，每一個都覺得自己是愛她，每一個都希望他是她一個人的。

「我的兒子，」杜邦夫人老愛說，「乃是我整個的生命。」這句話並沒有過分。從生下來的那一刻起，莫里斯就是她惟一的關心，她的希望，她的驕傲。很久以前，當她發覺了他的愛莎菲時，她流過痛苦的眼淚，咀咒地哭說，「你愛別一個女人甚於愛我！」叫她肯接待那會給與她如此多痛苦的女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杜邦夫人容她不

歡喜的媳婦走進門來，只是爲了一個原因，就是，她實在不能再忍受和自己的兒子分開了。

莎菲對莫里斯的態度，也並不比婆婆要少嫉妬一些或者佔有心弱一些。一切是全靠了莫里斯，愉快、可愛、溫雅，來維持一種和好的精神的。他撫慰莎菲，又竭力使母親從最好的方面去看他的妻子。

就似乎這兩個女人還沒有給了他足夠的熱愛似的，莫里斯又有了第三個崇拜者，特夏脫，他從前的先生，現在是諾恩產業的總管。特夏脫曾做過傳教士，但現在正很爲自己的醫術驕傲。他常是想爲奧洛亞開藥方。但她却早就是她母親的特別病人了。特夏脫是暗暗反抗莎菲以及她所做的一切的。他對他得寵弟子的掌握，就因了這苛求女人的影響而減弱了的。也正因爲了妬忌她的假充懂得醫道，他就施出他的醫術來對抗了。

這個衝突下的遭殃者乃是不幸的奧洛亞。幸而她有着個強健的體質，要不然，在這爭衡似的醫藥關心下，恐怕要不能活命了。只要奧洛亞服過一劑藥，或者是有服過一劑藥的嫌疑，特夏脫就立刻給她一劑強烈嘔吐藥。莎菲有這麼一種迷信，以爲小孩子生病都是因爲肚裏有虫，——這實在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醫藥上的迷信，——所以莎菲總是手頭隨時準備着各種各樣的殺虫藥，污黑，叫人嘔吐，氣味惡臭。假使特夏脫給她吃了

一次吐藥，莎菲就定要吃她吃下一服殺虫藥。於是，因為兩種藥都是叫人噁心的，她很難吃得下，所以裏面又加上了大黃，使她吞得下一點。奧洛亞應付這種情形的方法是忍受。她已學會了把自己的痛苦隱藏起來。有時候在遊戲中間，她會突然強烈地抽了筋，但是因為怎麼樣的痛苦也還是比吃藥好受些，所以她仍繼續玩下去，忍耐着，很少大人能夠這樣忍得住的。

她愈避開她的醫生們，到戶外去玩，就愈變得強壯。但是她這位小弟弟却一天比一天瘦弱了。他一直不會能把那從西班牙路上帶來的寒熱去掉。諾恩的環境儘管是清新優美，他終於仍日漸孱弱而死了。

孩子的死使所有的心都對莎菲變得柔和了，沒有人想怪她這回到西班牙的旅行，這旅行無疑的就是送了這孩子的命的。莫里斯，總是溫存而縱容她的癡想的，變成，假使還可能的話，更加溫柔體貼了。有很長一段時間，他放棄了騎上那匹潑刺的阿達洛斯種馬去作長途馳騁的嗜好。有一天晚上，他到鄰近的夏都鎮去看幾個朋友，天黑過後才騎回來。馬突然一下驚跳，莫里斯從馬背上摔了下來，跌死了。

奧洛亞是一點也不明白父親的死。莎菲穿了黑衣，常常哭泣了；祖母穿了黑衣，再不見一絲笑容了；但是奧洛亞仍舊是爬到母親的膝上，在那裏睡着，所以她並不感覺

有到什麼可怕的事情已經發生。每天早晨，當她們替她穿上黑衣裳，拉上可怕的黑襪子時，她就問，「爸爸今天又死了嗎？」到現在為止，她的世界依然是那一個，不會變樣。但是，很快地，她模糊地覺得，這兩個穿着喪服的女人互相並不要好，彼此都很厭惡，有時候甚至相互嫉恨。而這種情形，似乎是與她們對她的愛也有着什麼關係似的。

六

居喪的幾個月過了以後，家庭裏漸漸地覺察了：那種嫉妬和佔有心仍然活着在這兩個女人身上。她們會像是倒在地上的籐一樣被拉開着，但現在，她們又開始扭結，開始爭鬥了。她們找到了一個女孩的枝條來纏繞她們的感情。每一個都覺得自己最愛奧洛亞，每一個都要她。但這一次，她們這共同喜歡的目標對她們的感情却並不是均衡的了。奧洛亞對母親表顯着一種熱情的偏愛。莎菲是勝利者了，或者表面上總是如此。

杜邦夫人等待着自己的時候來，於是邀莎菲繼續住下去。莎菲答允了，因為她還沒有能決定將來怎麼辦。沒有了莫里斯，她覺得十分無助了。

奧洛亞被母親的哀傷深深感動。眼看着莎菲的受苦，她是日甚一日地更愛她了，直到她小小的整體完全地受了征服。但當奧洛亞正完全地傾向着母親時，杜邦夫人却也正

集中注意在這個孫女身上，甚至把奧洛亞看作了自己合法的所有物。她幾乎把她和莫里斯混淆了。真的，這孩子簡直是莫里斯的縮型呢；她的聲音，她的模樣，她的舉止，她的愛好和性情，小姑娘身上的任何一樣東西，都使杜邦夫人想起她失去了的孩子。在叫奧洛亞時，她常會不自覺地喊了「莫里斯，來。」在回答一句話時，她常會說，「不，我的兒子」，——「是的，我的兒子。」把自己專注於奧洛亞時，她是重過了一次自己年輕的母親時代，而又回到了青春。奧洛亞，生來早慧，祖母所告訴她，教給她的，她都能明白。任何只要她一次聽見過的歌曲，她就記得，唱得出。而在學鋼琴上，也顯出了極大的天才。杜邦夫人指望奧洛亞能成爲那莫里斯原許可以成功的音樂家，——女孩子是不會到戰場上去的。老夫人的快樂完全寄託在孩子身上了；這是很容易使她自己如此相信的：如果把奧洛亞留給莎菲那種喜怒無常的看顧，結果是一定會把孩子毀了的。

兩個女人間開始了一場暗鬥。她們有着一種自然的相互敵對性。杜邦夫人，無論在表面和性格上，都是個極其嚴肅，莊重，有着一種貴婦人的舉止和沉靜。莎菲則有着西班牙人的外表和天性；她妬忌，熱情，脆弱，容易燥怒，而能有極大的慷慨。杜邦夫人不能夠了解過分的情感和強烈的衝動。當莎菲在勃然大怒的時候，她的婆婆會好奇地望着，心中自忖：「他怎麼會愛上了這麼一個人的呢？」莎菲，同樣地驚奇

着杜邦夫人的冷靜和自制，會悔慢地喊，「這位老伯爵夫人！她身上有着什麼東西會使他愛的呢？」

杜邦夫人是個舊派的女人。對於她，閒暇是優雅的一部分；她在床上度過早晨。她有個貼身女僕，她身體方面是無法管得了自己的。那雙她從來不用的手，已漸漸變成癱瘓了。

莎菲一清早就起來，從不讓自己閒空一會兒。莎菲身體裏似乎有着一個小火山，隨時都可能爆發，但是被她那不斷的活動壓制住了。她替全家做衣裳和帽子。她翻轉翼琴，修象牙鍵。她繡帷氈，她用自己的手做任何人可能會要的或者希望的任何東西。她的精力是可驚的，但是建設性的。她看輕才華，認為這些不過是無事可作的有錢人的娛樂吧了。莎菲做的一切都是實用的。

杜邦夫人輕視實用；她是多才多藝的：她能彈琴，能唱歌。她是個可愛的伯爵夫人，常常設宴款待鄉裏的貴族們。莎菲，看着這些貴婦人們進進出出，輕蔑地稱她們為「那批老貴婦們」。杜邦夫人閱讀、研究、和談論哲學，而莎菲則是洗髮、織補和刺繡。杜邦夫人，好奇和驚訝地看着她做這些事情，有時候叫莎菲做「好仙女」，但在別的時候，看見她發脾氣時，就叫她做「瘋女人」。

真的，莎菲的行爲有時候真像個瘋人，但在別一些時候，她是個極可愛的母親。她有時罵了打了奧洛亞，然後，覺察了自己的錯，會突然地哭了起來，把孩子拉到懷裏，兩一樣地親吻着。奧洛亞從不詢問母親的對不對。母親又喜歡她了時，她就已如此快樂，她甚至請求母親原諒她剛才所挨的打了。

奧洛亞，當母親熱情的時候是溫柔，當母親發怒的時候是抑制，當母親苛毒，充滿怨憤和嫉恨的時候是原諒而不會怨恨。杜邦夫人決定奧洛亞是杜邦家和薩克斯家的人，而她，薩克斯族的最後一個，應該負起這孩子教育的重任來，她看出奧洛亞和她母親同過的生活是一種情感的擾亂，那會毀滅了孩子的神經組織的。但她沒有能看出，奧洛亞也需要着外露的鍾愛。就是母親幾乎無緣無故地罵她，打她，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一個衝動會變成了另一個的。奧洛亞忠心地，溫順地等待着，等責罵過去，然後一雙溫柔的臂膀會伸來向着她。她就可以爬上母親的膝頭，被輕輕地撫搖着。那時候，她就滿足，就快樂了。在奧洛亞的腦子裏，愛意思就是母親，而和吻一樣多的打罵，也就是愛的表徵了。

七

在莎菲留在諾恩的三年裏，杜邦夫人時時溫和地堅持要讓她來帶領奧洛亞。但可憐

的昏亂的莎菲，怎麼也不肯放棄自己的孩子。

奧洛亞已經七歲了時，莎菲還是沒有打定主意。杜邦夫人覺得事情需要弄一個明白了。她表示了自己確定的目的。假使由她來管教奧洛亞，那末她就認奧洛亞做繼承人。兩個女人爲了這件重要的事情爭辯又爭辯，孩子靜聽着。

當和母親單獨在一起時，奧洛亞在莎菲臉上蓋滿了親吻，請求她不要把她「爲了錢」送給祖母。錢在她的腦子裏和自己最愛的人的分離發生了聯繫。她開始恨錢，並對於有錢人感到一種強烈的嫉惡。她孩子氣的鍾情，因了恐懼和担慮而變得更深了。她表顯了一種在她這樣的年紀所不常見的，不健全的敏感。

雖然莎菲說她要照對奧洛亞所最有利的那麼做，但她究竟也得爲自己想一想。她不喜歡諾恩，她不屬於這個杜邦家，沒有一個人，在諾恩是真歡喜她的，她覺得在那裏不能心安。她情願只要有兩間屋子，一個自己的小火爐，而不願住在這整個大屋子裏，由許多僕人們伺候着。她想念朋友，她的妹妹露茜，和她淘伴中的別的人。她恨鄉下。對於莎菲·杜邦，巴黎永不是太鬧，太熱，太多雨或者太冷的。巴黎街上的喧聲是她所希望的音樂，林蔭路是她的天堂。但是她可怎麼能養得活莫里斯的孩子，和她自己的另一個女兒，加洛琳呢？

在這個躊躇關頭上，杜邦夫人答允了給一筆錢，但有一個條件，莎菲一定得簽下個協定，給杜邦夫人以管理奧洛亞教育的全權，而奧洛亞必須留在諾恩。這一點也沒有苛刻，莎菲可以到諾恩來玩，而奧洛亞也可每過一些時被帶到巴黎去；這不過是爲了孩子教育的問題而已。

錢和輩分在爭辯裏使這位年長些的女人佔了上風。莎菲簽了約，對自己說，她是爲了孩子的將來，而自己犧牲了。

但是她是很高興又回到巴黎去的。

八

莎菲走了以後，奧洛亞極不定心地在屋子裏摸來摸去。模糊地，無理地，她是在尋找着母親。她跑進莎菲的臥房，那裏女僕們正在出清床鋪，把東西放回原來的地方，把百葉窗關起來。一看見這間改變了的屋子，奧洛亞怔住了。牠跑進花園，但是恐懼跟蹤着她，攫住她的心。她怕的究竟是什麼呢？不是她慈誦的祖母，也不是諾恩快樂的生活。不是；那只是孤寂的恐懼，那沒有了愛的生活的恐懼。

杜邦夫人住在底層自己那間大房間裏；她怕風，怕陽光，太熱和太冷她都不能忍

受。早晨，她把奧洛亞留在自己身邊時，這間屋子，一直似乎是那麼美麗的，變成了一座監獄了。當祖母說，「自己好好玩吧，」奧洛亞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緊緊關在匣子裏的蝴蝶，在用自己脆弱的翅膀敲打着它。下午杜邦夫人到花園裏散一兩回步，教奧洛亞怎樣在她的旁邊像樣地走，身體挺直，試着走得恣態優美。在這些散步中，奧洛亞被訓練着把老貴婦人一次又一次掉到地上去的手帕和鼻烟壺拾起來。

奧洛亞，一點不歡喜每天和祖母的相處，常常是不大開口的。當杜邦夫人很形式地那樣吻她的時候，她偷偷地流了淚，因為她想起了自己母親的熱情的親吻。她的行動不再是孩子那樣的了。她好像老了，冷漠，衰弱了。

杜邦夫人一負起了她的管教責任，奧洛亞就不許再對僕人們作親匿稱呼了。她不許向任何人稱「你」和「你們」；她叫她寫信給母親時稱「您」。她教她向祖母說話得用第三位稱，「祖母可以讓我去玩玩嗎？」她被教給了戴手套，坐得端正，向客人們行禮，靜靜地玩，輕聲地說。並沒有人罵她，但她老是聽見在說着，「孩子，你坐得像個駝背一樣。」——「孩子，你走得像個鄉下人。」——「孩子，你又把手套掉了。」——「孩子，你已經那麼大，不應該再這樣了。」

忍受着這種管轄幾天以後，她有了突然一陣陣抽搐的病，這即使特夏脫也不能診斷

出病源來。是的，她從沒有被責罵過，但是祖母仁愛的嚴厲却比莎菲一切的責罰都更使她害怕。她要母親，她要母親的愛，那種時而把她奉作君主，又時而把她降作奴隸的愛。

杜邦夫人，一樣地孤寂，一樣地切望着愛的，常自己關在房裏，暗暗流淚，對自己說：「這忘恩負義的，執拗的孩子啊！」

九

杜邦夫人每年冬天總是要到巴黎去的。她坐在一輛極大的藍色自用馬車裏。這部四輪車，簡直就是一所裝在輪子上的屋子。裏面排着許多深的袋，裝着一個講究人物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東西。四輪車裏的旅行只限於白天。到晚上就住在旅館裏，這樣地，在第四天到了巴黎。他們每天走五六十哩路。這位老婦人常常被這樣太快的速度弄得十分疲累。

杜邦夫人在瑪底冷路有着一所漂亮的大房子。它是在路易十六時代陳設起來的，所以每一樣東西都使人覺得這似乎還是大革命以前的時代。對於從不曾住過漂亮房子的奧洛亞，這屋子實在是奢華極了。到處都鋪着地毯，每個房裏都生着火。她尤其是喜歡祖

母那間舖着天藍錦緞的房間。

莎菲被請來到瑪底冷路吃飯，並每天帶孩子出去散一回步。在這些散步中，她們所一同看見的任何東西，奧洛亞都覺得是有趣極了。那些玩具攤，賣鳥的，花舖，在林蔭路上跳舞的變把戲的狗，統統都引起她的興奮；而莎菲，自己也半是小孩子，也分享着每一個快樂。

奧洛亞也可以去望母親，並看她的異父姊妹。但是，使奧洛亞十分驚異的，加洛琳決不許進杜邦家的門。加洛琳的存在對於杜邦家的尊嚴是一個污辱。杜邦夫人對於門第的驕傲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她娘家的親戚很多都是顯貴。她在血統上是和日耳曼皇帝有關係的；而且，也是在血統關係上，是前法國大公女的表姊妹。公主既是路易十六、路易十八、和後來成了查理第五的那位大公的母親，所以杜邦夫人，也可以說，是法國三個國王的非正式姨母。

這些是沒有向孩子說過的。奧洛亞所知道的只是祖母憎恨加洛琳。一天，加洛琳來了，但沒有許她進來。門後面起了低語和抑塞啜泣聲。奧洛亞撲在地上，哭着喊：「我要回媽媽那裏去！我不要在這裏！」她們把她放到床上，但在睡去的整個晚上，她一直是喊着母親和姊妹。

杜邦夫人對加洛琳的不公，更增加了奧洛亞的堅定。她愛母親的簡陋房子。莎菲睡的空空的簡單壁床，比杜邦夫人的天藍錦緞更適合於她。她在那總是放在客堂火盆上面的湯的香味裏找到快樂。硬麵包和低廉的紅酒比杜邦夫人桌上的山珍海饈更要美味。莎菲鄰人們的自由隨便的生活，沒有僕人見面，和把湯從火上取下來倒進瓦盆裏時的那種安閒，所有這許多母親屋裏的優點，對於她似乎都是那麼迷人的。

在瑪底冷路，奧洛亞被教給了尊崇貴族階級們的舉止和思想。但第二天，莎菲就教她唾棄這些。奧洛亞在觀察研究着祖母這一圈的男男女女們。她已經確定了自己很強的成見。她喜歡一切單純、自然的東西，而對於矯揉虛偽感到一種本能的厭棄。

就在「這批老貴婦」及其朋友們的進進出出之中，一個沉靜的、哀愁的小女孩在觀察着一切。不知不覺地，她是在收集着一些有一天會要用到的印象。她看見祖母客廳的客人們似乎都是沒有力氣能推動一把安樂椅，或者放一塊煤在火爐裏的。她們似乎不能拉開，或者關上一扇門。僕人們代替了她們的臂膀、手、和腿。

奧洛亞覺得，她情願去洗碟子也不高興做一個像她每天所見的，那種麝香和鼻煙氣氛中的老侯爵夫人的。她喜歡她母親的朋友們，因為她們一切都是自己動手，靠自己的工作過活。在貴族和工作者之間，她挑選了工作者。而這個挑選是終生的。

在奧洛亞九歲的那年，杜邦夫人說，每年到巴黎的旅行以後停止了，現在她將就在諾恩過冬天。莎菲，那時候正完畢了她在諾恩的住夏，對她的孩子說，她不知道要不要回去。這兩個表示來到了一起，是緊急而危迫的。

莎菲取出行囊，開始裝放起來時，奧洛亞失望地望着。當她看着絲帶、花邊放進箱子，和那些親切稔熟的衣服褶起來安放進原來的地方時，孩子被一陣恐怖攫住了。她開始無聲地，像一頭狗所做的那樣地，請求帶她同走。她撲在母親腳邊，跳進她懷裏，噙噙地哭着滾在地上。

莎菲，被女兒的悲傷和恐懼所苦，把孩子抱到膝上，想試着用理性來安慰她。

「假如我把你帶着走，」她解釋說，「那你祖母就要把我的津貼減到一千五百法郎的。」

「一千五百法郎！」奧洛亞喊，「但這是很多的錢了呀！儘够我們三個人用的了！」

「不，不，」莎菲說，「那我們就會窮得你忍受不了的。」

「我們會變得窮，但是我們可以在一起，所以我們就會快樂的！我們可以住在一間

閣樓上，只吃胡豆。」

「但是將來你會怨我，把你的別墅和財富都剝奪了。」

「不，不，永遠不會！我不要她的別墅，她的錢。讓她去給赫普列脫，或者葉秀爾，或者給她的丫頭裘麗好了。我只要和你一塊兒窮。」

「但是你沒有錢，將來就不能够嫁闊人的。」

「我情願死也不要嫁闊人，」這個九歲的孩子回答。「我情願自己掙飯吃的。」

「是，」莎菲回意，「你嫁了個侯爵或者伯爵不會快樂的。他們永遠不會寬恕你，因為你是我的女兒，因為你的外公是賣鳥的。那末，好，我就仍舊回去開帽子店吧。我可以省一點錢，還可以借一些。你可以學修帽子，比學那些毫無意思的拉丁和希臘文容易得多了。加洛琳會幫助我們，我們可以節儉一點，這樣在幾年裏頭，我可以設法為你積蓄起一份嫁粧，嫁一個工作的人。好，那麼就這樣定了，你別告訴人。一切都預備好了時，我會來帶你的。你祖母會把我的津貼收回，但我妻給她幾下耳光。我們就在我們的小店裏過活，當她坐了她的漂亮馬車經過時，她會看見筆劃像你的臂膀那麼長的招牌字：

「女用服飾鋪，寡婦杜邦。」

莎菲將在第二天清早走，但晚上九點鐘，奧洛亞就被吩咐上床去睡，而且明天須等

母親走後才能起來。

順從地，她回到了房裏，但只是去寫了一個給母親的告別信。她最後並加了兩句：「把你的回信放在老杜邦的畫像後面。你明天走後我會到那裏去找。」

在靠近母親房間的門邊，有一個祖父杜邦的鉛畫像。她把信藏在像後面。爲了使母親知道有信在那裏，她在莎菲的睡帽上別了一個鉛筆寫的條子：「搖搖那幅畫。」然後她回去睡了，但是太興奮了，一點也睡不着。

清早，她聽見他們在把行李搬下去。違抗了命令，她赤着腳追在母親後面，號叫着。「把我帶去，把我帶去啊！」

當莎菲衝下樓梯時，洛絲過來，拉住了奧洛亞。聽着馬車最後的輪聲，孩子絕望地大哭起來了。她覺得自己是被一個人拋棄了，這個人她曾是像對上帝那樣地信任着的。她跑進母親的房間，撲在床上，吻着枕頭。還有一個小小的安慰留着，——她的回信。一等到只有一個人時，她連忙跑到畫像下，她的心在希望裏急速地砰砰跳着。她貼在牆下，把像轉了過來。

什麼也沒有。

心的跳漸漸地變慢了；彷彿幾乎是停止了。她開始感覺着一種比分離更難受的悲

痛。她對自己說：「母親並不像我愛她那樣地愛我。」

從這一天起，莎菲很少有信來。奧洛亞要寫上三封才會接到一封回信。而在莎菲的信裏，從來也沒有提到過一次她們的這個祕密。莎菲已經完全忘了關於開店的諾言了。

「你的母親，」杜邦祖母說，「愛孩子就像鳥愛它的小鳥一樣的；她們一出了巢，就從此被忘却了。」

十一

一年，兩年，三年在諾恩過去了。每年去巴黎的事已經不再提起。赫普列脫去軍營受訓去了。葉秀爾也已被帶回了自己家去。因為祖母是變得更老，更衰弱了，所以奧洛亞就由女僕們，洛絲和裘麗來照管。沒有人疑心到那使她日漸憔悴的寂寞。她轉回向自己，而找到了一個可以汲取的深深的源泉。這個無盡的源泉，就是她自己創造幻夢的本能。這不能是從不會使她失望過的，它不像母親那樣無常，它是永遠存在的。

從四張梳子中間講故事的時候起，奧洛亞一直是活在一個幻想的世界裏。的確的，她從不會完成，也從不會斷過這個編造着的無窮盡的故事。在散步中，在沉思裏，在躺着還沒有睡去的時候，和在醒來的時候，她總是在腦子裏留存着這個正在發展的故事，

而當她是一個人時，又加上一兩章。在她小小的四周，沒有人會提到過詩或者理想主義，但她的天性竟取着這兩種。

一天晚上，當她醒着躺在那裏，端望着一個依託的目標時，一個臉在她的心像前面出現了，一個名字也到了她的腦子裏。這名字是哥朗貝，臉是神樣的，這個神跟她說話，講給她聽一個神奇的故事。這一種感應是如此的完備，簡直使奧洛亞不知道究竟是她在講這個故事給哥朗貝聽呢，還是他在講給她聽。它在她的前面展現，把她的玩侶改了形，佔住了她的遊戲，而給了它以迷魅的點染。哥朗貝，因為是個夢裏的人物，也改變着他自己的性格和外形。他有着古代帝王和神仙們的德性，滲和着基督教義的優美。在那些奧洛亞心傷望着母愛的日子裏，哥朗貝滿足了她的需求，而變成了一個女神，一個光輝尊榮化了的莎菲，有着母親的溫存慈愛。

在叢林中她找到了一塊空地，四周圍着灌木，上面長滿一片苔蘚。這很像一座小小的教堂。在這裏，她決定為哥朗貝造一個祭台。她到林子裏各處去找好看的石子和花朵，在恩特爾河邊上找到了美麗的貝壳。經過了一個月的收集建築和編織，她造成了一件美的東西了。它的美好滲入進她的頭裏，像酒一樣。

現在似乎是該獻上一些什麼祭禮了，但哥朗貝不願意讓她爲了自己的緣故去殺死一

條即使是最小的蟲子。他是個自由之神。所以，假使奧洛亞找到了一只被捉在赫普列脫網裏的蝴蝶，或者一只跌下來的鳥，或者一頭迷了路的野獸，她就將這個小小的活東西用一個匣子小心裝回來，把它放在祭台上，揭開了匣蓋，任它自由。有時候一頭被釋放了的鳥會在槭樹枝上停留一會，唱出它的感激。奧洛亞的心充盈得幾乎要迸裂開來。生命是美麗的，神是十分快樂了。但要每一天都找到一頭迷路的小獸來放，是不容易的事情。有時候她檢起一個青蛙或者蜥蜴，牠或者並沒有迷失路，但她希望牠是迷失了的，這樣子她就可感覺那給與別人生命和自由的快樂。過了幾時，蜥蜴、青蛙、甲蟲和蝴蝶，似乎不再是重要的祭禮了。鳥是釋放的最可愛的東西，因為牠們是那麼知道感恩的。

在那種想放生的熱情中，她就不得不設起陷阱來捉牠們了。每天早上，她去看她的陷阱，輕輕地捉起她的俘虜，把牠放到祭台上。在把線剪斷放牠走時，她覺得心就在快樂裏舒放了。

這個歡愉的經驗繼續了有一個月。然後，一個鄉下孩子正在她的虔誠裏闖了進來。她覺得這是被褻瀆了，就推倒了祭台。的優美，部分的就是因為他是只屬於她的。一種憧憬的幻象是不能够讓不懂見

十二

杜邦夫人，穿着滾白花邊的棕褐色的絲綢衣，很美麗的，坐在高背椅裏，讀着她歡喜的作家，伏爾泰。她讀時，時時停下來，在一本筆記冊上記下自己的感想。僵木的手常常軟弱地顫動着，金色的鉛筆掉到了地上。奧洛亞，坐在旁邊一張矮椅上的，就跳起來把鉛筆拾起。

「你是在寫一本書嗎，祖母？」看着這位敏銳的老婦人記下自己的感想時，奧洛亞問。

「書！不，那倒不是。我不這樣誇大。但書房裏架子上所有那許多筆記冊裏，都寫滿着我的字跡。我總是常常分析和綜合自己的思想的。這是我從父親那裏遺傳來的思想習慣。」

杜邦夫人舉起眼睛，望着莫里斯·特·薩克斯的驕傲威稜的眼睛，他的像是正對着他的女兒和曾孫女的。

「但是，」奧洛亞插進去說，「我的歷史書上說，莫里斯·特·薩克斯是個英雄，那就是說，他是個打仗的人。」

「但他也是個思想家和作家，」杜邦夫人回答。「他的才能是巨大的。當作戰的時候，他就生活在一種戰爭和放浪的狂熱裏。當他在營帳休息時，他的思想和夢幻就湧起了。他寫了那些「幻想錄」，這些你將來要唸到的，孩子。它們是一個希有的頭腦的表現。是他第一個想出了強迫軍訓。是他主張了試婚制度。照他的意見，婚姻應該以五年爲期。男子和女子在一起過了五年而還沒有孩子的，法律就不許他再結婚。而其餘的呢，在五年完了時，就可以自由決定是分開還是再結一次。他喜歡爲人類的幸福計劃許多多空想。他也寫了很多極有價值的，關於戰爭的文章。」

「我的父親，」杜邦夫人繼續說，「是個神祕，偉大的人物。我來告訴你一切關於他的故事吧。你現在已經長大，可以懂得的了。」

奧洛亞聽着。她沒有注意到每個字，後來也不再能記得它們。但當杜邦夫人講下去時，奧洛亞的想像得到了一連串的圖畫，顯現出了這位有聲有色的祖先的一生歷史。

第一幅是個小孩子，長得如此出衆地漂亮，被每個人所注意，歡喜。他的名字是莫里斯·特·薩克斯。他父親是波蘭國王；母親是貴婦奧洛亞·珂尼茲瑪。莫里斯和他的異母兄弟，波蘭的年輕太子同受教育。這位弟弟有一天將登上王位的寶座，而莫里斯則將永遠是一個無名的小百姓。孩子反抗他這種半皇族的地位，私生子的強恨穿進了他的

心中。

杜邦夫人繼續講時，奧洛亞似乎是看見了莫里斯這個孩子，跟他的母親奧洛亞·珂尼茲瑪伯爵夫人。她穿着尼姑的法衣；頭髮剪了，頭包着，她光耀的美麗從世上隱去了。莫里斯很知道爲什麼奧洛亞伯爵夫人做了修道士；她是想要抵贖自己生他的罪。

從母親和父親那裏，十二歲的孩子逃出去從了軍。在他的裏面有着一種什麼狂熱，除了戰爭沒有別的東西能使它平息的。他，懷着要造成一個自己聲名的雄心，徒步穿過了德國，而投身進了向法國開仗的聯軍。在十二歲上，這個胆力過人的，最年輕的孩子實際參加了戰陣。他打仗是如此勇敢，以致被斥責爲太不顧前後了。多麼奇怪，他如此地把生命當作孤注！——大家知道他是薩克斯的私生子。

杜邦夫人講着故事時，莫里斯·特·薩克斯的一生就一幕一幕在奧洛亞的眼前展現。

她看見他在十六歲上，統率着自己的騎兵聯隊。他的坐騎被射中死了。帽子上穿過的彈痕纍纍。他暴露在這危險前面，彷彿自己就希望着死似的。十七歲上他結了婚，化完了妻子的財產，然後跟她離了婚。從此以後，戰場就成了他惟一的家了。

還是個年青小伙子的時候，莫里斯，幸運的戰士，投身法國作了戰區司令。許多年

來他以法國的第一個軍事天才而被人諂諛，被人崇拜，被人懼怕，被人羨慕。在儀容上他是神樣的；據說法國的女子有一半對他傾心。他被人稱作當時的荷馬詩中的埃傑。但是這種種並沒有滿足了他的雄心，他覺得命運還欠着他那應有的九五之尊。沒有東西能滿足他對於自己命運的意識，除非是王位。

於是，奧洛亞靜聽着時，一幅新的景象在她眼前展開了。景象是靠俄國邊境的某某公爵采邑，叫做谷朗。那裏的人民正準備選一個公爵。莫里斯·特·薩克斯騎匹高頭大馬馳進了谷朗，現身在民衆的前面。他的力量，他的美，和他的雄傲贏取了不但是人民的心，而且是谷朗公爵夫人，俄國的安娜·依瓦諾娜的心。安娜立刻愛上了他，鼓勵他向她求婚。他被選為谷朗的公爵。王位似乎已經近在手邊了。但是他一知道俄國的大公爵夫人伊利莎白也是鍾情着他時，他就開始和她私通了。他同時又和好幾個隨從的貴婦戀愛，終於，這位迷戀的安娜發覺了他的不忠，拒絕了嫁他。四年以後，她成了俄國的女皇。假使不是因為這樣不忠實，莫里斯·特·薩克斯就會是俄國的皇帝了。

這位偉大的戰士，這不忠的愛人，是倒下了。既沒有錢又沒有兵，他無法能維持自己的統治。被選任以後的兩個月，這位新公爵就被推翻了，在被懸賞通緝中逃了出來。

但是他是不會感覺屈辱或者後悔的。他不躲躲閃閃而去排場如國王似地回到巴黎。

他那些有聲有色的冒險事業使他受人注目。他隨便到什麼地方，就被人指點着，崇拜着。他的威望比前更甚了。他對愛他的女人們的那種硬心冷漠，更增加了他的魔力。他是不忠實的，無憫心的，但是到處被人愛戀的。

第二幅圖畫象是芬頓腦之役。這一次，莫里斯·特·薩克斯是法國的總司令。這位偉大的人物生着病，不能移動，但他叫人把自己放在担架上，抬上戰場。就在這張粗床^上他指揮着作戰，而從英國人手裏奪得了一場苦戰得來的勝利。就這樣地，他終於在這不平的世界裏贏取了一個自己的聲名。並不是以薩克斯伯爵或者薩克斯庶子的名字留芳了後世；而是芬頓腦之役的英雄的名字，使今日每個法國的小學生都知道了的。

奧洛亞，被從戰場上引回來，聽祖母正在說：「假使他是生在君主政治或者大革命以後，他個人的雄心也許就已找到了實現之路了。莫里斯·特·薩克斯是拿破崙的先驅，一個命運的人物，生錯了時代。」

似乎她是不能離開這個動人的題目似的，杜邦夫人又接下去說：「實在，他除了是太早生了五十年以外，和拿破崙又有什麼不同呢！」於是她結束說：「我的父親帶着所有法國的軍事學識進了坟墓。在臨終的時候他說，『人生是一場夢。我這個夢是很短，但是很好的。』」

然後，杜邦夫人從父親的故事上講到了自己。

「到晚年時候，」她繼續說，「莫里斯·特·薩克斯愛上了我的母親，皇家劇院的一個女伶，瑪麗·特·梵麗埃。這一個結合生下了我。我被人知道是瑪麗——奧洛亞·特·薩克斯。大家常說我是遺傳了父母親的優點，而沒有他們的缺點的。像你一樣，我也不是由自己的母親帶大的。我被完全和她分開，而且不許見她。是我的表姊，法國的王媳，負責我的教育和婚姻的。她是波蘭公主，莫里斯·特·薩克斯的姪女。據說當初就是他作的媒，把她嫁給路易十五的太子的。」

杜邦夫人然後講到瑪特儂夫人的新式學校，聖茜爾，她讀書的地方。她講到了十五歲上，和霍恩公爵，路易十五的庶出子的結婚。這位小小的公爵夫人，如此門當戶對地嫁了，被引進了宮庭，享受着皇家四周的歡樂生活。作為貴族的一份子，她的將來是不可限量的；但是結婚以後三個星期，霍恩公爵在一次決鬥中死了，王媳把她年少的被保護人送進了一所修道院。

過後王媳死了，於是她那位被保護人，也被王族遺忘了，忽略了，不得不回到了自己母親的跟前來。有好幾年。母親和女兒把她們的日子完全放在那時所謂的「繆司（註）的發揚」上。她們研究音樂，上戲院，讀詩和哲學，討論伏爾泰和盧騷。三十歲上，霍

恩公爵夫人，薩克斯家的瑪麗——奧洛亞，嫁了一個比她大十二歲的男人，而成了簡簡單單的瑪麗·杜邦了。這位六十二歲的丈夫給了他的新娘以一所華麗的別墅，僮僕如雲，她在極度的奢華裏過了十年。這位太慷慨的丈夫死了以後，一部分的財產償了他的債務，剩下的也在大革命中喪失了。杜邦先生的財產所留下的就只一點中等的收入，和一筆足以在諾恩買下這份產業的錢。

「所以，現在你明白了，」杜邦夫人結束說，「爲什麼我從前會是個公爵夫人，出入宮庭，而現在是比較的貧窮無聞了。但是我出生是貴族，而你，假使你一直由我領大起來的話，將來也可以嫁一個貴族。」

奧洛亞沒有作聲。她望着客廳牆上掛着的那些畫像。於是突然地，發覺祖母是在等着說話，她鼓起勇氣，禮貌地說：

「謝謝你，祖母，」她開始說，「你告訴我的真是非常，非常有趣。但我常常疑問，——我母親的祖先的像又在那兒呢？」

杜邦夫人在迎頭一擊似的驚愕裏望着孫女。

「你母親沒有祖先，」她冷冷地回答。

「喔，不，她有的，」奧洛亞熱切地說，「她常常跟我提到她的父親的。他教母親

怎樣跟烏說話，母親又教了我。所以烏成了我那麼好的朋友了。所以牠們時常來望我，跳到我房裏來。我愛特拉勃外公。他的像在那兒呢？」

「賣烏的沒有畫下像來的。」杜邦夫人，因憤怒而顫抖着，站起身來，凶厲地問：「那末誰又是他的父親，他的祖父，他的曾祖？你能說得出來嗎？」

「不，祖母。我從來沒聽見過說起他們。但我們可以有幅外公的像，他的烏圍着他，——像聖法朗西一樣，你知道的，——我們就可以把它和杜邦祖父的掛在一起。」

「你要就是蠢死，要不然就是在故意刁梗！」接着是一個長的沉默，杜邦夫人在竭力想自制。然後，把拐杖拿在顫抖的手裏，不要奧洛亞的攙扶，顛巍巍地走出去了。

奧洛亞悲傷地望着她。門一關上，她就比在這位貴婦跟前時更敢大胆說話了。

「我永不要做貴族！」她向這間空屋子憤激地喊說，「我永不嫁貴族！我情願去開帽子店，像母親一樣的！我情願賣烏的！」

(註) 穆司，希臘神話中司文藝音樂之女神，共九個。

十三

自從莎菲說過教育是屬於貴族階級的以後，奧洛亞就一直鄙視着教育。現在，杜邦

夫人說出了自己爲孫女將來的打算以後，奧洛亞對書本的反感是更加確定了。她不肯留心讀書，特夏脫萬也沒有用。

奧洛亞覺得奇怪，怎麼竟沒有人了解她的想法。他們難道看不出來，她是決心和母親一道過日子，而由自己去養活自己的？她已經是十三歲了。她想不久就逃到巴黎去。

一天早上，她感到倔強時，把書摔到了地上，喊說，「我不要唸書。我有自己的理由，——你們有一天會明白的。」

裘麗，剛經過房裏，聽見了這場發作，很笨拙地說，「你只配被送回你母親那裏去的。」

「送回母親那裏去！但這就是我最希望的！——到她那裏去，和她一塊過，誰的話也不必再聽！」

裘麗把這些忘恩負義的話告訴了杜邦夫人，回來帶來吩咐說，奧洛亞得關在房裏，一個人吃飯。

全家都遠離了她，好像她是囚犯似的。她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說話，除了哥朗貝。她告訴了他自己所有的苦惱，他鼓勵她，安慰她。他說，她的拒絕這種使她與母親分離的教育，是很對的。但是，雖然有哥朗貝的同情，她究竟不耐煩了這種放逐似的隔離生

活，而決心要坦坦白白地和祖母談一談了。她預習自己應該說的話：「好祖母，我是愛你的，但是我最愛的是母親。你要使我富貴，我感激，但是我却更情願和媽一起過窮日子。實在是，我沒有媽就不能夠過啊。」一定的，這麼一解釋，祖母就會讓她回到巴黎、母親和加洛琳那裏去的。

她得到了允許走進這間可怖的房裏，那裏，祖母，身後墊着軟枕，斜靠在那富麗的床上。仍然是照舊的綢綾、花邊和香氣。空氣是窒人的。夫人像往常一樣地，非常考究仔細地穿好着，就像是準備好了接見賓客似的。

奧洛亞，非常尷尬地站在門邊，把預備好的那番話都忘了。她跪在床邊，觸觸祖母那雙帶滿珠寶的手，正想吻它們時，一個幾乎辨不出是她祖母的聲音插了進來：

「就這樣，跪着，仔細聽我說。我有話要告訴你，那些話你是從來沒有聽見過，將來也不再會從我的嘴裏聽見的。我要你知道你的父親和母親的歷史。」她的聲音因緊張而顫抖着。

「我的莫里斯進軍隊時正是三十歲。他跟德國人打仗，受了傷，被奧大利人俘了去，作了幾個月的戰俘，終於被交換放了回來。二十二歲上，他在意大利跟着拿破崙；到處人家都知道他是莫里斯·特·薩克斯的孫兒，誰都指望着他將來的偉大事業。他

在軍隊生活中變得強韌，希望着升遷。但是他因傷體弱，在異鄉寂寞想家。可憐的孩子，他需要母親！不可避免的，他會愛上了第一個能說自己的語言的動人女子。這個女子剛巧就是莎菲·維克多·特拉勃。她會做過女帽商。你因為這個而喜歡她嗎？很好。但是她並沒有長久如此。」奧洛亞想插進去，但她說不出半個字，而這可怕的聲音又繼續了下去。

「在那時候她已經有了個孩子，加洛琳，不知道是誰生的，但當我的兒子碰到她時，她正是拿破崙底下一個將軍的情婦。」

這些赤裸的敘述，沒有遮掩，沒有同情，沒有一點點顧慮到聽者的敏感性格而說着的，觸動着奧洛亞，彷彿她是在一場夜魔裏似的。她的喉頭窒塞，僵凍的手推開了祖母溫暖的指頭。聲音掃過像一陣暴雨中的急風一樣。

「將軍已經老了，他溺愛這個情婦，供給她以各樣奢華，他甚至讓她與自己出入似妻子一樣。但是莎菲除了他的新愛人外什麼也不在意。這兩個年輕人並不祕密約會，他們却從將軍那裏私逃了。當莫里斯回到法國來時，莎菲也跟他來。」

我的兒子莫里斯是個痴妄的夢想者。在讓自己一生被一個女人毀了之餘，他也留下了軍中的一場惡名。那位年老的將軍四處訴怨。他甚至叫人對我說，我兒子這個行為實

在是太少檢點了。我求助於我的堂兄，修道院長勃芒。這位可敬的修道院長用盡了宗教的勸誨想保留家庭的名譽。但是莎菲，根本不知道社會的倫理和軍隊的禮法，拒絕回到將軍那裏去；她情願和她的情人在一起窮的。

「這件私通，被認爲乃是對上官的一種公開不敬。莫里斯眼看自己的表兄弟們和朋友們得到了官階，榮譽，而他則仍然只是個鄉防軍中的中尉。

「我沒有想到，誰也沒有想到，他會和這樣一個女人結婚的。莎菲那時已經和莫里斯生了一個兒子，已經死了的。她正又將生產。

「孩子生產前一個月左右，莫里斯·杜邦和莎菲·維克多·特拉勃正式結了婚。他清清楚楚知道的，她已經有過兩個情人。婚禮是祕密的。他不敢告訴母親，他已犯下了一次社會地位上的自殺。

「那個孩子，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就叫做奧洛亞。」

當自己的名字進入奧洛亞的耳朵裏時，她覺得額上聚滿了汗珠。她想站起來走開。但她立不起來。她的雙膝似乎是釘住在地板上了。

「我試着想取消這個婚姻，但我無法能把兒子從那使他不幸的女人身邊解救出來。於是我試着要解救你。我是如何地等待着妳大起來，好能够了解這個。」

「我解救了你，但你不知道感恩。你要到她那裏去。你要她毀了你，像她毀了我的兒子一樣。」

「你母親並不愛你，如你所癡心相信的。現在你已經差不多是個年青姑娘，已經超過她了。她的恨我使她也仇視了你。她懷恨你的好教育，你的舉止，你的見識。」

「假使你和她在一道，你不會快樂的。她那庸俗的朋友，她那低級的娛樂，她整個的生活方式都會使你痛苦。而且，她生活裏還有個別的影響，要使你犧牲。我不是說加洛琳，而是一個更重大的影響，她會使你覺得恥辱。」

「恥辱」！這兩個字像死刑的判決。奧洛亞跳了起來。沒有說一句話，沒有親一個吻，也沒有任何希望求宥恕，她跑回去躲到自己房裏，在地板上打滾，悲傷地抽搐着。

許多時來，她會把自己對母親的幻象深藏起來，把它們緊緊抱着，怕什麼人會來毀了它。現在，它們是死了。

她對自己說，假使母親是可鄙、可恨的，那末她，奧洛亞，也一樣該被憎恨，被鄙視。但是這並不是留在她腦子裏的最重要的東西。留在那裏的乃是這種相信：她母親已經不再要她了。假使真是這樣，那末她也不再要她了。

過了些時，她陷入於一種麻木的冷漠狀態中，不會熱烈也不會怨恨。彷彿她已停止了思想，停止了生活了。她一次又一次對自己說，她是比前更甚地愛着母親。但她已失去了一種白日夢想的能力；在她的生命裏不再有幻夢，不再有癡想了。她轉向哥哥貝瑟求安慰。但哥哥貝瑟是緘口的。

十四

這個打擊在奧洛亞神經上所生的影響，產生了一種她祖母所不能了解的行爲。每天，杜邦夫人從窗口望出去，看見孫女躲閃的影子從屋子裏逃出去，跑進花園，在樹叢中消失了。

這位諾恩的繼承人在林中田間瘋野了。她和鄉下野孩子們玩粗氣的遊戲，穿着木屐，撕破衣裳，在野火上自己煮飯。難道她又回到了原始生活了嗎？杜邦夫人憂鬱地問。——我的兒子莫里斯從來不這樣的，當然我自己是從不這樣的，那末，她這種莽撞，這種野性的歡樂，這種戶外生活的狂熱，是從那裏來的呢？遺傳是不是會跳過了兩代，而又顯現了的呢？因為這個孩子是那樣儘可能地像着莫斯里·特·薩克斯。她得受個處罰的恐嚇了。

兩個禮拜的耐心等待以後，杜邦夫人說出了她的警告。

「孩子，假使你還是這麼頑皮粗野，我就要把你帶到巴黎，送你進修道院去了。你起先可以去看看母親，然後你就得和她和我都隔離，直到你在那裏的教育完畢為止。」

「我無所謂！」這是出乎意外的回答。奧洛亞聽時一直是在這樣想：「什麼都忘記，什麼都消逝，什麼都離開了自己！有一天我就都自由了。我將自己選擇我的生活；不是祖母所替我安排下的那樣；不是結婚；我永遠也不結婚。我要到全世界去遨遊，到安脫那山，到印度。我要到美洲去。他們說那裏很遠，很難去。那就更好。他們說人會死在那邊的。不要緊，我在這裏本來就快死了。」

在巴黎的英國修道院裏，八十個學生中，沒有一個不是想家的；沒有一個不如此，除了這個新來的學生，奧洛亞·杜邦。她從不像別的女孩子那樣抱怨被關在這裏。修道院是寒冷，陰沉的，窗子都裝着柵欄，她要一年不許出門一步。但是在退隱遁跡中，她卻是很安定的。修道院使她免受了那身屬兩個嫉妒的母親時所感到的痛苦。

聖奧古斯多修道院，在一八一七年，是年輕法國貴族姑娘們的時髦的寄宿學校。功課包括一切女性應有的才能。奧洛亞一知半解地學了些意大利文，音樂和繪畫，但最引起她深切興趣的乃是英文。她希望跟修道士們講她們自己的語言；但使她苦痛的是，

她們講法文。而且，假使誰能講英語，她就可以被邀去參與她們午茶的古怪習慣。奧洛亞的英語是學得如此之好，她已經能夠說得很流利，讀得很好了。在離開修道院以前，她就已養成了飲外國茶的終生習慣。

她很少看見母親。莎菲有時候來，但母親和女兒覺得很少有什麼話可說。奧洛亞覺得，母親已經是完全變了。莎菲，不知道原是自己教過奧洛亞看輕錢和教育的。她現在却常常強調它們的好處。稍說了幾句母親的訓告以後，她的話就會變成了都是譴責。這個不幸的女人明白了，她是只配作一個孩子的保姆而不配作年輕姑娘的同伴的。是這個暗中的自覺使她敵對了杜邦夫人，敵對了奧洛亞，敵對了自己。聽着莎菲的控責，奧洛亞開始懼怕那燃燒在這對憤怒的黑眼睛裏的嫉恨了。

十五

對童年的愛戀已經喪失，奧洛亞的心是痛苦地寂寞。她需要着一個依託崇景的目標，能够喚起她一切愛的力量的。她退縮向自己，像是想尋取一些更深切的快樂的源泉。她離棄了歡樂、遊戲、和人的友誼。她休憩的時間就費在那無人的小教堂裏，那裏，祭壇，染色的玻璃，和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畫像，鼓舞起了她虔誠的熱情。一天，

大家，早已經離開了小教堂以後，許久，許久，她還一個人留在那裏，跪着，直到在疲累中倒在冷硬的磚地上，在一種狂喜的痛楚中哀呻着，啜泣着。她找到了一個新的愛了。她找到了上帝。

一到皈依了，她天性裏的深摯和理想在宗教裏找到了滿足的宣現。她比那些新教徒、女尼們和院長更加虔誠。她看着女尼們沿廡廊拖着緩慢的步子。女尼們，她們是在和上帝同走，怎麼會這樣的脚步滯重呢！奧洛亞也是和上帝一同走着的。她似乎兩腳並沒有觸到地。她有翅膀，她飛，她不再是一個凡身。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吃，在睡，或者在呼吸。

在教堂禮拜中，尼姑們誦唸禱告。她們說着話，一次一次同樣的話。奧洛亞作着自己的禱告，沒有字，也沒有思想。她靈魂的祈禱是一種夢幻，一種無窮盡靈魂中的溶和。她和上帝的生活是一種痛苦的狂喜。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獲取和摺住這個神祕的交流上，這種交流是滿足她給與和得到愛底那種需要的。

她要削髮作尼姑。她要放棄了她的一生，立下神聖的諾言，不愛任何別的人除了上帝。她娶起一個宗教的名字，譬如，瑪麗——奧古斯都，然後把自己關在冷濕的修道院裏，和那些飲茶的笨魯的英國姊妹們在一起。

她到一個自己要好的女尼那裏去，說出了自己的意思，但是愛麗茜姊姊不贊成她。「你怎麼知道你自己可以呢？那一定得先經過一段試鍊的。太過分的深切容易消損。永恆的宗教經驗是更寧靜的。」

寧靜！一個人找到了上帝的時候，怎麼還能夠寧靜呢？

她很願意接受試鍊。有好幾個月，這種昏沉恍惚的狀態繼續着，奧洛亞感覺得一種勝利的信心，她證明了自己是真配的了。

終於，唉，那十五歲的神經組織不再能支持這種不自然的過度緊張了。代替了靈魂裏的狂喜的，她有了胃部抽筋的病。她想吃時，喉頭窒塞着。她想飛時，腳拖滯着。

她好幾個鐘點跪在那裏，但禱告總是不來。是上帝已經不再愛她了嗎？她犯下了什麼過錯呢？

她把自己的悲劇去告訴贖罪神父。普萊莫神父是耶穌會徒，睿智、和善、機敏、了解一切的心，即使是孩子的心。他對她說，她的罪是心靈的高傲，處分就是該回到正常的人的生活去。

神父說，她已經在學友中立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了。她是個上帝的皈依者，但是怎樣的一個皈依者啊！她的朋友們一看見她這樣蒼白病容的臉，就連忙避開宗教了。她一

定得作一個快樂的榜樣，來把她們贏回給上帝。她應該玩，應該歡樂。

奧洛亞驚呆了。歡樂？玩？她早失去了對這些東西的興趣了。這個處分是嚴厲的，但服從是基督徒的第一個責任。她走進了花園的陽光下，而，因為這也是宗教所必要的，她就跳繩，拋球和打棒球。

一個禮拜裏，聖奧洛亞（她們現在如此稱呼她）又復原了。她早上和晚上的禱告也不再使自己弄得神疲力竭了。但神父仍舊不允許她把休憩的時間放在小教堂裏。

「使她們愛你，使每個人愛你，」他吩咐她說，「這樣子，她們才會在你的身上愛你所信認的宗教。」

作爲對上帝的一種責任，她想做一些遊戲來娛樂孩子們。她安排猜謎和短劇，調劑了修道院裏生活的單調，誰只要高興都可以來參加表演。演員的集團漸漸大起來，戲也漸漸更得人歡迎。想家的小女孩子們快樂了，尼姑們歡喜了，院長也贊許了。

禮拜天是被認爲演戲最適當的日子的。所以每個禮拜天晚上，都是空出來演戲。修道院從不會如此和樂過；瑣細的禁忌和個人的怨苦都忘記了；每個人都忙着。那些不穩上台演的就動手做紙羽毛和金王冠。

院長，非常熱心，準備了一個特別公演，院裏所有的人都被邀請了。奧洛亞被指定

負責籌備和導演這個戲。幾條規律先定了：不得有戀愛情節，不得穿男人長袴。扮男人的女孩子們因此就不不把裙子塞在膝蓋下的襪管裏。劇作者還算運氣，擊劍比武是允許的，丑角的諧謔也可以。

對於這位小修道士，這個公演是一件煩重的工作。她一定得抓住尼姑們和學生們的興趣，引她們笑，但所有這些，都必須在無戀愛情節的條件下做到的。奧洛亞絞盡腦汁，要想出一個適當的材料。她決定借用莫里哀的「想像的病人」這劇本的題材，開懸蠢醫生們的玩笑。因為莫里哀的作品在修道院裏是不許唸的，所以她只得全憑記憶。她寫下對話，為演員排練，結果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尼姑們哄笑着，院長哄笑着。胖尼姑們在椅子裏搖擺，瘦的叫喊着。一開始，她們就再停不了。只要演員一出台，大家就都在狂亂的快樂裏喊好。喜劇在掌聲雷動中結束。

奧洛亞得到了一次自己深結情緒的宣洩，她贏得了所有人的心，現在，修道院裏沒有一個人是像這神聖劇團的導演和主角那樣地出名的了。

被歡喜，被寵愛，被稱贊，被信任，是使她覺得這英國修道院乃是地上的天堂。她已經找到了一個新的愛；一個集體的愛，廣泛、親切、人性、和深深令人滿足的。奧洛

亞覺得快樂，一生裏第一次地，覺得那種整個的、完完全全的快樂。

於是突然地，要把她驅出天堂的消息來了。杜邦夫人，那時正在巴黎，決定了要把她領出修道院。知道了奧洛亞的虔誠，她很不高興。她沒有意思要讓自己的孫女成爲一個尼姑。她爲奧洛亞打算的計劃與目標乃是結婚。

第二章 杜邦小姐

結婚！可怕喇！這在祖母得意地望着她時，在她的眼睛裏威脅着她。這在祖母的朋友們打量地望着她新鮮年輕的臉龐和漂亮苗條的身材時，在他們的那種微笑裏嚇怕了她。這也在維諾夫表哥和布芒叔叔的關心裏透露着。他們眼睛裏有着一種凶兆的關切，就彷彿是在說着，「童年過去了，結婚的時候近了。」

奧洛亞一直知道，這個可怕的命運是橫在自己前面的什麼地方。從七歲的時候起，她就聽見了猜測，暗示，建議，但是這威脅似乎從不會是這樣迫切過。現在，它顯現了，巨大，癘惡，像一個隱匿在暗處的人的巨大的黑影一樣。

誰是這個人，這個主宰，這個自己將來和自由的仇敵呢？家裏已經決定了嗎？他們已經選好了嗎？他是在等着，預備娶她去了嗎？

杜邦小姐被介紹給了杜邦夫人顯貴的巴黎朋友們的圈子。拜會，接待，年輕男子們被帶了來，介紹了。但是這位曾以自己的機智和聰明吸引過多少同學和尼姑聽衆的卓越的女演員，對於年輕男子們却很少有什麼話說。她是個夢裏的詩人。她是個半睡中的孩

子。她是個喃喃着自己底禱告的尼姑。

祖母覺得，一個修道院的畢業生應該溫婉但同時又是嬌媚的。沒有人有着像她孫女那麼美麗的眼睛，只要她能够被教會了懂得怎樣運用。但是奧洛亞是出奇地缺乏這種撒嬌本領；她還不知道怎樣把睫毛低垂，雙眼微睨。她坦率地張着眼睛望，或者更糟地，在男人面前，即使是在好看的年輕男人面前，她的眼睛會似乎望定在遠處的一樣什麼東西上。

家裏舉行了祕密會議。大家都清楚明白，雖然奧洛亞是這種樣子，但爲一個有着大嫁奩的姑娘找一門親事，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莎菲的問題是惟一的困難。很顯然地，有着這樣一位岳母，要想找任何一個相當的男人都是不可能的。假使能勸得奧洛亞和母親斷絕了一切關係，那末一頭好親事就可以成功了。

但孩子對這些自己最好的利益，却似乎莫明其妙。她告訴過祖母，也答允過莎菲，她永不嫁一個以她的母親爲恥的男人。

「強迫她是沒有用的，」杜邦夫人說，她是最清楚了解她的。「她對母親的孩子氣的熱情，現在已變成了一種責任感了。但無論如何，她會永遠忠心，像她爸爸對她一樣。她會學他的榜樣。她會讓這個女人毀了自己的一生。等我一天死了，她會變成怎麼

樣呢？」

維諾夫表哥是有一些顯親貴戚的，鄭重許諾說，他要從莎菲那裏救出奧洛亞。如果杜邦夫人一旦死了，他就把奧洛亞帶到自己家裏，保障她的將來。莎菲不能進他的家門。並不是他自己有什麼成見，但他當然得考慮到他的夫人。

結果是由杜邦夫人去設法獲取奧洛亞關於婚事問題的同意。這需要幾個月的功夫。終於，她決定了，雖然奧洛亞看去已是個年輕姑娘，其實還不過是個小孩子。還不如且回到諾恩，而把一切關於婚姻的念頭延擱這麼半年或者甚至一年。

一看見行李在整理準備回家，奧洛亞立刻從恐怖裏釋放出來了，跑去向母親道別。莎菲也將和她一塊兒回諾恩去嗎？

「不，」莎菲恨恨地說。「我婆婆不死我就決不再到諾恩。」她又咀罵地加一句：「你現在是屬於她的了，身體和靈魂。」

莎菲的妒忌這回是第一次地真有着理由的。奧洛亞真的終於愛了祖母了。她的頭腦已經甦生，而覺得了祖母是比母親更相投，更能了解她的。

離鄉三年又回到家來，所受到的歡迎，使奧洛亞是出奇地失望。她想去和童年時代的遊伴們重新結交，但是他們的話却只有「是，小姐，——不，小姐。」他們已經在她身上看出來了諾恩莊園未來的主人。她已經成了杜邦小姐了。

這個發現使她哭了。她已習慣了愛許多人，也被他們所愛。孤獨的恐怖窒塞了她的心。

但想來在夏都的居民裏，她總也可以找到一些朋友，代替那些已經喪失了的吧？在離諾恩田舍四哩外的夏都鎮上，有着一一些一直和杜邦家來往極密的人家。奧洛亞碰到那些人時，她就，在她看來很自然地，和他們握手。後來她聽見人說，她這種舉止是被認為古怪的。握手是非大家閨秀型的，非女性的，這是專為男人們用的問候方法。她應該吻年輕的女人，她應該把手背伸出來給年輕的男人吻。

古怪！

這是第一次她聽見這兩個字用在自己身上。但是夏天過去後，這兩個字一次又一次地聽見。

她不會也不能夠和別的女孩子們那樣做。她沒有表顯一種合適的異性之感。她不會泛紅暈，低垂粉頸，發窘，像一個年輕姑娘在男人面前所應該做的。祖母警告她當心

把皮膚晒黑，當心別穿太重的鞋子而弄大了脚，但都沒有用。她們試着要她穿緊身裙，好束成一個細腰身，但都沒有用。她對於自己的外表是如此毫不在意，就像自己是個男孩子似的。

赫普列脫，那時已是個軍官了，回來作短期休假，教了她騎馬。那匹牝馬珂萊脫就給了她，算是她一個人的。祖母並不反對騎馬，但有人又在斜眼睨視這種新的女性才華了。鄉下的大家閨秀們並不騎馬的。假如她們不得不用馬車旅行時，她們就坐在驛車裏童子的後面。奧洛亞·杜邦却穿着長裙子騎在樛鞍上，所以是古怪的。

更糟的還在後面呢。一天，在夏都鎮，街上的老實百姓們看見一個女子騎在馬上迎面而來，樛跨在馬上，(註)而且穿得像個男人一樣！他們聚在街角上談論着。新聞從一家傳到另一家：「奧洛亞·杜邦是野的，是個野丫頭！」從那一天起，她就成了是「諾恩的野丫頭」了。

愈是那些無知的鄉下人，就愈是強烈地覺得她行爲的不對。「假使我們的姑娘們統都學會了騎馬，都穿男人裤子，那還成個什麼體統！那就再沒有結婚，再沒有小孩生了。那以後怎麼辦？」

但那所謂可怕的服裝，其實也只不過是一件長的、鬆弛的披風，裤子塞在膝頭的襪

管裏，和一頂男孩用的帽子罷了。

（註）按當時法國女子乘馬，並不跨騎馬上，而只兩足相並側坐馬背。鞍上有「U」狀鐵環，可資抓手。

三

赫普列脫走了以後，奧洛亞是單獨地和這兩位老年人，特夏脫和杜邦夫人，在一起了。她把自己平分給兩個人。下午，她和杜邦夫人在一起，彈豎琴或者鋼琴，有時朗誦。每天，當祖母叫她讀報給她聽時，奧洛亞總答允了，雖然她是頗費大力才在祖母前隱藏起自己對這個工作所感覺的痛苦。對於奧洛亞，沒有比唸報紙這件事更可憎的了。她唸完時，總要陷於極深的消沉悵鬱裏。這種現實世界的每日記載，破毀了她的幻夢和理想的內心生活。本能地，她希望保護自己，抗拒外在的世界，在這個外在的世界裏她是不能生活，不能自在的。

晚上總是最有趣的，因為晚餐以後，杜邦夫人就和孫女唸夏多·勃里奧（註一）。奧洛亞覺得祖母在討論中真是有趣。她欣賞這位老婦人的品評，回應着她思想的精銳。感於杜邦夫人的學問，奧洛亞暗暗慚愧自己的淺陋。她爲什麼浪費了許多機會呢？在孩子時代她看輕教育，因爲這是貴族階級的，而在修道院裏，她鄙棄教育，因爲它是太世俗

氣了。這樣長時間的淡漠結果，奧洛亞自己覺得，她的無知已是深不可補的了。她不能
够記得歷史，也不會讀過許多文學作品。她的知識是充滿隙缺的。

在別人手裏的教育既已結束，現在她來設法教育自己了。但是，自己是想作尼姑
的，那末可應不應該唸世俗的文學呢？她寫信給普萊莫神父，求他的允許。他很願意地
答應她。

「不要怕哲學家，」他回答說；「他們是無力對抗虔信的。唸詩好了，一切的詩人
都是宗教的。」

她先開始讀哲學家：洛克，瑪勃萊，孟特斯鳩，倍根，蒲賽，亞里斯多德，列勃里
舒，巴斯加，蒙坦涅，——她都唸了。

夏多·勃里奧的「基督真義」推翻了從前「基督模倣」的自毀性的宗教信仰。她
不再相信毀棄自己的頭腦是宗教的了，她不再希望把自己成爲一片虛無，一粒塵土。她
同意夏多·勃里奧的話：「培養你的頭腦，發展你的才能，因爲科學、藝術和美乃是上
帝的顯身。」

她的英文知識爲她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她唸莎士比亞，蒲伯，米爾頓。（註二）她
發現了貝傑門·佛蘭克林，（註三）把他的智慧整頁整頁地記誦着。並在睡去以前，把他

的思想和禱告一起對自己重說一遍。

但在一切唸的書中，有着和她自己最最吻合的思想的，乃是尙·約該·盧騷。（註四）他的主張和她本能的意見恰恰合一；他信仰單純和自然，反對社會的虛假，正和她自己的想法一致。他人性本善的信仰也正就是她的信仰。他重視個人自由與精神獨立性的思想，正說出了她自己的價值觀念。她成了，而以後也永遠是，一個盧騷的信徒。

普萊莫神父是對的；哲學家們並沒有破壞了她的信仰，但他們改變了它表現的方
式。她信仰上帝，且仍然是深切地虔誠；但是在一年半的研讀以後，哲學已擠出了宗
教，詩人已代替了教會神父和聖徒的位置了。

漸漸地，她放棄了做尼姑的念頭。

維納夫表哥被請到諾恩來玩。因為他將是奧洛亞的保護人，杜邦夫人希望他能明白
和了解這個古怪、倔強、可愛的孩子。

洛納·維納夫·奧洛亞父系的最近親，是和好幾個法國的名門望族有着關係的。他
的妻子是賽格族的，而他的女兒即將嫁給洛西·安蒙族。維納夫伯爵以異常的博學著
名，他是如此少有的淵博，所以沒有任何東西能使他驚異。他沒有什麼偏見，對於最極
端的信仰都能容忍。他覺得奧洛亞很有趣。她的談話使他看出了一個新的有天賦的頭

腦。她的單純和獨立性，他覺得，是一個偉大人格的表證。他唸她所寫的詩和散文，很發生印象，勸她寫作。

這樣一受鼓勵，她開始寫了一本小說，她第一次創作小說的嘗試。在修道院時她會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來娛樂她的朋友，在那次較早的嘗試中，她會描寫了一個戀愛情節的極妙的背景，但時機已到裏面的男主角該說出自己的愛情時，他變成了個懦夫，回頭跑掉了。他並不又回來，吻女主人公，而却寧願去做了教士。於是女主人公長歎一聲，也去做了尼姑。奧洛亞，現在長大一點了，已經想得較多，讀得較多，也能够寫得好了。但是她仍然覺得，她的人物一接近到戀愛的題目上，他們就變得十分尷尬，張口結舌了。

她失望地拋開了。幻夢是最好的，她自己如此告訴自己。隨便什麼東西，一經寫成了話，就僵木，就無趣了。

（註一）法國十九世紀名詩人。

（註二）蒲伯（一六八八——一七四四）英國詩人，著有長詩「人論」「批評論」等。米爾頓（一六〇八——

六七四）英國詩人，著有「失樂園」，「得樂園」等長詩。

（註三）貝傑門佛蘭克林（一七〇六——一七九〇）美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註四) 盧騷(一七一二——一七七八) 法國思想家，哲學家，小說家，歐洲浪漫主義文學解放運動思想的先驅者。

四

奧洛亞從修道院回來後的第二年，正月，杜邦夫人患了癱瘓症。她陷於孩子似的狀態裏，使奧洛亞沒有人帶領管教了。沒有一個名門大家的法國小姐會有過如此多的自由的。莎菲被邀請了，但是她不肯來。

特夏脫是個不甚高明的監護人。他簡直不大明白什麼是年輕姑娘的適當行爲。在他的影響下，奧洛亞被引向了他的興趣：醫藥。他是鄉村醫生，自由開診的，需要他的地方是非常之多。他是漸漸老了，需要一個助手和繼承者，在他的指導下，奧洛亞學習了醫藥和外科手術，因為他自己的訓練似乎已有點太過時了，他請了一個年輕的醫學生史丹芬·亞耶松來教她新的學識。史丹芬有時帶來一個骷髏或者臂骨以作研究，給了奧洛亞一副小小的骨骼，她就把它放在粧台上。起先，到晚上時她把它放在廳上。終於一天，她輕輕搖搖它，對它說，她可不願意被一把骨頭嚇怕。從此以後，它就不再對她露齒齙笑了，而好好地成了一個沉靜的、很可做伴的東西，它以一種默默的友善，歡迎着

她回房裏來。

她在克服自己看見血時的驚怕上，也顯費了些力氣。特夏脫帶了她去出診，有許多碎了的骨頭，破了的頭，就由她幫着包紮，假使她臉一失色，他就對她板起臉來，使她不好意思暈去，他對她就彷彿似對一個男孩子似的。

奧洛亞很喜歡自己能自由地把時間放在病人和無助的人身上。她和裘麗輪流地看護祖母，常常她是担任夜裏守護的工作。然後，騎着珂萊脫出去一會以後，她就又去把時間放在鄉下人的身上了。她會一直愛着他們，而現在她相信，她也在贏得他們的愛了。但是，鄉下人們，一點也不在感激，倒反是在背後談論她了。

問題就是，她不是個男人。她那種對醫藥的興趣，在一個女子身上，是被認為特別的。這需要一種解釋，所以她的鄰人們就解釋了，說，她在看見血時會感到一種惡魔似的快樂。有一個僕人告訴了朋友關於那副骨骼的事情，於是謠言起來了，說：這位古怪的年輕姑娘喜歡和死人來往。因為夜裏她屋子裏還看得見燈光，於是人們就說，她有邪術，所以不再需要睡覺；她已經一年不睡覺了。

奧洛亞一點不知道她是在如此被人毀謗。強烈地有着應作好的事情的意識，她快樂地從這個茅屋走到那個茅屋，看護着病人。於是，爲了想改變一點消遣方法，他與史丹

芬和他的弟弟們練習打靶，不久，她就能使用手鎗和任何年輕男子一樣好了。

無知鄉人們的責難，幾個月來漸漸地積聚起來，終於變成了到處皆聞的流言，傳到了她自己的耳中了。她聽見說，有人曾看見她騎着馬穿過教堂的門。她們說她曾在高高的祭壇上馳騁，直到被一個憤激的神父趕了出來。她被注意到，她也是去做禮拜的，——但是爲的什麼目的呢？他們說她偷了聖像，藏在手帕子裏帶回家去了，目擊者看見過她打靶。他們斷言說，她用的靶就是那座偷去的聖像。

起初大家只說她研究「死人的骨頭」。漸漸地這個恐怖增大了，終於說是她夜裏到墳地去，從墓裏掘出屍首來。安特萊，她的馬僮，據說就是她的情人，而且也是和她一樣，對血有着那種貪婪的嗜愛的。

聽着這些流言，奧洛亞是能够一笑置之的。她覺得自己和那個被誹謗的女孩子是遠遠的兩個人。當她問，「他們真的在這樣說我嗎？」的時候，就彷彿她是在問，「他們真的在這樣說她嗎？」但特夏脫却氣憤了，不安了，勸她還是順着點。

「順着什麼？」她輕蔑地問。「順着人的幼稚和存見嗎？」

「或者至少也要小心點，」特夏脫說。

「不；我要這樣，就死也不改變；我永遠也不依着人家所想或者所說的那麼活。我

要照我自己的良心生活，什麼結果我都承當。」

「這不像你想像那麼容易的。」

「但我要使它容易。從這時起，我決定了和這個所謂世界從此斷絕了。我將一個人隱着過日子，或者在修道院裏，或者在這裏，諾恩，不問任何人的贊成不贊成。我愛着上帝，幾個朋友，和我自己，這就完了。」

這樣地，這位十七歲的小姑娘安寧地把自己獻身給了孤獨和自由。

五

她內心生活的下一個階段是深沉的陰鬱。她陷於一種日甚一日的憂鬱裏。她被自殺的思想縈繞着，被觸眼到的手鎗和為祖母所預備的安眠藥酒引誘着。當她碰到手鎗時，當她送藥酒給祖母時，她總會對自己說：「是還是不呢？」一天，和特夏脫騎馬在外時，她跟在他的後面，沿着河岸走。

「當心！」他喊說，「這裏危險。水有四丈深，又流得急。」

突然地，像是一個外來的力量奪去了她的意志，她似乎聽見一個聲音在說：「是，是！」於是她強迫珂萊脫和她跳下了河去。

冷落帶回了意識，她緊抓住這匹勇敢的小牝馬，牠正逆着急流游，但找不到一處地方可以着陸。特夏脫驚恐地大喊起來。他們被衝下了好些路，終於，靠了特夏脫的幫助，柯萊脫安全地爬上了岸。

這件險事剛發生過後，奧洛亞立刻去寫信。一連幾個鐘點，她寫信給赫普列脫，寫信給亞麗茜姊姊，寫信給院長，寫信給她修道院的朋友們，寫信給任何人，每個人，彷彿是猛烈地求取着那她所需要的東西似的。回信一來，她就覺得不再如此寂寞了，不再是個對於外在世界完全陌生的人了。漸漸地，她的心境改變了。她的心，現在不再是完全空的了，告訴她說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而她也就拋棄了死的願望了。

她回到諾恩來，原曾希望着能有一些新朋友來代替那些已經失去了的舊朋友。在十八個月中，她一直在尋着愛，而沒有尋到。她表顯了本能的良善，而結果只是被人誤解。她會想過了正教，她會超越了人言和大家的偏見，而在一次最深的失望情緒中，她曾求取了死。

一切她將來的自我，就這樣的在胚胎醞釀之中。

杜邦小姐這時已經十七歲了。

六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杜邦夫人死了。

奧洛亞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從她一到了理性的年齡起，奧洛亞就愛着了祖母。在她需要着天性的母愛的年紀，命運曾奪去了她的母親。現在，她需要着睿智指導和精神伴侶了時，這同樣的惡運却又奪去了她的指導者和伴侶，而在她的位置上放下了奧洛亞所已經不再需要了的母親。

莎菲來參加葬儀。遺囑宣讀了。一切都留給了奧洛亞，一份五十萬法郎的財產，它包括諾恩的別墅，和在巴黎哈普路的一所房子。在遺囑裏有一句話，杜邦夫人表示了她的希望說，奧洛亞應和她父族的人，維納夫家一起過活。

莎菲雖然早知道這話是在遺囑裏的，但她假裝大為驚訝。現在可該由她來演出一場了。她咒罵，發氣，恐嚇。現在她女兒已成了遺產的繼承者，難道她，做母親的，就不被認賬嗎？她要叫法律站在她這邊，她要叫他們看看，她知道自己的權利。

失去了祖母，正在悲不自勝的奧洛亞，在喪服中瑟抖了。聽着這一次的發作，她覺得，她可以答允母親的任何要求，但就是不能和她去一塊生活。

莎菲被勸着一個人回去了。奧洛亞仍留在諾恩，獨自和特夏脫在一起；她需要時間來作決定。她該到莎菲那裏去呢，還是和維納夫表哥家在一起呢？

這是她一生的第一點轉捩點。假使她能够有些庸俗和野心的動機，生命可以使她很安適順利。她可以有她所需要的環境，可以和能够真正明白她的人在一起。而且，她將成爲一個重要人物。由一位出身塞格族的伯爵夫人家裏出來的、人物漂亮嫁產豐富的動人的姑娘，自然可以找得一頭極好的親事。

奧洛亞很明白這個選擇的重要。維納夫伯爵可以說是她所碰到過的最最合得來的人，而莎菲，無疑地，是她所知道的最最合不來的人。她對母親的愛已經變成了憐憫。她現在看見了真正的莎菲了，——庸俗，粗鄙，放肆。

但是她選了莎菲。理由在她看來是很顯然的：莎菲是她的母親。

奧洛亞和莎菲，在巴黎祖母的現在成了奧洛亞的那所房子裏住定了下來以後，維納夫伯爵來了，聲明說，如他過去所聲明過的，奧洛亞必須選定走這一面還是那一面。幾天以後，奧古斯都·維納夫表哥來了。沒有他哥哥溫雅，他直截了當地對奧洛亞說：除非她離開莎菲，否則維納夫家就對她從此無能爲力。他又對她說，假使她被人看見同了莎菲和她的朋友們出現在公共場所，那她就會丟盡了臉面，沒有任何像樣的人還會娶她

的了。

在莎菲的粗暴對待下幾個星期以後，奧洛亞的眼睛是從來未有地清楚張開，而她的心是碎了。這是她最後一次的機會。她沒有遲疑。莎菲是鄙陋而野蠻的，但她仍然是選了莎菲。她不願意拋棄自己的母親。

所以維納夫家，看見奧洛亞固執不知好歹，就讓她去了。她覺得他們太殘忍。她希望和他們一起住，接受他們的保護，但她拒絕讓他們把自己和母親拆開。

奧洛亞會希望着這不可能的事情。她想像着一個沒有任何階級偏見的世界。她堅決要生活在她這個不存在的世界裏。假使她無法使別人和她同住在那裏，那末她就一個人住着。她不能清楚描繪出這個理想的樣子。莎菲自己拒絕接受這個。心上充滿着階級的憎恨，她比維納夫家的人更壞，更壞得多。他們只是不注意她，而她則是恨他們。

當奧洛亞請求讓她住到修道院去時，莎菲拒絕了。當她要求回到諾恩去時，莎菲也拒絕了。在應用母權這點上，莎菲是完全在自己的合法權利以內的。奧洛亞是小輩，在未二十一歲以前，一切都該聽父母之命。還有三年等待，還有三年的莎菲的統治。當她聽見莎菲在誇口說，她將把女兒照她意思選擇一個人嫁出去的時候，奧洛亞很爲自己的笨拙擔心了。奧洛亞從不曾想到過不服從祖母，現在。她也決不會有不服從母親的念

頭。宗教，責任，血統的約束，都要求她如此。法國的孩子是從小被教以尊敬和服從父母的，不管他們的父母是什麼樣的人，或者他們的行為是怎麼樣。

有時候，奧洛亞感到憎厭和冷漠。也有些別的時候，她感到溫柔的惻憫。有時候，她有着孩子時代底愛所遺留下來的溫情的衝動，而當覺察了自己和母親間存在着的鴻溝時，又變成了深痛的悲哀。

她不能和莎菲拮抗。露茜姨母雖然教她怎樣對付母親，但也沒有用。「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露茜姨母說，「莎菲開始發起脾氣的時候，你就比她發得更大。她嚷起來時，你也嚷回去，激烈點，奔上奔下，摔碎點東西，亂嚷。這樣，她就會平下去了，你就壓倒了她了。」

奧洛亞明白這些話是對的，但她不能夠做。她只能等着莎菲的怒氣自己消平。那溫良性子的一個是弱的，粗暴性子的一個就獨占了上風。

有時候，莎菲把她的孩子看作是個暗敵。假使她胃滯了，她就想自己一定是被下了毒了，疑心着奧洛亞。她是個出奇的反覆不定的女人。她還很漂亮：閃閃的眼睛，豐郁的黑髮，給了她一個動人的外貌，但她總是不滿意自己，希望不同。一天她帶了個銀色的假髮，使奧洛亞大吃一驚。第二天早上她換了個紅色的；以後又換着銀灰的，棕色的

，灰的，白的。奧洛亞漸漸地習慣了看見母親一個禮拜裏每天有不同顏色的頭髮了。莎菲在帽子和衣裳上也是同樣的改換不定。她有無數套衣裳，這就需要時時照料的。奧洛亞則老是穿着那套在諾恩買的黑素服。她討厭上街，恨在衣服上担無聊的心。莎菲氣惱女兒的缺乏虛榮心，也嫉妬她的喜歡讀書。如果她看見奧洛亞在看書，她就把手裏的一把奪去，拒絕再還她了。

一天，奧洛亞發覺她的書架完全空了，「我的書呢？」她問母親。

「我把它們摔了，」莎菲侮蔑地說。「我唸唸它們，但一個字也不懂。我知道這些一定是下流的。」

「但是，媽媽，你答允過讓我保留我的書、我的女僕和狗的！你讓我把它們從諾恩帶了來，你自己答允過的。那天你把我的女僕打發走時，我沒有說半句話。現在，我從諾恩帶來的東西，除了那條狗，什麼也沒有了。」

「你再不用想看見那條狗了。我也把牠趕走了。別向我說什麼答允不答允！我知道你的行為，它們證明了這種人是應該怎樣對付的。」莎菲拿出了一大捆她接到的諾恩來的信。她伸直了臂膀拿着，好使奧洛亞只能夠看到但不能夠搶去。在那些信裏，白紙黑字地寫着的，是杜邦夫人死前傳說着的、種種關於奧洛亞的愚蠢謠言和迷信。

「但你不會，不會去相信這些胡說的！」奧洛亞叫起來。
不，莎菲很相信。毫無一字辯疑地，她相信了那些鄉下人的謠言是真的。

「所以，特地把你從母親身邊帶開去受的好教育，原來就是這樣！」莎菲，被過分的激動弄昏了，抓住了奧洛亞的肩膀，搖她，打她，就像自己女兒還是五歲的小孩子似的。然後突然地，看着孩子失望的眼睛，莎菲又回醒了過來，覺得羞愧了。她跪下來，吻奧洛亞的手，請求原宥。

這和十年前的情形是完全全一樣的，只是更過分些罷了。但是，假使她仍然是從前的莎菲，接受這個極端的愛與恨的，却已是另外一個奧洛亞了；這已是個深思、嚴肅的年輕姑娘，她只默默地望着這位中年的婦人。

莎菲走出了房門以後，奧洛亞不能夠動彈一步。她坐在椅子上，直到天明，怔呆着，彷彿她的身體和靈魂正在死滅，她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完全孤另另的一個人了。

七

住在巴黎附近鄉下的，有一位杜潑萊西先生，曾和莫里斯·杜邦在軍營中同過事。他認識赫普列脫，因而也知道了奧洛亞的歷史。杜潑萊西先生邀了奧洛亞和莎菲在他鄉

下家裏過一個週末。他的妻子，安齊兒太太，很喜歡奧洛亞。莎菲覺得這是她的責任，得告訴這些朋友，自己女兒是個頑梗迂腐的高眼界人。杜潑萊西夫人，並沒有被這個母性的批評嚇怕，邀奧洛亞再住些時，而莎菲，她是恨鄉下的，就一個人先回巴黎去了。

安齊兒太太有五個女兒，她姊姊安妮又有三個，老是有是一大羣小孩子在屋子裏奔進奔出。她們喜歡奧洛亞，而她則為她們發明了許多遊戲，正像她在修道院時為孩子們所做的一樣。

幾個禮拜過了，幾個月過了，而莎菲仍不來要女兒，奧洛亞被收容進這個廣大和睦的家庭中了。她們使她覺得，她的那裏是必不可少的，她也回答這個好意和親切，而變成了她們孩子之一似地快樂和高興。她們在公園的樹林裏玩小棒球，捉迷藏。沒有人了解，為什麼莎菲說她的女兒迂腐，因為她從來不看一眼書的。她成日在戶外玩，誰都覺得她是個快樂、常常笑着的孩子。

看見奧洛亞快破了的衣裳，安齊兒太太為她換上新的。因為她們的家很近城裏，杜潑萊西先生和太太就帶了奧洛亞到巴黎去玩。一天，午餐以後，他們正坐在多脫尼餐館飲冰時，奧洛亞聽見安齊兒太太喊起來說，「看哪，卡西米來了！」

一個漂亮的年輕人過來了。在安齊兒太太旁邊坐了下來，他輕聲問，「那位年輕小

姐是誰？」

太太微笑了一下，高聲回答說，「是我女兒。」

「如此，那末就是我將來的太太了，」卡西米這一說，使安齊兒太太大笑起來。他於是立刻解釋說，「你不是常說，我將和你最大的女兒結婚嗎？我以為你是說魏鬼菲。現在我看見了，你還有個更和我的年紀配稱的女兒。」

「你多大了呢，卡西米？」

「二十七。」

「你和我們一塊回鄉去，看看孩子們吧。」

就這樣定了。卡西米·杜特望，像所有杜潑萊西先生的朋友們一樣的，在軍隊裏服務過。他是個潔淨、身材好看的年輕男子，有着一種軍人氣概。奧洛亞覺得和他很合得來。他是和赫普列脫如此相像的：單純，溫和，性情愉快。她寫信給赫普列脫，說：「我找到一個伴侶了，我跟他笑着玩着像跟你一樣。」卡西米從沒有胡來的。他從不向奧洛亞挑情，他只是參加她和孩子們們的遊戲。在他這方面呢，卡西米覺得和杜邦小姐在一起很能自然。她似乎很聰明，很溫文，如一個女子所應該的。很顯然的，她愛家務，並喜歡孩子。最好的是，她很愉快，而他是喜歡愉快的。

那時候已經有人在追求奧洛亞，因為了她的財產。她母親接到過好幾個年輕男子的請求，這些男子她都是從不曾見過面的。這位年輕的女郎對這些陌生的財產狩獵者心懷恐懼，雖然她的法國教育使她不肯把愛情和結婚聯起來想，但她却在希望着找到這麼一個丈夫，他對她能是個朋友的。

卡西米成了她的朋友，她的顧問，然後是她的心腹。她告訴他說，她永不嫁一個以她的母親為恥的男人。而當卡西米碰到莎菲時，他是很親切的。所以當他提議結婚時，奧洛亞很願意地聽着。

當然，一個法國男子自己向一位年輕女郎提婚，這是很特別的，但這環境原也正是特別的。他在向莎菲這麼一位特別的岳母提出他的求婚以前，希望先能明白她的意思是怎麼樣。他坦白地對莎菲說，他並不覺得她漂亮，他對感情並無所用，但是他覺得他似乎認識她已久了似的。這使奧洛亞歡喜；在這麼一種理智方式下被愛着是很好的。她在莎菲的過分感情下已經受了如此多的折磨，他的那種平靜吸引了她。奧洛亞一直想望着能住在諾恩；結婚是惟一可以實現這個願望的方法。

她毫不躊躇地接受了他的求婚。莎菲也同意了，雖然她每過幾天總又要變一個主意。當她答允時，是因為卡西可能是個很理想的女婿。當她反對時，是因為她不喜歡他

的鼻子。

這樣主意不定地過了好幾個月以後，杜特望男爵夫人來訪問莎菲，非常譎然可親地敦促着她繼子的婚事。莎菲的自尊心被諂媚到了如此程度，她立刻簽了婚書。在交出奧洛亞的財產上，她很聰明地堅持着財產的主轄權，就是答允卡西米可以管理她妻子的產業，但不得用了她的資本或者賣了她的土地。她也規定了她女兒應留下三千法郎一年作爲自己的零用，這個協定也寫進了婚約。

第三章 杜特望夫人

一八二二年，九月，奧洛亞·杜特望和丈夫回到了諾恩，這位丈夫是和赫普列脫如此相像，而現在將幫助她建立起家庭來的。

她感激他，因為由於他的保護，終於達到了自己住在諾恩的願望。她也為自己慶幸，總算逃過了被嫁給一個陌生人的危險命運。

但在這個新情況中有一點餘憾。在婚禮以前，她一直是繼承人。但在牧師對她喃喃說過幾句話以後，她就成了是依靠在一個粗莽軍人的身上，對於這個人似乎誰都不大十分清楚的。

年輕的卡西米·杜特望是一位男爵杜特望上校的私生子。一被父親承認以後，他就繼承了這個頭銜。他的收入是不夠養活妻子的，他希望着一個家。他想像自己是個鄉下地主，他也喜歡能有一個可愛的、柔順的妻子讓他統治。他的思想，和普通的年輕軍人並無不同的，是空洞和平庸。他是個標準的加斯剛人，一生裏從沒有過一個深的情感或者認真的思想。他是異常急切地想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弄到財產。這一個野心，一直被

小心隱藏着的，原是他主要的特質，但誰也沒有疑心到這點，而這位心腹的十八歲的小妻子，自然是更不會疑心了。她在哲學、詩和宗教上儘管是聰明，但在實際世事上，還完全是個孩子。她新近又會試着想寫一本小說。但又一次，使她灰了心，因為她寫不來戀愛。她的感覺是沒有振醒的，她的想像是被書本和幻夢淤塞了的。

她的朋友們指望著杜望特夫人會表現出一個自由無桎梏的人格，但是失望了。結婚給了她那一切其他事物所從未給與她的影響，它使她順從了。什麼怪僻都不再有了。野女孩子變成了小妻子。她使自己適應卡西米，聽從他的命令。很快地，卡西米就開始講到節省，而妻子就節省了。他似乎在那樣地爲了錢而憂惱，以致她立刻自動地放棄了自己那筆零用錢，那三千法郎也就到了他的手裏了。

到春天，快要生孩子了。杜望特夫人，從來不會拿過針線的，很快地學着縫紉。一大堆小衣裳，外衣，帽子，很快地做起了。鄰居們說，她真是有着神仙似的指頭的。

孩子生下以後，杜望特夫人成了最關切的母親。她自己喂奶，這是幾乎從來不會聽見過的事情。她自己照顧他，只要離了他一個鐘點就要不放心。她的信裏充滿着對孩子的稱贊；他是「一個天使，一個愛神，一個愛，一個美。」

第一年，特夏脫和他們住在一起。以後，他做管理人的任期完畢了。在他走了以

後，卡西米管理了諾恩。他很高興能統轄這麼大一份產業，而爲了表示自己的權力起見，他把什麼東西都改變了。那匹她爲了要報答牠過去辛勞而留着的老馬是賣掉了；那條好幾年來老蹲在火爐邊的狗是殺掉了；那曾在杜邦夫人手上啄食的孔雀們是被認爲無聊東西而賣去了。她心愛的樹是砍倒了。屋子裏面的陳設搬換了樣。奧洛亞對自己說：他丈夫有這種權利的。無疑的，他是帶進着一種法律和秩序的統治，但在每一個改變中，她似乎感覺着心傷。她並無佔有心，除非是感情和懷舊要她如此。但一生的情感的繫念，現在是被打碎了。

二

到第二年終，奧洛亞開始重理起從前的興趣，但卡西米却無事可做。他玩弄權力，到後來也已失了新鮮。現在，他是厭煩着自己這管理人的事務了。厭煩使他焦燥。看見妻子在讀書，這使他震驚；他只要唸一節就一定會瞌睡的。他恨音樂，當她彈鋼琴或豎琴時，他就叫她「別那麼鬧。」

卡西米是從來沒有什麼話說的。他的腦子收不進任何印象或者意見。他只是大吃，大喝，常常想瞌睡。他從來不離了她獨自一個人去瞌睡；他喜歡賞妻子在那裏讀書的時

候，自己就在旁邊椅子上睡去。有時候，那張呆木滯重的臉和閉着的眼睛那種樣子擾亂了她的讀書，他輕微的鼾聲驅走了她的心靈的清敏。

消極地說起來，他是個好丈夫；消極地說起來，她也是個好妻子。並沒有真正地口角過。他們互相很客氣。但奧洛亞却陷入於深深的憂鬱之中了。

卡西米看着他的小妻子在那自己爲她安排下的快樂家庭裏日見陰鬱憔悴，實在不高興極了。她的主要的惑力就是她的愉快性格，而現在，這個是沒有了。他開始覺得被侮辱了，很自然地，他變得暴躁易怒了。過後他又常常很慚愧自己的生氣，而試着想贖愆。

一天，他們正坐在食桌前時，奧洛亞望着丈夫俯向着前面的盤子，一聲不響地大嚼。他爲什麼一句話也沒有呢？她望向窗外，看見剪平的樹籬，和他所闢的乾淨的新路；花園的幽勝之美是完結了。突然地，那她遏制了多少年的恐怖襲向她。這個坐在她對面的是個陌生人。她哭了。

卡西米吃驚地望着她。這個女人是怎麼啦？他不是個很好的丈夫嗎？他不是住在家裏，一天到晚在屋子裏，在那個地方嗎？他不是每天晚上都在這裏，當她唸着書的時候，在火爐邊睡着嗎？一個女人還能要些什麼呢？

「我不喜歡諾恩，」奧洛亞解釋說，「我要到別的地方去。」

卡西米怔住了。「你不喜歡諾恩？但我記得是你自己說過的，你惟一的願望就是住在這裏。」

「那是在我還年輕的時候。」

「你年輕的時候？那好。但是，你現在也還是很年輕，你還沒有成年呀。假如任何人會需要個保護人，你就是！」

「好，那末，我是說，在我更年輕的時候，」奧洛亞怯怯地，改正說。「我現在想，我希望能住在個有很多人的地方，——還有很多孩子的。我想去和杜潑萊西家同過夏天。」

「但是我以為，你結婚就是因為你不高興和他們住在一起。你那時說的，那不是你自己的家，你要一個自己的家。」

唉，問題就在這裏呢。諾恩已經不再是她的家，這是他的家了。他已佔有了一切。她覺得自己已被擠出了，她的存在被摔得粉碎了。

「是的，」奧洛亞說。「我不知道是怎麼啦。也許我是需要換換空氣。」

卡西米以簡單的男性的直截回答了她。「你不要以為我喜歡諾恩，」他說，「我恨

死。我自己也想換換空氣。那末，好，我們去和朋友們一起過夏天好了。」

我們，我們，——總是我們，不管到那裏去，他們就得一塊去。他們老是得一起走，一起回來，住在一起，一生裏以後的日子永遠是縛牢着。

當卡西米帶了妻子到他養父家裏時，她還是個病弱的無精打彩的樣子，嘴唇垂在一邊，兩眼定滯在前面。只過了幾天，他就覺得她完全改樣了。頰上有了健康的鮮紅，眼睛裏閃耀着活力，嘴唇上掛着微笑。她完全已回復到結婚以前的那個樣子了：活潑，快樂，健康，一個生命充盈的孩子。

這個突然的改變傷了卡西米的自尊心。這實在是太不知好歹了。在他成天一個人陪着她的那些日子，她不快樂；現在，和許多朋友們在一起，她怎麼竟敢露出這樣的歡喜？這就彷彿是任有意和他下不去。當他看着她和孩子們快樂地大笑的時候，那種隱伏在他天性裏的蠻性湧上來了。他要報復。

一天晚上，晚飯以後，全家正坐在靠陽台的側廊上喝咖啡。兩個較大的孩子和奧洛亞開始在陽台上追來追去。什麼人撒了一把沙，有幾粒掉在都潑萊西爸爸的咖啡杯裏了。

卡西米喝妻子不要胡鬧了。但是奧洛亞正十分興奮，沒有聽他。這是第一次，她拒

絕了服從丈夫。卡西米失去了自制，衝到她站着的地方，迎面給了她一拳。

奧洛亞望着這位是他丈夫的勇敢軍人，遲疑了一下，奔過花園，躲進林子裏去了。幾個鐘點以後，她又回來，到了他們的房裏。她對自己說，她對他的一切愛，在這個晚上是都完結了。

但並沒有完結。婚姻的結子不是那麼容易解得了的。這只不過是有一些東西已經從她對他的愛裏消失了。他們的生活是交織着的，他們的家，他們的錢，他們的私務，統統是共有的，還有個孩子是兩個人的。他們只有把這個當初做下的錯儘量地設法將就下去。

從這次起，卡西米對她的一切尊重都消失了。他得到了一個以後一生都記着的結論：她是個獸子，他娶了個獸子了，他可憐自己。

奧洛亞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輕視。他是比他所希望地更順從。她竭力地適應他，留心他的眼色，如他所希望地那麼想，那麼做。但她一遷就了他的意思，就不再能和自己的本性諧和了；她陷入於愁悶和身體的衰弱裏，而當她衰弱和愁悶時，他就生氣了，懊惱了。他覺得她愚蠢，半死不活的，呆木的；他需要一個活生生的妻子。

卡西米和她一樣竭力要避免長時間的兩人對面相處。在秋天，他們在巴黎郊外租了

一所小小的房子，在那裏，他們可以和許多朋友們同過晚上。卡西米每天到巴黎去，這樣地，減輕了些太常在一起時的勉強。以後，他們在巴黎找了房子。他們兩個都恨城市，愛鄉村。每一個，如果能獨自住在諾恩，一定可以快樂得多；但他們是一定得住在一起的，那末，他們就情願住在城裏，可以有許多熱鬧消遣。

卡西米在巴黎做些什麼事呢？什麼也沒有。他已娶了個富家女，可以不必做什麼工作的了；但，雖然他無事可做，他却總是心不安定。他變得更脾氣暴躁了。他的臉更紅潤了，身體更胖了，他失去了苗條的腰身。這位英俊的軍人，已變成了個胖胖的鄉下紳士了。

三

在巴黎度過的冬天裏，年輕的妻子表顯了是個可愛的女主人。她得人歡喜，交了許多朋友。但她的得人歡喜是因爲了她表面的快樂的這一面；她的朋友們並不真懂得她。沒有一個人能隨她進達到她自己的內心生活去。

常常，她又變成了孩子了。這部分地是她那遏制着的求快樂的本性的一種宣洩。這也是她去和各等各樣的人相處的方法。在變成了孩子時，她即是伸向了那一切年齡的男

人女人的共通地方。不管她周圍的人們間有着怎麼樣的不同，他們總都能一同玩遊戲的。所以她玩遊戲。

當他們回到諾恩，這許多消遣又都過去了以後，她常常感覺着一種模糊的想寫的欲望，但她想描寫的景家或人物總使她捉握不住。她焦燥地從寫作轉向音樂，從音樂轉向繪畫，然後又對它們全失了興趣。在她的心沒有得到滿足時，那前面的路似乎總是斷着的。

這二十歲的年輕女人不再是不懂得男人的了，但她的懂得更增加了她的失望。她自己有限的那點經驗來衡量男人。他們都只是許許多多的赫普列脫和卡西米：馬虎，快樂，心滿意足於一切庸俗。

真的，誰要能夠滿足奧洛亞·杜特望的巨大的需求，那一定是個非常的人了。她的需求是從年復一年的孤寂裏生長出來的。她會被人愛，因為她是某個人的女兒、妻子或者妹妹，但從不會被人愛因為她是自己。下意識地，她是在等待着被發現。

在這樣地等着時，她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壞了。她咳嗽，常常暈厥。她有了個心跳的病。醫生診斷說，她是肺病的徵象，勸她改換空氣。他們決定了作一次旅行，到比朗尼山麓的格依列，卡西米的父親杜特望上校的家裏去。奧洛亞離開了諾恩，覺得自己也許

再不會活着回來了。她那時候的日記上，就流露着這種情緒。

「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

「十分鐘後，我就要離開諾恩了。我沒有留下任何自己真正餘憾的東西，除了哥哥。但是，我們的友誼，現在已變得那麼冷淡了啊！現在，我快要走了，但他却在笑着，他很快樂！再會了，諾恩，我也許再也不會見你了。……

——將去比叻尼山時，

「在馬車裏，我唸了幾頁渥西昂。(註)我決定了稍稍想一下。而這對我並不是一件小事，因為我是希望甚至什麼事情也不想地活着的。我爲這次旅行定下了幾個好決心：想在莫里斯每次哭時不要擔心憂慮，想對這旅行的冗長不要焦躁，想當「我的朋友」脾氣不好時不要介意。

——在夏萊

「我穿過了許多真可愛的鄉村；我看見了一些極好看的馬。這個小鎮原很使我歡喜，但是我心上真是悲傷欲死了。我在路上哭了很久；但哭又有什麼用呢！靈魂是死了的，但微笑仍掛在臉上，我應該使自己習慣這樣呵。

——在貝利哥

「結婚對於愛人們是好的，對於聖人們是有用的。

「但除了愛人和聖人們以外，還有許多只有着平庸智慧跟和平心地的人，他們不懂得愛，他們也不能夠達到神聖。

「愛的最高的目標是結婚。如果結婚而沒有愛，那末留下的就只是一點犧牲，——對於那些懂得什麼是犧牲的人，原也好。這種質素需要着一些心靈的宏大，智慧的湛深，而這却並不是常常找得到的。

「犧牲給與了平庸的人一些報償：社會的嘉許，習慣的愉快成例，一個並不想望稱揚的安寧敏靈的小小感情。或者還有錢買來的東西，像玩具，衣裳，奢侈；千千萬萬的瑣瑣細細使人忘記了：他已經錯失了快樂。

「那末，顯然的，目前的樣子是對的，因為大多數的人就是庸俗；不滿於羣衆的那種享樂，只不過表示了你判斷的低劣，和常識的缺乏。

「也許，在那些達到神聖的偉大靈魂底力量，與及那些安於麻木底低微頭腦的冷漠之間，是沒有着一條中間的路的。

「——是的，有着一條中間的路：那就是失望。……

「但是，還有着孩子氣，其中有一些保留着是好，是可愛的，不管人家怎樣說！跑着，騎着馬，無緣無故地笑着，不管什麼健康，什麼生命！安梅罵我。她不能了解人爲什麼要毀去自己，

爲什麼需要忘記。「忘記什麼呢？」她說。——我怎麼知道呢！什麼都忘記；尤其是，忘記了自己活着。」

哥都蘭，他們小駐的地方，是個時髦的傍水之地。他們碰到了好幾個很合得來的人，其中兩個是安梅和珍尼·貝佐，修道院時代的老朋友。奧洛亞和佐安·萊洛嫻結成了新的密切友誼。佐安是獨立性的，聰明的。這兩個年輕女人長時地談論愛情，結婚，文學，宗教。她們比較着自己可怕的悵鬱和她們心靈的優秀。「我們有着一些比一般人多一點的悟性和感應，」佐安說，「所以我們更苦。」

她們是多麼年輕，多麼孩子氣啊！假使那時候，也有着所謂女子學院那樣的東西，那末她們也許還只是二年級生吧；但是杜特望夫人已有了個兩歲的孩子，而佐安也已經訂婚了。佐安的未婚夫，拉葉先生，在旅行中一直陪着她們。不久，佐安的一個朋友兼鄰居也參加了她們。這從波多來的朋友是奧萊梁·特·賽士，一個出身望族的年輕律師，和奧洛亞所習知的那些鄉下士紳們很不一樣的。他聰慧，敏感，心靈高尚。

奧洛亞，把自己展現過給佐安以後，繼續地把真正的自我展示給了年輕的賽士。這是危險的，因爲一當奧洛亞·杜特望鼓舞、熱中起的時候，她的深切使別的人都黯然無

光了。當她快樂的時候，她神祕的磁性的眼睛會因了情感而燒燃，因了思想而深邃。一個男子的視瀾，到最後他的靈魂，會很容易地失神在那裏面的。

奧洛亞和奧萊梁間的思想的遊戲，是興奮鼓舞的。他們的頭腦和天性碰到了，然後溶和了，然後不再能夠拉開了。

(註) Osian：古高爾族的詩人。

四

杜特望夫人會因為身體過弱，不能夠接近音樂；但現在，當她彈着豎琴或者田鋼琴和着歌唱時，奧萊梁快樂地諦聽着，她就能夠一連彈奏並唱好幾個鐘點了。她會因為太疲倦，不能夠騎馬；但現在，當她和佐安、拉葉先生與奧萊梁出去的時候，她就能夠毫不覺得累地騎着馬。因為奧萊梁覺得她有趣，她也就已對自己生出興趣了。

但奧洛亞是個貞潔的女人。當這位年輕的律師，不能夠抑制自己了，說出了愛時，奧洛亞嚴厲和冷酷地「拒斥」了他。他受了創，兩個人分裂了。有三天，兩個人不說一句話。

她貞潔，但她苦痛了。在散步和騎馬中，一切快樂都消失了。風景裏沒有了美麗，

生命裏沒有了歡樂，即使佐安的友誼也不能慰藉她。究竟，她不是她朋友心上的第一個人呢；佐安有一個愛人在，而奧洛亞是孤獨的。

在所有這些時候，卡西米是不聞不問。別人看到了這種情形，在說閒話了。他的不管是很自然地合着自己對女人的看法的。在卡西米的看法，女人要就是好的，要就是壞的。他已把自己的妻子歸作是好的，所以他可以很放心地不管她。他的財產既是自己保了險的，他就可以沒有任何責任，就可以愛上那兒就上那兒，讓她一個人孤獨留着。

但奧洛亞並沒有够到卡西米的那種分類。是的，她是可怕地貞潔，但她也是可怕地寂寞呵。她不能够眼睜睜看着在奧萊梁·特·賽士身上可能得到的快樂，在她的生命裏溜走了。所以她做了一件可恥的事情；她給了他一個機會解釋。取得了這個機會，奧萊梁對她保證說，他並不是要想做她的照普通字面解釋的所謂愛人；他並不要求任何東西，他只要給與，不要獲取。

終於，她是找到一個人，他能够像她自己所能够的那麼愛的了。終於，他是找到了一個人，對於她，他可以獻給以一生了。在這第一次相互了解的快樂裏，奧萊梁暫時地忘記了應該完全地守信。他把她擁在胸前，把自己的嘴唇親着她的面頰。而奧洛亞，同樣地不曾守信，在感情的強烈衝動裏這一回沒有拒斥了他。她「回了他一吻」。

他們可能互相原諒了對方，因為他們明白這擁抱是純潔的，偶然的，以後永不會再發生。但是一個旁觀者却怎麼能夠了解，讓一對愛人，即使是一瞬間地，忘記了「丈夫的權利」呢？而且，假如這位旁觀者又正巧是那受了損害的丈夫本身呢？是的，看見了他們的正是卡西米。他在他們離開大家走開的時候，就已跟了來。他在最緊張的一瞬間剛巧撞見，他怔呆了。

丈夫和妻子間激烈地大鬧了。奧洛亞承認了自己的罪，懇求宥恕，答允永不再回他一吻。但是巨燎已經燒起了。兩個靈魂已燒着了火。奧萊梁和奧洛亞互相了解，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一切，所需要的一切。他們已犧牲了塵世的慾情，他們神聖了愛。

「你了解我，你了解我，」她在極度的快樂裏那麼寫。

他的回答是，「我情願沒有任何指望、沒有任何回答地愛你，而不願有世界上所有別人女人的愛情。」

她找到了愛。

在過去所有的日子裏，她一直是在找尋着這一個人，奧萊梁。她是爲了他生，爲了他而願意活着的。從沒有兩個年輕人那麼失神地迷戀過，那麼決心希望着好過。

奧萊梁是個律師，他的觀點是法律的；一個丈夫對妻子有所有權，做妻子的所以應

該使自己成爲他的一種不可侵犯的個人財產。去碰觸到別人的妻子就是犯了刑法的罪。啊，他的嘴唇已觸到過那屬於卡西米·杜特望的面頰了！這是有罪的，——一個有罪的擁抱！

奧洛亞是規矩的，正如奧萊梁是法律的一樣；不忠是一種她所不會做的罪。祖母的教誨，修道院裏的教條，和她自己對於聖潔的觀念，可以使她抵拒任何最大膽的愛人。而奧萊梁是既不大膽也不邪惡的；他是第二個加拉哈爵士。（註）

「假如我忘記了對你應有的尊敬，你拒絕我，」他請求說。她隨時很快地拒絕他。的確，這是很容易的，因爲她愈拒絕他，他就愈尊敬她，而愈尊敬她時，就愈愛她。調情對奧洛亞的快樂並不是必需的；她所需要的乃是愛。

奧洛亞從不會把任何自己所創造的夢想世界賦以實體過，因爲從來沒有人相信過她的這種創造。但奧萊梁却和她一起相信着，一起創造着，一起在他們那二而一的世界裏生活着。這就是她的快樂所需要的一切；她在這個世界上不再是孤獨的了。

（註） Sir Galahad...民間傳說中的神聖武士

五

奧萊梁回波多去了，記憶着那一直近在自己心上的親愛的人。奧洛亞留在格依利，生活在一種像她過去的宗教經驗一樣的精神的興奮中。她找到了一個崇依的目標了。她隨便走到那裏，隨便做什麼事，奧萊梁總在她的旁邊。他們似在一起，雖然是分開的，這事對他們已並不感覺奇怪了。他們知道、也感覺到他們那種神祕結合的真實，所以這一定是真的。

卡西米不大正確知道所謂神祕的感應是怎麼一回事。他自己不希望這個，也不知道他對它該怎麼辦，但他却並不想讓自己的妻子把這種東西去給一個別的什麼人。而他又沒有辦法阻止它。他可以阻止會面，他可以阻止通信，他可以絕對地也合法地阻止任何身體的接觸。但他妻子給與一個別的人的這一種東西，却逃過了他。她從他頭上給過去，飛起空中，昇到月亮和星裏，而不知怎麼的，——這是最奇怪惱人的一部分了——那個人竟就接到了它。即使卡西米把妻子關起，鎖起來，那個人還是能拿到她所給與的，而這樣地，損害了一個丈夫的合法權利。這就是一個娶了個默妻子的人所得到的結果。

這位默妻子成了默子似地快樂。頰上的紅潤，眼裏的光芒，又都回來了。身體也好了，食量也恢復了，從和一個不在跟前的人的神怪關係上得到了更多的健康和快樂，這些，一個正式丈夫倒反不會能給與她的。當然，卡西米仍舊對自己說，那裏面並沒什麼

東西。但實在的，那裏面是有着些什麼東西，一些叫人氣狂的東西，使一個急性的人覺得想訴諸法律的。但這裏却是法律也無能爲力的地方。有着許多東西，卑鄙的、狡詐的、神祕的東西，是逃過了法律的。

所以卡西米不能爲妻子的健康進步高興。他不能在她的快樂裏得到歡喜。他覺得被傷害了，被劫奪了。

她作長長的散步仔細思量。她是非犧牲她的神祕的愛不可嗎？她在她的欲望和理性之間彷徨苦惱了。假使她繼續寫信給奧萊梁，她就會傷害了卡西米；假使信不寫了，她又會使奧萊梁心碎。她一定得在兩者之間選一條。奧萊梁對於她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重要的。但卡西米是他的丈夫，所以奧萊梁必須被犧牲。她是個貞潔的女人，理性比欲望更爲強烈。

六

他們早就計劃着一次從格依利到波多的旅行。雖然對卡西米，這只是一次爲了事務的旅行，但對於奧洛亞，這却是一件很不同的事情。一次可怕的試鍊榜在她的前面；她一定得告訴奧萊梁什麼都完了。她一定得解釋。

這對愛人會面了。奧洛亞解釋了卡西米的痛苦。卓越的奧萊梁認識了：丈夫的痛苦得首先被考慮。他已經要棄了自己的欲望。現在，以同樣的心靈的高貴，他也放棄了自己的夢。然後，臉埋手掌裏，他喊說，「啊，讓我死了吧！」奧洛亞因了情感的激動幾乎暈去了。當然，卡西米是早就小心地遠遠跟着，親見了這一幕的。他帶了奧洛亞回去，和她談了一夜。她是可怕地病了，他溫柔地照護她，而在她一陣陣劇痛的發作中，他繼續不斷地在爲自己辯解着。

在這痛苦的一幕的次日，卡西米、奧萊梁和奧洛亞駕車到佐安的家鄉，勃萊特去。在馬車中，卡西米坐在妻子的旁邊。奧萊梁坐在對面，背向着馬。奧洛亞可以仔細打量他們兩個，假如她願意，在他們中間選擇。

奧萊梁有一張引人注視的、敏感的、動人的臉。他是和奧洛亞一樣黝黑的。他的黑眸子閃耀着聰慧和靈感；在溫存的瞬間它們說出了他的愛。但是在一個做丈夫的人前面，教養使他抑制，所以現在，他的眼睛似乎在一心注視着風景；他抑靠着，看着風景，說着不相干的話。

卡西米是個有着鮮潤皮膚的金髮的人。依照詩人海涅的描寫，他有着「瓷器似的眼睛，菲列斯丁人的一無表情的容貌。」而且，卡西米想也一定有着些什麼方整、單調和

重複的體態的，因為海涅說他像一座中國的塔。

在車中，卡西米是說不盡的體貼。他的寶貝要不要個膝墊？他的最親愛的是不是放個枕頭？他的担心是既不需要，而且白費的。因為有一個坐在對面的人，他在渴望着能照料她。

奧萊梁的手，手指細長而苗條，緊握着，小心地節縮着，接近到奧洛亞的有磁引力的手指，但奧萊梁不敢觸到她。一個丈夫自然有權利在一個情人面前撫愛着自己的妻子的。卡西米拿起妻子的手，握着它。

杜特望夫人的腦子裏此時是在怎樣想着呢？她是在困了卡西米的佔有心而為自己歡喜着嗎？她是在比較着現在的溫存和過去的淡漠嗎？這個單純的小東西是不會知道什麼猜疑和怨恨的。她感激，因為卡西米已突然地變成了個完善的丈夫了，而她，回答他的溫良，覺得自己實在從不曾了解過他，從不曾欣賞過他。她的臉開朗了，眼睛裏蘊含着一種深深的滿足。她是在和世界自己身上最親愛的兩個人在一起，這兩個個人看來很友好，而她的心就充滿了安寧了。

卡西米望着她，看出了她是個軟弱者。柔弱、無用的、女性的東西！她是不能和他抗爭的，他永遠可以要她怎麼樣就怎麼樣，這他很明白。

奧萊梁小心地抬起眼睛，端詳着那張美麗的、因了無眠而蒼白的臉龐。是卡西米會和她爭辯了半夜嗎？奧萊梁覺得她是無限的動人憐愛。能認識她是一種權利，能愛她是一種神賜，她永遠可以要他怎麼樣就怎麼樣的，這他很明白。

但是這兩個愛着她那份柔弱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了解：這個脆弱的身體只不過是那個帶引她、鼓促她、使她做它的一切吩咐的、那個巨大力量的外殼而已。所以即使是現在，當這兩個人都想在使她快樂時，她是在對自己這麼想：假使能夠有這麼一個世界，我們三個人可以一同生活在裏面，而很快樂；能夠有這麼一個世界，它是離開了法律，離開了社會的法則的，在那裏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而不致傷及了別人的心。能夠有這麼一個世界，那多好呵！爲什麼我們三個人就不能夠造出一個自己的世界，在人類的私情和偏見之外的世界呢？

昨天晚上她還放棄了自己愛情底夢的，而現在，她又開始在織起一個新的夢了，比較的不消魂的，不完善的，遠離開天堂，接近着現世的。那個夢也包括着卡西米，因爲他既是如此地希望也能進來。假如他一進來了，他一定會照他所惟一了解的那種地位來做的，就是，主宰的地位。他可以答允他做主宰，只要他能讓她在一種不至損及他的男性自尊的情形下保有着奧萊梁。假使他能信任她，假使他能信任他們兩個，那末，

啊，她一定多麼能够愛着卡西米，而對他守着忠實！

她這樣地夢想着，而忘記了她受着的痛苦的病了。她因爲了沒有睡而十分衰弱，但現在，她是覺得如此快樂，如此充滿着對人類的愛，她似乎不再有病了。這新的夢又使她好了。

七

第二天，奧萊梁和奧洛亞並不避開人眼地在花園裏散着步，他們預備作這樣一次純潔約會，這給他們以一個機會來完畢以前中斷了的談話。假如兩個月前那第一次的解釋會引他們乖離了本分，那末這一次是要把他們又帶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原諒我一時的脆弱，」奧萊梁說，「我現在平靜了。我仔細想過了，我懷着一個希望。你可以讓我告訴你，而且你也肯答允會同意它嗎？」

奧洛亞望着他時，眼睛裏是充滿着信任。「我想我一定答允你的，因爲你不會建議任何我所應該拒絕的事情。」

受了這個信任的鼓勵，奧萊梁說明了他懷着的希望。難道因爲他是如此地近着她，所以在昨天的馬車裏他已經看出了她的思想嗎？還是因爲他是太和她相像了，所以他們

竟想得一樣，理想也完全相同了嗎？

奧萊梁，像奧洛亞一樣，決定了卡西米應該是主宰。他們不要任何卡西米所不能給與的東西，他們不要求任何卡西米所不能共享的快樂。依照奧萊梁的計劃，卡西米，他既是對於愛情、婚姻、文學和宗教這些東西沒有興趣的，可以聽着他們全部的談話。卡西米，他既是不懂得書、哲學、詩、思想等等的，可以唸他們的通信。他甚至也可以唸佐安的信，好使他相信，她並不想做中間的引線人。他可以把他們看作完全是在自己權力下的、卑微的東西。他可以把妻子隔離了奧萊梁，監視她的行動。如果在一年末了，她已證實了自己賢良的真潔，那末他就可以讓奧洛亞偶而和奧萊梁見面，說不定一年一次或者兩次，但一定都只當着他的面。他們卑謙地請求一個三方面的友誼，以卡西米為永遠被歡迎的第三者。他們將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但他們並不準備現在就開始。他們需要再過個把禮拜，——或者兩個，——或者三個禮拜。他們的靈魂已經熔和了，要拉開是需要點時間的。人突然地從山頂上摔下來會可能是很安全的嗎？不，他們得一步步走下來。他們一定得慢慢地下來，繩子互相繫着。要一直到了山脚下，才可以把繩子割斷。

奧洛亞離開了波多以後，兩人間的通信繼續着。後來卡西米到諾恩去了，奧洛亞發

覺自己在寫愛情信給奧萊梁，同時又寫妻子情愛的信給卡西米。一種有罪的感覺開始湧向心頭。她知道自己是下流的。她曾經被親吻，被抱在那並不是自己丈夫的胸前，她會倚在奧萊梁的肩頭上，還有，兩個人都會祕密通信。兩個都是罪人，所以，應該受懲罰。他們決定，招認和停止一切的情書已經是足夠的懲罰了。這已和把他們送進監獄一樣的了。

在預定的日子，卡西米從諾恩回來的日子，奧洛亞坐下來寫一個詳細的懺悔書給卡西米時，她幾乎可以聽見一扇鐵門砰的在她後面關上了。懺悔書共有十八張箋紙，寫滿秀麗的字跡，在那裏面，什麼都毫無隱諱地說出了。但在寫出自己的招認和說出奧萊梁關於這事情的法律觀點時，她加上了一點妻子的懇請：卡西米肯在她的生命裏代替奧萊梁的位置，而對她的愛好發生興趣嗎？他肯在她畫圖或者縫紙的時候，唸書給她聽嗎？他肯做她的真正伴侶，她的好朋友嗎？她可以做法律所要求的卡西米的最好的妻子，只要他肯做她的伴侶，減輕她生活的孤寂。

卡西米同意這些條件。他很高興做她的真正伴侶。但現在，他們既是旅居在格依利過冬天，那末，他覺得，如親密相處、一同唸書這等等，自然以等他們回到家裏以後再做爲宜。到了春天，他們回到了諾恩時，他覺得事務上的需要必須去別處一行。他在巴

黎和波多度過了整個夏天。於是緊密相處的生活從未開始。

卡西米在波多的事務是不大清楚的。他若有其事地談論着一件造船投資。事實是這樣的，有一個名叫台郎士的人聳恿他投資在一艘船上。卡西米給了台郎士二萬五千法郎的期票，這筆錢分兩年付清。債一定下，他才發覺那條船原來根本是烏有的。他不能了解這個大倒臺，因為台郎士曾給他看過一張船的照片的。後來，卡西米在波多的主要的事情，乃是和台郎士的情變的。事實上，卡西米是避開了他妻子的陪伴，而來找一個適於自己所好的女人。

這件醜事的消息傳到奧洛亞耳朵裏時，她感覺一陣憎惡的恐怖。那末，她是爲了這而犧牲了自己一個真實的、美麗的愛情嗎？她試着用文字來表達她的痛楚：「假使你要知道痛苦是什麼樣，那末，把你自己的指甲撕裂你的皮肉，用一把快刀去割，在傷口裏倒進溶了的鉛，沸了的油，或者兩手拿起燒紅的煤塊，或者把你的頭向監獄的牆壁上撞。即使是這樣，你也還是不會知道痛苦是什麼樣。」

卡西米到波多去時，奧洛亞不能要求和他同去，因爲波多是奧萊梁的家鄉。她對於丈夫守着情，而當他一走，她又像從前有一次那樣地，把時間放在醫治和看護她的朋友們——鄉下人身上了。卡西米給了妻子在自己不在時管理產業的權，確切地告訴了她，

她可以用多少錢。當他一回來，看見她的賬時，情形簡直是可怕。他發覺她會爲鄉下人買藥品，有幾次甚至給了他們現洋。這在卡西米看來簡直是狂妄到極點了。假如他的妻子有一件事情比不順從更使他氣腦的，那就是慷慨了。她喜歡給與的性格老是觸怒了他的是非之感，除了有一次，就是她把自己的零用錢放棄，讓給了他時。這他覺得是應當的，——他不是她的丈夫麼？

奧洛亞因了自己持家本領的失敗弄得心灰氣餒了。她試着想養成卡西米所謂的節儉，但總是沒有用。在她管理的那一年中，記賬是她每天的一個大磨難。只要一看見賬簿她就頭痛。就是在孩子時代，學算術就叫她厭死。她恨數目字，它們是錢的符號，而她是沒有錢的觀念的。但是，雖然她是因爲老要爲錢的問題吵鬧而攝伏了，但她並不能覺得，自己是個太浪費的妻子。在結婚的第九年終，她請丈夫爲她清理她個人的債務時，他發現她費在衣服和零用上的錢總數一共是五百法郎。

八

在一八二六到一八三一的五年間，奧洛亞的實際生活——所謂實際生活，就是說，她表面上的生活，——是很平常的。她住在諾恩，偶而到巴黎或者夏都去一下。有時

候，他們整個冬天都住在夏都，款待着鄉下的貴族們。

這整個一段時間，奧洛亞是一直在打算着賺些錢的方法。她不得卡西米的允許就不能用一個錢。錢對於她一直只不過是一些可以送掉的東西，但現在，當她心上想慷慨時，却再無能力可給了。她決定要把自己從這種屈辱的依賴下解救出來。

她怎麼樣來發展一點賺錢的本領呢？當然，她是很聰明，她也聽慣了人家對她的多才多藝的過度的讚譽。這些才能中，那一樣她是可以用來變點錢的呢？她刺繡得很好，她能彈鋼琴和豎琴，她的繪畫也是被認為很了不得的。或者去作畫像師，她可能得到成功吧。她畫了幾幅像，但結果自己很不滿意。她知道，要自己的技術完美，還得去從師好好學習。音樂是她的所好。她對它比一切別的藝術都歡喜。但她覺得要教人却還不夠。她受的訓練不好，她的成就也還不夠和職業的樂師們拮抗。很久以來，她一直努力想寫作，但什麼也沒有寫出來。她決定說，她的才能只不過是一些小聰明罷了。這樣一想定，奧洛亞默念着自己的無用。人生似乎是無意義的。她是開始覺得老了。

所有這些時間來，她繼續和奧萊梁保持着通信。卡西米是可以讀那些信的，但他覺得很難懂。它們談着書本、哲學和道德這之類的事情。他覺得簡直是無聊。他情願讓它們去，不看一眼的。

所以，當時間久了，友誼繼續着下去時，奧洛亞把她的靈魂向這個惟一的朋友傾吐了。她什麼都告訴了奧萊梁，甚至告訴了他，她靈魂對於偏見和權力的反抗。和這種反抗相對，奧萊梁教訓她順從、忍受和耐心。但不管他是怎麼樣常常地叫她要鎮定下來，她却總不能夠鎮定。

從最初起，他就是她心靈的指引者。他告訴她應該唸些什麼，想些什麼，和她的思想是不是錯的。起初她聽從着他每一個意見。漸漸地，她背離了其中的一部分。又漸漸地，她討論着他們倆觀點的不同，而終於，敢於自己獨立地想了。這是一個完結的開場。在他們思想的本質上有着一些不同。奧洛亞是追求着真理的。這迫使她不滿於一切似乎根生在謬誤上的傳統和迷信。她佇望着將來，而奧萊梁却是面對着過去的。所以代替了肩並肩的，他們發覺兩個人是背對着背。他是頑固的、守舊的，而她是進取的、自由的。她的思想在生長，而他的却是固定的。他的理想永不會改動一點點，而她的理想則是每年每年都在變動。不幸地，在他們的友誼上，他們唯一的接觸只是通信。他們要隔很長一段時間才見一次面，有時候一年兩三次，最普通的是一年只一次。

在有一次他到諾恩的難得的訪問中，奧萊梁看見杜特望夫人是非常地忙碌着。他向她說話時，她也沒有把工作放開。「你在做什麼？」他看她在褶着一大堆的小衣服，

如此問。

「你不看見嗎？」她回答說。「我在趕着預備呢，有個小東西很快就要來了。」

這個意外的消息是叫人幻滅的。奧萊梁曾一直把奧洛亞想作是精神的，超世的。假使這就要生下來的孩子是他自己的，那末這母親可能對他是神聖的了。但這裏是卡西米，站在那裏，剛從田莊上回來，穿着厚絨的袴子和笨重的靴子。在奧萊梁的眼睛裏，卡西米是如此的一副赭臉、笨滯和粗俗。這樣一個女子替這麼一個男人懷着個孩子，這其間還有什麼適稱，什麼美，什麼詩意可言呢？

奧萊梁望着他這位母型的朋友時，他似乎覺得，她和那個五年前的醉人的年輕女人，是非常不同了。是的，他曾對她說過要盡一切的責任，無疑的，責任裏也該包括着做母親。假使當初是他和她結了婚，他們可能會很快樂，這他深信。他們是盡善盡美的一對，除了那使他煩惱的她的心靈本質，她的思想的自由之外。假如她是他的妻子，那他就可能掌握着她的思想，而他們的結合可以是很完美的。但現在事實既是如此，這種關係就是太飄渺了。他厭倦了在一個夢中的世界裏生活，也厭倦了他天上聖潔的職分。他需要一個是自己的女人，一個妻子，一個家。

這次訪問以後，他只寫了一封友誼的信。以後，通信中斷了。那六年的夢的網，開

始碎裂了。沒有解釋，也沒有責怨。第二年夏天，他們就成了奧洛亞所謂的「和平的分離」。他們仍然是朋友，但通信幾乎是斷了。一八三〇年整個夏天，他只寫給了她一封封信。三年以後，他結了婚。

九

孩子莎朗茲生下以後，杜特望夫人的生活裏發生了許多改變。爲了可以一心照顧嬰兒，她爲莫里斯請了個家庭教師來。這位家庭教師是尤利·勃各朗，一個有着俠氣性格，易於做朋友的年輕人。一明白了杜特望家的情形以後，他的同情心就立刻傾向了年輕的女主人。她會把自己的不幸在別的朋友們前面隱藏了起來，但在這家庭裏一份子的人前面，沒有事情可以瞞得了的。尤利成了她忠心的同盟者，他在他的身上找到了一個能了解人的心。

奧洛亞的異母哥哥，赫普列脫·夏庇龍，來和妹妹長久地一同住了。於是家庭的圈子又擴大了一點。他帶了妻子愛密萊和一個跟莫里斯差不多大小的兒子萊渥汀同來。赫普列脫和卡西米是極知心的密友；他們兩人，正如奧洛亞所常感到的，是出奇地相像。大家都是高等男子和一個平民女子的私生兒。大家都娶進了一筆大家產，大家都把家產管

得很糟，大家都把自己的不快沉在縱酒裏。作爲一個年輕人，赫普列脫保有着一些他父親的可愛處。在到三十歲的年紀上，他失了漂亮、文雅以及他溫柔的性格。這種種，卡西米也都是同樣的，他也是在同樣的年齡上開始退化了。

赫普列脫來了以後，奧洛亞試着安排些家庭晚會，遊戲，閒談，讀書，以及一切可以造成一種親密空氣的東西。但卡西米反對了。男子怎麼會能把個女人來做伴呢？他憑什麼要去忍受那種扭扭捏捏的，如書本之類的東西呢？卡西米覺得自己是個真正的男人，他找男人的快樂，像喝酒，跟別的男人交換猥褻的故事等等。除了赫普列脫外，他經常的飲酒對手是他們的鄰居，奧洛亞從前的解剖學先生，司丹芬·亞耶松。他們的家庭朋友杜丹，住在夏都的，也常來湊成了第四個。這些飲宴的歡叫聲和喧鬧聲，有時候直延續到第二天早上六七點鐘。

奧洛亞避到了那間從前是祖母私室的小房間裏去。那個房間只有一扇門，所以沒有人能把這當作過道走的。它也正緊鄰着那間孩子們睡的大屋子。當她正讀着或者寫作的時候，她傾聽着孩子們的呼吸，當心他們的睡眠。這間書室是很小的，裏面堆滿着書、本、蝴蝶、和她在研究自然科學時所收集起來的各種石子。在這一堆亂糟糟的東西中，沒有地方可以放下個牀了。所以她就在西邊牆上結起繩子，掛了一個吊牀，當她需

要獨自睡的時候，就睡在那裏。

她既覺得自己是卡西米世界和興趣以外的流放者，就不得不來創造一個單爲自己一個人所安排的世界和興趣了。這些晚上她該怎麼樣過呢，這些她會那麼常常求卡西米來和她一起過的，長長的晚上？她讀得很多，但書並沒有使她滿足。她感覺着一種白紙、筆和墨水的渴望。五年來的寫信給奧萊梁已經成了一種習慣，而一個五年的習慣不是輕易破得了的。她的朋友既已失去了對她的信的熱切希望，那末她就來爲自己寫罷。

她着手寫一本小說，——多少次她會着手過寫一本小說呵！這一次她可有了持續的力量了。她一直把它寫到完，爲它定了個名字：「情人」。她心愛的小說「情人」啊！在那裏面，她放進了一切自己的理想，而沒有任何自己的欲望。人物是善良、高尚、克盡職責的。沒有一個人物比她自己會是的，或者奧萊梁會是的，要欠缺一點。犧牲和苦痛是她這本書的哲學，正似這也是她自己生活的宗教。書寫成以後，她無法決定該把它怎麼辦好。她把它捲起了藏起，想等些時再說。會不會有什麼人來，會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爲她的書造成一個機會呢？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什麼人也沒有來。

十

一天，當奧洛亞正傍着嬰兒躺在床上時，她聽見隔壁卡西米在和女僕瓊調情，這年輕的妻子覺得一陣憎惡的絕望。女僕貝比培顯然沒有像奧洛亞對這類要求所做的那樣，因為卡西米已和她有過事情，這曾引起了一場村中醜聞的談料。從前他和那個叫作克雷的女僕已經有過醜聞，這人曾纏住他，要他養活他們的私生子。

杜特望夫人，對於一個做丈夫的權利的尊重，曾那麼小心翼翼的，開始有點懷疑一個做妻子的權利是什麼了。忍耐和宥恕似乎是主要的兩種。她已有恕了他在波多的事情，但覺得宥恕是有限度的。在莎朗茲生下來後兩個月，她寫信給一個知友，說她自己和丈夫間一切情愛都已完了。

「你的名譽，」她在格依列會對卡西米說，「對我是比我自己的生命更寶貴。」爲了做丈夫的這個名譽，她會犧牲了一個理想的愛情，那末，一個妻子的名譽可怎麼樣呢？它難道就不配被保障嗎？顯然是如此。她的朋友們，鄰居們，甚至僕人們，都知道她怎樣地被欺騙了，但她的屈辱沒有引起一點同情。卡西米這些軟性的弱點是被杜特望家的朋友們用着一種有趣的好玩的目光看着的。卡西米的醜聞成了愉快玩笑的題目。沒有一個人因他的不檢和酗酒而訝異，因爲這些逢場作戲是被認爲鄉村生活中的男性享樂的。

尤列·勃各朗常常吃驚於杜特望夫人的「性格的韌性和強力，它使她在和丈夫極激烈吵鬧以後又能和好，而到第二天又笑了，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似的」。他覺得，「在不幸的重壓下，她的頭還是不會垂倒的。」但在一八三〇年秋天，這個不會垂倒的頭生了一場腦溢血，有四十八小時之久，奧洛亞·杜特望躺在那裏，一無知覺。

在漸漸康復期中，一天，她到丈夫的書桌上去找一樣東西。開開抽屜時，一個大紙包映入了她的眼簾。上面寫着，「吾妻啓」。她拿起了那個紙包，唸，「俟我死後開拆」。這是他的遺囑嗎？這是一封信嗎？它將告訴她一些他永不會說出，永不會解釋的事情嗎？在他的卑鄙、酒醉和欺騙中，卡西米是在責備了自己的不忠嗎？是他終於從靈魂深處說出話來了嗎？

她需要知道。但她有沒有權利拆這封信呢？權利，——和這個一定要知道的迫切需要比起來，權利不權利又算得什麼呢？她的生命倚靠在知道上。那上面寫着，「俟我死後」。她自己內在的衝動說：「爲什麼不就假定他是死了呢？那末我現在就可以拆了。」於是她假想他是死了；她假想得如此真切，就似乎殯禮已經過了。她拆開了信。裏面除了痛罵以外，什麼也沒有。她讀下去；全只是對她的咀咒。還有惡罵。他罵她橫逆，愚蠢，冷酷。他對她滿是凌辱，她怔住了。

他恨她；她現在明白了。現在不再需要什麼忍耐和原恕了。她是自由的了。問題就似乎是經法庭宣判而解決了似的，就似乎法官已經說了：「讓犯人自由。」

自由地離開他嗎？不，她永遠也不會能自由的了。她的生命結在兩個孩子上，而他們是屬於他的。她不能夠，不願意離開孩子們。但是那聲音堅持着：「讓犯人自由。」這是不可能的。法律沒有規定離婚，而教會也禁止如此做的。跟教會跟國家反抗需要錢。而她沒有錢，一個銅板也沒有。這些事實像一把錘繫在她腦上，但在她腦裏湧起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實，一種確定。她知道她得離開他。這個啓示給了她勇氣。

這個決定使她不能等着睡過一晚。她當晚就找到了他。

當她此時面對着丈夫時，杜特望夫人的小小個子幾乎是高大的了。法律在做丈夫的後盾，教會會支持他，輿論在他的一邊。但她已失去了對他的恐懼了；他不是他的主宰。九年來她會是屬於卡西米的，現在，突然地，她是屬於自己的了。她內心的反抗衝到了嘴邊。

她的眼睛裏閃着光。當它們望着他的眼睛時，她在卡西米的藍眼睛的光亮表面下，找不到一點點光芒，一點點深度。她驚異地覺察到，他的眼睛是瓷黯的；他，在她看來，似乎是個塞滿着木屑的大洋娃娃。而塞着木屑的大洋娃娃是應該被摔掉的。她只

給了他最可能的簡單的幾句話：

「我要到巴黎去了，但我不能離開孩子們。我將兩邊來往走，這裏住半年，巴黎住半年。儘快我就會把莎朗茲帶去。我的私用一定得要。」

卡西米被這個突然的宣告弄得站不穩了。他辯，他罵，但她漠然不動。他懇請，軟求，但她不屈服。他哭起來，但他既已不再能給與她一種真實的幻象，她就只毫無感覺地望着他，等着他的接受。

她生性的溫和到那裏去了呢？她的憐憫，她的仁慈，到那裏去了呢？她就和一個男人一樣心硬，和一個主人一樣堅絕了。卡西米鼓起了一切的力量來對抗她的要求。現在他們間什麼也沒有了，只留下兩個意志的爭鬥。他試着威嚇。這從前總是有效的，但現在，她的意志却比他的更強。當他望着她堅定的臉和閃亮的眼睛時，他，以前總是能要她怎麼樣就怎麼樣的，現在却不再能掌握她了。他覺得她的要求是厲害的，但他不得不給了或者是假裝給了她一個勉強的允諾。

他希望着她會改變主意。在以後的幾天裏，他找了他們的朋友來勸解。赫普列脫幫着他，杜丹幫着他，惟一站在奧洛亞這面的人是愛密萊，赫普列脫的有病的妻子。愛密萊看出了理由，這些理由在別人看來不過是瘋狂的。被這位有病者支持着，對抗他們小

小的世界，杜特望夫人屹立不動地站着。她依靠着那時正不在家的尤利·勃各朗來代替她照管孩子們。她寫信給他，解釋這一個情形：

「直到現在止，他都會對待我就彷彿我是他的眼中釘似的。現在我確知道了這個，我就走了。今天他對我哭；那其實更糟。我要叫他明白，我不願意被做一個重担似的那麼拖着，而是要被找尋，被需要，像一個自由的伴侶，她不願意生活在他旁邊，除非是他確實配。請不要以為我太鹵莽，要記得，我是會怎麼樣含垢忍辱過來的。這已經八年了。」

尤利像真正朋友那樣地回答了，保證說他會照顧並教導孩子。假如他們生了病，假如爲了任何原因需要她來時，他會從巴黎叫她回來。馬車是非常快的。她只要一天一晚就可以趕回諾恩。

奧洛亞覺得，讓這個年輕人像母親似地和孩子們留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在他們家已住過了兩年，她從沒有知道過任何女子她能如此信託，如她信託尤利一樣的。孩子的問題一解決，她就開始預備走了，一八三一年一月四日，正是她發現那封可怕的信以後整一個月，奧洛亞·杜特望拋棄了這個大家都認爲是好丈夫的男人，而離開了這個除赫普列脫的妻子外誰都認爲是安適快樂的家庭。

在一八三一年的法國，沒有離婚，只有基督教義的忍耐；沒有抱獨身的女孩子，只有嫁不出的老處女。杜特望夫人世界裏的人們看不出什麼理由，一個妻子要離開自己的丈夫。由女的這一面所主動的離棄，是古無先例的。這違反了優良教養的規條。

在到巴黎去的路上，奧洛亞·杜特望是面對着一個可怕的事實，就是，她是準備着對抗輿論。她知道自己的新的生活一開始，她的上流社會的朋友們，即使親愛的安梅和珍妮，都將和她從此斷絕了。她很明白，她親愛的尼姑們不會贊同她這種生活的。要改變主意還不太遲，她還能夠回家去。她考慮着自己獨立生活的計劃，看出這是多麼可怕，但仍決定了貫徹到底。當她一安下這個決心時，她就不再是僅僅的杜特望夫人了。她開始是她自己了。

她覺得，現在，她又可以在那個以前因結婚而斷離了的地方，重拾起昔日的生活了。她可以又回到十七歲時候的那個自己去了。

在巴黎，有三個年輕人是從奧洛亞自己的故鄉貝萊來的，——她稱他們爲貝里奧人。這三個人是尤爾·桑多，費立斯·比亞，和亞爾風斯·弗洛里。尤爾和費立斯在她

到時接着馬車，陪她到了賽納路十五號赫普列脫的房子裏，在那裏她暫時住了下來。

在巴黎的最初幾個禮拜中，她是太忙，太興奮了，來不及想到將來。她去聽音樂，她在國立圖書館裏貧婪地讀着書，和好幾個鐘點地逗留在洛佛，站在底第恩，登托萊托，和洛龐的前面，飲着醉人的顏色的酒。在看她享受着第一次自由滋味的貝里與朋友們看來，她似乎是在狂熱地沉醉了。

這個到了巴黎的鄉下姑娘。自己是怯生生的，醞釀的，而對於別人却是十分崇拜，尤其是對於那些做着些什麼工作的人，畫圖的，作曲的，演戲，或者寫劇本的。每一個做着上面所說的事情的人，在她眼裏都是顆燦爛的星。在每一個名家身上，她等待着啓示。並不是說她已經可以進見這些名家了。她是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是。一個結婚了九年的女人，要再從頭來起是太老了。人家是怎麼樣開始的呢？他們是怎樣學的呢？他們是怎麼樣成功的呢？

她的繪畫似乎比寫作更能有希望。她爲看門人畫了一幅小像，掛在她樓下的咖啡店裏。這是她作爲畫家的一張廣告。她對於畫像很有一些才能。誰都認出了那是看門人，但誰也沒有來請她畫。

看來靠畫圖賺錢是不成的了。她鼓起勇氣，決定去找個報館的事情。人家給了她一

封介紹信，去見菲加羅報的書評編輯克拉脫里先生。她去了，在他家裏找到了他，傾訴了自己的野心。克拉脫里先生是個中年紳士，有着個漂亮、年輕的太太。他表示自己的意見，說：女子應該受人照料，沒有女人能夠或者應該寫文章。

「這樣說來，」杜特望夫人說，站了起來，「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送她走到門口，他說出了他的臨別贈言：「不要生產文學，還是去生產孩子好。」

「把這個教誨留給你自己用吧，假藉你這樣喜歡它，」奧洛亞，帶上門時，微笑着回答說。

另外一個比較幸運的訪問是去覓菲加羅的編輯恩利·特·拉多西。他也是個貝利奧人。也許就是因爲他想幫助一個年輕同鄉，所以對奧洛亞發生了興趣。而且，他聽說了克拉脫里的對於女人的意見，覺得非常有趣，他很喜歡能表示一下自己的較人大度。在那時候，要爲一個女子在新聞界找一個位置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拉多西有勇氣，喜歡試試這個不可能，於是他就用進了奧洛亞，希望能教得她有用。奧洛亞開始時覺得對這個人很不滿。他蠻橫，粗野，他的批評從不會說得婉轉溫和一點的。但過了些時，他本性的喜良贏取了她的感情。

終於，她爲她心愛的「情人」找到了一個批評者了。奧洛亞把這本小說送給了拉多西

看。他讀過了，大笑起來。他對她說，這有趣是很有趣，但太缺乏點常識。這太道學了。世界上從沒有人會這樣道德式樣地做過這樣道德的事情的。讀者永不會贊成這樣全積聚在一起的善良。他勸她把它完全從頭寫過。

同時，他開始叫她爲菲加羅報寫文章。每天早上他給她一個題目，告訴她盡力用心寫，寫好了拿去給他看。每天晚上，結果總是失敗。奧洛亞不能抓住題目。她的想像總是到了這邊，又到了那邊，在上面飛，在四週轉。她寫滿了許多張紙，又把它們都拋在火裏。拉多西曾答允只要文章一經採用，每欄就給她七個法郎。到一個月終了時，她一共只得了十五個法郎。

十二

她不久就厭倦了以洛佛和圖書館作惟一的消遣之法了。她想要認識這批年輕的文人集團。這意思就是說進蒲希米亞（註一）。但蒲希米亞是只限於男人或平民女子的。那時候的上流婦女們不弄文藝，她們也決不能在拉丁區（註二）出現。奧洛亞躊躇不敢向這種傳統挑戰，而致觸怒了她的家庭和朋友們。她老是在怕着人家的閒話，和每天可能碰到什麼家鄉出來的人的危機。

在離開諾恩以前，奧洛亞翰和她的朋友尤利·勃各朗討論到過這個困難。他提醒起她小時候和特夏脫騎馬或出去散步時所常穿的男孩子衣服。

「爲什麼不扮得像個拉丁區的學生一樣呢？」他那時曾那麼建議。「這樣，人家就不會注意你了。」

奧洛亞翰決定要仔細想一想。現在，當她在巴黎街上走着時，她的確仔細想了想，從不同的角度想了一下。那時候的女人裙子是非常笨相的，臃腫的，硬裙子鼓出來，看起來像個大氣球。它們在地上拖着，什麼走動都不方便。這種裙子只有對有自備馬車的，或者成天住在裏面的婦人才適宜。巴黎的多雨天氣對她的衣服是很不利的。每次回家來，全身弄濕，拖着在泥濘的街上沾滿了泥漿的笨重的裙子。她惟一的一件好袍子時時需要着修補。她薄底的鞋子已經破了，一片片破鞋底，使她走路都要絆跌。鞋子、衣服、和小小的天鵝絨帽子全都要很快地破爛了，而她又沒有錢買新的。

那三個貝利奧同鄉是很善意的，肯幫忙的。他們時時引她去看巴黎的各處，教她怎麼節省錢。她真羨慕她這些年輕朋友們。他們的衣服這樣省錢。她尤其羨慕他們那結實的、舒服的靴子。他們走起來多爽快！他們的外衣，那些拖到膝邊的長外套，她覺得似乎很配女子穿的，尤其是像她這種樣子的，瘦瘦的，發育得不怎麼好的身材穿。人家常

對她說，她很像個穿着女人衣裳的男孩子。

不去和尤爾、費立斯和亞爾風斯穿得一樣，這似乎實在是太笨了。任何一件男人衣服一穿上，就可以使一個女子很容易地像個男人那麼安然來去的。那時候的年輕文學家們都留着長頭髮，常常披到肩上。女性化的年輕詩人和作家們那時正是時行。還有比穿上一套拉丁區服裝更輕而易舉的事嗎？這樣可以省得觸怒家庭，省得她許多氣力，更可以省下好幾百法郎的錢。

在巴黎，做一個女人的費錢，例還不單是衣服的問題而已。奧洛亞沒有辦法如她的地位所需要的那麼樣子生活。在戲院裏，音樂會裏，杜特望男爵夫人一定得定個包廂或者花廳座才行。但對於一個學生，是沒有二個人會知道，會注意的。他可以擠在樓廊上，或者坐在後廳裏，——那就可以省錢。

如此仔細考慮的結果，奧洛亞決定了接受勃各朗的建議。靠着她的男子服裝，她可以去坐在杜特望夫人所不能去坐的便宜位子裏。她去杜特望夫人所不能到的民主俱樂部 and 學生集會。她流連在聖密歇爾林蔭路上的那些咖啡店裏，那裏常常有很多關於書本和藝術的討論。她夜間來去，而不致於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是簡簡單單地換了一套衣裳，她就是自由了，在巴黎或者全法國的別的任何女子，都不會能如此自由的。

但是，這個自由該怎樣來維持呢？即使蒲希米亞生活也還是需要錢的。林蔭路邊的粗陋飲食，加上很小的一點零用，其需要就已超過了津貼，而津貼又不是常常來的。奧洛亞不得不設法來賺點錢，否則就得仍然回家去，——她可以自己選擇。她決定不回家。但她在菲加羅報的工作又毫無進展，情形總之是愈來愈糟了。

（註一） 藝人集團。

（註二） 巴黎的文化區。

十三

拉多西不大滿意他這位女編輯。他開始有點後悔自己想訓練一個女子來和男人一樣工作的這種大膽嘗試了。他沒有辦法教得奧洛亞有用，因為她的想像是不受控制的。看見她把他的題目都弄成小說化了，他建議說，歸根結底，她還是專門寫小說吧。

尤爾·桑多那時也已進了菲加羅報。這兩個文學的小徒弟就已開始了共同合作。奧洛亞曾要尤爾幫助過她替「巴黎評論」寫的一篇文章。她需要他的幫助，爲了兩種理由：一是她覺得自己不能夠寫那種「巴黎評論」式的堂皇文體；還有，更重要的是，她一定得借一個男人的具名，因爲「巴黎評論」的編輯是看不起女人，決不願考慮女人的作品的。

這兩位準備的作家，已一同趕出過一篇文章的，現在決定來繼續合作，作一次更野心的嘗試。他們將依拉多西的勸告，試試寫一本小說。

尤爾是二十歲，仰靠着奧洛亞的老成。奧洛亞則對尤爾的男子氣概感覺着一種極大的尊崇。這兩個無經驗的人中，每一個都需要依靠着別一個，而每一個都需要着錢。他們在一種狂熱的急促裏開始進行了。

奧洛亞想着兩個對照的女主人公，一個女伶和一個尼姑。她叫她們露茜和勃朗西，（註）把她們放在修道院，這樣子她就可以應用自己經歷的材料了。這兩個女主人公虔誠高潔地討論着宗教和聖潔生活。

尤爾，覺得這些稍微太柔性、太女學生氣了一點，就引進了一個放浪的男主人公叫做霍拉斯。爲了推翻這種修道院的氣氛，他描寫了縱飲，低級遊戲場，和下流社會。不必說，是希望霍拉斯的放蕩能夠幫助一點書的銷路的。

當奧洛亞每給尤爾看了十分宗教氣味的一章時，他就希望拋棄它，因爲太崇高了。而當尤爾每寫好一節放浪景象給了奧洛亞看時，奧洛亞就反對，因爲太低級了。但兩個人都是急急匆匆的，債務的急迫使他們不能爭辯。於是放蕩和宗教混流到一起，而書在六個禮拜裏就完成了。

在邦松咖啡店裏，他們碰到了個出版家。他們要他看了這稿子，結果他答允出版了。他覺得，這書也許可以能使兩極端的人都歡喜的。特畢安先生是這樣的毫無主見，他甚至也就接受了奧洛亞所定的書名：「露茜和勃朗西。」

現在就是具名的問題了。這兩個年輕作家要怎麼樣才能瞞過自己的真名呢？奧洛亞明白，她的名字如果一印在書上，一定會引起什麼閒話的。她婆婆就對她說過的，「我希望你永不要把有着我的姓的名字放到一本印的書上。」奧洛亞那時怯怯地回答說，「不，婆婆，當然不會的。」她要遵守這個諾言。

年輕的桑多也在怕那些浪蕩生活的描寫會使他父親生氣。他們把這問題去請教拉多西。

「把桑多一拆兩，」他建議說，「然後把下面的那一半不要了。」

這似乎是可以使兩個初出茅廬的作家不致被人發覺的聰明辦法。書的作者於是具名尤爾·桑。

「露茜和勃朗西」是一本二流的小說，但這帶給了他們在他們看來是一筆小小的財產，每人二百法郎。

奧洛亞在聖密歇爾街五號租着一所小小屋子。那是在樓上，一共三間，租費是六百

法郎一年。她希望能佈置起一個家，這樣她就可以把莎朗茲帶出來。她不時買這麼一只便宜桌子，一把舊椅子，幾隻碟子等等，直到這地方已弄得可以住住的了。

爲了這點傢俱和她的的一件外套，她已欠下了五百法郎的債。這個債壓在她心上，使她晚上也睡不着。她一定得再寫一本小說。但她需要鼓勵。她最熱切地希望着能有個人相信她。她有着些才能嗎？或者，她是很笨，很平庸嗎？在拉多西的影響下，她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信心了。

作爲一個朋友，拉多西是很大度，很幫忙的；但作爲一個文學批評家，他却是十分破壞性的。他老是告訴她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他指謫奧洛亞的那種夢似的對人生的離棄，責備她的只完全生活在自己裏面。

「你不知道世界，也不知道世界裏的人，」他喊說，「你沒有生活過。你沒有經驗。你得好好等些時才能寫作。你的腦子是空的。」

奧洛亞同意他的話。她決定說，她還不能夠寫作。

(註) 意爲紅與白

一八三一年四月，春天來到的時候，她回到諾恩，重拾起一月裏時斷下來的生活。但現在，她在別墅裏的位置是很不同了。她已經失去了屋裏女主人的位置。即使僕人們也把她看作是外人，而卡西米則對待她像對待一個客人一樣。她日夜就住在孩子們的小房間裏，這是留給她的中立地方，屋子別的部分都已經是屬於她丈夫的了；她一離開就是已放棄了一切的權益。她努力想使自己適應這家庭裏的新的情況。但一天天過去，她繼續地感覺着自己是個陌生人時，她就從圍在她週週的生活裏退了下來，而又沉入於那自己所安習的，幻想的世界裏去了。

生活在幻夢與耽想中，她構想着一個詩意的克洛雷人（註），她把地取名恩第安娜。這個人物對她成了比自己、比她四週的任何人都真實的東西。當奧洛亞走進花園去時，她看見恩第安娜就在樹間走。她似乎在體察着這個人物的思想，探測着她的愁苦。當晚上，奧洛亞一個人坐着時，她看見恩第安娜就在屋角裏，她們在心上密談着。

奧洛亞並沒有意思想把恩第安娜描寫成自己。她們的確是很不同的，因為那個克洛雷人是非常美麗，而奧洛亞則並不好看。而且，恩第安娜是率直的、無經驗的，而杜特望夫人則已很知道點世故了。不，恩第安娜只是一個別的女人，她的一生似乎在奧洛亞的眼前展現着。這個別的女人痛苦，而奧洛亞也同情地痛楚了。不久，很清楚了，這個

天真的、率性的小東西是嫁給一個比她大得多的，野蠻而且卑鄙的丈夫的。當然，這丈夫並不是卡西米，因為卡西米比較起來是年輕得多了。

這美麗的克洛雷人的命運，將是怎樣的呢？生命對於一個憂鬱的小靈魂，將是怎麼樣呢？

奧洛亞移近了紙和筆。她可以坐在什麼地方寫呢？房間裏有一張小小的茶櫃。茶櫃有個可開可合的門，放下來就成了張桌子。她把椅子拉到這前面，紙放在這張臨時的桌子上，開始寫了。

她開始寫下去，沒有任何確定的目標或者希望，也沒有任何計劃。她沒有什麼小說的理論，也沒有意思要攻擊法律、傳統或者社會。把自己記憶的門對一切過去知道的事情一關上，她覺得自己只是在順從着一個外在的力量，這個力量附着了她，附着了她所有的人物，而照着自己所高興地引着她們做。假如她一想出一個情節，那些人物會完全出乎意料地做了別的事，而使什麼都變了。奧洛亞對於每天所發生的一切感覺着極大的興趣，就像一個讀者開始讀一本新的小說的下一章一樣。

是誰在寫着這本小說呢？不是她自己。她會寫過「情人」，她會寫過「露茜和勃朗西」中的她的一部分。但這次是不同的。那個人，會創造過她七歲時候的連貫的幻夢的，會告

訴過她孩子時代在四把椅子中間所講的故事的，現在就是在說給她聽恩第安娜的故事。作者是哥朗貝。她覺得，哥朗貝攔住了她，就像她提起一枝筆來那麼容易地。他用她做了他的筆。她能够感覺到他，溶入進他，終於兩個變成了一個靈魂。然後，並不完全明白他地，她等待着，當他對她說的時候傾聽着，而寫下了他所說的話。

當哥朗貝附着她的身時，她幾乎完全不知道自己四週的世界。卡西米，僕人們，來訪的朋友，都成了一些影子，他們的聲音只依稀傳到她耳邊，像是從極遠的地方發出來的。當卡西米罵起來時，聲音也似乎只是平和的，像雨滴拍打在遠處的屋頂上。沒有人損及她，沒有東西阻擾她，因為她是在世界之外的，像一頭飛出去的鴿子，它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人在碰它的窠。

有三個月之久，當她傾聽着哥朗貝時，她的存在像只是個夢行的人。終於，恩第安娜的命運是定了，哥朗貝消失了，奧洛亞不再寫了。呵，看呵，書也完成了。她從她的夢魘裏甦醒了過來，而她四週的世界也又變成清楚的了。

(註) 居於西印度之歐洲或黑種人

回到巴黎時，她帶着她的寶貴原稿。她希望尤爾能爲她出版，但尤爾很懶，擱着沒有做。漸漸她忘記這個故事了。她幾乎不大記得自己曾寫過它。她可以記得寫時候的情景，但裏面寫着什麼，却已記不清楚了。

假如巴黎的生活曾改變了她對諾恩的態度，那麼，諾恩的小住更是多麼地改變了她對巴黎的態度啊！她現在厭倦了那種學生似的自由生活，而比前更甚地想做些認真的事情了。又回去重做妻子是已經太遲了。她將走向一種自己的生活裏去。

她已決定了那自己想進去的新的世界，那就是，男人的世界。一個女人，要怎麼樣才能夠走進這個廣大、自由、奇異的男人世界裏去呢？這只是一個能不能夠獨立生活的問題；走進男人世界的鑰匙就是自己要能養得活自己。假使你有錢過得下，你就可以進去。她將拿取一些她所需要的他們的自由，她並不全部都要。假使她担起男子的責任，他們就會讓她有他們的權利和特益，而衡量她正如衡量他們自己一樣的。她確信他們一定會這樣，因爲這是公道的、合理的，只有女人才會不合理，不公道。

她這種世故和無知底有趣的混和，她的年輕同伴尤爾·桑多也看出了的。在他的小說「瑪麗亞娜」裏，其中的主人公就是影射奧洛亞的，他這樣說到她：

「她生長在鄉下，這回第一次地離開了家鄉，而在她的舉止上，顯出了一種勇敢和

胆怯底奇怪的混和。她驕傲的潔貞和她天生的貴族風度混和成了一個少女和公爵夫人的形像，這，和她對財富的鄙視和對世界的無知，剛好是奇怪地對比着。生命——喘躍的生命——似乎在她美麗的黑髮綉上遊動着，而，在她細膩透明的皮膚下，就似乎燃燒着一個隱藏的火。她眼睛的表情說出了可怕的內心的掙扎，永遠不停的，但是沒有說出來的。」

尤爾·桑多是在夏都的鄉下和奧洛亞相識的，那時他曾似乎很有些怕她。但當他們在蒲希米亞羣中做了共同工作者，而平等相處以後，他就失去了恐懼，而開始對她求愛了。她不大知道自己是不是愛他。這使她化了好幾個月的時間來想一個定。

一天，她突然聽見自己在對尤爾說，她愛他。她天真地說，他已知道她愛他，所以，她連忙就愛了。她覺得愛尤爾是很對，很美的。

她想來，現在是可以自由地接受一個愛人的了。當然，爲什麼不呢？她不是除了表面形式以外，隨便那一方面都已成了個離了婚的女人了嗎？尤爾不是除了表面以外，那一方面都實在是她真正的丈夫嗎？她對「表面」是早已完了。他們的結合將是永恆而神聖的。這將磨續到終生。尤爾知道他們是已和結婚一樣好的了。她要求他的是那麼少，——就只是兩樣：愛情和忠實。這他答允了，也給予了，於是他們是很快樂了。

這無須瞞什麼人。她屋子裏的一間屬了尤爾，她公開地和他在一起，他們半打左右的朋友們也知道了。不規則的結合在拉丁區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沒有人注意或者關心到。

她寫給尤爾的好朋友愛米兒·萊格瑞的信是充滿了夢想和工作與旅行的計劃。她對尤爾只有一點抱怨——他懶惰得可怕。否則，他在她看來實在是理想的了。給萊格瑞的有一封信裏，她這樣說：

「活着！真是多麼美，多麼好啊！即使是有着煩擾，丈夫，債務，親戚，謠言，痛楚和懊惱！活着，真是叫人沉醉啊！愛，而且也被愛着！這是快樂！這是天堂啊！」

十六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她第一次離開諾恩後的一年左右，「露茜和勃朗西」出版了。批評家們並不會注意到這部書，但銷路却相當不錯，的確，是很不錯，以致這位出版家又來再要一本尤爾·桑寫的小說了。這兩位合作者可沒有別的小說了。但奧洛亞·杜特望却有着一本寫好的，叫做「恩第安娜」。特畢安先生可要不要呢？

他要。他記起了尤爾桑故事裏的最好的幾部分，就是奧洛亞寫的。他很願意為她這

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冒冒險看，但他一定要用原來的署名，因為這樣可以幫助銷路。奧洛亞很願意用原來的，讓尤爾也享一半，但尤爾却反對這樣。那末，特畢安先生可不可以讓杜特望夫人另外找個名字呢？不，特畢安先生就是這次是固執的。他堅持要用尤爾桑這個筆名。

這兩位作家只好又一次地把他們的難題去請教那忠實的顧問拉多西了。他以蘇羅門似的智慧解決了難題。兩人中每一個原都應得這個共同名字的一半。尤爾這半很顯然的原是桑多的名字，所以桑這一半自然該是屬於奧洛亞的。尤爾桑多可以繼續用他自己這個署名，奧洛亞則不妨再找一個名字來和桑字配在一起。什麼名字都行，威廉，約克，喬治。奧洛亞決定了喬治。

這本新的小說於是就署名了喬治桑。

奧洛亞對於筆名是無所謂的，因為她從想不到成名。她曾在一種有時是狂喜有時是痛苦的情緒中寫下了「恩第安娜」，但她並不以為這故事是怎樣了不得。她寫信給勃各朗說，她的筆名不會被家鄉的人們發覺的，因為她的聲名決不會傳到夏都那麼遠。

賣出了「恩第安娜」以後，一月裏，她回到諾恩，以更多的自信寫着第二本小說，叫做「梵朗丁」。當她寫完「梵朗丁」時，她覺得自己很可以能賺更多的一點錢了。那

就是說，她可以有力量帶着孩子了。

一八三二年四月是奧洛亞·杜特望的勝利之月。當她回到巴黎時，她帶着了莎朗茲同去。回到巴黎後不幾天，「恩第安娜」出版了。

現在，奧洛亞·杜特望再要想另找一個好一點的假名是已經來不及了。喬治桑成了一個一躍成名的作家。「他的」書是個全城轟動的大成功。書出來的那天晚上，人們以熱切的興趣談論着它。「恩第安娜」是一種新的女主人公的典型，以後二十年來都被人模倣着。她是一個不被了解的女人。

「假如你曾看見她，」奧洛亞那變寫着，「如此蒼白，如此衰感，如此柔弱，在她年老的丈夫身邊坐着，手肘靠在膝上，半隱在那大壁爐的鐵皮後面的時候，你一定會憐憫她的。」

而讀者們是憐憫她的呀！他們在全法國憐憫她，在德國，在俄國，任何唸着法文的地方。他們是如此地憐憫她，甚至使那作者也成了名。

這種熱中的狂潮開始於巴黎。在貴族人家的客廳裏，在萊各密夫人的沙龍裏，在法蘭西劇院的休息室裏，在聖西蒙俱樂部，在辦公室，在店舖裏，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着「恩第安娜」。這本書不單是被讀着，簡直是被吞嚼着。

那時候流行的是傳奇小說。而這裏却是一本心靈的故事，用着一種可以擱住最最多疑的人的深切信心寫下的。大家開始在問了：「誰是這個喬治桑呢？」沒有人能夠回答。過了些時，謠言開始傳開了。喬治桑據說是個女人，一個年輕的女人，美麗動人，但是完全不知名的。這第一個謠言以後，就沒有了——什麼別的也沒有聽到了。是一個女人，這是真的，但是一個神祕的女人，她不願和人會見，不願意人家知道。她在喬治桑的名字後面隱匿了起來。

她的所謂隱匿的方法就是仍然如舊地那麼生活。下午，她帶了莎朗茲去羅森堡公園。傍晚時分，她回到聖密歇爾路。她把孩子抱上五層樓，弄好了她們簡單的晚餐，把莎朗茲放到了床上。然後，她就在那俯臨着賽納河和聖母大教堂的小小的陽台上憩息一會。

就當她這樣獨坐在陽台上夢想的時候，全個巴黎的文藝界，聚在他們的餐桌上，正談論着她。有幾位批評家堅信說，喬治桑一定是個男人。也有別的幾位說，假如是個女的，那末她一定有着個勇莽的男性的性格。也有幾個會聽說過可怕的壞話。她離了自己的丈夫，她是個不正經的女人。有幾個說，她一定是個美人，叫人神眩，勾人心蕩。

他們都可能會來到她的隱匿之所。他們不會能認得出他們所崇拜的目標的，她和他

們所猜想的樣子都是那麼的不像。

那套男孩子的衣裳是已擱開了。她穿着一件說不出是什麼樣式的，樸素寬大的長衣。她棕色的頭髮一綳綳地垂到肩上。她小小的身材，她的苗條，她的蒼白，給了她一種表面看來是十分動人憐愛的、女性的柔弱。在她的臉上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除了那種哀抑；在她的容貌上沒有什麼引起注意的東西，除了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睛；「吞沒了臉的眼睛」，——「它們一望到你，就是迷住了你」，——「那整個的臉就似乎焦點在那雙眼睛上」，她的朋友們這麼說。

當外間世界正談論着她時，她正被一些新的人物附着身，把他們織進一個新的夢裏，把她的夢織成文字。她已忘記了「恩第安娜」。假如有什麼人來問她對於這本書的意見，她也許將不得不再去唸一遍，才能夠說些什麼話。她也已經忘記了「梵朗丁」。她現在是沉湎在一本短的小說中。這應該要化一個月的功夫來完成，但她要在一禮拜裏完成。

每天晚上，莎朗茲被放上床睡了以後，她燃起了燈，一頁又一頁地寫。等到油盡了，燈熄了，她點上蠟燭，繼續地寫下去，直到黎明的微曦從窗子裏透進來。於是，精疲力竭地，她睡去了。

第二天早上她起來，眼皮滯重地，默默無語。她常常爲自己的沉默覺得不好意思。

她不能夠做得聰慧或者機敏。她的朋友們常驚異地說起她書裏聰明的對話，和她自己的終日無語是如此強烈地相對。雖然他們原諒她的沉默，因為她是這樣好的一個聽人說話的人。無論如何，能找到一個作家那麼對自己超離的，這究竟是一件叫人舒服的事情。她從不要他們聽到最後一章。她從不請他們討論自己的人物。她並不去追詢他們的意見，關於最好用什麼書名，最好是怎樣結束。「喬治」，他們玩笑地說，「是惟一從不講起自己作品的作家。」

她已經賣出了「梵朗丁」，但她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這第二本書。所以，不必說，當七月間，「恩第安娜」出版後的三個月，「梵朗丁」印出來了的時候，朋友們和讀者界都大吃一驚了。

聖勃夫告訴我們，他是懷着一種恐懼和懸測的心翻開「梵朗丁」來的。他對「恩第安娜」曾覺得，它部分地是作者的個人的經歷，所以，可能作者的才能，正像許許多多女子的才能一樣的，只不過限於那自己所真正生活過的一點情形。他相信，無論什麼人，只要是曾過過一種感性的生活，而又敢於坦坦白白地把它們寫出來的，都可以寫得出一部小說，但在這一點成就，和真正的所謂創作才能之間，却還有着個很大的距離。從「梵朗丁」的最初幾頁起，他這種預測在書的魅力前面消逝了。他在故事裏生活着，

移動着，他被情節的起伏攝住了。「這位作者」，他終於說，「並不單是有着一個受過苦難的靈魂而已。她有着打開人類的心的鑰匙。她有創造的才能。喬治桑這個名字後面隱匿着一位大作家，對於他，整個世界都是展露着的。」

讀了這些稱讚的話，奧洛亞是說不出的快樂和驚恐。她曾寫了兩本書，而這位批評之王把她列在成名的作家之中了。這對於她，意義就是說，靠了寫作她就可以繼續去爭取她的自由了。

她不能夠繼續下去呢？現在她差不多很有錢了。在「梵朗丁」上，她得到了比「恩第安娜」更多四倍的錢。她想搬一所好一點的房子。她想為莎朗茲找個保姆，為自己雇個傭人。她將教育孩子們。她將替丈夫還還債。也許，誰知道呢，有一天她會可能為孩子弄一個屬於她自己的家的。

所有這種種都是可能的，只要她能夠像從前一樣地繼續工作。但她常常被什麼事情或者什麼人感情上地弄得十分惱亂。上年冬天是爲了和女兒分開的事情，而這次呢，又是爲了她兒子的命運。

這九歲的莫里斯被父親送進了一所巴黎的少年軍事學校。莫里斯恨死了這學校。奧洛亞要把他帶在自己身邊，但卡西米却定要把這個多感的、文弱的孩子放在那個他自己

當年吃過苦的學校裏。孩子曾大哭着要出來。奧洛亞哭得眼睛都紅腫。

每一個家庭的束縛苦惱着她，但她沒有辦法解脫這些束縛。雖然一個新的人物已在她身外成長，雖然一個名字已經突出而投進了社會，但是，她並不是個男性的、成功的作家。她仍舊是個母親，是個半束縛、半自由的妻子。

對於喬治桑，一八三二年是得意的一年；但對於奧洛亞·杜特望，這却是她一生裏最最悽苦的一年。她和各種各樣的東西奮鬥，來保住自己的自由。

難道她一定得老是和卡西米爭執着管理孩子們嗎？難道她就這樣把一生都化在諾恩和巴黎的來來去去上，和這個早不再歡喜了的人過半年，又和那個她愛着的人過半年？假如法律能夠答允她管領孩子，和卡西米離婚，而嫁了尤爾，那多好！一年兩次的長長的分離，是在削弱着自己和她愛人之間的連結的。

十七

尤爾桑多作爲一個假丈夫並不能說是怎樣成功。他還不能表顯賺錢的本領，而奧洛亞則已經很有點錢，可以給她的可憐的孩子一點經濟上的幫助了。在她從諾恩寫給愛米兒·萊格瑞的一封信上，她會說到她的歡暢，因爲那個月她有一筆很大的債要還，於是

沒有能夠寄給尤爾任何錢。她怕他將不夠有錢好好吃飯了。

十一月裏，奧洛亞搬到了瑪拉蓋路十九號一所較大的房子去。終於，她有一個僕人燒飯並幫助她照管莎朗茲了。當莎朗茲和她在一起時，她在寫給愛米兒·萊格瑞的信中，提到莎朗茲的地方比提到尤爾的地方更多。雖然如此，她心上是充滿着對這位滿不在乎的情人的關心。在新屋子裏，也留出了一間給尤爾住。

爲什麼這天才的、迷人的杜特望夫人要把她的心給年輕的桑多呢？他將成爲了不得的作家，無疑的，他有着正在萌芽中的可能性。但在她如此醉心的時期，他只是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年青人，一點也不有趣，而且也不漂亮。

在尤爾身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使奧洛亞愛了他。但在奧洛亞身上，却有着一些特別的東西使她愛上一個人。她天賦着一種數千倍大的想像的能力。當她找到了一個可以集中和展開自己感情的目標時，她豐富有力的想像開始活動了，而那個目標就被光耀了。她成了她底夢的優美的情人，而她也把自己所造出來的海市蜃樓催眠了。

一個被催眠的人，當人手一拍，醒過來時，會喊起來說，「我在那裏？你是誰？我說了什麼，做了些什麼？」所以奧洛亞，恍如在一怔中從夢裏醒了過來，望着那不再是優美的情人了的可厭的東西，不再被幻覺所光耀了的他說：「你是誰？我不認識你呵。」

可憐的小尤爾，一點也不知道自己是和一個偉宏的想像結合着了，他利用情人不在的時候把洗衣婦代了她的位置。喬治出其不意地從諾恩回來了，看見了他們這一幕。這一打擊使她醜了過來。尤爾不再是她優美的情人了：她昏昏地發現在他的位置的只是個陌生人。她寫信給愛米兒·萊格瑞說到她的痛苦：「我被尤爾的行爲太深地刺傷了，使我在對他所感覺的沒有別的，只不過是一種親切的憐憫。」

她痛苦，但但她一向的寬宏，仍替尤爾的房租付到年終，而且，因為他們曾計劃着一次到意大利的旅行，她不願使孩子失望，所以，她也付了他那兩人本預備同去的旅行的、他所需要的費用。

十八

當尤爾正享受着陽光溫暖的意大利時，喬治，在多雨的巴黎，正試着想重整起自己的生活。但是她無法使自己安甯地工作、玩、或者孤獨自處了。失去了她的幻象時，她就是失去了自己心靈的平衡。

在孩子時代生活的打擊中，當她對莎菲的熱愛被殘酷地破毀了時，奧洛亞曾回到了原始的野性。這二十九歲的女人，有着和那十三歲的孩子一樣的神經、性格和遺傳的，

對這回的打擊，也是同樣的反應。她逡巡在那同樣的情感圈子裏：獷野，反抗，沉鬱，失望。

但現在是沒有人再來把她關進修道院，把她去放在尼姑們的影響之下了。相反地，她是生活在浪漫主義者們的中間，而他們哲學的精髓就是相信：藝術家對自己就是法律。喬治聽見這種哲學有兩年了。是的，這是男人們在說的，爲男人的，他們可從沒有準備把這用到女人身上。喬治的不幸就是她聽着男人們如此說，而就把他們的教訓用之於自己了。莎菲、杜邦夫人、和特夏脫不是就常會把她看作是和莫里斯一樣的嗎？她會多麼常常向自己和人家說過：「我從來沒有做過姑娘。」

在這次男子負心的經驗以後，喬治不單是深切苦楚，而且她在心上也有點惘然了。她對這種信仰會感覺如此可靠，以爲一個單一、永久、自由的結合是理想的。當她理智地想着時，這似乎是簡單的，合乎邏輯的。和一個她已經不愛的丈夫住在一塊是不對的，所以，和一個她的確愛着的人住在一塊顯然似乎是很對的。但她的理想的愛情，却正像她的婚姻一樣地那麼完了，這使她疑問：「難道男子的愛情都是朝三暮四的嗎？」

她會尋求着一個理想的結合。她做錯了什麼呢？仔細思量一下，她似乎覺得，假如她會對愛情看得無所謂一點，像男人那樣的，那麼她也許就可以和男人一樣地很快就好

了。但她却把它看得太認真，把它看得也像婚姻一樣，所以她苦惱。

這是她裏面的女子天性在使她受苦，她知道。她曾如一個女人或者妻子那樣地愛。假如她不能學男人的那戀愛法，那末她就是竭力地去學了男人那戀愛生活，也又有什麼用呢？她沒有能配做那她所想進去的男人世界裏的一員，而她也不能夠重回到那她已離開了的女人世界中去。她站在這兩者中間，孤零零地一個人。她不屬於任何地方。沒有一個是她這類的，沒有一個集團她可以把自己歸入進去的。她已經和傳統、和正規斷絕了，而在它們的位置上，放進了她自己天生的權利意識和她的自尊。這樣就夠了嗎？她是對的嗎？她需要一個朋友像她一樣的，一個面對着這同一的難題的，——一個女人。她怎麼樣才能夠找到那自己所正在尋找着的，這麼一種女人呢？蒲希米亞羣中的女人都是輕浮、不端的，她不贊成她們。她從前的朋友們又是不贊成她的。這兩種女人都是在依賴裏生活，而她的真純是要求着一種獨立性的。

就朋友而論，她所有的只限於男人。他們使她不致孤寂，但他們並沒有能穿透她的內心，或者了解到她的問題。獨立生活的權利他們生來就有，但她可得證明出她也應該有，而以工作來求到它。他們不能夠看出，他們中一個也沒有看出過，她的工作乃是她自由的價值啊。

她顯然地需要着一個同性的朋友。她認識一個女子，是比誰都更像她一些的，在那時惟一對女人開放的職業——戲院——裏。瑪麗·多佛是沒有偏見的。奧洛亞只稍稍有點知道她，因為曾有一次，在對這位偉大女伶的藝術的一時狂熱下，她寫給了她一封稱頌的信，多佛就立刻回答來看她了。這個反應溫暖了奧洛亞的心，所以現在，在孤獨裏，她記起了多佛，而轉向她，希望能得到友誼和磋商了。她希望能聽聽別一個自由的女人底人生哲學。

瑪麗·多佛很高興能和這迷人的、神祕的杜特望夫人做朋友。她傾吐了自己的衷曲，也很願意地給了她以忠告。她是積極的，叫人相信的。奧洛亞認為和男人的友誼實在比愛情更能給與她快樂，但多佛以為要醫好愛情，也還是只有愛情。「假如你的心碎了時，再愛，什麼也別管它，」這是她的忠告。她是誠懇的，可愛的，吸引人的。她相信着順從任何感情，不去想什麼後果。奧洛亞說到她：「我旁邊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叫抑制的女人，她在我看來真是神妙卓越的。我覺得自己在那種自私和孤僻中，真真是醜惡可憎。」

正在這個友誼的影響下，奧洛亞認識了一個她感到十分心折的男人。他漂亮，高尚，而且顯然地十分睿智。在普洛斯撥·梅里曼身上，她似乎找到了一種適合於自己

的、男性的明慧。他平和的哲學使她感動。她覺得他一定知道着快樂的祕密，也相信他一定會教給她。她入迷了，她的想像開始活動了，而梅里曼變成光耀的了。

她在不顧一切的急促裏讓自己墮入了這新的迷戀。但是，代替着試想了解和幫助她的，他却只譏嘲着她的理想，和好笑她的認真。他的現實主義事實上只不過是物質主義。他的同情只是諷刺。一星期的痛苦醫好了她。她在鄙棄中離開他了。

這事情過去以後的五個月，她試着想了解一下她所做過的事情。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她說：

「你沒有要求我的密訴，但在告訴你這些話時，我並不是要祕密的，因為我並不求什麼判斷。假如我覺得這些事情對任何別的人會有點用，那末我是很願意說，很願意把我一生的一切事情發表出來的。……在我的一次不寧與失望心緒中，我碰到了一個沒有任何懷疑，任何問題的人。他性格的強力使我完全神往。我相信他也會和我一樣地受過痛苦，但會控制住了自己的意識。但是代替了那能可憐我、減輕我痛苦的感情，我只找到了一個挖苦、諷刺的無用的人。——但是假如我沒有做過錯事，那末，我憑什麼要為自己的可笑覺得羞恥呢？」

「我會相信，要把自己的生命和另一個連結起來得需要着幾年的接近；以後却突然

地感覺，一個只延續到幾天的迷戀，也可能決定了我一生的路線。但是到結果，我在三十歲的年紀上，做了一件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也不會肯那麼做的事情。嘗試是完完全全失敗了。」

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失敗的。但她已經從失敗中學得了她所應該知道的事情，——愛情不是爲她的，她不能夠把這事看得無所謂一點。

而這種不能把愛情看得無所謂，正是她與她的男朋友間的不同，也正就是她和她朋友瑪麗·多佛間的不同。

在奧洛亞的想法裏，她和梅里曼的關係上是沒有什麼道德問題牽涉着的。她只責備自己的缺少智慧。她太笨了，她上了一次當。

但她的感覺却是和她的思想衝突的。她上了的這個當是如此地破壞了她的本性，對於她，這簡直是改變了宇宙的面目。

第三本小說正在慢慢醞釀。在她的通信裏，她分析着自己。她會一直需要着一種崇拜的目標。當她以前夢着哥朗貝時，她就覺得自己的寂寞受到了撫慰。她的第一次的愛情，當她再回想起時，她覺得似乎也會是個夢似的愛。奧萊梁，和哥朗貝一樣的，對她會是一種神明。他正生活在另一個城裏這個事實，就使她不致於感到過甚的孤寂。

但是尤爾和梅里曼是真實的，而他們會使她陷於失望。夢似的愛情比真實更會使她滿足。她是什麼呢？為什麼她會那麼容易地從想像上得到了完美呢？她可以把自己變作自然界裏的任何東西。她可以把自己融和於一塊她所觸到的石頭，一朵她望着的花，一條她涿涿的溪流，一片她眼睛跟蹤着的、天上飛過的雲彩。在感應的時間裏，她覺得自己 and 上帝合一了。單單是人，真實的人，如她所知道的人，是不能夠滿足她的靈魂的需求的了。她不能夠，或者也不希望着那一種想望完整的需求，那兩個人融和成一個的需求。

那末，她爲什麼不能自己退向孤另呢？爲什麼不能採取這樣一種生活的樣式，把男人就留在她那不可能實現的需求的外面呢？唉，如果不是在愛着時，她就只是半活着的。在她的裏面似乎缺少着一些什麼東西。少的是自足嗎？完整嗎？她是一個從她身邊滑避開了的什麼人的一半。她需要她的男子，她的伴侶，她的回應。她是個女人，天生來爲着男人的。

而現在，在不到三十歲的年紀上，她就得放棄了愛，就得這樣孤零零地老起來，她得繼續勉強地半活着，一直到死。她對自己說，她的愛底尋求是已經完了。從現在起，她將接受友誼，只是接受友誼了。

當她這樣地默想着、記憶着、分拆着時，她的靈魂進入了自己的書裏。這是她自己內心生活的呈現。她叫它「萊麗亞」。

「我已在任何方面把自己獻給上帝了。」萊麗亞喊說。「我會瘋狂地探測過自己心的深處。我會把這個心從胸腔裏挖出來，看它是什麼做的。我會把它撕成了千百片。我把千萬枚尖刺刺穿它，爲了想明白它。我會把它的碎片獻給那最高的和最低的神們。我會喚起了鬼魅，會和精怪搏鬥。我會祈求過所有的聖徒，所有的天使。我曾犧牲了一切的感情。真理！真理！你還是沒有顯現。一萬年來我在尋找着你，而沒有找到你！」

第四章 喬治和亞弗萊

「萊麗亞」開始寫下時是日記體，原是一連串哀傷和嘲世的空想，並不預備發表的。但這種鬱抑的情緒一星期一個月地持續了下去，那些日記就漸增到書的厚度了。漸漸地它取了一點故事的形式，部分是幻想，部分是寓言。但它無論怎樣也不是一本小說。它變成了一首散文詩。

一封喬治桑的朋友寫來的信，說出了「萊麗亞」所引起的驚異：

「這真是見了什麼鬼呀？你爲什麼寫這本書呢？它是怎麼樣寫出來的？你是一個知道怎樣尋樂，欣賞一句雙關妙語，有着一手好縫紉和做得這麼好果醬的人，它真是一點也不像你呀。」

「萊麗亞」是從奧洛亞·杜特望底失望底深處裏寫出來的。她自己靈魂的屈辱和嫉惡，在她身外的世界裏重複着，映現着。在她眼睛所及的任何地方，她盡見到苦難。她是從不知道歡樂的。奧洛亞所不能也不願意說出的痛苦，萊麗亞都寫下了。她的哀訴是一個被擯棄的靈魂的呼喊。

在「萊麗亞」底出版所引起的稱頌與攻擊之中，兩個不同雜誌的書評家碰到了，爲了決定這本書的價值，作了一次決鬥。似乎喬治桑隨便寫什麼東西，總歸是要引起一場紛亂的。

在她的身體裏面，感覺着一種多少次重複增長着的潛能。這個潛能，被壓制，被攢拒，蒙受着痛苦，於是轉變成了諷笑嘲世。既已不可能把世界當作崇拜的目標，她就她的激情都放在對它的咀咒上面了。

「她壓倒了歌德。她壓倒了拜倫。在那許多咀咒人生的男性的聲音之中，」羅納·度米說，「一個女性的聲音加進了，而蓋倒了一切。」

在她寫着這本咀咒世界的書時，她是在把自己的影子放在萊麗亞身上的。很奇怪，嘲世的萊麗亞的情人是施丹尼，一個詩人。奧洛亞從不會有也從不會想要過一個是詩人的情人。但施丹尼似乎是生來屬於萊麗亞的。像是從她底想像以外的一個什麼地方他來了，求取了她。

兩個有着極高天分的人在一起，奧洛亞覺得，是不會有什麼快樂的。他們竭力想要互相接近，知道，了解，但是他們不會互相碰到。他們只遭到漩渦，凍結的柵欄，飄浮的冰塊。他們在那把他們遙遠隔開的、不可越過的距離的兩岸歌唱，他們揮手，呼

喊，但兩個人永遠仍是分開着的。他們始終是孤零，萊麗亞和施丹尼，女的和男的，你和我。她似乎是在說：你和我。但是誰是那個你，那個她似乎是在從不稔誠中喚起來的「你」呢？誰是那個她所從不會有，也從不曾想要過的詩人愛人呢？

沒有。她是幾乎完全生活在孤獨裏的。她最要好的朋友是那脾氣古怪的哥斯塔夫·普朗西，「兩世界雜誌」的書評人。普朗西是個苛刻的批評家，出名的粗魯苛毒。但是在這個粗暴的大人的表面之下，奧洛亞却另看出了一個多感的孩子，孤零、寂寞、需要着一個家。她把他帶到自己家庭的圈子裏，而他呢，也感激地像一條忠心的狗似地跟着她，聽從她的指揮，幫助她看顧莎朗茲，在放假日把莫里斯從學校裏接回來又送回去。普通地，他是盡着一個可靠朋友的職分。假如是他愛上了她呢，他不會如此大胆對她說出來的。他似乎只是把她當作一種崇拜的目標，替她防禦着一切外來攻擊的批評，那他就已經十分心滿意足了。

尤爾·勃各朗，同樣的虔誠和忠心的，也是個常來的過訪者。這兩個個人，偶或加上一個貝利興同鄉，有時就來坐在她的火爐邊，喝着啤酒，責備她的太工作過度。除了這幾個有時來談談的人以外，她沒有別的接觸。在巴黎的文人圈子裏她沒有一個朋友。

一八三二年一月，奧洛亞認識了十九世紀的領袖批評家聖勃夫。她是想感謝他對於

自己作品的一貫善評，於是哥斯塔夫·普朗西應她之請，引了他來看她。這一個結識很快地變成了友誼。聖勃夫把他的小說「慾情」的一部分讀給她聽，而她也給這位新朋友看她自己正在寫着的書。萊麗亞中的抒情氣氛使聖勃夫十分感動。在三月間，他寫了一封稱頌的信給杜特望夫人，表白自己對於她作品的讚佩，和他的得以做她的朋友深以為榮。他反對她這種隱士一樣與外界隔離的生活。他覺得他已發現了一個可驚的人物，他想要把他的朋友們介紹給她，——亞弗萊·特·繆賽是其中的一個。

這個建議提出而被接受了的第二天，奧洛亞寫信給聖勃夫：

「不過，真的，我後來一想，我又不希望你把亞弗萊·特·繆賽帶來看我了。他是太花花公子氣了，我們恐怕不會合得來的。我想我起先的說願意會見他，所感到的還是興趣的成分少，好奇的心理多呢。」

假如後來不是因為了一位編者，那些代表着命運的編者之一，這事情也許就這樣算了。那人就是法朗沙·皮洛，新近接任「兩世界雜誌」編務的偉大的皮洛，兩年來他已經把全法國最好的作家都拉在自己身邊了，他也很快就注意到了這兩顆初升的星星，桑和繆賽。這兩顆星差不多是同時在天邊出現的，於是皮洛馬上用協定把他們拴住了。亞弗萊是該把自己所有感興至時寫下的詩全交給「兩世界雜誌」發表，而喬治呢，比較本

性上能實際一點，答允每六星期爲雜誌撰稿三十二欄，年薪是四千法郎。

一八三三年六月間，在奧洛亞那封拒絕和繆賽會見的乖巧的信後兩個月，偉大的皮洛宴請他的撰稿人。他喜歡把這兩個年青作家的座位並傍着排。於是他們是在一起了，花花公子和女作家，心頭互相懷着成見。奧洛亞驚異地發現，這位花花公子竟如此的毫無矜持。亞弗萊也對這位女作家的謙謹很發生印象。他好奇地看着她。她完全不像自己以前所想像中的她呢。是這麼一個女孩子，寫過兩本男性氣味的書，這難道是可能的嗎？她還會再寫一本嗎？

亞弗萊偷偷地對這纖瘦的橄欖棕色皮膚的女人，這惟一能和皮洛集團的知名文人們相拮抗的女人，瞥了一眼。他一直在這麼想着：「她長得多小啊！」

默默地，她坐在他的旁邊，既無微笑，也無興奮。她並不設法去討人的歡心。他從來不會見過一個女人，那麼缺乏嬌媚的本領的。她全身所有的神祕，都是在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睛裏，那麼率直地望着他，像男人望着一個男人一樣的。他注意到她的手。多麼美麗的，美麗的手呀，纖細，白皙，尖尖的手指，是一雙藝術家的手呢。它們十分滿足了他的美感。

他抬起眼睛，偷偷地注意她的衣飾。她的服裝是很特別的，並不是巴黎式樣，而是

有點東方式的。她沒有戴那種時髦的、聳在一縷一縷頭髮頂上的硬的大帽子，而戴着一種頭帕，十分配稱她那小小的頭，和黑色的短髮。代替了流行的大袖子和窄腰身的，她棕色的絲織長袍既沒有時髦式樣，也沒有特別的剪裁線條。但那淺淡的棕色長袍，正和披在外面的繡着金邊的華美坎肩映配着。坎肩和頭帕生出了一種在這位詩人眼中看來是頗爲悅目的、土耳其式的風味。亞弗萊覺得惘然了。他奇怪她的樣子怎麼竟會很使自己歡喜。他原是一向喜歡女人照着時髦的樣式打扮的。

奧洛亞，她是一向討厭花花公子的，注意到這位詩人是穿得極頂的時式。一件綠色的外衣增加了他藍色眼睛和白皙的臉的動人。他的面頰是粉紅色的，和一個女孩子的一樣。他的頭髮幾乎是幼兒似的那種一縷一縷，女人們常喜歡把它們在指頭上纏着玩的。他實在是很漂亮。他看來像一位貴族人家的公子。他的態度幾乎可以說是太過分地有禮和優美了。他自然是完全不像她的那羣朋友們。她所認識和喜歡的一羣都是蒲希米亞派，對於衣着和態度上都是十分馬虎的。

桌上的談話是很一般性的。奧洛亞，這惟一在場的女人，大部分是傾聽着，自己很少開口。不時地，她黝黑的眼睛抬起來望着詩人。他竭力地使自己討人歡喜。他是很討人歡喜呢，但是，啊！他還多年青啊！現在就已經在寫詩，實在是太年青，太早慧了。

呢。還有，那種種關於他放蕩生活的謠言是怎麼樣一回事呢？在他的世界裏，富貴人家的世界裏，大部分的年青人原都是放蕩的，但這一個是特別聲名狼藉。

奧洛亞並未虛假地稱頌詩人。她對他所說的話是認真而誠懇的。她說，他的詩是太輕浮了，所以難於使她深切感動。他的「意西故事」和「月謠」是輕鬆和哄笑裏參和着胡鬧。它們是寫得很美，這她承認，但他爲什麼不寫一些更配稱他的天才的東西呢？

在她對他如此說着時，她感到自己對於青春是已經不再有什麼感應了。她覺得老了。她覺得人生是悲悽的。她已是寫「萊麗亞」的人了。

而在亞弗萊呢，却是完全地阿諛。他對於女人是懂得太清楚了，不會用什麼真話對待她們的。他告訴這位「恩第安娜」的作者說，他怎樣對這本書是欣賞之至。真的，他是用他自己的滑稽方法來欣賞了這本書的。他拿一支藍鉛筆，把裏面所有累贅的形容詞統統劃掉，這工作使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們都覺得十分有趣。但現在，他是在讚頌那本被他劃得四分五裂了的小說了。像這樣的謊騙，在亞弗萊看來，原不過是社交場中所必要的東西。而幸運地，就杜特望夫人想來呢，他是太紳士派了，原也不會對一位貴婦人說什麼真話的。她會怎麼樣想呢，假如他把自己心裏真真想着的話這樣地脫口衝了出來：

夫人，我曾對別人如此說，現在我也要對你自己表白：我簡直受不了你的那些男主人公。爲什麼你的男主人公都是懦夫軟虫一類呢？在你的一生裏，難道就沒有見過一個值得描寫的，像樣的男人嗎？

當這種被小心壓抑着的激情之情，正在年青的繆賽的腦際湧現着時，他却正繼續地在說着他漂亮的言辭，直到席終。

席散了，在皮洛雜誌的兩顆新星之間，並沒有什麼吸攝力可以清楚看得出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奧洛亞回到家裏，在睡以前又繼續寫了幾頁對世界的咀咒。在這時候，亞弗萊正醒着，躺在床上，重新溫理着這一個晚上的印象，記着那雙底裏深藏着熱情的眼睛。

亞弗萊會見這位古怪的杜特望夫人後，感到一種神祕的興奮。她是和他的母親、姊姊、所有上流社會裏他所認識的女人，以及過去他所知道的一切女人，都統統是那麼不同的。許多女人對於他有着一種性的感應。但這一個似乎是無性的。或者她真是無性的麼？或者她是性的一個新的化身吧！她討人厭，她驕傲，她一點也不合於他那種楚楚可憐的女人的理想。在男人的雜誌裏拿薪水做事，——簡直是可怕！他這樣地睡去了，自己對自己說：他不會高興再和她會見了。

第二天，亞弗萊覺得十分心神不定，時時按按鋼琴，時時又在他書齋的地板上走來走去。

他所要求於一個女人的惟一的東西就是美麗。杜特望夫人，他都知道，是一點也不美麗。但她却用了她那充沛的女性的惑力，影響着他整個的神經和心像了。他似乎一直看見着那雙流動的琥珀似的、沉邃發光的眼睛。她爲什麼一個人住在巴黎呢？她又爲什麼寫小說呢？他想找一個藉口再去看她。但他找不到藉口。

又是迷惘，又是好奇，他重讀「恩第安娜」。說也奇怪，不久以前自己曾對這本書報之以嘲笑的，但現在，他體察到那裏面的熱忱了。還沒有讀完第二章，他就覺得靈感驟來，想寫一首詩。詩寫好以後，他很想把它送給那位作者。詩後面於是附上了一個短簡：

「夫人，我謹不揣冒昧，以我剛才重讀恩第安娜之一章以後所寫下的幾句詩送上給你。這詩本身的價值是如此之微，我或許會很躊躇要不要把它送給你，假如不是因爲了它們可以使我有一個機會，向你表白那促使我寫下此詩來的、我衷誠深切的欽佩之忱。」

這恭敬的短簡換回了一個客氣的回信。回信以後繼之以訪問，幾次的訪問。這兩顆

新的星在它們的軌座裏微微地搖晃着，彷彿是被一個共同的力量吸攝着似的。

最初的幾次談話是文學方面的。叫她千萬別告訴人以後，他給她看了他的新詩「羅洛」的幾節。他們談到詩。她既跟蹤着他想像的飛翔，他的思想就在她前面展開了。

認識了杜特望夫人以後，亞弗萊對別的女人們的談話完全失去了興趣了，那些談話，總是半是閒謔，半是諂媚，似他過去所習慣的。他發覺只有這一個女人是用全個心來聽的，是能完全沒有質辯地了解的，是無需矯揉勉強而很自然地回答的。他覺得她有着一個和他相並的頭腦，一個男人的頭腦。

他們什麼都談，書、戲劇、人生、道德，到末了則總是不變地談到了他們自己。亞弗萊知道了杜特望夫人是個失望看穿了的人。愛情對於她是完了，她感情上是死了的。她只能給人以友誼。他聽了這些話，而也相信了它們。

她對杜特望夫人保證說：爲了不願爲人世的煩惱所苦，她不會讓自己墮入情網，以致爲人所笑的。他已佔有過這樣多的女人，「佔有」對於他已失去了誘惑的力量了。他所要求的只是一個高貴純潔的友誼。

他是懷着一種新遭遇中所感到的一切歡愉走進這段經歷的。他愛新鮮。他是個感覺的追逐者。而這裏是一些感覺上完全新鮮的東西：和一個女人的友誼，一個與衆不同的

女人，她，似乎是因爲了遺物的一次怪想，而爬到了和男人相並的線上來的。

在某一衝動之際，他寫了又一封信：

「假使你覺得我配，我可以做，並不完全是你的一個「朋友」，——這名詞對我是太道學氣了，——而是一種同伴，沒有位置，沒有權利，所以也是沒有妒忌，沒有煩惱的。……假如，在這種身分下，你願意喜歡我，一個鐘點或者一個晚上，當你沒別的事可做的時候，那末，我會來看我親愛的喬治桑先生，他以後在我看來是一個天才的男子的。」

接到這封信時，奧洛亞完全相信着亞弗萊的自剖，正如他相信她的一樣。誰都深信，對方有着完全的自知。亞弗萊是不會妒忌，而奧洛亞是不會鍾情的。他們會以兩個自由的信心地來相處。

這樣地，精神上的友誼開始了。這是絕對安全的。他們決不會墮入情網，因爲有着這麼多的東西阻隔在他們中間。

他們被年齡的不同分開着。亞弗萊是二十三，而奧洛亞已經二十九了。她對這個年青人有着一種母性似的感覺，而一種母性的感覺是使戀愛不會發生的一重好保障。

他們被教養的不同分開着。亞弗萊是從小長大起來一直任自己的高興那變做的。他

的家庭總是在幫助他走他自己的路。他天性懶惰，而又習於放縱。而奧洛亞呢，由於祖母嚴厲的訓練和修道院裏嚴格的教條，已經養成了自抑和自制的習慣了。

他們被交遊的不同分開着。亞弗萊去廣大歡樂的世界裏，和一大堆人在一起。奧洛亞則總是住在家裏，接待很少的幾個朋友，其中大部分是男人。

而且，還有兩個人性格上的不同。亞弗萊是靠着刺激生活的，他需要着不斷的刺激，這是他終身在尋找着的。一個上流男子的惟一娛樂，他說，是酒、女人、和賭博。奧洛亞則只在學生似的生活裏尋求快樂。她愛寧靜。她在天性和環境上都是個工作者。愛情在這樣不同的兩個人之間將是危險的。這他們都承認。但友誼則是適宜而可以容許的。

在他們長長的散步中，他們留連在橋邊，或者在靠河堤一帶的舖子上廉價地買一些書。有時他們坐在賽納河畔人行道上的小桌旁，一面喝着酒或者咖啡，一面閒眺着那來往的行人。如果是在有些寒意的夜晚，他們就圍在奧洛亞客廳裏的竈火爐邊，同了善良的老勃各朗，忠心的哥斯塔夫·普朗西，和藝術家洛朗。有時候皮洛或者聖勃夫也偶而進來。還有一打左右的別的人，畫家，作家，批評家，新聞記者，喬治桑那些新的朋友們。對於他們，她不是奧洛亞，而是喬治。從此以後，她也將多被稱作喬治而少被

稱作奧洛亞了。當別人正談着時，她就獨自在屋角的桌子前寫着。她抽着香烟，一面寫，一面聽着這邊他們的談話。在瑪拉蓋路的小小屋子裏，有着一種家的空氣。莫里斯每星期回來一次，和母親同過假日，而莎朗茲則老是在屋子裏跳進跳出。亞弗萊為喬治和莫里斯、莎朗茲在一起畫了一幅寫生，他寫韻詩描寫這個家庭裏的人物，把他們一個一個開玩笑，而把喬治描寫成一個圍繞在夢境裏的修道院住持。在那些時候，喬治就把亞弗萊叫作她的好孩子或者壞孩子，看情況而定。她試着幫他學好。說也奇怪，他果然學好了。他失去了對於放蕩生活的興緻。在這個新的生活裏，他找到了一切自己所需要的新的興奮了。

在七月將盡的一個日子，一次長的散步回來時，喬治告訴亞弗萊說，她就要離開巴黎到諾恩去了。亞弗萊覺得怔住了，但他沒有說什麼。在他那被神聖化了的朋友前面，他還是有點胆怯的。回到家裏，他寫給了她一封信：

「我親愛的喬治，我有一些愚蠢的、可笑的話要告訴你呢。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那麼笨，要到現在才寫信給你，而不就在我們散步回來時當面告訴了你。你會笑我的，你會想直到現在，在我們的關係上，我一直只不過是誑言巧語。你會把門對我關上，會覺得我是說謊。我愛着你。我在第一次來看你的時候，就已經愛着你了。」

她沒有把門對她關上，但也沒有張開臂膀去迎他。她不敢接受一個愛人。她是怕痛苦更甚於喜歡愛情。

男人是常常使她痛苦的。這也許是她自己生性的錯。她不能夠不大在意地給與一個愛情。她就要全心地給了，而結果總是破碎。不管這是不是她自己的錯，她覺得現在是一定得來保護自己了。她必須把心腸硬起來。

他這封信是用了一個悲傷的語氣結束的：「事實是，我痛苦。」他在痛苦。而她是怕人痛苦的。那麼怎麼辦呢？

在以後的幾天裏，他們爭辯着這個問題。她辯護着友誼的感情性的自由，而他則辯護着愛情。只要她一說出她的担心，他就立刻用保證把它們蓋倒了。他以一切神聖的東西爲誓，說他會使她快樂的。他責備她不該把他也看作是和別的男子一樣的人，他要她相信：他是不同的，例外的，不會變心的。他的愛是永恆的，不會變質，不會負心。她是佑護他的天使，指引他的星星，他的救主；而他是正需要着佑護、指引和拯救的。

他們的友誼延續了一個月。這個爭辯又持續到這一半的這麼長。在兩個禮拜的末

了，她屈服了。「是爲了友誼甚於爲了愛情，」她寫信給聖勃夫說。以後她又加上一句說：「是他的眼淚使我屈服的了。」

詩人的眼淚！從這回起，它們就帶給他任何要求的東西。自憫的淚，懇求的淚，懺悔的淚，悲傷的淚，憤怒的淚。是大人而又是孩子，他想要什麼就用眼淚。他的淚到最後總又打動了自己的心，而使他又重新哭了起來。那些是稚氣的、過分的、專制的眼淚，但不知爲着一些什麼神祕的原因，它們却使喬治桑更愛了他。

他需要她，而他的需要使她感動，這是他們間互相收攝的主要緣因。作爲一個作家或者女人，她沒有一點自私。她所有的自私只是母性的。她需要着被人需要。

八月二十五日，她寫信給聖勃夫說：他們現在是愛人了，而且覺得這並無保守祕密的必要，他儘可把這告訴任何人。

他們生活在一種極度的相互的沉醉裏。所有過去的一切，似乎都已離他們遠去了，無影無蹤了。誰都給與了對方以第一次的深的熱情，就彷彿他是從不曾接觸過一個人，而她是從不曾知道過一個男人似的。

那許多從前想來是危險的阻礙，是怎麼樣了呢？它們似乎都已一個個地解決了。性格的不同又有什麼關係呢？喬治放棄了她的嚴肅，而學了他的輕鬆快樂。他們就是屬於

不同的世界，又有什麼關係呢？亞弗萊離開了他的世界，而到了喬治這邊來。並不是他叫自己適應了她和她的朋友們，而是他叫他們適應了他。他堅持喬治的蒲希米亞朋友們須學習他所習慣的那種溫文爾雅。他覺得非常惱怒，因為勃各朗和哥斯塔夫·普朗西斜躺在椅子裏，或者坐在地板上。他批評他們的舉止和意見。一天他批評了喬治。他覺得她太正經了，太宗教氣了。他覺得很顯然地，她是修道院裏長大的。她的朋友們一爲她辯解，亞弗萊就惱了。喬治是惟一從不責備他，惟一能懂得他的人。他希望其餘的人都走開。

亞弗萊的第一個統治行動，就是把哥斯塔夫·普朗西撵走。在詩人的妒忌下，誰都得屈服的。這種妒忌是反常的，是一種癡狂，假如拂了他的意，就會變成病倒。但人只要對此一屈服，他立刻就會精疲力竭地昏昏睡去了，到醒來時，又變得性情可愛了，一切都後悔了。

哥斯塔夫·普朗西被撵出去了，喬治指望着能有一段安寧。但是並沒有安寧。喬治的生活成了一連串的騷亂。亞弗萊這位被接受的愛人，和作爲恭順的朋友時代的亞弗萊是完全判若兩人了。他佔了喬治的屋子。他統治了它。他統治了她。但這一切，他都是做得那麼可愛，使喬治只能微笑地望着他。當他正快樂，一切都順着他的意時，他是

很可愛的。他安排夜會，那些只是爲他自己表現用的。客人們是皮洛一羣中的作，或是喬治的新朋友們。特比路，著名的噱劇家，有時也被邀請在內。有手勢戲，化裝表演，假面跳舞會，和燈謎。有一次，亞弗萊要喬治宴請幾個文學界的人，亞弗萊的位子 是空着的。席上侍候客人們的是個新來的女傭，穿着鄉下衣裳，短裙子，光着臂膀。這 個笨手笨脚的女傭人打碎了盆子，掉了菜，弄得客人們個個都侷促不安，終於，她 把一個玻璃水瓶倒翻在一位莊嚴紳士的禿頭上。就在這亂哄哄的最高潮上，女傭除下假 髮，放下袖子，却原來就是亞弗萊。大家都覺得很好玩，除了那個禿頭。

在這等等之類的惡作劇中，喬治在旁望着，微笑着。她微笑着像一個做母親的一樣 地，望着她聰明的孩子，他的頑皮，他的眼淚，他表顯自己的詭譎的方法。亞弗萊就像 是個孩子，老是在喊着，「來，看我呀！」

在這些親近相處的幾星期裏，喬治知道了許多關於她這個「神妙孩子」的新的事 情。人千萬不能拂他的意，那會破壞了他心神的平衡的。他很快地從眼淚到大笑，從暴 怒到溫柔，從快樂到憂傷。而每一種情緒都是極端的。她不能夠只是有一點兒悲哀或者 有一點兒快樂。假使悲哀他就悲哀到要死，假使快樂他就快樂到要死。安寧使他討厭， 激動是他的天性，而昏亂乃是他快樂的最高點。他是一個感情質的憂傷者。他特意地

測探着自己心神的險處，這樣他可以感覺自己的顫抖，聽到自己的呼喊，和嚐着自己眼淚的怡美的鹹味。他時時喜歡着把自己的神魂提出亮，但他也一直恐懼着會永久地失了魄。在喝過酒或者跟着一次精神刺激的崩潰以後，他有時候就說到這種癡狂的恐懼。在那種時候，人就得像病人一樣地對他，照料他回到心神的健康。詩、醉和瘋狂，是他的宗教裏的三位一體。他崇拜着自己性格上的神聖的三面體。

亞弗萊在談話時是最好的。他的用字真幾乎是蘊着靈感。沒有一個愛人能發像他那麼好的誓言的。他對她說，他愛她像從來沒有一個男人那樣愛過一個女人的。他發誓說，他們的愛情將流傳到歷史上，像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愛，像亞培拉和哀綠意的愛一樣。他和他的名字將生生世世地結在一起，證實着不朽的愛情的存在。

假如漸漸地他似乎不像他所說的話那麼好了，喬治原諒了他，因為他是個詩人。當他孩子氣的時候，她原諒了他因為他還年青。隨便什麼時候他不好了，她總都原有了他。他不是個天才嗎？

她使自己適應他的脾氣，也學得了把他的話當作是一些和人生不相關聯的小詩篇。沒有不快，沒有失望是真放在心上的。她愛他。他就是這樣的。他妒忌着任何人，任何東西，妒忌着她的工作，她的過去。但人不能責備他這種妒忌的憤怒，因為它們是無法

控制的。而且，常常過了一會，他又變得那麼溫存，那麼滿充着諾言，那麼可愛，那麼好，使人幾乎會忘記了這些暴怒，幾乎相信它們不會再來了。

他們的第一個小水不諧，是由於他們社會觀點上的不同。喬治同情着每一種民主的傾向，而本能地和被壓迫者站在一起。這觸惱了亞弗萊身體裏的每一根神經。他認為這種同情是低俗的。這不是一個社會意識的問題，而是有優美鑑賞力與否的問題。他相信着該有個特權的上流階級，而和君主主義者站在一起。這不過是一個上等紳士的正確態度罷了。一發覺了這些危險的談話題目，喬治立刻避開了它們，而終於他們都能為自己慶賀，所有的障礙都移去了。

計劃着的諾恩之行是延期了。喬治不再做什麼工作了。她不再思想，不再考慮。她像一只鬆了錨的船，駛向了海洋，而陷入於一個漩渦之中了。那寧定安全的陸地已遠退在許多哩外，看不見了，忘記了。沒有一樣東西是接近的，記得的，或是真實的，除了那把她時而沉下、時而推上的，每天的旋流。

三

亞弗萊的獨自佔有的希望，使他們到了芳頓白朝，(註一)他們，在那裏，九月末的時

節，過了個遲了的蜜月。他們整天地生活在戶外，改變了的環境，帶他們到了緊密的諧和。

有時候他們騎馬馳騁。亞弗萊曾聽說過喬治能兩腿分開地騎在馬上，但他簡直沒有能相信。現在，他親眼看見這個新奇景象了。他的親愛的人，穿了短袴和靴子，騎在馬上，就像是個十六歲的男孩子似的。有時候他們整天地在森林裏遊蕩。在這種散步中，喬治就穿着她的學生衣裳，一件鬆鬆的藍色外衣，用一根黑帶縛着。和大自然的接觸給了她以一種神祕的活力。亞弗萊覺得她在這時真是最可愛迷人的頂點。他最喜歡她時，就是當她快樂而自然的時候。並且，爲了使他歡喜，她唱貝里的民歌給他聽，和跳着小時候在西班牙學來的舞步。他們愈深入森林，她似乎就愈舒適自在。她趕着花，一個一個地呼它們的名字。她知道那些樹和鳥，就似和它們融成了一片。她是屬於着這個粗莽、自由、廣大綠色的曠地的。她是個林間的女神，一個仙子，一個永不應被關在籠裏的東西。

那個沈默的女子，那工作者，那母親，現在是怎麼樣了呢？她是被留在巴黎了。現在，亞弗萊終於佔有着了一個理想的情婦，她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有趣的、孩子氣的頑皮上了。

他也變了。戶外的生活回復了他的平衡，他也是在最可愛的時間中。

九月二十一日，喬治寫信給聖勃夫：

「我快樂，非常快樂呢，我的朋友。每天每天我更愛他了。每天我能看見那些使我痛苦的小事情漸漸消失，而那些我所歡喜的好的事情一天比一天變得顯著。」

一天，在芳頓白朗，他們坐在一塊俯臨着一個危險深淵的巨岩上。亞弗萊的精神一提起，他就飛昇到了一種極端興奮的情緒中。他把她臉上蓋滿了淚和吻，把自己的臂膀抱着她，他把她拖到了巨岩的邊沿上。於是她要求他們兩個人一起跳下去，說，他們一定得死在一起。這就是他喜歡覺得自己的神魂出了壳的那種時候。喬治竭力抵抗着，終於，算是把他推開了，雖然她因此不得不踢了他的手。她不想死。

這是第一次她拒絕了他什麼事情。他永不寬恕她了。好幾次他又提到這件事情，責備她的缺乏感性，因為她不能夠了解一個詩人的愛情。在那件事情以後他們回來的路上，他用苔泥舖了一個床，要她就在森林裏過一個晚上。她驚怕地又拒絕了。

「怕什麼？」他喊。「怕我，那肯死一千次來保護你，當心你的人嗎！」

在林子裏還有過一次短時的瘋狂。將近傍晚的下午，喬治走開去了，亞弗萊一個人留在那裏。他看見一個人走近來，陌生，但似乎有點認識的。他穿着襤褸的黑衣裳。他

的臉色蒼白，頭髮被風吹散着。仔細一看時，亞弗萊在這鬼似的樣子上認出了他自己將來的影子。這人就是亞弗萊四十歲時的樣子，病容，羸弱，因了放縱而衰頹。這可憎的人是酒醉的，怕人的：他對這位年輕詩人投着憎恨嘲笑的目光。亞弗萊坐着，恐怖地怔住了，直到喬治回來救了他。當她想領他回家時，他不願意走那條熟悉的路。他拖着她在叢密的林子裏穿行着，在裏面轉來轉去一直到天明。在這長時的躑躅裏，他回復了平衡，鎮定了神經，但喬治回到家來，差不多要倒下了。第二天她因了過度的疲竭而病了，但亞弗萊早上起來，却又恢復了，強健了。

他似乎很高興着這段經歷。使她大為驚異的是，他把它看得很平淡。他作了一幅這事情的素描畫，題曰：「墓地的蜜月」。在喬治底下他寫着：「心和衣服一樣地碎成片片了」。後來他還把這次的幻象寫入了詩。這放蕩的幽靈，在他最有名的詩之一中曾會出現。

回到巴黎時，亞弗來作了一冊的畫。有畫喬治躺着的，站着的，坐着的，吸着一個細長烟斗的，靠在晒台上的，穿着東方式衣裳的。也有的畫着梅里曼，聖勃夫，皮洛的，畫着自己如堂·璜的（註二），模倣拜倫，他是他的理想。「當繆賽沒有被病或者放蕩生活所苦時，」亞道夫·勃里松這麼說，「他一定是十分十分快樂的。」

聚會又開始了。喬治因爲一次請幾個文藝界的人吃飯而沒有請普朗西、勃各朗和洛朗，因此很受了人的指摘。但她不顧別的朋友們，繼續地縱容着她奇妙孩子的古怪念頭。要使他快樂是並不難的。他愛一切出其不意的事情。正要坐下來吃飯時，她會戴上帽子，說，他們還是到店裏去吃吧。原預備在家裏過個晚上的，她會忽然提議上戲院去。這些舉動滿足了亞弗萊的好動性一些時候。過了幾時，他又要求改變，刺激，和一些什麼新的東西了。他們商量着去意大利旅行。喬治歡迎這個主意，把它看作是她一切憂煩的解決辦法，因爲他答允她說：在意大利他將好好工作，並讓她工作的。

從八月的第一個禮拜到十二月的第二個禮拜，亞弗萊是像客人樣地住在杜特望夫人的家裏。對於詩人，這屋子代表着溫暖、光亮和舒適。他知道有着個傭人，他看見有預備好的飯。他把這些都看作是當然的事情。無論什麼時候，他回到母親那裏去時，他覺得一切總都已安排得順順當當。那麼，這似乎也是很合理的，喬治的家也應該是如此。他的腦子看不見維持一個家庭和得賺錢這其間有什麼關係。他的女主人從沒說到過錢。她在這位客人不在時才攤出賬簿來。而當他一回來時，她又立刻把賬簿和憂心一起都藏起了。只要她一說到工作，他就責備她：「你不再愛我了。你是個無情的女人。你太正經，太古板。你一點也不懂得愛情。」而當她想按時工作時，他就嘲笑她：「一個創造

的藝術家不應該像個裁縫或是工人那樣做法的。」喬治一向的習慣原總是一天寫作一定的幾個鐘點的。這樣子，她在四個月裏寫完了一本書，靠這本書她得到了四千元。但在她和亞弗萊一起的四個月裏，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娛樂亞弗萊上面了。時間是她的資本，而他在消耗着它。

所有這種種，詩人都是一點不看見的。他的思想是在別的事情上。他喜歡在國外被人看見，臂膀上挽着杜特望夫人。她是出名的，被人注意的。人家會轉過身，看着，低聲說：「這是萊麗亞的作者哩。」亞弗萊和他的一羣稱她是他的情婦。亞弗萊驕傲着他的佔有，他的成就。不是每一個二十三歲的年青人都能夠有一個情婦的。

(註一) 法國著名的溫泉勝地

(註二) 拜倫的長詩「堂·璜」中的主人公。

四

「萊麗亞」是一天比一天變得更被人稱頌了。喬治所寫過的書中，沒有一本會引起了這樣的波動，或者這樣巨大地增加了她的聲譽的。許許多多小萊麗亞在法國、在德國出現了。她創造了一個新的風尚。

在「萊麗亞」中，喬治呼籲着女子獨立，平等，改變法律的需要，和道德的單一標準。這些思想完全是新奇的。它們挑起了一陣激怒的暴風雨。作者被罵爲不敬，下流，教人喪風敗俗的危險煽惑者。年輕姑娘們不許讀這本書，結了婚的女人們偷偷地看。

喬治是個太早了的女性主義者。那緩慢的保守的婦女運動，有一天會替女性主義鋪出一條路來的。但那時候，婦女運動還沒有開始。她的思想所以是不合時的。它們走到了歷史的前面。她弄昏了思想家，激惱了評論人，把時代扭脫了節。

當這個表面的婦女問題正在這樣地擾動着輿論時，「萊麗亞」的作者却正自己面臨着那個永久的女子問題，男人。一當亞弗萊煩燥不定時，他們就說到意大利。給他改換一下環境，並找一個他會讓喬治寫作的地方，是一定必要的了。一次又一次他答允說，到了意大利後，他就好好工作，並讓她工作。

但是旅行的錢可怎麼來呢？喬治已把所有的錢都用光了。她要皮洛預支給她幾百法郎，作爲額外寫作的報酬，這些額外寫作她答允將從意大利寄回來。她又從朋友洛西福柯那裏借了更多的一筆錢。錢的問題一解決，喬治是可以自由走了。莫里斯在學校裏。莎朗茲正在過諾恩的半年，由一個忠心女僕照管着。喬治可以什麼牽累都沒有了。

但亞弗萊却並不是可以完全自己作主的。除非他的寡婦母親答允，他就不能夠走。

她是個龍鍾衰老了的母親，她並沒有反對他的長久住在喬治家裏，但她不願讓自己的孩子到遠方去。

喬治很希望能和亞弗萊的這另一個母親談一談，但這事困難重重。喬治或者可以覺得自己是個獨立的女人，有自由和人結合的權利，但繆賽夫人和她所有的朋友們都總想把喬治看作是亞弗萊的情婦。沒有事情能改變母親和情婦相見是不合禮的這一種思想。他們是最最關心着亞弗萊底幸福的兩個女人，但她們卻不能夠把這事談一談。喬治愈想到這個，就愈痛恨這些可笑的所謂禮儀。終於，她坐了一部馬車，到了格雷納路五十九號，叫人進去通報說，一位太太在下面等着。繆賽夫人，由一個丫頭陪着，走下樓來看。她很贊美桑夫人在馬車中會見她的合適禮法。當然，這個女人是壞的，但親愛的亞弗萊的女人們可不反正都是壞的麼？看見她們中的一個倒是一種安慰。

代替了是個怯怯的賤婦的，她看見了的却是個樸質誠懇的女人，她誠心地談到亞弗萊和他的心靈。沉默的喬治，在堅強信念的操縱下時，是很能夠口若懸河的。她深信，她是被選來拯救亞弗萊的。她向他的母親保證，她將好好留心他的天才。繆賽夫人對喬治的人物發生了印象，她確信了她的誠心。她，像亞弗萊一樣的，感動地哭了，並表示了許諾。

一對情人在十二月十二日離開了巴黎。他們乘馬車到里昂，換船沿勞恩河到了亞費濃，又乘馬車到馬賽，然後坐船到熱那亞。

在熱那亞，他們停下了。一天晚上，兩個在船上時相識的年輕意大利人來訪。這兩個人，和繆賽，像年輕人總是那麼的，談着愛情和女人。他們一無忌諱地在杜特望夫人前面談論着，就如人在結婚的女人前面談論着那樣的。他們談到了幾句關於下流女人的話，突然地喬治插進來了。她說，一個自由女人常比一個傳統的虛偽女子更規矩些。她相信，一個女人可能在戀愛事情上不合傳統，甚至不從一而終，而仍然是好的。她舉出自己的母親來作爲這個論點的光榮例證。她自己的母親，她說，是個好的女人，但她在和莫里斯正式結婚以前，兩人就已經同居了。她不是責備她，她是爲她辯護。她把她認爲是一個社會不平下的犧牲者。又一次地，喬治在堅信的力量下變得滔滔善辯了。他們攻擊了她，攻擊了她的母親，攻擊了成百個別的不該受他們輕侮的女人。喬治爲全體辯護，爲她自己，她母親，和別的人。她知道這些男人是罪人，而自以爲是對的。她試着使他們看清和了解。

亞弗萊驚呆了。他和他的朋友們討論着跟女人的曖昧事件，這是完全合適的，因爲他們知道這些女人是壞的，他們也叫她們爲壞的。所以，家庭和道德標準可以並不會受

到侵害。但讓喬治來談論這些壞女人就彷彿她們是好女人似的，這却是破壞着道德，破壞着家庭的。爲了法蘭西的好名字，他覺得必須來叫這兩個意大利人相信，這些意見在巴黎是並不存在的。

這兩個人走了以後，他告訴喬治爲什麼她是錯的，什麼她應該說，什麼她不應該說。喬治怒不可遏了，又一次地她沒有肯屈服。亞弗萊大發了脾氣，又一次地，他發氣以後沒有懺悔。

他確信自己是對的。他驕傲着他的世界和他的出身。一切男性的傳統在他的後面。喬治也確信自己是對的。她熱烈地忠於女子，她自己女性的堅信在她的後面。

這第一次的認真口角，驚嚇了這對情人。這拉散了他們。一場話以後，他們覺得又回到了原來的路上去了。每一個都是忠於自己的立腳點的。沒有一個還想活下去的人會肯拔開自己的根。這個題目是撇開了，但疏遠繼續着。似乎是有着一堵圍牆似的東西隔在他們中間。亞弗萊是屬於園子裏面的，而喬治則是在外面的野地上，能生長得更好。在熱那亞，喬治開始有了發燒。她在一種完全無精打采的情緒下去看了開波·桑托。她看了比薩塔，一點沒有留心塔是斜的還是直的。

離開巴黎以後十六天，他們到了佛洛倫斯。

在路易·哥萊所編亞弗萊的意大利旅行紀遊中，他說：「當我們去歌劇院時，音樂在我們間換起着不同的印象。我所回應着的感情的呼喊，對她却無動於中。她最通常感動的是宗教音樂和表顯集體情緒的合唱。需要許多個靈魂的溶和才能夠感動她。她有着一個廣博的，普遍的同情，它在慈善，在愛，在理想世界中伸向到無限，但是個人和熱情的東西却都是遠離着她的。即使在最完完全全快樂的時間裏，我也從不曾覺得她完全是我的。她從沒有妒忌，從沒有獨佔心，像我那樣的。她的情感並不是集中在我一人身上的。」

「當我們碰到一個乞丐時，我們同樣地很願給他錢，而我常常覺得我的眼睛噙滿了淚水。她則表示她的感覺於咀咒財富和貧困的極端，說我們應該把這種人類的不平消除。我當以一種倦怠的表情聽這些話，這使她很生氣。我常逃開了她，以取回我照自己高興的那麼想的自由。」

在佛洛倫斯，亞弗萊時常逃開去照自己高興的那麼想，和照自己高興的那麼做。他開始去尋找自己的娛樂。他也有了機會妒忌，因為喬治一個人到戲院裏去。當她一個人出去時，他就確信她一定是去和別的什麼男人私會了。

自從亞弗萊進入了她的生活裏以後，第一次地，喬治感到了寂寞和孤悽。他們到什

麼地方去好，她沒有意見。他們旋一個銅板來決定目的地是羅馬還是威尼斯。銅板三次都旋出威尼斯。在一種命定論似的情緒中，他們繼續着走，而在一月二十九日到了威尼斯。這一段路共走了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獨自的佔有。二十三天長長的面對面。驛車裏座並着座的日子，亞弗萊暈船的舟中。這冗長的旅行，是伴侶生活的一個嚴苛的試鍊。部分的，亞弗萊的頭腦是和喬治相合的；部分的，喬治的頭腦是和亞弗萊相合的。但他們總不能夠整天都談着詩，而到晚上又接着談下去呀。

二十三次冗長的晚餐，和陌生旅館裏更冗長的夜晚。喬治在巴黎時覺得亞弗萊可愛，因為他和她們那批蒲希米亞朋友們不一樣。現在，她有時候渴望着能有個什麼人，不會被社會問題或者非個人性的談話弄惱的。繆賽的一個朋友阿爾東奚伯爵說他：「當他和男人們一起時，他很少說話，只在別人的聰明話上溫良地微笑着。他所有媚人的優美和可愛，都留給女人；跟女人在一起時，他是愉快的，有趣的，善於言辭，會開玩笑的。而且，和她們一樣地，有着一種對政治及一切嚴肅題目的憎惡。」

「喬治桑，」維拉迭米·卡萊說，「不能夠忍受為說話而說的話。她坦白承認，她喜歡男人的談話甚於女人的談話，女人愚蠢的閒談和空話叫她討厭。」

亞弗萊曾愛上喬治，因為和別的女人不同的。現在，他却憎厭着這個不同了。他曾欽佩她的嚴肅，她寧定高超的頭腦。現在，他要她空談，要她笑。她愈看見他惱怒，自己就愈變得了憂鬱；終於，他向她請求要活潑，甚至一點點媚態了。

當驛車在車輪輾轉中離開巴黎時，亞弗萊曾對喬治說：「終於你是我一個人的了！」但當小艇把他們送到威尼斯旅館而回去了時，他喊說：「喬治，你是我所看見過的，最最可厭的女人。」

五

在到威尼斯的那天，喬治病倒了，但儘管是發燒和瘦弱，她掙扎着開始工作。她的竭力想工作弄惱了亞弗萊，她的病對他似乎是個有意的傷害。他看見她躺在牀上，軟弱，需要着同情和照護。他不是告訴過她一百次，他將快樂地爲她死，只要這能減輕她一剎那的痛苦？而現在正是時候該證實一下他那種羅密歐式的忠心，那種亞培拉式崇高、忠誠的愛的誓言了。但一瞥他病着的米麗葉，這位詩人愛人感覺到了極端的困惱。一仔細看一看病人的哀綠意臉，被枕頭支着的臉，羅密歐亞培拉亞弗萊逃開了。他所有的誓言抵不住痢疾的一擊。

喬治一個人躺在旅館裏，沒有看護，沒有醫生。她可以工作，或者睡，或者哭，或者悲傷。她可以自由地照自己所喜歡的做。

亞弗萊跑進了威尼斯，像個放假日的小學生。但是小學生開始有點懊惱，不該帶了個先生同來。他沒有辦法逃開她。她總是在那裏，假如不是實體上，至少是在良心上，弄壞了他的好時光。

法國領事來訪，並願意幫忙。亞弗萊想看看威尼斯的低等娛樂場和下流區。他從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起，就清楚着巴黎這一方面的生活，現在，他急想要把巴黎的刺激和威尼斯的比較一下看。領事很高興爲這個可愛的法國人盡點地主之誼。他帶他到戲院的後台去，把他介紹給歌女和舞女們。這種種都可能使亞弗萊完全開心的，只除了一件不快的事情，就是：他一定得回到她那裏去，和她一起吃飯，看她責備的目光，聽她的勸誡。她求他不要賭錢，不要過度地喝酒。

但在亞弗萊看來，他的過度喝酒乃是她的不好。她的臉使他怕。他喝酒是爲了一個最高尚的目標，就是要熄滅自己的感觸，沉淹自己的記憶，和忘記了自己的良心。唉，她已經對他成了是那個可怕的東西——良心了。

這也是她的過錯，使他去追逐女人。他已習慣了那種妓女的典型，而她則不願像妓

女那樣。他诅咒她的不會給他以愛情的歡樂，是她在迫使他不得不到別處去找尋這種快樂。

當一個人想望好的時候，他自然地期望着一個天使的愛。但當想要壞的時候，天使是討厭的。當他需要人看顧的時候，喬治來看顧他，這是很好的；但現在，他是想逃開這個引導的天使，而她却仍在那裏，老是記着他那希望拯救的請求。即使她並不說什麼，她的住在跟前也就是一種責備。

喬治，她是永不會怪亞弗萊的，只怪自己的病引起了他們一時的疏離。這一場病，她常常覺得，乃是結束的開始。

可憐的孩子！可憐的詩人！她了解，她難過。但是她又有什麼辦法呢？她只能等着，等他的放蕩時期自己過去。這以後他就又會回到她的身邊來，愛她，像他從前那麼地愛她。她等着，而她的等待是一個新的困惑的來源。

在身體康復以前，喬治就有恆地在牀上寫作着。兩個禮拜以後，她可以坐到書桌前去了。亞弗萊回到旅館來時，總見她專心工作着，而且顯然地滿足着。他望着那一張張蓋滿了她有力、緊密的字跡的紙。她的成就的感覺使他充滿了暗暗的憤怒。他試着，像他一向那麼地，勸阻她工作。但這次她拒絕了聽他，因為，她解釋說，她已經答允出

了，一定得寄一點稿子給她的出版人的。

亞弗萊對她說，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說這種話是侮辱的。他認為，她是在想篡奪他的位置。一個女人，亞弗萊認為，應該是個感情的動物。就一切寫下過的書本、戲劇和詩中看，就他的一切傳統和一切需要看，女人應該是熱情的、天性的、個人的、善妒的。但這個女人破壞了一切傳統。假如她大哭，大鬧，哀求，懇請，他可能了解她的。但在她對愛情的態度上，却是把自己脫離了性。她是鎮定的，忍耐的。她從來不肯妒忌或者怨責。最壞，而且最不女性的，是她用理性。她很理性地對他說：等她寄出了第一卷稿子以後，她就再來轉向他。她討厭，她傲慢。他從第一天起就知道的了。

他憤怒，而且因為自責而痛苦。他愈怨責自己，就愈狂飲，賭博，和女人胡鬧。他願她也來同享一部分這種快樂。但對這些消遣，她沒有力氣也沒有時間。所以結果是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舊習慣上去。每一個都把半個晚上放在一種別一個所不能分享的興趣上。他們生活在一種不了解的糾結中。

亞弗萊看喬治是他的情婦。她的別的方面他是看不見的。他要使他的情婦快樂。但他要照自己的方法，那他所惟一能了解的方法那樣做，就是：給與她好玩的刺激。但這些東西却正是顛亂她的生活，擾惱她的安寧，而使她對自己成了個陌生人的。

而喬治呢，看亞弗萊是個缺乏平衡的天才。她要回復他的平衡，但沒有知道，假如她回復了他的平衡，那就是毀壞了他的天才。她想醫好他的放縱，好使他可以寫出他最好的作品，但不知，只當在荒唐中恢復過來時，他才寫得最好。因為那時候，在自鄙的可怕的狂怒中，他的靈魂蘇醒了，他的靈感湧起了。喬治想使他做一個人。但他天生來不是做一個人的。他是天生來做一個永遠的壞孩子的。叫他做一個人，將會毀了他的詩，碎了他的靈性。

作爲一個女人，她要他需要她。作爲一個工作者，他希望他能讓她每天獨自有幾個鐘點。作爲一個詩人，他要她讓他去過那種喚引詩靈的放蕩生活。作爲一個男人，他希望她集中於他。他要她把一切感情本能都給他，但他也希望當她看着自己去胡鬧放蕩時，能夠無動於中。

當他們試着想脫出這個糾結來時，結果只不過是把它纏得更亂。沉默沒有把他們解開，話使結弄得更壞。

一天晚上，他們勉強地拖滯在餐桌上時，亞弗萊開始表白自己的怨恨，傾湧出對他伴侶的抱怨了。她是這樣地好，她擾動他的神經。他恨她的專定，她的堅毅，她工作的才能。她教訓人，她阻擾人，她愚蠢，她是宗教的。她應該蓋上面紗，住到修道院去。

最後，他的诅咒到了這樣的地步，斷然要和她分離。

「我請你原諒，喬治，」他說。「我弄錯了。我並不愛你。」

喬治搖撼了一下，從椅子上站起來，走了開去。在離開屋子以前，她驕傲地衝回來：

「我們不再愛了。」

回到自己房裏，她試着想了一下。但那撕裂着她神經的痛苦，使思想不可能。她要行動，而且更快地行動，來平服那使她昏疲和軟弱的痛苦。她拿下鈎上的衣裳，開始褶起來。她將整理好回巴黎去。她將讓他一個人在這裏。她想像他一個人在威尼斯的情形。亞弗萊，那無助的、任性的、身無分文的人，被拋棄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她不能夠拋棄他。他觸怒了她。這殘酷地使她傷痛。這擊中了她的自尊，碎了她的心。但她不能夠讓他去感覺被拋棄了，正像她現在感覺被他拋棄了一樣的。

她想決定什麼行動的計劃。假如她能夠推開幾秒鐘那割裂着她，像許多小刀在挖着她似的、那個尖銳的力量，就好了。她倒在地板上，不能動一下。她閉上眼睛，開始記起。她曾有一次感覺過這種同樣的割裂的痛苦，很久很久以前——什麼時候呢？她想回去——丟棄——被丟棄了——一個小女孩，一輛舊馬車走向了遠處，在馬車裏，一個可

愛的、熱情的女人，她的母親，永遠地去了，永遠地住到什麼別的地方去了。那孩子與洛亞跑着，狂喊着：「母親，帶了我呀！」

而現在，長成了的喬治，是在感覺着那會使孩子悽痛欲絕的、同樣的被棄的感覺，精神的孤零，生活的恐懼了。孩子與洛亞曾許諾要好，她會藏起了她的悲苦。喬治也立下了諾言，而試着要守住諾言。

那在她裏面使她守住諾言，使她負起責任的這個堅定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爲什麼亞弗萊就沒有呢？他就是對皮洛的諾言也不會守。他爲什麼不能做一個男人呢？她需要着一個男人讓她倚靠。隨便什麼時候她試想着他時，他總是個碎了的蘆葦。

不要緊的，他會要靠着她。她有着足夠的錢可以使兩個中的一個回到巴黎。她沒有辦法要他拿了這筆錢回去呢？她很知道，在他們目前破裂了的關係下，他敏感的自尊心會把這個建議看作是侮辱的。他們已經完全的斷絕了。不，他們只是就愛人關係而論是斷絕了。他們仍舊可以很友善的像朋友那樣好好地說話，不管這破裂了的愛情。只要她能够隱藏起自己的苦痛，那末這些他們都可能做得到的。作爲一個朋友，她是欠着他一些東西。她比他大，她對他的愛一直會部分是母性的。她不能把它完全變成了母性的呢？這是惟一的解決辦法。想逃避是沒有用的。她一定得等錢，寫出錢來，使他們

能夠回家去。這麼多的激動會使她病。假如她又病時，那他將更要恨她了。明天，無疑的，他們又會在一起吃飯，而且她一定又會能夠說，能夠笑了。沒有激動，沒有眼淚。在他們兩間臥房之間有一扇門。鑰孔是在他那邊，門是在她這邊的，喬治輕輕地起來，非常輕輕地門上了門。

六

從這時候起，兩個房間中間的門一直是關着了。第二天，以後好幾天，他們都沒有在一起吃飯。爲了避免面對她，亞弗萊去別的地方吃飯。他常常到早晨才回到旅館裏，那時她正在吃早餐。她就安排他睡下，放下帳子，自己回到書桌前來。

她熄滅了自己的感情，而這種熄滅是成功的；它僵木了自己心上的創痛，它關起了自己精神的傷。但她一做到不再感覺了時，她開始患了可怕的頭痛。她不能夠寫，不能夠睡。

有一天早上亞弗萊回來，因了耽酒和懊喪弄得半瘋了。他賭了錢，把最後一個銅板都輸掉了。他欠了一個不認識的英國人一筆他無法能付的錢。亞弗萊有着一種很高的「紳士體面」的意識。他怕會被人談論而丟了臉。在他說出自己這筆與顏面有關的債務

時，喬治，付過了他們的用度以後，正沒有什麼錢留着了。她無法能幫助他，除了更加緊地寫作。她更加緊地寫作了，而亞弗萊則去痛飲，以忘記自己的悲傷。他驚愕着她的成績。有時候他憤怒，有時候他羞愧。他是無定規地寫作的，常常是在一晚的荒唐生活以後；但持續的力量，對於這位詩人是不可理解的。

「我們詩人，」他說，「是文學中的百合花。我們從不苦做的，我們只在高興的時候工作。」

他咒她的觸發了腦子裏面的泉源，而讓想像似龍頭裏的水那樣地流出來。

「噯，我偉大的喬治，」他向她說，「你，賺錢那麼的容易呵！」

一晚又一晚地，她繼續着她這種容易的賺錢工作。常常在日已將暮的時分，她就到聖馬克場去，喝很濃的咖啡，使自已可以精神振奮。寫！寫！除了寫沒有別的東西能把他們從這個痛苦的絕路上救出來。他們決定儘早地回到巴黎去，但目前，他們沒有錢作這個長的費錢的旅行。在皮洛的款子沒有寄到以前，什麼也沒有辦法。

有兩個禮拜，他們互相拖滯着，表面友好，內裏疏離。然後，亞弗萊開始行爲怪異了。他毫無節制地喝酒。他說到自殺，而更可怕地，他說到瘋狂。他成天地反復說到這個恐懼。「我要發瘋了！我神魄失散了！」他撲在牀上，沒有力氣站起身來。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了，——放血。新的科學就都只要割開一個血管；這什麼病都醫得好。醫生請來了。他是個衰邁搖棍的老頭子，找不到那根血管。喬治是手足無措了。她記起了一個醫生，一位名叫巴格魯的醫生，他兩個禮拜前曾來爲她看過病的。他曾很熟練地割開了一根血管，而醫好了她的頭痛。她寫了一封動人的信給這個人，請他馬上來，並帶一個別的醫生一同來商量。

她給巴格魯的信說明了亞弗萊的情形：

「他簡直已不知道自己在說着什麼，做着什麼。我担心他的神志更甚於他的生命。他哭着，說他快要死了，或者就要瘋了。他是我在這世界上最最愛的人。我看見他這樣的情形，心裏真是痛楚。」

巴格魯醫生馬上來了。他一走進屋子，喬治就知道他們是在有辦法的人手裏了。巴格魯醫生，同了他的同事讓尼納醫生，診斷了病症是「傷寒，復加酒精中毒」；換句話說，就是酒癲。那天晚上，兩個強壯的男人按不住這癲狂了的詩人。他攔住喬治，要扼死她。他狂喊着，陷入了癡癲。發作連續了許多次。

現在是喬治的友誼和忍力的試鍊了。她變成了個護士。不，她變成了兩個護士，日班護士和夜班護士。沒有任何要不要離開這不忠情人的問題了。他現在只是一個朋友

了。但是他又需要着了。她。多麼慶幸，她沒有丟棄了他。多麼感激，這年輕的醫生是這樣地當心病人。他們將共同來援救他。

巴格魯醫生每天晚上來，直留到夜深。他不願意讓她一個人和一個病人在一起，這個病人任何時候都可能變成橫蠻的。喬治依靠着巴格魯醫生。終於，她找到了一個人可以依靠着的了。他在整個長長的試鍊中幫助她。他們一同留心看那第十二天上的危險期。危險期過去了，這位天才的詩人是被救下來了。

二月四日，她寫信給皮洛：

「你的責備正在個悽傷的時候到我的手邊。我正快喪絕望，疲倦得要死，痛苦得可怕，和等待着那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的東西。你怎麼能夠望我想到文學，或者任何別的東西，在這樣的時候？我只知道，我們現在只剩下十六個法郎了；只知道我們爲藥，爲醫生和病中的需要費了不知道多少錢，而我們是住在一個極貴的旅館裏，亞弗萊不能夠搬開這個地方一個月的。假如他能活着，我也不知道我們將怎麼樣付得出這筆他生病以及回巴黎的錢。我很抱歉，你爲了要等我的稿子而遭遇到困難。假如亞弗萊能夠有幾天安甯，我一定很快就寫完我的東西。但他是在這樣可怕的一種昏迷狀態中。我不能夠離開他一分鐘。我這封信是化了九個鐘頭才寫起來的。」

九天以後，她又寫信給皮洛，告訴他說，她整天都不能坐定下一會，晚上也不能脫衣服睡，只在沙發上和衣躺下。雖然是如此，她仍然設法在當亞弗萊睡着的幾個鐘點裏每天寫幾頁。

在有一封信上，她請求皮洛把欠着她的一千法郎給她。在另一封信上，她求他「看在病着的詩人面上」，預文給亞弗萊那筆他輸給英國人的錢，並且說：「假如他因為病的緣故有一時不能夠寫作，那末不要怕，我可以來替代他。」

七

醫生給了病人一些安神藥劑，晚上走了。現在，喬治可以休息了，沒有任何煩擾地。她可以寫信給繆賽老夫人，告訴她說，她的兒子很好看，——「她」的兒子，不再是「她們」的兒子了。再過幾個禮拜，她將帶他回來，把他交還給母親了。

在瑪拉蓋路，沒有了亞弗萊，這將會是多麼特別啊！她試着想像，沒有了他的生活，會是個什麼樣子。她想像自己等着他，望着他的一封信。假如他永遠不再到瑪拉蓋路來了，這將會是個什麼樣子啊！那舊日孤獨的恐怖又侵襲了她。她站起身來，望着她的病人。他正安靜地熟睡着。這可憐的孩子被發燒弄得疲瘦了。他蒼白的臉是可憐的。

他是多麼壞，也多麼瘋狂，但她希望他快樂。當她望着他安靜的臉時，她的心縮緊了，她喉間的肌肉結住了。她感覺到的情緒——她感覺到的情緒是什麼呢？她不知道，也不能够分析她對亞弗萊的情緒。假如他是死了，她一定會永遠覺得他是自己在這世界上最最愛的人。在爲他的生命掙扎時，她曾完完全全地忘記了自己。但現在，他已一定會活，她得來爲自己掙扎了。

危險期過了以後，病人需要小心的照護。喬治和巴格魯照護着他，被他們共同的關心拉到一起了。亞弗萊很衰弱，大部份的時間都是睡着，但他不願意一個人在。他需要着人的接近。醫生和護士退到遠遠的屋角裏，在那裏，他們輕輕地談着話。巴格魯醫生不能夠說法文，喬治則只能講很少的一點意大利文。她是在想學這個語言，她也熱切想知道關於意大利的一切，它的歷史，它的藝術，它的傳說。因爲她是成天就關在屋子裏，所以巴格魯是她所知道的意大利的一切。他是個說明的人，他成了是這個她不遠千里而來研究的地方的表徵。因了意大利的動人和美麗，他似乎也變形了。

他和詩人是怎麼樣的一個對比呵！亞弗萊，當他漸漸康復起來時，表現出了病人所獨有的那種焦燥和易怒。巴格魯是安寧而寬耐的。沒有東西會擾亂他的清明，他的寧定，他的沉着。他是醫治性的；而需要着醫治的可並不只是亞弗萊一個人呵。

喬治知道，這年輕的醫生並不認爲她討厭愚蠢。這是很清楚的了，他對病人的熱切，部份地乃是由於對她的熱切。他對她的崇拜，該回溯到幾個星期以前，有一天，當他第一次看見她坐在達尼利旅館的陽台上的時候。他看見她是個纖小、皮膚暗色的外國人，在一個金髮秀臉的年輕人旁邊。那憂鬱的臉，大而悲哀的眼睛，那紅的頭帕，那西班牙香烟，曾引住了他的注意，吸攝了他的想像。所有這些和另外一些，他用着意大利話小心地慢慢地說給她聽，試着把自己的話弄得這樣的簡單，使她也可以懂得它們的外國音。他是他所知道的第一個著名的女子。她的聲名對他，對他所有的朋友們，都是很熟悉的。他差不多對她感覺着一種敬畏。她所引起的他的崇拜，表顯在他的眼睛裏，臉上，整個的態度上。當她問他的意見時，他臉紅了，眼皮在她坦率的注視前垂了下來。但是他沒有說出愛。她似乎是不可及的，像但丁的皮奧屈麗絲。他用眼睛說出了崇拜，但沒有用話說出來。

一晚又一晚，她在地板上來回走着，不能夠睡也不能夠工作。她的腦子憊倦了，但她沒有辦法停止想。她要的是什麼呢？她一直要着的是什麼呢？是快樂，她自己所期望的那種快樂，一個單一的愛。亞弗萊曾答允了，但完全不會能夠給她。他在威尼斯的行爲，是對他們底夢的背叛，是對於他們底理想的背叛。但所有的男人會承認，所有的女人

會承認，亞弗萊有權利做他們所謂的風流的事情。堅信着他傳統的意識，靠着他對輿論會贊同自己的絕對把握，他曾深謀熟慮地欺騙了她，和那些威尼斯的女人們戀愛胡調。

他會怎麼樣想，他們大家會怎麼樣想呢，假如她去和一個，只是一個，意大利男人要好？她爲什末不呢？那年輕醫生的好看的脸閃過她的心像上。她看見那雙黝黑的眼睛。他是一直在崇拜着她，需求着她的，這使她感到一陣熱切的震顯。比脫洛·巴格魯！也許，她不大清楚，也許這威尼斯的醫生就是她的命運吧。他使她歡喜，她快樂。也許後來我會恨他的，但現在，他使我歡喜。這是不是只是一種感覺的需求呢？我不知道。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人應該獲取那能從生命裏得到的東西的，像男人那樣。他們比女人快樂，他們比女人知道得多，他們比女人更接近於正確。在這樣一決定時，她放鬆了，平寧了，準備倒下睡去，夢着那一對一直在崇拜着她，需求着她的，黝黑的眼睛。

八

一天晚上，巴格魯問她，是不是曾打算過寫一本關於威尼斯的小說。

「也許，」她說，神祕地微笑着，拿起筆和紙開始寫了起來。

爲了想自己不擾及她，他隨便拿起一本雨果的書，裝作在看。他以一種興奮的興

趣，望着她迅速地寫滿了一張又一張，從不回頭去看一下寫過的東西，似乎從不在斟酌或者考慮一下用的字。不久她寫完了，把這急促寫成的稿子給了他。

在畏怯中，他不敢以為這是給他看的。「給誰的呢？」他問。

她拿回來，在外面寫上了，「給蠢死了的巴格魯。」

他帶了這寶貴的稿子回家去，在一種沉醉的狂喜裏讀着它。這原來是預備作爲一本小說的一章的。它展示給他一個幻滅了的女人，失望，伸向着一個新的愛。

「我不知道，我永遠不會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愛我。你只能說很少的幾句我的語言，而我對於你的語言，也不够了解得足以問這樣微妙的问题。恐怕我也不能够使你了解我，即使在當我懂得了你的語言的時候。我們有着不能够互相解釋的思想、感情和意志。」

「也許你從小相信，女人是沒有靈魂的。你知不知道，她們究竟是有還是沒有的呢？你了解伴侶、忍耐、和友情？我將是你的伴侶，還是你的奴隸？你是不是需要我，是不是愛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呢？你是不是爲你的不知道而不滿足？我是不是一些你在尋找着的東西，還是，我只是像別的女人一樣的，像那些在閨閣深院裏養胖起來的女人一樣的呢？」

「假如你是我自己國度的人，我就可以問你這些問題，你也可以回答我。但是那時候（假如你是我自己國度的人），我就會更不幸，因為你就會欺騙我。」

「你至少是不會用話來騙我的了。你不會給我以虛假的花言巧語。那我沒有會能够在別人身上找到的東西，也許沒有在你身上找到，但我永遠能相信它是在那裏。我能照我喜歡的那樣來解釋你的夢幻，可以使你的緘默說出那我所需要的話。」

「凝視和撫抱一直是謊騙了我。讓我用自己的方法來解釋你的，而不要在它們上面加上任何謊騙的話罷。」

「讓我們一直是像現在那樣。不要學我的語言。我不希望在你的話裏找到什麼傳達懷疑和恐懼的字眼。」

這是那封非常的信的一部分，在那裏，喬治展示給了巴格魯，她愛着——愛。

第二天，喬治和巴格魯散着步，談了三個鐘點。巴格魯的日記裏說，她怎樣向他挑逗。多麼奇怪的挑逗啊！她談到亞弗萊。她告訴了巴格魯最近幾個月的歷史。她說出了自己委屈的故事。她用很壞的意大利文或者很快的法文傾瀉出自己一切熱烈的怨恨。他聽懂不到一半。這沒有關係，她所需要的只是宣洩。而巴格魯，他是個醫生，知道怎樣為病體放血的，却顯然地一點不了解流血的一顆心。雖然有着他一切的醫學訓練，他

却一點沒有看出，他只不過是一塊放到傷口上去的乾淨布片。

他忘記了那第一封信，那時喬治說，她恐怕亞弗萊會死去或者喪失神志，那封信裏她說：「他是我在這世界上最最愛的人。」他也忘記了那封最後的信，充滿了對法國人和法國對女子觀念的怨訴的。巴格魯所看見的就只是：喬治差不多似乎是恨着亞弗萊。他也許從來沒聽說過這句話，說地獄裏沒有像一個被嘲辱女子似的憤怒，或者恨只是愛的對面。喬治在那封信外面寫着「蠢死了的巴格魯」實在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他的日記裏，他說：「在那一天我們得到了默承，但直到三個星期以後，我們才成了愛人。」

他們等待着，因為亞弗萊還需要他們。喬治和巴格魯很想一同走開。他們很想另找一所房子，而把亞弗萊留在旅館裏。但爲了詩人的康復，所有這些打算都暫且撇開了。不單只是因爲他需要身體上的照護，而且，如果沒有人陪伴，他會衰萎憔悴的。他是一個病的孩子，需要着永遠的照料。

喬治仍住在達尼利旅館裏。就是她所做的這一件好的事情，使她的行爲成了似乎是如此的壞。

九

就在此時來了亞弗萊·塔丹，繆賽最要好的朋友。塔丹是個城市的人，富有而放蕩。帶着他的情婦，一個女伶，旅行在意大利，他來看看那別一個亞弗萊和別一個情婦是在怎麼樣過着。他看見繆賽穿了衣服，坐在一把圈椅裏。他承認，詩人是更需要着一個看護甚於一個情人。他贊美着喬治的這個新的職分，他吃驚於她的外貌。他覺得她看來是衰頹不堪。

這兩個亞弗萊都一點不覺得喬治這一個新的職分有什麼特異。假如他們所見的，是一個時間是最為寶貴的成名作家，對他如此專切，他們也許會深切感動。但他們並沒有看見一位時間如此寶貴的成名作家，他們只看她是亞弗萊的情婦，或者是棄婦，這都無所謂。她是個屬於亞弗萊的女人。她的犧牲自我，她的專切，她的付賬，她的盡看護之責，這種種，和她的行為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在一個女人和男人之間關係的倫理上，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她是不是守身爲他，而且只爲他一個人？亞弗萊有着土耳其式的性的觀念。一個土耳其人即使和他的妻妾之一已經完全斷絕了，她也仍然是屬於他的後院的。塔丹和繆賽也是這個觀念。繆賽沒有錢而塔丹沒有才。要不然，他們兩個可真

和鍋子裏的兩粒碗豆一樣相像的。

塔丹既來，似乎很自然的，亞弗萊可以爲他那事實上最主要的問題找一個解決辦法了。這是他的機會，可以把他們的經濟負擔從喬治肩上卸下來。他可以向他的富有朋友借些錢，這樣，就可很容易地釋去了喬治的重負。但雖然塔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繆賽並沒有向他借一個錢，塔丹也沒有開口要借給他。

兩個人都被這「性」的問題困惱着。塔丹覺得這是他的責任，該告訴病人，喬治在和別一個男人要好。繆賽從塔丹的眼睛裏，從四週的眼睛裏，看出了這個情形。在喬治和他住在一起時，他總是「像她的愛人那樣」。所以外表是在他這面的。繆賽和塔丹，重視着外表，一致認爲，一定得有所表示來保護詩人的名譽。

亞弗萊的第一個名譽的衝動是想殺死喬治。在他的白白裏，他提到這一幕，他用一把刀威嚇她。她向他微笑着，說：「來，我的孩子，這些怕人的事情會使你病的。你在發燒。把刀給我吧。」他接下去說：「我完全地昏了過去。她跑出了屋子。」

亞弗萊的第二個名譽的衝動是想殺死巴格魯。他要決鬥。塔丹勸住了他，這贏得了喬治的感激。在他走後她寫給他的一封信上，她說，她並不怪他的幫着亞弗萊，因爲這是很自然的事。她感激他，詩人寶貴的血液沒有流。

塔丹來訪的高潮過去了以後，繆賽重回到自己發高燒的時候去。曾有過一段時間，他簡直分不出了真實和幻覺的。他試着回想，在他神志昏迷的時候，喬治和巴格魯是不是在他床邊，或者甚至當坐在他床上時，兩個人會擁抱過。他決定他們是擁抱過的。他咀咒她這些相當不聰明的擁抱，這喬治堅決地否認。

喬治寫信給巴格魯，她要坦白告訴詩人他們間相互的愛。「他會哭一會，然後過去了的。」巴格魯，作為亞弗萊的醫生，不許她這樣做。假如亞弗萊是個普通正常的人，他們就可以跟他談，但嫉妒會使他發狂。隱瞞不是個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實際需要的問題，因為激烈大鬧對病人的康復是很不利的。

喬治是陷入於一種到處受責的情境中了，不管她轉向那一條路，或者走向那一個方向。她的新的戀愛事件並沒有和她自己的是非觀念衝突。她對於表面是無所謂的，但她很隱瞞。

後來，當亞弗萊已遠離了她時，他覺得自己是個「可憐的懦夫」，因為他曾罵她欺騙。「即使我所有的猜疑都是真的，你又騙了我些什麼呢？你不是對我說，你愛我嗎？我是會見到過警告？我有什麼權利嗎？啊，我親愛的，當你愛我的時候，你幾會騙過我？在我每天每天看見你的七個月中，我幾會對你有什麼責備？你不說謊，所以我愛

你。你是高貴、傲驕的，而同樣也是真誠的。」

但這是以後。在現在，他的情緒是一種專暴，一種病人的專暴，他的衰弱是他主要的武器。他用病房作爲陷阱捉到了喬治，並拉住了她。用自己的病作爲鎖鏈，把她縛住在自己旁邊。

「我在亞弗萊旁邊的生活是可怕的，」她寫信給巴格魯說。「我們的談話是充滿着惡恨，我們不能說到過去、現在或將來而不直接或間接地怪到我們自己當初做下的過錯。但願幾天裏他可以有力氣自己去找享樂，那時我們的接近也可以變得更可忍受一點了。在這樣等着的時候，煩惱哀傷吞蝕着我。幫助我，讓我能够忍耐吧。今天早上你不快活，你說了那我懂得的失望的話。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求你，把你的苦痛在我面前隱藏起來吧。這需要極大的犧牲堅忍，使我們不屈服於自己的苦痛，不要求和取回那應屬於我自己的自由。今天晚上，當我不得不拒絕和你一同出去時，我的心是碎了，當你走的時候，我覺得簡直是想哭。這是痛苦，磨難。但是我看見亞弗萊臉上那樣多的冷酷悲傷，使我不得不作了這個犧牲。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的關係是這樣地被弄壞了，毒害了，以至一切都變得糟了。當他看見我決定留在家裏了時，他真備我的不該愁眉苦臉，和我的不知道怎樣隱藏自己的不快。」

假如她戴上帽子穿上外衣，他就會迸發出一陣惡恨的咀咒。她是去會情人。讓她去避開他好了。他現在是又病又無辦法，但有一天她會看見，他可以製造一個醜聞毀了她的。他要告訴全世界，她是個最不堪的女人。他要把這寫在她墓碑上，讓個個過路人都有看見。醫生曾禁止他激動，而她的病人顯然是開始一次大昏亂了。她除了外衣和帽子，留在家裏了。

當她回顧自己對亞弗萊的愛情時，她似乎覺得，這只是一種奴順，這種奴順是一直在使她受苦的。

「我能够怎麼辦呢？」她寫信給巴格魯。「我不能够假裝出一個我對他已不再有了的愛情。他現在對我表示的愛，那一個月以前會可能給我以那麼多的快樂的，現在已不能再感動我，更不再能使我相信了。這樣的一個愛是什麼呢？當我是他的奴隸時，他輕柔地愛我；現在，我又一次取回了自己的理性時，他受傷了的驕傲纏着我，追着我，就彷彿我是個難於征服的目的物。……他不明白真的愛。真的愛是不需要用吵架來使它活着的。它既不消褪，亦不衰病，它不需要興奮刺激；它是健康的，強的。快樂不會使它昏睡，安靜和信任不會使它死，它不知道嫉妒，不知道怨恨。它從不要請求有怨，因為它從來不給什麼傷害。……」

「我已經如一個人所儘可能那麼遠地走向了失望。我已有了——一種麻木的毅力，它是更在英雄主義之上的。」

「我聽人說過幾百次，說愛情是幻覺，快樂是夢，我也把這話向自己說過幾百次。但是，當我還感覺着我裏面那種需求快樂和愛底力量時，我就會有勇氣希望着它們。你是這樣的忠心，這樣的好，你相信着許許多多的人。至於我是，我不相信整個的宇宙，除了你。」

喬治一去睡了時，亞弗萊就站着脚尖，躡進她房裏，看她是不是真是去睡。他日夜地窺伺着她。當她睡的時候，他爬到她床邊，看她是不是真在那裏。

「要我和你相見實在是很難的，」她向巴格魯解釋說。「你看現在是弄到了怎麼一種情形。因為幾個鐘點的不在面前，他和我吵了三天三夜。因為他是不睡的，他每隔幾分鐘又醒來，來看我是在做什麼。這種偵伺我是可怕的。我似乎覺得，我是生活在一只使我窒塞的籠子裏，在晚上我醒來，像有一座重山壓在我的胸上。」

假使她反抗，亞弗萊就會神經發作抽搐，這結果是變成發燒和激狂。她犧牲了自己的自由以避免這些復發。但是漸漸地，她感覺到氣恨，在氣恨中她夢着了巴格魯；他至少是不嫉妒，也不猜疑的。亞弗萊，在做着壓迫者時，使巴格魯做成了拯救者。巴格

魯，在他的單純和安寧上，幾乎是神一樣的了。每一樣事情結果都是使她理想化了這個好看的陌生人。她從來未有一個機會看見他的缺陷。她的想像，被壓迫所滋培，而變成了迷戀了。

「我在給他以自由，並取回我自己的自由這事上，已經就延得太久了。啊，我的自由，我神聖的自由，那曾經是那麼艱難地得來，而我曾發誓過要保留的！啊，我要它，只不過是爲了要再受一次痛苦。我的心掙斷了這根鏈子，只不過是去鑄了更堅的一根。這是狂，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不對你有着盲目的虔信，沒有辦法不相信，快樂是屢現在你對我的愛裏。假如你知道我的一生，假如你真了解我這重負的心，也許你就會自己告訴我，我是太莽撞的。……」

「假使不幸降臨了我們，假使有一天，我們的感情使我們痛苦，或者假使疾病、苦惱或者人性的脆弱戕害了我們，那，不要緊的，我們總是愛過，總是會快樂過了。我仍然感覺着有勇氣受苦。要來的就讓它來吧，快樂是值得償付代價的。」

亞弗萊的情形被飲酒弄得更糟了。當他開始可以走到外面去時，他就有了機會去買松酒，這是他十分嗜愛的。狂飲以後總繼之以迷亂和昏狂。在詩人飲了過度的酒以後，總是巴格魯去找到了他，把他領回給喬治。

「這你今晚上帶回來給我的可憐的病孩子，……我都知道這次昏狂不會是最後一次的。……但當我看見他那種被丟棄，需要着照護、友誼和幫助的時候，我總是沒有辦法不感覺到失望。……可憐的年輕的詩人，他有着一種追求偉大事物的情感，但他沒有這種力量來實現它們。……他服從了自己所有的壞的衝動，因而受苦；他是叫人憐憫的。」

儘管是反抗，喬治却是感情上地如此和亞弗萊結在一起了，她不能夠脫開。巴格魯是好心的，不自私的，忠懇的。但喬治情願談着亞弗萊的壞處，而不想談巴格魯的好處。看着喬治抱怨亞弗萊時的那種激動，巴格魯，假如他懂得一點心理，應該會那麼說，「你多麼愛我啊！」但他說的却只是，「原諒了他。」喬治答允了原諒，和忘記了亞弗萊加在她身上的侵侮和傷害。

「但是，當我看見眼淚過後傷害又來了時，那又一次跟着的懺悔，在我看來成了只不過是軟弱。他的心並不是壞的，但他的靈魂既無力量，也無真正的高貴。你要我寬容，但我恐怕這只會使我們三個人比以前更加不幸罷了。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懺悔。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麼的。我從來不會向任何人求過宥恕。」

這封信是喬治受了她那寵壞的孩子的最壞行為的苦時所寫的。他似乎被魔鬼附了

身，沒有一個人能把這魔鬼驅走。巴格魯站在旁邊，束手無策。放血似乎也不會有用。喬治以那種經驗的智慧在旁靜待着。她知道亞弗萊。他的壞情緒激盪到最高點，然後完了；這以後，除了反盪回來，什麼也沒有了。他的情緒那時會同樣遠遠地把他推向相反的方向。他等待着詩人較好一面的本性自己到來。而終於，這是來了，非常巨大地，人幾乎可以看見一輪光耀的靈光閃動在詩人金黃色的頭髮上，像一個天使已進入了他的靈魂。

這天使是和那魔鬼一樣地極端的。在卑鄙裏它吹入了宏偉，在自私處它湧進了犧牲。這個改變，像過去一樣的，開始於悔恨。亞弗萊無盡地責備着自己。喬治的一切痛苦都是他的不好。等到他一開始責備自己時，喬治不再能責備他了。她的心融成了柔和。她奇妙的孩子又使她歡喜了。怨憤消失了。

亞弗萊，變得了突然地同情，要喬治對他推心置腹。難道他不是她最好的朋友嗎？她難道不能坦率地告訴他，她是不是愛着巴格魯嗎？喬治，她是曾渴望着坦率的，不能夠十分確定他這新的情緒是不是會長久的。她只敢說，「這是我的秘密。」

亞弗萊要知道這個秘密。到晚上，他轉向巴格魯，以同樣的溫存同情問他是不是愛喬治。巴格魯，看見他的病人寧定的舉止，說出了真情。亞弗萊的臉，如此久地因嫉

妒而至曲了的，突然地在狂喜裏完全改形了。

「你們互相愛，而你們又愛我！」他興奮地喊起來，把他們的手拉來放到一起，像一位神甫那樣地。他祝福他們的結合，喊說：「你們救了我了，身體和靈魂！」

這樣的一幕比任何描寫都好地說明了，女人們爲什麼會愛上亞弗萊。在他的一邊，人生永遠是興奮的。他的神經，他的感情，他的想像，給與了他一種神聖的瘋狂，它蓋倒了一切的判斷。他興奮的自我使自己和其他的任何人都崇高了。他並不是僅僅誘導性的，他是淹沒性的。

人或者會想像，喬治和巴格魯，這樣地，雙手在這年輕人的祝福下拉着站在那裏，會覺得侷促不安的。但是，不，他帶了他們走，——不單是喬治，甚至感覺滯鈍的巴格魯也走進了他的眩惘。他們覺得他偉麗。他們享受着被祝福。

這晚上其餘的時間，是用在喬治和巴格魯的贊美亞弗萊上的。不，事實上，是他們三個人一起在贊美亞弗萊。他是超人的，他自己也知道。在一種因爲激動而顫抖的聲音裏，他把喬治交給了巴格魯。在把自己從前的情人贈給他時，他說，這位意大利人是比他更好，更配得上她。

可憐的亞弗萊，他不知道，一個女人有權利給出自己！可憐的喬治，她已經給出了

自己！是亞弗萊知道而故意略視了這個事實嗎？她不能詢問。這會弄壞了這美麗的場面，損害了他的快樂的。這是如此地動人，如此的戲劇化，以至亞弗萊，被自己的宏偉所感動，而哭了，但他的淚是快樂的淚。

現在，他們的計劃是改變了。喬治原曾希望和亞弗萊一同回家去的，但詩人不願接受這個犧牲。殉道者的職分該是他一個人的。他曾使她受苦，現在他必須來補償。商量了幾次以後，終於決定了，由那忠心的僕人安東尼陪他到巴黎。喬治每天在等着出版商寄來的錢。他求亞弗萊等一等，但這位英雄却沒有耐心。第二天他走了，永遠地走了。但永遠却並不是很遠，只是到了一個鄰近的碼頭，在那裏，亞弗萊僱一個划子和一個船夫。船夫並不是僱來划船的。他只是用來作爲信使，送一封出色的告別信給喬治。詩人坐在船上休息着，等待回信。在信上，他說：

「在我從你身邊走開的第一步起，想着我是永遠地失去了你時，我明白了，我實在是只配失去你的，沒有一種責罰對我是太重。他，當他有着你的時候不知道如何尊崇你的，現在，穿過了自己的淚水，清楚地看見了真實，而在心底裏尊崇着你了，在那裏，你的影象永不會消褪的。」

回信是喬治用鉛筆草草地寫在那信封的背面：

「不，不要這樣地走。你還沒有完全好，而皮洛也還沒有把錢寄給我，好作安東尼路上的費用。我不能夠讓你一個人走。我的上帝呵，我們爲什麼要吵架呢？我不是一直是你的哥哥喬治，你的好朋友嗎？」

亞弗萊回來，作了一次更纏綿的分離，來讓喬治爲他整理行箱，買給了他一些禮品和一只新的旅行袋。

這最後的一整天，他們只兩個人在一起。她直送他到曼斯脫，在那裏，安東尼接着了他。亞弗萊，柔和而溫存，在喬治眼中現在是表顯了他真正的天性。他是，一直會是，也將永遠是，一個天使。一聲最後的再見，於是，離別的痛若。她悲傷地吻他，望着驛車帶了他走。

十

喬治，在曼斯脫離了亞弗萊，把臉轉向威尼斯時，她的神經裂碎了，在她四週的世界裏，似乎沒有一樣東西她看去還是正常的。她發覺自己生了一種視覺的幻感。她看見橋是顛倒的，兩個橋墩倒插進天空。運河畔的房子也是如此。她霎霎眼睛，看這種錯覺是不是由於淚水。不，顛倒繼續了好幾個鐘點，這是一種神經緊張的後果。達尼利旅

館中生活的騷亂裏，她從沒有知道過一刻緊張下的鬆弛，而現在，緊張是驟然地斷下了。她像一匹拖着重擔，被鞭策向坡上去的馬。拖曳是過去了，但結果是頹然倒下。

當初，在亞弗萊的鞭刺下時，她會想，如果她能一個人留下來和她的愛人巴格魯在一起，這將真是天堂了。現在，她是可以自由地和他在一起了，但她並沒有到他那裏去。她到了她的新朋友萊別楚夫婦的家裏。他們邀她在家過一個晚上，休息一下。她住了下來，但沒有亞弗萊的消息，她不能夠安定。他走後的第一天，她一點也不能夠動。第二天，她到鄰近的小鎮維桑脫去，那裏是亞弗萊的第一個停留地，安東尼曾答允在那裏留一個字條給她的。到了維桑脫，她失望了。這兩位馬馬虎虎的旅行者並沒有留下任何話。她的第二次回到威尼斯，就正像她第一次初到時一樣的狼狽。

看見她這種病弱的倦頹，巴格魯堅持他們得去山間作一次旅行。他安排了一個短期的戶外生活。他們每天步行好幾哩路，晚上住在小小的山間旅舍裏，試着要不再想起亞弗萊。但結果，喬治只是更縈念着他了。她答允皮洛的每月的稿子壓在她心上。她是太疲倦來寫小說了，於是她想給雜誌一封長的信，描寫她的旅行。因為她是滿盈着對亞弗萊的想念，她沒有辦法使自己只限於風景的描寫。她描寫了詩人，他放蕩的青春，對他的性情的咒咀，和他的天才。這封信，獻給「一個詩人」的，她寄給了亞弗萊，叫他保

存在書夾裏，丟在火裏，或者送給皮洛去發表，都隨他的便。這結果是發表了：作爲「旅人書簡」的第一封。

第三次回到威尼斯，發覺健康是進步了，但仍然患着神的緊張。有九個月，她會生活在另一個人身上。有兩個月，她會照顧着一個病人。而現在，她的神經仍追求着它們那熟悉了的習慣。她的專心，如此久地釘結在一個病人身上的，拒絕立刻轉向別的東西。她睡得很不好，常常醒來，諦聽着那老是在喊着她的、他的聲音。

巴格魯是自持的，不自私的。決心要不對他疲倦了的情人作任何要求，他試着照顧她，而這樣地，却錯失了那種對她母性自私的需求，這他本來可以做的。他既不倒在她足邊痛哭，也不請求宥恕。他從不病，從不蠻橫，從不瘋狂。他是善良而忠懇的，於是使她內心中的母性情緒感到了完全的寂寞。在她寄到米蘭的給亞弗萊的第一封信上，她寫：「啊，誰將照顧你，誰將來讓我照顧你！現在，誰將需要我，誰將讓我去對他關心照料呢！沒有了你那對我的好和壞，我將怎麼樣過啊！」她憂慮着久不聽見他的音信。她，在「這個信件常常要遺失，或者路上要走上六個星期的小村裏」，感覺着一種不安的憂慮緊張。她接到他從巴寶寄來的一個短簡，和終於從日內瓦寄來的一封長信。他仍然保持着走以前的那種新的溫柔。他很好，很舒服，差不多很快樂，只是在那些陰慘慘

的旅館客舍裏，曾哭過了好多次。

「我仍然以真底愛情愛你，」他那麼寫。「在這個離你已遠了的地方，我既不狂亂也沒有神經的刺激。當我寫着時眼淚流到我的手上，但它們是我所流過的最最甜蜜最寶貴的眼淚。我不願意在確實瞭解自己以前寫什麼，這樣多的事物已在我可憐的頭腦中經過了！我似乎是從一個奇怪的夢裏醒了過來。可憐的喬治啊，你騙了你自己呢。你以為你自己是我的情婦，但你實在只是我的母親啊。上天使我們互相爲着對方而生，但是我們的擁抱是太緊了，我們犯了亂倫的罪。」

他告訴她，他怎樣跑遍了日內瓦的店舖，怎樣買了一件使自己歡喜的新外套。他穿上了，在鏡子裏看看自己。突然，他發覺了自己曾只是怎樣的一個小孩子呵。當望着鏡子裏的影子時，他問，「難道這就是你愛的人嗎？你痛苦了十年，十年來你在心上懷着這個不熄的、尋求快樂的渴望，而這就是你憑靠的蘆葦！我離開你時，你是如此地憔悴，如此地因了兩整月的受苦而衰竭體弱。我使得你這樣的苦惱！將來許久許久，我都曾看見你的臉，那因爲在我身邊守護了十八個夜晚而變得了如此蒼白的臉。」

喬治發現了這只知自己的詩人竟能够有這樣的同情，她被這個發現所深深感動了。這種同情，他爲什麼不當自己在地旁邊的時候就給了她呢？那時候她是多麼地需要着，

它呵！這將成爲救傷的香膏。但同情總是歡迎的，即使是來得太遲。他現在遠在天邊，但他似乎是多麼緊接的啊。一種力量促使她把自己的心展開了給他，而顯露出了那一向因爲驕傲而不肯說出來過的情感。

「不要以爲，亞弗萊，永遠不要以爲，當我想起我已經失去了你的心時，我還會能夠快樂。我會是你的情婦，或是你的母親，這是無關重要的。不管我是不是曾以我的愛或者友誼啓發了你，不管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是幸福還是不幸，——這一切都絲毫不改變我現在的想法。我知道我歡喜你，這就完了。」

她提到自己在爲他做事，爲他安排各種娛樂，和保護他不使受害的時候，自己所常常感到的那種快樂。「是什麼命運把一切我給你的療劑全化作了毒藥呢？爲什麼我竟對你成了一種磨難，一種擻罰，一種鬼靈？當這些可怕的記憶侵蝕着我時，（什麼時候它們會離了我，讓我安甯？）我真是要瘋了。」她告訴他，假使不是他青春的求訴，以及有一天早上被他的眼淚所引起的她自己的弱點，那末他們可能仍然保持着是姊姊和弟的關係。「畢竟，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曾是愛人，我們互相了解到靈魂的底裏。這樣更好！啊，假使我們是在盛怒的一刻間分開了，沒有互相了解，沒有解釋過什麼，那將是我們怎樣的不幸！這就會毒害了我們整個的生存的。我們將永久不會再相信任何

東西了。」

他愈走得遠了時，她就愈完全忘記了他一切的不好了。他粗暴，他殘酷嗎？他曾罵她難聽的話，而不愛她了嗎？所有這不幸的一段是都忘記了。她不記得任何委屈。她不要他請求宥恕。倒是她想請求他的宥恕呢。她什麼都不記得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們很不幸，他們是分開着了。「但是我知道——我感覺——我們將永遠地互相愛，直到死。」

一次又一次地，她寫到這一個信念，就是：在他們愛情的殘餘裏，有着一些東西留存着，——一種手足的友誼，這將一直持續到老年的。他們將永遠能够互相這麼說：「我們愛過，我們痛苦過，現在我們是互相尊重了。」她鼓勵他去另外找一個情人，他不應該怕，他應該有信心，他應該甘願去冒這個險，即使痛苦，做錯，也總比活着而沒有愛好。當他找到這一個情人時，也許她會說，「不要跟我提起桑夫人。她是個不名譽的女人。」如果是如此，那她自己就一定可以遠離他住到別處去。她一定會了解。

於是他們互相同意，各人應該去片找一個愛的生活，而仍維持着一種親切的友誼，這個友誼是將保有到一生的。

漸漸地，喬治承受下了亞弗萊走後的打擊，而和巴格魯安定下來了。她有時候甚至感覺到一種解放和自由的感覺。她靜心自度。歸根結底，她所真正需要的乃是一個丈夫。她恨改變、動亂、不忠和無定。她渴望着和一個男人樣的男人結合在一種不變的、安定的關係上，這關係將是永恆而安甯的。爲了這個，她會和卡西米在自己的希望早已破碎了以後還仍同住在一起很久。爲了這個，她會要了尤爾。也是在這個希望中，她會要了梅里曼。而現在，又是巴格魯。那末，亞弗萊呢？不，她沒有曾把亞弗萊認作丈夫。結婚不是亞弗萊的事。她把他當作一個愛人乃是她的大錯。她愛他。她現在還是愛他，但只是當作自己的孩子那樣地。巴格魯很可以做一個模範的丈夫。他是忠心而專切的。他們可以一同過一生，至少是一生的一部份；當然並不是全部。每年一半她將給她的孩子們，另外一半給巴格魯和意大利。在威尼斯，和巴格魯在一起，她可以沒有阻礙地寫作。這將是一種婚姻。她是個真正的道德的人。這將滿足着她的道德意識。

於是，他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巴格魯有一個弟弟羅勃和一個堂妹尤麗。兩個男的住在一所破舊的老屋子裏，曼蔡尼宅的二樓。兩個女的住在底層。那間大家公用的作爲客

廳的房間是空的，喬治買了傢俱來佈置了它。她做了帷帘和靠墊，爲一切傢俱做了綉花布套，後來又慢慢兒繡成了六張椅套，做成以後，把它們一張一張換了上去。雖然她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是寫作，但在那些零零碎碎的空時間裏，她是很愛家務的。她幫他們惟一的傭人弄飯。她爲兩個男的打短襪，並送了四雙給小叔羅勃。她整修自己的衣服和帽子。禮拜天，她和巴格魯到教堂去。音樂和緩慢的拉丁文誦吟常常激起了她的情感。想着她的孩子，她的三個孩子，莫里斯，莎朗茲和亞弗萊，她寂寞地流了淚。

常有長長的家庭生活的夜晚。尤麗唱歌，喬治在鋼琴上伴奏。巴格魯以一種丈夫似的得意在旁邊望着，贊許這些女性的才華，把喬治捧到了天上。他預測她的需要，做她的吩咐，憐惜她的頭痛，常常爲她切脈，有時候爲她放血以保持健康。他發覺喬治自己有着豐富得可驚的醫藥知識。這位職業的醫生和業餘者交換着關於他們病症的故事。巴格魯驚詫着他情人的多才多藝。從來沒有一個女人在那麼多的事情上知道得那麼多的，也從沒有一個女人是這樣生動，這樣勤懇，這樣認真的。巴格魯覺得，她實在是生來做一個好男人的好妻子的。

他對她是無微不至。當她想要花，而他沒有錢去買時，他就一清早出發到鄉下，在路邊尋找，帶回一大抱的野花，來裝飾她的房間。

他關心她的工作，保護她不使人來訪。威尼斯的文藝界，發現了「萊麗亞」的作者原來就在他們中間時，是極想要來會見她。他們送來請柬，寫來信，請法國頭事介紹。巴格魯回了信，謝絕了請柬，摒開他們，好使他的萊麗亞能夠安靜地寫。她在他看來真是多麼的神妙啊！他十分謹慎，不會把自己的事情和自己的思想闖入進他這位親愛伴侶底神妙腦子中去的。他的事就只是在當她隨便喜歡講什麼時，他都靜聽着。

她喜歡講到亞弗萊。她自己一天最快樂的時候就是用在對巴格魯講到亞弗萊上，他的壞習性，他宏偉的行爲，他的將來，他的天才，他的聰明，他的詭譎，和她是多麼想念他。

巴格魯並不嫉妒。他何必去嫉妒一個人，這個人是遠遠地在別處的，而且，又只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呢？巴格魯能夠很驕傲地輕易對付下這個小孩兒。他是三十歲了，比喬治稍大一點。他是這樣的好了，不需要拯救；這樣的強了，不需要保護；這樣的長大了，他不要什麼寵愛。他覺得這是很自然的，喬治取他而捨亞弗萊。他並不虛驕，但人人都可以看出，他是兩人中較勝的一個。

喬治是愛着巴格魯嗎？她是喜歡他，她欣賞他的忠實，但是——却有着那麼多的「但是」呢。他是「一個肯爲她割下頭來的啞子」，但是他不喜歡啞子。他缺乏熱情，而

她是習慣了熱情的。他看她只是一個妻子。他習慣了意大利的女子，他喜歡她們愚蠢，善良。他沒有唸過「萊麗亞」，不能夠懂得它，不能夠了解浪漫主義。總之，他不是亞弗萊。除了亞弗萊，沒有一個人會給過她那種完整單一的幻象的。她曾是一個詩人的情婦。現在，她是一個普通醫生的妻子了。這使她安定，這對於她的工作是有利的，但這沒有能滿足她的靈魂。

在巴格魯身上有着一些什麼實際的東西。他一切的習慣都是和亞弗萊不同的。他白天整日在外，像一個丈夫所應該那樣的。他回來晚餐，像一個丈夫所應該那樣的。然後在家裏過了晚上。他是一塊固定的德行。因為喬治是從不去別處，而巴格魯也既是不願以自己的事情來打擾她，所以他們不久就變得無話可談了。並且，巴格魯也厭倦了學着講法文，而且（雖然這他不願說出來），他也幾乎是同樣地厭倦了聽喬治的意大利話。她靜靜的刺繡使他昏睡，所以一吃過晚餐，巴格魯就瞌睡了。起初，他只是把椅子裏瞌睡一會，但過了些時，在喬治面前覺得更自在隨便些了，他就常倒在一張沙發上，在那裏睡去了。

喬治常好一會地望着她這位模範的丈夫，這樣的好，這樣的忠誠，這樣的容易睡去，於是她的思想就飛向了亞弗萊。她就重讀他的信，以舒緩自己的寂寞，而在自己的

裏面，回應地幻構起一種伴侶的情緒。

她和外間世界的惟一的聯繫就是亞弗萊。她母親不贊成她的住意大利，已經不寫信給她。赫普列脫沒有信，卡西米只隔很久才寫一封簡短的家信來。勃各朗，他是在爲她管理事情的，是一個很壞的寫信者。而她的別的朋友們，則早就因爲了她的單一惠誠於一個人而和她疏離了。她惟一真正的信是從亞弗萊那裏來的。只有他知道她的環境，她的關係，她的接觸。只有他是高興聽她每天的零碎瑣事，或者她內心生活的思想和感情的。他的願意聽，他的渴望着聽，是變得更顯然的了。因爲他的信一次比一次變得更長，更熱情了。每班郵件到時都有他的信。每一封穿透進她那平板的、整日工作的生活的信，使她興奮歡騰；而當這種心情繼續着時，她就回答，傾瀉出了自己的靈魂。

似乎，他們是終於找到了那相互間應該的關係，一種神祕的精神的維繫了，這使每一方面都是自由的。巴格魯並不是自我中心的，他願意迴轉在喬治的四周，他依從她，讓她領導。爲着要使巴格魯歡喜，喬治試着集中於自己，停留在自己身上，作自我的中心，但這種努力是違反她的天性的。這使她不安甯，使她充滿着一種惘然的鄉思，想望着一個什麼人更需要她的，更固着的，一個什麼人她可以爲他做一些什麼的。他們這兩種天性，每一種都是外向的，每一種都需要着一個自私者。他們常常希望，亞弗萊如果

能和他們在一起就好了。他們回想着三個人一同去那些島嶼和鄰近水鄉的愉快的旅行，那些在遊艇裏過着長時間的日子。在那些時候，他們從不曾覺得煩厭，因為亞弗萊說話而他們聽着，覺得他們之間有着一個祕密的無語的同情，在拉他們到一起。

亞弗萊使他們聯結到一起。沒有了他，他們覺得是分開的。他們是多麼想望着他們的小小的自私者呵！他是使人興奮的，吸引人的，攪亂的，叫人疲竭的。當亞弗萊談着自己時，時間是多麼的飛駛易逝啊！現在，當他們獨自留下來互相談着他們自己時，時間是多麼的拖滯難過啊！

十二

當喬治正設法使自己適應意大利的新情況時，亞弗萊在巴黎，正使自己適應昔日的舊關係。他回到家來，渴望着歡愉和娛樂。他發覺自己成了人家好奇和興趣的目標，被人宴請着，像一個揮霍的兒子，對於他，任何人都是個近親。在他到達前的兩個禮拜，在巴黎的任何人，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聽說了他的整個悲慘歷史。這個可憐的詩人，他們這樣說，被一個下等女人所玩弄，她把他帶到了意大利，在那裏，她毀了他的健康，碎了他的心，然後和別一個人跑掉了。他的年青，他的美，即使是他的壞處，都使

他在世界的眼睛裏成了一個令人神往的角色。

每天下午，他非常小心地打扮起來，準備在公共場所出現了。他戴上白手套，鈕扣孔裏插一朵小花，拿起了手杖，帽子小心地斜壓在一邊耳上，一縷金髮飄掛在另一邊耳上，他慢步在安利塞場（註）的林蔭路上，觸目，美雅，一個悽然的微笑掛在他圓潤的紅脣上。他是生動的，而在他的悲慘故事下，是哀悽的。他到處被人邀請。他被憐憫，被寵愛，被崇拜。

在這些新的熱鬧中，他忘記了喬治，忘記了告訴她一聲已安然到達。他甚至也沒有叫安東尼寫幾行。在五月廿一日他寄了她一封信，署着十九日。他是十二日到巴黎的。在這封信裏，他對喬治重說那外面流傳的對她的誹謗，而對她保證說：他的聲音將永遠是爲她辯解的。忠實的普朗西也爲她辯護，他說，還有尤爾桑多和勃各朗也是如此。聖勃夫和皮洛則似乎是中立或者不定。婦女們責難她，好心的朋友們跑到繆賽老夫人那裏去講着「那個壞女人」的故事。亞弗萊告訴母親，喬治是怎樣忠切地照顧着他的。這該夠安慰一個母親的心了。

「我又一下澈頭澈尾地投進舊日的生活裏去了。我回家來曾下定決心要使自己快樂，和再找一個新的情人。我還沒有和母親一同吃過飯呢。」

人可以想像着繆賽老夫人，督率着準備亞弗萊愛吃的菜，等他回來吃晚飯。每晚上的失望，和每天的希望着他會留在家裏。但這寵愛縱容的母親至少知道，她兒子是愛她的。她有着那他回來前的最後一封信，在那裏面他曾說：「我帶回給你一個病弱的身體，一個頹倦的靈魂，和一個仍然在愛着你的，流血的心。」

這信是詩人在離開着母親的時候寫的。同樣地，在離開着喬治時，詩人寫：「我想念的並不是我的情婦。我想念的是我的同伴喬治。我並不需要一個女人，我需要的是一種精神的專注，那我常常看見在我旁邊，準備着回應我的。再會了，我的第一個也是一個愛人，我的朋友，我惟一的情婦。要寫信給我，一定的，要寫信給我啊。」

亞弗萊的逃開了一個害人精，似乎是引起了許多別的候補害人精的希望。許多女人向他挑情。有一個歎口氣說，「在你生下來那天，一定就有個女人生來做你的伴侶了。」他禮貌地同意了她的話，決定說，她並不就是那個生下來給他的伴侶，而回家來把這寫信告訴了喬治。

又有一次，當一個女人一連問了他三次杜特望夫人是不是真的很可愛時，他微笑，沒有說什麼，而他自己在這樣想着，並寫信給了喬治：「我不願否認我的救主。」

他告訴喬治，他已打定主意儘可能快地墮入情網，但決定要找這麼一個女人，年

輕，而有着一顆處女之心的。他決不願再把他的信心去給一個以前曾愛過別人的女人。他不能夠忍受前面還有過一個人這個念頭。他的情人單是現在該屬於他還是不夠的。她一切的過去也一定要是他的。他現在並不像以前那麼的太注重外貌的漂亮了。

爲着一些什麼原因，品格現在對他似乎比身體的魅力更加重要了。但是還有一樣，他沒有就不能合得來的，那就是頭腦。當他發覺在宴席上自己旁邊是個歌女時，這就使他討厭得要死。但從前曾經有過一個時候，她們這種典型會很使他歡喜過的。現在他要求着「一個崇高的心智，年輕和處女純潔的心。」真正這樣的混合是十分少的，但除了這個，別的什麼對亞弗萊都不成。他知道自己已被放蕩毀壞了，但是，或者也許就是因爲如此，他需要着一個新鮮未經接觸過的天性。年青和聖潔四周有的是，但在他的熱望着要一個和潔年青的姑娘時，他發覺自己是面對着一個巨大的危險。所有純潔的年輕姑娘們都是把心放在結婚上面的。當然，他得小心不上她們的當。還有，有着崇高心智的女人們在那裏呢？他找不到一個。他的思想一直地回到喬治。她是多麼了解他啊！她是多麼忍耐，多麼寬宏！只有她能在愛人中又認得出詩人。她把他的怪僻看作是他天才的一部分。他所要的是另一個喬治桑，一個人，她肯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完全專心於他，而把她崇高的心智完全用在他身上的。找一個更年輕、更新鮮、更聖潔的喬治，應

該並是不可能的。

他常常在留心，但是在全個巴黎，也許在全個世界，他沒有能再找到一個喬治桑。他因自己的失敗而驚異，惱怒了。他驚訝着自己的堅持要心智。他怎麼在對女人的態度上竟如此地變了呢？他已經大了一歲，一定是這個道理。一年以前，他把女人只看作是裝飾品，或者性的動物。現在，他把她們看作是人，能夠回應和了解一個天才男子的人。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完全地回應他的，沒有一個人了解他的天才，沒有一個人欣賞他是和旁人多麼不同。每一個人似乎都缺乏着同情的想像。他怎麼竟變得了如此的苛刻了呢？這一定是因爲了他的病。不錯的，是病使得他更認真了，對於女人更斤斤計較了。

他把所有這些都寫信告訴喬治，她同情了他。「告訴我你快樂，那末我也就快樂了。」她一次又一次如此說。

他常常哭，常把這告訴喬治。他到瑪拉蓋路她的屋子裏，在那裏看見了幾枝她抽了而遺留在那裏的烟捲。在一種深切的痛苦情緒中，他吸了那曾被她的手指所接觸過的烟捲。他也找到了一片碎了的梳子，他把它藏進了衣袋裏，因爲這會是接觸過她的頭髮的。

雖然這種種都是孩子氣的，虛榮的，諂媚的，他寫給她詩意的信，充滿着溫柔、寂寞和想念；而喬治，雖然是極端的恬靜和說着一些關於身體和節制的小小勸誡，總回給

他以一種母親似的信，充滿着巨大的愛，這愛給了他一切，而只要求他能回給她「你心的一小角」。

現在，他已經不愛她了時，她在他裏面找到了一個沒有任何佔有心和嫉妒的、理想的愛人。而他，現在，當她是屬於別的人了時，也在她身上找到了那完美的情婦，常常是被需要着，而且是需要的，因為她已經是他得不到的了。

從巴黎寄一封信到威尼斯至少要十天，而且郵遞又常常有延擱。信緩慢地來來去去，帶着他們心靈的興奮，他們內心的痛楚，和他們多變的心情。其中有着很多美雅文句和辭藻，因為這是那時候的風尚。其中有着過度的浪漫主義色彩，因為那正是浪漫主義的時代。而，交織在他們這些相互的做作的文學中的，是那兩個人單純的動人的故事，這兩個人在掙扎着想互相了解，並了解他們自己。我們唸到鷹，山巔，天堂，狂喜，和上帝這些字眼，但說不定就在下一段，却會說着日常的事情，用着——至少喬治的信是如此——事務式的口氣寫着的。

喬治，當她從山上下來時，是滿懷着兩件巨大的時時在心的不安，就是她的孩子和她的債。在住在威尼斯的整個時間，她都在記掛着孩子們。她會寫了信問丈夫，問母親，問勃各朗，她也常常寫信給兒子莫里斯。她給卡西米的信是可驚地妻子氣氛的。卡

西米要打發開莎朗茲，正如以前曾有一次想拋開莫里斯一樣的。喬治求他把這個決定延到她秋天回諾恩時再說。

她也惦記着莫里斯。勃各朗已經兩個月沒有來信告訴這孩子的情形了。她的焦心和苦痛一天比一天加重。她晚上夢到莫里斯。她常常夢見他已經死了。當亞弗萊走時，她會叫他到莫里斯的學校裏去看看他，然後寫個信回來告訴她一點情形。但亞弗萊寫信來說，他不能夠去，因他看見莫里斯要引起痛苦的記憶，因為這個孩子有着和母親一樣的眼睛。那末去問誰好呢？聖勃夫又不是這樣性質的接近朋友，而普朗西則早已經不來往了。

「在我去問了勃各朗學校裏是不是滿意我的孩子，和他是不是見了他的成績單以後，到現在好像是過了幾十年了。我沒有收到任何回信。原諒我提到這些焦慮，但爲了上帝的愛，去看看我的孩子吧；告訴我他怎麼樣，和他是不是記得我。」

在這個請求以後，亞弗萊去看了莫里斯。他看見孩子很好，由祖母和外婆照管着。至於那老是在身的錢的問題呢，喬治欠着皮洛的，洛西福谷的，以及巴黎的房租錢，在威尼斯，她會向她的意大利朋友萊別楚借了錢。她不願向巴格魯拿錢。「那太無趣了。」皮洛在她寫完「安特萊」以前不肯再付她錢了。好，她寫完了它，也許皮洛已

把錢交給勃各朗了，他是替她管着事務的。但勃各朗並沒有一封信來。她賺了這筆錢，而錢並沒有到她的手。她睡在一張空空的草墊上，她必須在飲食上節省。終於，在走頭無路中，她告訴了亞弗萊她關於錢的煩惱。亞弗萊立刻推身而出。

「你要記得，在任何情況下，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你能叫我為你做一件什麼事，就是給了我一種恩施。」

於是他告訴她說：她可以再向萊別楚借錢。

到六月十五日，她差不多是在一種躊躇去偷好還是去討飯好的情形之下了，感謝他的朋友皮洛和勃各朗的不關心，後者在四月一日以來只替她留下了一百法郎。她寫作了非常之多，賺來了足夠的錢付清了最最緊迫的一些債務，而過相當好的生活了。「這些極端的不幸毒害了我的生活，並逼得我仍只好繼續匍匐着。你想像不出我所過生活的省儉，和我工作的堅忍。這是變得狂異了的，但我喜歡這一種只比神偉略次一點的生活。」

亞弗萊又立刻挺身出來。「要記得，只有你的生命才能使我覺得我是活着的。假使你要我為你借一筆債，我一定會很高興地如此做，而且我會以後用我的工作來償還。」但是他沒有工作，也沒有去借一筆債。他很容易向母親那裏借一筆的，——他沒有

把這事情隱瞞喬治。相反地，他天真地告訴了她，他母親曾要給與他需要的錢。但他不想利用這個給與。對他自己的母親，他是敏感的，自尊的。但是，正像卡西米，正像尤爾桑多一樣，亞弗萊在對喬治的態度上却沒有任何經濟的自尊。她的天性是太過分地慷慨了，而結果她的男子成了不管事。

在給亞弗萊的回信中，她對他說，他應該等三年再還他所欠她的錢，他現在應該僅爲着娛樂自己而工作。

(註) 巴黎的遊樂場所在地。

十三

喬治對巴格魯的第一個失望是他的沉默。她的第二個失望是叫做亞柏麗絲。巴格魯，如此成功地保護了他的萊麗亞不讓人們來訪的，却沒有能擋得住這位亞柏麗絲的來。因爲這個訪問沒有像信或者介紹之類的先期接洽的。以一種原始天性的簡單直截，這個女人跑進了杜特望夫人的屋子，要找她的情人。

也許，喬治並不會希望巴格魯能一無瓜葛要斷絕，雖然她可能希望他在開始來和她一起生活以前，能把它們斷絕得更澈底一點。但是這裏可來了亞柏麗絲，解釋着問題的

她的一面。她被遺棄了，所以她要杜特望夫人把巴格魯還給她。在亞柏麗絲身上，似乎有着一些尤爾的洗衣婦，卡西米的女僕，和亞弗萊的歌女底什麼東西的遺留。

在幾天以後，喬治聽見巴格魯的房間裏起着喧鬧，「好像他是在試着爲三十隻縛在一起的貓開刀」。喬治開了門看。她看見巴格魯在罵着可怕的話，從屋裏趕出亞柏麗絲來。喬治過來保護亞柏麗絲，而她却就轉向了喬治，威嚇說要弄死她。喬治回答說她要喊警察了。尤麗把這恐嚇當了真的，可笑地担心中喬治的安全。亞柏麗絲扯下了一把巴格魯的頭髮，撕壞了他漂亮的新外衣。喬治把這一切都寫信告訴了亞弗萊。

在這一次，喬治會使自己接受法國式的對女人的觀念。她只要把自己的容忍也及於這個意大利人就是了。但哲學雖是如此，她的感覺似乎已動搖了。她決定走，十分熱切地想着君士但丁堡。她寫信回家去：「我很想能夠拿到這筆小小的七八百法郎，到君士但丁堡去。」她也爲了同樣的理由，不能夠回家去。她沒有錢。當亞弗萊走時，她借給要他自己最後的一筆錢以後，就只剩下百法郎了，以後也沒有收到過任何錢。她使自己適應這不可免的事情，時常使自己想起，巴格魯是多麼好。但她也總是一直在奇怪，自己怎麼會會把他看作是理想的。

寂寞，想家，爲想念孩子們而變得消瘦，被債務所逼，跟過度工作的疲倦奮鬥，她

寫信給亞弗萊，把這種都說成好。說到身體嗎，她是和一匹馬一樣健壯。說到孤寂嗎，她被朋友們和一個快樂的家庭所圍繞着。說到巴格魯嗎，她稱贊他的好，但她不能抑制自己對亞弗萊傾吐：「終於，我現在學到了張開眼睛來愛了。在我生命裏第一次地，我不是以衝動的熱情來愛。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變成了愚蠢和善良，如他所希望我的那樣。」

在這個意大利愛人的頭上，不再有金色的彩耀留着了。他的棄婦——一共有三個了——毀壞了他的神祕魔力。她的思想又回到了舊日對於友誼的偏愛上。她把巴格魯看作是個和善的大哥哥。假使她不能夠去君士但丁堡，她至少可以離開這個家庭圈子。「在一個月的末了，」巴格魯說，「她決定了搬，去住在靠近拔卡洛里橋畔一條通向橋去的小街上。在這所房子裏，她寫了「旅人書簡」和小說「約蓋」。喬治寫信給亞弗萊說，巴格魯仍然來和她一同吃晚飯，但總是在八點鐘左右走了。」

「她不再寫信給她的朋友們說到希望每年都在威尼斯過半年了。」在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上，她說：「假使我有這筆錢，我只想回到巴黎，不想任何別的地方，」她並告訴他：「我現在可以毫無疲倦地每天寫作十三個鐘點，雖然平均總是寫七個或者八個鐘點。」

在極大的迅速裏，她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叫做「萊渥納·萊渥尼」。背景是威尼斯。萊渥納·萊渥尼是個叫人迷戀的無賴少年。他快要和美麗的裘麗蒂結婚了，但在婚禮的前夕，他誘她逃了，沒有行婚禮。裘麗蒂愛萊渥納，不管他有着許多罪惡和他無定的生活。過了些時，裘麗蒂被他丟棄了。她後來愛上了一個極好的年青人，他向她求了婚，但在婚禮前夕，裘麗蒂聽見萊渥納的聲音在喚她。她又回到了她的壞情人那裏去了，讓她忠誠的未婚夫去忍受不應該受的孤零。

這個自棄的愛情故事吸引了喬治的讀者們，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據說，就是這本小說的影響，使達谷伯爵夫人決心和音樂家李茲脫相依爲命，跟他去作甘願的流浪。

「萊渥納·萊渥尼」共有二百五十頁，是一個禮拜內寫成的。這是喬治的想像、感情、與寫作才能的怎樣的一個例子呵！我們可以猜想，在這創作專注的一個禮拜中，喬治在晚上不再是個活潑的份子。知道她怎樣地在把自己比着她的人物，我們就可以想像，她凝望着巴格魯，想着他是多麼好，多麼忠心，而同時傾聽着內裏亞弗萊的聲音，這聲音她是很甘願跟蹤到天涯海角的。

跟着的是「約蓋」，一本長的嚴肅的作品。「約蓋」是一本震駭了世界的小說。即使是喬治熱心的崇拜者也爲之歉然，謂我們忘記了它，或者把它當作只是一時的乖離。

之作。她讓她的主人公約蓋攻擊着婚姻制度。他預言說，人類更文明了時，婚姻會沒有了，而代之以一種開化的約束，或者一種試驗性的結合，可以隨意解除的。約蓋是個英雄氣概的角色。生活在一個不容許離婚的時代裏，他却試着給了他的年輕妻子以幸福以及她自己所挑選的人。爲了這是他們這問題的惟一解決辦法，他跳岩自殺了，而且是用了一種的方式，使他的死似乎只是一個偶然的失足墮岩。

「約蓋」激動了公憤。丈夫們尤其是反對。假使每個尋求着幸福的妻子都希望起自己的丈夫自殺來，那可還成個什麼話！許多讀者認爲這本書應該禁止。但無論如何，這一場激憤是在書出版以後的一會才引起的。

當喬治寫「約蓋」時，她是完全浸沉於對亞弗萊的想念上。宏偉的亞弗萊，他去了巴黎，高貴地把她讓給了巴格魯。亞弗萊，當然，是理想的約蓋，他高超的性格，是對詩人底超人高貴性的一個呈獻。假使萊渥納象徵着亞弗萊的壞的一面，那末約蓋無疑地是詩人優美的一面的縮型。

十四

喬治從沒有猶豫過自己在四月間所決定的計劃，就是到巴黎去參加莫里斯學校的大

考期。她展望着九月間的假期，那時她預備和孩子們一同到諾恩去過的。她爲這個計劃竭盡努力。「約蓋」是在動身以前寫完了。第一卷準時地寄給了皮洛，他給了她一千法郎。靠了「安特萊」得來的錢，她償付了在巴黎的一些最緊迫的債務，和全部在威尼斯所欠的債。靠了「約蓋」她有了回家的川資，並多下了一點錢，可以備臨時的急需之用。巴格魯也說過那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說喬治「對別人揮霍而對自己吝嗇」。從這個脾氣看，緊急需用自然是、定會有的。

巴格魯決不定要不要去巴黎。喬治要他伴她去，亞弗萊也來信勸他去。「你一定要來，我的朋友，否則你就切不要讓她一個人走。三百哩路叫一個女人單身走是太長了。我知道她對這種反對的回答一定是說：她和一個土耳其人一樣的強壯。但是我要向你附耳說句話，如此低聲地，使她不會聽見：即使最小的土耳其人，也比歐洲最強壯的女人強。我，自己不是土耳其人，可向你保證，這真是這樣的。相信我，來。——亞弗·繆。」

巴格魯自己說到決定是這樣的：

「我儘量地整頓我的事務，以便集起一點錢。在第二天，我對她說，我可以和她同去，但我一定要獨自住在巴黎，不高興住到夏都去，因爲我希望住在這大國都裏，可以

去參觀醫院和繼續我職業上的研究工作。我說這些話的態度是相當哀傷地，但堅決地。她回答說，「我的朋友，你可以照你喜歡的那麼做。」我了解着她，她也了解着我。從這時候起，我們間的關係是朋友了，——至少在她這面是如此。至於我呢，我很滿足能做她的朋友，但是我覺得我們仍然愛着她。」

十五

喬治到了巴黎，十分快樂。不單是她又有了莫里斯，而且她也在自己身邊有了她溫和的哥哥巴格魯和她神妙的孩子亞弗萊。她覺得，這個三邊的友誼一定會是很和諧的。當初亞弗萊離開威尼斯時就是如此，這在他們以後所有的通信中也繼續着是如此，現在，在他們的三個靈魂中也是如此了。

亞弗萊不是如此說到過巴格魯嗎：「妙極的傢伙，當我一想到他時，我不能抑住自己的眼淚！——他是個高貴的東西，他愛你，像你所值得被如此愛的，——我愛他差不多像愛你一樣深。」

他不是把巴格魯稱作是自己更好的自我嗎？他不是會把喬治放在巴格魯的保護之下嗎？他不是會直接寫信給巴格魯，說自己是巴格魯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嗎？

亞弗萊是個變了的人。他自己說他的嫉妒是爲了他的年稚。這是一件已過去的事情了。他向喬治說，他現在是個大人了。喬治相信了他。至於巴格魯呢，這個寧定的意大利人的美，就是他的無妒忌、無猜疑的大度涵量。對於亞弗萊，他感覺自己是父親一樣。他曾一次次地對詩人表示着他的愛。他曾寫信給他：「愛我，像我愛你一樣。」他曾提到那聯結他們到一起的情感，稱之爲「一種對我們是宏偉的，而對別人是不懂的感情。」

喬治對兩個都相信。她把她的信心根據在他們對於自己高貴意念的解釋上。就彷彿她向亞弗萊說過的夢可能會真的實現了：「爲什末我不能生活在你們兩個中間，使你們兩個都快樂，而並不是屬於你或者屬於他？我能够這樣地過十年。」她真是在這樣想的。她能够一直這樣過着，只要她的那兩個男的是快樂的。或者可以說，她的這種幼稚是可笑的；但同樣真實地也可以說，她對於完善的信心的確是巍峨的。

但是她的理想主義，不管是幼稚還是巍峨，使她不能和實際的人性對抗。她從不能看出，性比愛更重要。兩個人都向她表白愛。兩個都會放棄了性的需求。那末，爲什麼他們不能够一起地快樂呢？她從來不覺得，要求那自己或者人家所不可能的，乃是悖理的事情。每一個都會是她的情人，這個事實，對於她並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但

對於兩個男人中的任何一個，這都是生命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巴格魯在奧萊昂旅館裏住了下來。他似乎並不急於開始他的研究工作。他逗留在瑪拉蓋路十九號的屋子裏。他不能夠把自己和喬治拆開。

當亞弗萊來訪時，巴格魯正也在。兩個人在第一次面見時互相親熱地道候。但當亞弗萊把頭像他所常常那樣地微微俯向喬治，把他藍色的眼睛親愛地望向她時，巴格魯覺得像是受了謀殺一樣。而當巴格魯在他的最好的適當態度裏笨拙地站在旁邊，不願從她的身邊離開時，亞弗萊從他通紅的眼睛裏射出了熾烈的恨來。喬治望着他們，驚呆了。這兩個人間燃起的怒火，灼焦了她的靈魂。這毀了她的希望，滅了她的幻象，摧殘了她的夢。

亞弗萊走後，她精疲力竭了。巴格魯，他還留着未走，把她的疲竭認作是她偏愛詩人的一個證明。而亞弗萊呢，又寫來了一封極傷心的短信給喬治。他在和她的重會上，把自己估計得太多了。他將到西班牙去，好讓羣山大海來阻隔在他們中間。他將永不再回到法國來了。他將自己去流徙。因為他將永遠地走了，所以他請求和她單獨地最後會見一次。

喬治的理想主義把自己弄到了一種毫無辦法的情境裏。她不能單獨會見亞弗萊而不

觸怒巴格魯，所以起先，她爲了巴格魯的緣故，拒絕了這次會見。亞弗萊又一次寫信來，用着更傷心的話，一定要她祕密地和他相見。她不願和他祕密會見，但她又不能夠讓他傷心。終於巴格魯同意了，當亞弗萊再來時，他走開去。

喬治和亞弗萊單獨會見了。喬治試着使他明白，他的出走完全是無須的，因爲她四天以後就要到諾恩去了。但詩人不肯放棄這個戲劇化的流放。他要她明白，他是要去死在異鄉的天空下。喬治跟他說到他的青春，他將來的聲譽，以及他對自己的希望和信心，而最後，當喬治在向亞弗萊道永遠的再會以前，巴格魯進來了。

喬治出來解救。她吻了亞弗萊的額，然後，依照法國式地，吻了每邊面頰。她是如此單純地做着，即使嫉妒的巴格魯似乎也不以爲意。顯然地，有一些時候喬治是能夠把男子提到她自己底夢幻的水平綫上的。

亞弗萊「永遠地」離開了法國了。他是想贏取同情，想引起注意，還是只不過是想把情境弄得戲劇化呢？不管動機是怎麼樣，他接了母親的錢，整起行李，走了。但他並沒有到西班牙去。他到了巴唐，在那裏停下了。他沒有去爲自己的聲譽寫作，像喬治所希望他的；也沒有寫信給皮洛，如他所答允的。他獨自狂飲，並寫了一封長信給喬治。他已把她放在自己所不能及的地方，於是他又愛她到發狂了。

在去諾恩以前，喬治把注意轉向巴格魯。這意大利醫生被介紹給了幾個有名的醫生，得到允許去參觀巴黎的醫院，並可以進臨床指授的病房。皮洛送了他一張戲院的長期免票，勃各朗則答允了負責照料他。但巴格魯却喜歡亞弗萊·塔丹，他在威尼斯時認識的。塔丹，僅次於亞弗萊的弟弟保羅·繆賽，乃是喬治的最大敵人。喬治走了以後，巴格魯感到孤獨，開始覺得自己被損害，存心挑揚了。在塔丹的影響下，他的眼睛終於是張開了。他清楚地看出了，喬治是個害人精。他忘記了，他是在第一眼就愛上了她的。他對自己說，是她誘墮他入情網，碎了他的心，吸了他的血，毀了他的前途。她迷他背離了自己對父親、病人和姘婦的責任。他在碰到她以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他父親早就常對他說，和一個外國女人公開地住在一塊，是不合基督教義的，下流的。現在他看出了，他父親是對的，他和這個法國女人的事情是一件大濺聞。巴格魯記起了繆賽聲意他到巴黎來的熱情的信。他想起了在威尼斯時用在繆賽身上的一切時間和照顧，而覺得憤慨，這個法國人沒有對他報答任何殷勤。

可憐的巴格魯！他渴望着聽見自己的語言，看見自己的同胞。他想回家去，把自己獻給他的事業和他的亞柏麗絲。但是他無法離開巴黎，因為他沒有錢。他曾帶來四幅楚格萊里的油畫，這他原打算能賣掉的。但販畫的覺得這些一無價值，沒有一個人要買。

假使他賣不掉這些畫，那他就得挨餓了。他每天的伙食已經吃得一天比一天壞了。

喬治在意大利時會覺得甯死也不向巴格魯借錢的，而現在，巴格魯在巴黎，也表現了自己同樣的傲氣。當等着喬治回來解決他的問題時，他感覺着一天比一天更恨喬治了。巴格魯會歡喜並崇拜過他的情婦，但他不夠聰明能抓住她。自然地，他怪她的情人的不能夠被抓住。

亞弗萊在巴唐，正在想寫一本關於喬治的書，但他驚異地發覺，自己對他所愛的人，是知道得非常之少。他們在一起的時候說過些什麼呢？他不能夠描出一幅她生活的圖畫。也許畢竟，這故事將是關於他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他可以把她作為自己愛情的對象來放在裏面。即使這樣，也還是沒有做到了他的諾言，——「我將以我的骨爲你造一所祭壇」。他決定了，他現在不能夠寫。他因此很不快樂；這是她的錯。

亞弗萊失去了那在世界上惟一值得保有的女人。他曾保有着她，後來丟了她，祝福了她和另一個人的結合。他明白了自己的錯，他後悔，而很自然地，他怨怪這個女人。正那時候，喬治在諾恩是處在家庭的混亂中。卡西米喝酒，罵人，恨見她的面。他在孩子們前面暴跳狂怒，莫里斯已經夠大，懂得氣憤，和被父母間的不和所惱了。對這個可怕的錯誤的婚姻，她能夠怎樣辦呢？卡西米說他恨諾恩，要住到巴黎去。但當喬治

答允了自己和孩子們住在諾恩，並自己負責設法用度時，他大怒，拒絕了。她對卡西米保證說，他們一直總是歡迎他來，和她們一塊住的。他的回答是：他決不願伸足進一個自己不是惟一主人的屋子。不幸的卡西米結婚以來就從不會試着想作過任何事情，或者做任何樣的人。他一直就是靠着妻子吃飯。他是一個大失敗，這得怪一個什麼人。所以很自然地，他怪他的妻子。

喬治，這女子、妻子和情婦，自然地怪這三個男人，因為他們中沒有一個能達到她的理想。她覺得自己負着毀了三個生命的責任。她不知道對三個中的任何一個能怎麼辦好。他們似乎是沒有辦法的，孱弱地甘願讓自己的一生毀了，而她則在和更大的負荷奮鬥，這個負荷是比那曾放在他們三個身上的更重的。他們似乎是自由的，而且並不珍愛着這份自由。

現在看出了，巴格魯在關於自己的真正性格上曾騙過了她。他的沒有嫉妒，只是因為他能夠保險絕對佔有。「等到脚一踏上巴黎，他就不再了解任何東西了。」他失去了一切單純的善良，而變得多疑、無理了。喬治，從前曾以為他強的，現在覺得他是個軟弱的東西。她幻滅了，但是她決定仍然做着他的朋友。當她試着不再想到巴格魯時，她就惦记着亞弗萊了。假使她把思想一移到亞弗萊，它們就回到卡西米上面了。她不知道

三個人裏究竟是哪一個最使他困惱。

在諾恩，一天下午，當覺得需要獨自過一會時，她讓孩子們在午睡，卡西米在生氣，自己走進了那鄰近夏都的林子。這是個柔和的九月天，她試着在樹木、花和鳥的溫馨的影響下找尋到療治。她帶着紙，鉛筆，和她夾花瓣用的小小紀念冊。她並不想寫信給亞弗萊，但她明白着他的焦灼。她知道他是在望着郵班，計着日子。當她的腦子正被自己的問題重壓着時，叫她怎麼能夠使自己寫信給他呢？她想着她的孩子們，她無望的將來，和她苦痛的過去。她想到卡西米和他的怨怒，想到巴格魯和他的不快。

於是她重讀亞弗萊的信：

「我親愛的靈魂：你有着顆天使的心呢。我要向你說我的愛。啊，喬治，是怎樣的一個愛喲！沒有一個人會像我那樣地愛過的。你知不知道，我被愛弄昏了，沉溺了，淹沒了。我不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着，或者是不是在吃，在走，在呼吸或者說話；我只知道我愛你，我的生命，我的幸福，我的親親。對你自己說，你被愛着，就像上帝被他的神父、信徒和殉道者們愛着一樣地深！我愛你，啊我的血，我的肉！我愛死，這個說不出名字的愛——是瘋狂，是絕望，是昏沉！你被愛，被崇拜，被癡愛到要死！不，我是永遠不會好的了。不，我不想要活着。我寧願這樣，爲着愛你而死是比生更寶貴，

更可愛的。我很知道他們在怎麼樣說。他們說你另外有了個愛人。我知道。這是我殺我，但是我愛你，愛你，愛你。沒有人能阻止我愛你！我對自己說，我應該活，我應該去再找一個愛人，忘記了你，提起勇氣來。我試着，終於我竭力這樣做了。但是呵，聽我，我愛我的痛苦更甚於我的生命。啊我的人兒，——想想你那快要死了的孩子吧！試試忘記了那一切別的東西，重唸我的信，假使你還有着它們，或者唸唸我的小書；想——讓你的心飛向我——為我流淚——然後拿起筆來給你可憐的朋友一個鐘點。告訴我所有你心裏為我的一切。甚至就勉強你自己一點兒吧；這不算罪，我的孩子。對我說甚至超過你所真正感覺的。我不會知道那裏面的不同——這不會是罪——我是昏迷的！但讓這封信裏沒有任何東西，除了你對我的友情，你的愛，喬治，你是叫它愛嗎？給我一封信，那裏面沒有別的除了你的愛——告訴我你給了我你的嘴唇，你的牙齒，你的頭髮，那我會佔有過的、你的頭上的一切，告訴我你吻我，你——我！啊上帝，啊上帝，當我想到這的時候，我的喉嚨塞塞，我的眼睛噙淚，我的膝顫抖。啊，死是可怕的，像這樣地愛是可怕的。怎樣的焦渴嚙，我的愛。——啊，我對你是怎麼樣的一種焦渴！我求你，給我這麼一封信吧。我快死了！再會了，啊，我的生命，我擁你在胸前。啊！我的喬治，我美麗的情婦！我的第一個也是末一個情人！」

這封親愛熱情的信並沒有在她心中引起回應。它的哀訴只增加了她底憂鬱。爲什麼她不能回應他呢？他那種熾情的毀滅力量底記憶閃過她的腦際。她試着想像亞弗萊在她的屋子裏，像他過去那樣地，屬於着那裏。不，她不能夠再這樣的了。她不願意失掉這最近五個月來的神祕的維繫，她喜歡這甚於那種狂熱的愛。她怕的並不是亞弗萊。她知道她自己。她沒有辦法抵抗他。她又會投降，順從，屈服的。這是她底愛的致命的方式。她不能夠用任何別的方式愛。她的心在爲她瘋狂底詩人的熱情呼喊，但她的理智告訴她，她必須不向他的專暴的愛投降。她不願意再做一次奴隸。

在這刹那，理智是佔了優勢的。在她對詩人的愛和對自己孩子的愛之間，永遠是有着一種衝突。現在，她母性的需求是滿足了。她和孩子們在一起了，他們有着優先的要求，這吸攝了她全部的注意。

在他的信裏，有一部份特別刺傷了她的心神。她重唸這一段。那末，他是要她騙他！但在威尼斯時，這正是他惟一不能原恕的事情。現在，他求她對他作假，和在威尼斯時她不得不對他作假的理由一樣的，爲了使他不至痛苦。現在說：假不是罪；但在威尼斯時，這是罪呀。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叫她怎麼樣明白，他對於任何事情的意思真正究竟是怎樣的呢？他又回巴黎來了。他甚至說過的到西班牙去的話，也並不會當真。顯

然的，她不能夠信托這個反覆無常的熱情了。他在亞弗萊對她不在跟前時所感覺的愛情裏倒更要快樂，快樂得多。她給他的回信傳達了自己心中的一切怨責。

「天啊天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狂熱，不是友情啊。雖然如此，我沒有担慮你的這些話。我知道這只是你詩意的用字方法。但現在，你走了極端，而巴格魯也是一樣。他抱怨我的陰鬱和我衰退的健康。他不能夠明白，我還有別的事情使我掛心，除了你們兩個人？你走的時候，你向我說：「你不快樂嗎？」我說，「是的，爲了我的孩子們。我不能夠忍受失去他們，即使爲了要保有着他們，我得和生命裏任何東西都斷絕。」可憐的比埃爾，他痛苦，我該去安慰他，而你會幫助我，是不是，因爲我覺得這些感情的起伏是在戕殺我的。每天我發覺自己更弱，對人生更加灰心失望。我覺得我們三個應該分開，沒有怨恨，沒有決裂地。不要再愛我了，你知道嗎？我不值得——我什麼都懷疑。我的心是冰結了的——我告訴你這一切，因爲假使我們在巴黎再見時，你不必再有任何想和我恢復親密關係的打算。我們一定得分開，你明白嗎？我們一定得這樣做，因爲你知道你不會能被這個愛醫好，這個愛你曾在威尼斯病前和病後時這樣鄭重地誓絕了的。

「那末，再會了，對這我們崇高友誼的美麗的詩，和這在我們三個間的理想關

係。這統統只是空想嗎？是的，這只是一個夢，而只有我，這軟弱的孩子，才真心地相信着它。現在，這一會的甦醒以後，我明白了你們中的一個需要我，而另一個拋棄我，凌辱我。叫我仍然相信着理想的愛嗎？不，世界上沒有這麼一種東西。那些嘲笑着一切東西的人是對的。假使不是爲了我的孩子們，我一定會甘願地投身了江心。」

在對這封冷酷、斥責的信的回復中，繆賽對她說，在巴唐有很多漂亮女人她們都會很高興接待他。他只要穿好鞋子披上外衣去和他們談情說愛就是了。當然，她們不會只因爲怕被誤解而就離開了一個愛人的。他一字不提喬治對自己孩子們和婚姻的担慮的事情。至於幫助她對巴格魯呢，他告訴她說，在巴黎比埃爾私拆了一封喬治寫給他的信。這狠狠的意大利人是如此地嫉妒得發狂，他私拆了信封，然後又用姆指把它壓好了。

「假使他痛苦，很好，讓他去痛苦吧，這個教我苦痛的威尼斯人！我回給他他所給我的教訓。至於你呢，我特先警告，我回給你自己所說的話：我寫這封信爲的假使你聽說我回來，你不必再存任何和我恢復親密關係的打算。」

雖然是說了這些高傲的反訐，他還是請求她到巴黎時仍然見他。這是他這封信的主要着重點。她願不願意再見他，她願不願，她願不願？他活着只是爲的要再見她。

喬治把這封可笑的孩子氣的信看得和他的詩意熱情的信一樣，對自己說：人不應該把亞弗萊的話照字而來的。他信裏的意思表示，他被她的冷酷和對別事的牽掛深深地刺傷了。她知道了，她不能夠指望亞弗萊在她自己的問題上幫助她，也不必指望巴格魯，或者卡西米。她必須繼續工作，等孩子們自己長大起來，够脫離卡西米的法律統轄。在目前，仍然是孤獨——那她無法忍受的孤獨。

這三個受磨折的靈魂每個都去尋找自己逃避苦痛的方法。卡西米，他是想有勢的，在他的酒窖裏尋找遺忘。亞弗萊，他要表現他的天才，並曾答允皮洛利用一個人在時寫一本小说和幾首詩的，衝回到巴黎和它毀亂性的誘惑裏。巴格魯，他是想着意大利的，專心於外科的研究。

而喬治，她在這世界上除了「愛」別的什麼也不要的，開始寫一本新的小說來賺一點錢。

像過去一樣的，賺錢是可怕地必要。卡西米買下了他付不出價的土地，而且又在貯備酒窖上費了極大的錢。這些債還是要她來還的。她又還得張羅自己的需用。而且，還有巴格魯，一文莫名，無法回國。皮洛剛付了喬治兩千法郎。她靠每天工作八個到十個鐘點賺了這筆錢的。巴格魯就聽勃各朗說，有人肯出兩千法郎買他那四幅油畫。巴格

魯於是可以很寬裕了。他的自尊滿足了，就不再探問了。他得了這筆喬治辛苦賺來的錢，覺得如此富足，他立刻化五百法郎買了一只外科用具箱。然後他又買了一點衣服和一些新書，開始很舒服地過了。

十月初，喬治搭日夜馳行的馬車到了巴黎。她把孩子們一同帶着，又再給了巴格魯五百法郎，供他回國的費用。

巴格魯開始覺得自己的前途更加有望了。這危險的法國女人沒有能毀了他。他曾表顯了自己太剛毅，太有辦法了。他可以回到威尼斯，帶着巴黎的一切神氣，他的新式用具，和許多可貴的接觸。他的事業似乎從不會如此地充滿着希望過。他的巴黎之行實在有着不可估量的好處。他不幸的愛情沒有害了他，反幫助了他。是的，他曾知道杜特望夫人是個害人精，但沒有一個害人精能毀得了一個強力的人的。

喬治到巴黎後不多天，亞弗萊從巴唐回來了。這離巴格魯的動身還有兩個禮拜。亞弗萊現在正是在巴格魯於威尼斯時所處的那種地位中了。他愛着一個別人的棄婦。情形是相似的，情形的倫理也是一樣的。但亞弗萊的觀點却不同。他現在覺得，喬治該有權利找一個愛人，而他也擁有權利向她求愛。他愛她，他想到她，但他不想告訴巴格魯。要喬治來覺得一定應該告訴巴格魯，似乎又是太可笑了。但亞弗萊總覺得，喬治在威尼

斯把她的新戀愛事件瞞過了他，這是欺誑，是謊騙。不只一次地，亞弗萊曾做過有夫之婦的情人。只要她們的謊騙是對他有利的時，他從不責備他們。在他的哲學裏，一切性的不忠都是可以的，除了那使他苦痛的。使他苦痛的女人就是犯了不可宥恕的罪。

在目前，喬治是結束了他的苦痛。她答允了見他。

亞弗萊寫信給喬治：

「我底愛，我來了。你給了我一封哀傷的信呢，我可憐的親親。而我也是在一種哀傷的情緒裏回它的了。你答允我們該再相見，呵我，我是多麼渴望着看見你啊！但是，親愛的孩子，一點也不要怕我會說即使一個字，一件最小的事情使你痛苦。只要我們一再見，親愛的，你就可以完全相信，你就可以看見我是多麼屬於着你，身體和靈魂。你可以看見，當你被想到時，我自己的痛苦和我自己的需求就都不再存在了。相信我，喬治，上帝知道，我永不會害你。接受我，讓我們一塊兒哭，一塊兒笑，讓我們講到過去或者將來，死或者生，希望或者悲傷；我不再是任何東西，除了那你所要我做的。你知不知道聖經裏露斯向納渥米說的話？我也能同樣地向你說。你所去的地方，我也去；你所住下的地方，我也住；你的人民將是我的人民；在你死的地方，我也將死在那裏，

埋葬在那裏。

「給我一個字，告訴我你的時間。是不是今天晚上？還是明天？你隨便選定什麼時候，隨便什麼時候你有一分鐘，一點鐘可空的時候。給我一行回信。假使是今天晚上，那更好。假使是一個月以後，我也會等。讓它是你沒有任何別的事可做的時候好了；至於我呢，我是沒有任何事做，除了愛你。」

你的弟弟亞弗」。

這封柔情的信對喬治是那麼完全的感動，正和上次那封狂熱的信是那麼完全地引起反感一樣。理智告訴她不應該向反復無常的熱情屈服，但也沒有用。她只聽見自己心曠呼喊。唉，孩子們已送進了學校，而她又是孤獨的了。她怕孤獨更甚於怕亞弗萊。她對自己說，不會有什麼事可怕，不會有什麼猜疑或者誤解的可能。他是溫和而不自私的，——誰能够不信任一個引證聖經的詩人呢？在愛和思念的狂喜中他們會見了，互相投入了對方的懷裏。

於是接着是這封喬治寫給亞弗萊的信：

「我可能會知道，那如此久來夢想着答允着的快樂，會跟來這些怨恨，知道你會把

你從前承認過的我的權利，當作了是一種罪。你且記記你的失望，和那一切你對我說要我相信的謬，說我對你是不可少的，說沒有了我你就是個失魄了的靈魂。又一次地我瘋到想要拯救你。但現在你是更失魄了，因為當你怨恨我，把你的一切憤怒和失望傾瀉在我的身上時，你還是並沒有滿足。上帝，叫我能怎麼樣呢！我對人生是完了！你要什麼呢？你要求我的是什麼呢？質問，攻擊，猜疑，這樣的快，這樣的快啊！你又爲什麼提到比埃爾呢，當我不許你和我討論到他的時候？而且，你又有什麼權利質問我關於威尼爾的事情？在威尼爾時我是屬於你的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並不是要提醒你這些事，但你是太容易忘記這些事了，你應該記得這些事情的。後來，在某一個晚上，這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在達尼利旅館，你說的這句可怕的話：「我請你原諒，但我並不愛你。」我不願意，我不能夠把你一個人拋在異鄉，一點不懂得他們的語言，又沒有一個錢。我們試着像要好同志那麼地過起我們從前的生活。但即使這也是不可能。你厭倦了——我從來不知道你到晚上回來時是怎麼樣一種情形，有一天你對我說你怕……（底下四字被喬治以藍鉛筆塗去。）

「比矣爾來爲我放血，——你那時候沒有想到嫉妒，當然，我也沒有想到喜歡他。但是，假使我是從那個時候起愛上了他的，假使我已把自己答允給了他，我對你也有什

變義務，你，稱我是討厭的化身，是愚笨的做夢者，是蠢物，是尼姑，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種種的名字？好，現在你要想知道整個歷史，一天又一天，一個鐘點又一個鐘點，我和比埃爾的關係的歷史，但我看不出你有什麼權利究問我。假使我讓自己向你招認，就彷彿我是個欺騙過你的女人似的，那我倒是自貶身分了。你愛怎麼想就怎麼相信吧，爲了要使兩個人都苦惱；我只有句話要回答：我既不再是你的了，我就可以自由地是他的，不必把我做的事情想到你。在威尼斯，我不許你問我任何詳情，是不是某一天我們吻過眼上，或者吻過額角，現在我也不許你尋根究底掘進我生命中的一段，這我有權利自己拉上一塊幕的。現在，我又成了你的情婦了，你就想拉開這個幕了。假使他會問到我關於我們的親密生活，你想我會不會回答他？你想，假使我的弟弟向我問到關於你的事情，這是不是合適？但你說你不再是我的弟弟了，——唉，你現在知不知道，我爲什末不願重結這不幸的關係？我可不是早就預見了你會如此，你會苦惱着我們的過去？當我拒絕了你時，這使你與奮像一首美麗的詩，而現在，你又一次能得到了我時，這對你似乎是一場夜魘了。

「我們現在清楚了這是怎麼樣一種情形，所以讓我走吧，——我們將會比以前更加不快樂的。假使我是，像你似乎想說的，放蕩而無信，那末，你又何必要把我要回，保

有着我呢？

「我不再想什麼愛情了，我已經痛苦得太多。呵，假使我是妖媚風情，你也許就不會那樣苦！向你說謊，說我並不愛比埃爾，說我從不曾把自己給過他，是需要的。有什麼事情阻止我要你相信這個？你苦惱，就只是因為我對你真懇。我們不能夠在這樣的情形下相愛的。我一切想要恢復你的友誼的努力都是徒然的。這個似乎會是如此美麗的關係，現在留下給我們的是什麼呢？啊，上帝啊，既不是愛，也不是友情！」

十六

「我不懂他怨恨我的究竟是什麼，」她寫信給聖勃夫說。「他的不公醫蝕着我的心。我們爲了這樣的事情分裂，這真是可怕的。」

「你要什麼呢？你要求我的是什麼呢？」她曾如此寫信給亞弗萊。她知道他隨便要什麼她都會肯，但是她沒有辦法知道，他究竟要的是什麼，而可憐的亞弗萊自己也不明白。她的氣憤的信似乎傷了他的心。他回了信，但沒有回了她的問題。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對你是那麼有罪！我會對你多麼不好。呵我知道！而你，你要不要懲罰我？呵，我的生命，我的親人，我是這樣的哀傷，我要瘋了。我蠢，不

知道好歹，野蠻。啊，喬治！喬治！聽：不要去想到過去。不，不要，看上帝面上！不要比較，不要去回想。我愛你像任何人所從來不曾那樣愛過的。啊，我的生命，聽，聽，聽，我請求你，不要怨恨我！啊，上帝，假使我沒有了她，我將怎麼樣過啊！啊，我是怎樣地苦痛着，我的朋友。我過了怎麼樣的一個晚上！告訴你自己，我愛你，——要相信！我的孩子，責罰我吧，我求你責罰我。我是個可憐的瘋人。我應該受你的怒。責罰我，但是不要怨恨我。不，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我在絕望中；我觸惱了，冒犯了你，我弄得你精疲力竭，而是怎樣地離開了你的。呵，儘管我是瘋人，我出你的門走不到三步，就幾乎倒下在街上了。我的生命，我至高的善士，原諒了我吧。我跪着求你！想想那我抱你在胸前的、美麗的時光吧。想到快樂。喬治，我從不會這樣地苦痛過。一句話，不是原諒，這我不配；但只要說，「我會等。」我的生命，你疑不疑心我可憐的愛？啊，我的孩子，要相信它，不然我會要死了！」

當喬治的回答沒有立刻來時，可憐的苦痛的詩人就病了，真的病了，躺在床上，軟弱無助。他再寫信，請她來，照護他。他一切都安排好了，使她可以進得來。他母親永不會知道的，或者，即使是知道了，她也會假裝不知道。她的被寵壞了的孩子要怎麼樣就得讓牠怎麼樣的。

她是不是要去，並且照護她呢？救火員是不是一聽見火警聲就立刻跳起來的呢？就如此同樣快而機械地，喬治回答了這個衰弱和需助的請求。她通夜坐着守護他。她原諒了他，而，因為他是太衰弱了不會對她斥責，於是他們又和好了。

這三封信說出了以後幾個月的事。多少次地在諾恩和巴黎間跑去又跑來是無關係的。多少次地亞弗萊離開了她然後又回來是不重要的。真正的戲劇並不在外表所發生的事情，而是發生在他們的內心生活裏。這和三個角色的情緒有關係，一個英雄，一個惡棍，和一個遭殃的女子。那光輝的英雄是亞弗萊，那漆黑的惡棍也是亞弗萊，而兩個人中間的女子即是喬治。從十一月直到三月，她是在奧克塔夫和柯里渥之間來去。這是她的悲劇。他愛她，奉揚她。他恨她，貶侮她。他溫存地抱她在懷裏，又粗暴地把她推開。照亞弗萊自己的認白：「在損悔過她以後一刻鐘，我跪着了。我一停止了咒她，就請求她的宥恕。我一停止罵她，我就哭了。」

阿西特·拔里的話說：「繆賽拖着一個放蕩的過去，它，像納舍的汗衣那樣地黏緊着他，迫使他的頭腦苦惱他的心。他不相信（女子），但他有着一種迫切的相信的需要。他夢想着一種愛，這同時也是一種癡狂和迷信的。他把他的時間化在試想着爬上天，但跌進了泥淖，而他就把自己的跌下怪喬治桑了。」

他在自己這兩種天性的衝突下束手無策。他不能夠愛，他不能夠相信。

她沒有停止愛。她也沒有停止相信。她在自己要給與和原諒的天性意志的掌握下，是同樣的束手無策。他正是最適合於她的人，因為他裏面有着那麼多的東西需要着原諒的。

當勃各朗表示不滿她的迷戀時，她回答說：「在一對情人間，有許多事情只有他們兩個人才能夠判斷的。」

至於說離開她的情人嗎，那她能到那兒去呢？她能夠轉向誰？那他所給與她的巨大的情感，她無法能找得到一個替代。他似乎是她對生命的惟一的把握。

同時，亞弗萊却不能宥恕她關於巴格魯的事情，和關於他所謂的欺騙。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過去的情形，攻擊着她的罪愆，她的欺騙，她的背信。她變得較不驕傲了，不怨憤了。爲了要接近他，和他和諧，她不再爲自己辯護了。誰對，誰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她很願意是自己錯的，只要這能使他快樂。說不定她是錯的。也許是。任何人使亞弗萊痛苦的就一定是錯的。她會使他痛苦。是的，所以她是錯的。

就這樣地，她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去適應亞弗萊。因爲，畢竟，除了亞弗萊，什麼別的都是無所謂的。他對她幾個鐘頭地講到自己的痛苦，和他的需要快樂。她爲了他的

痛苦心如刀割。要回答他快樂的需要成了她惟一的牽念。他要熱情，她就變得熱情了。他要嫉妒，她就變得嫉妒了。他要她專心注意於他，他就成了她一切思想和感情的中心了。她從他身上忘記了自己，在他的身裏浸沒了自己。她的存在成了一種茫茫幻夢。正像她曾成了恩第安娜，然後梵朗丁，然後萊麗亞，然後約蓋一樣的，現在，她成了亞弗萊，以他的耳朵聽，以他的眼睛看，用他的感覺來代替自己的。

她是被他心靈的苦惱如此感動，以致她穿過了那自己和他靈魂中間的橋。她把自己浸入於他的意識，直到她跟他身體的每一個纖維共同感覺。她明白他的嫉妒，他男性觀點的清白，和他對於女子的罪的感覺。爲了醫療他的苦痛，她把這個有罪的女人帶來跪在他的前面。這女人就是她自己這個事實，似乎倒是並不重要的。

但所有這些遷就順從都是無用。她缺少着一樣基本的東西。他要一個女人，她的過去也是完完全全屬於他的。她沒有辦法能重造自己的過去，所以即使是忠誠，她對他還是沒有用。

可憐的亞弗萊！她怨她自己，悲傷地垂下了頭。她只能夠給他以她的生命，她的身體，她的靈魂。她沒有辦法再給他以童貞。她以一切可能的犧牲試着來向他補償。

他要求懺悔。在幾個月以前，喬治曾說，「我不知道什麼叫懺悔，——我從不曾請

求過任何人的宥恕。」但現在，她就懺悔了。那她會稱之爲他的損傷的，現在，她接受着，如同這是公正上帝的天譴一樣。

他要求招認。這幾個星期以前喬治會說，「我看不出你有什么權利究問我。假使我讓自己向你招認，那我倒是自貶身分了。」但現在，她就招認。她不再是自己了。她是一個亞弗萊附着靈魂的女人，只表顯着亞弗萊。這就像是她在對他說：「你的偏見就是我的偏見；你的虛榮就是我的虛榮；你的驕傲就是我的驕傲。」

這個懺悔和招供是寫在給亞弗萊的日記中的。但她在寫下來以後，她不能把它們讓亞弗萊看。雖然明白自己是他的奴隸，但一些她身體的完整部分拒絕了肯這樣說出來。她守緊住這個自尊或者說是這個完整，拒絕了把這日記給他看。

十七

隨便什麼時候，亞弗萊和喬治一吵架，他就把他們這故事的他的一面講給他弟弟保盧和亞弗萊·塔丹聽。他們要他答允一定離開這個危險的害人精，他服從了。當他的心緒改變了，又要想去看她時，他們就阻止他，一定要他守諾言。而，因爲他很敏感，怕他們會說什麼話，所以就不去了。

當他拒絕去看她時，喬治變得苦痛絕望了。她試着想能再給他些什麼。他曾愛她長長的濃鬱的秀髮。他曾稱讚它，撫愛它。他在巴唐不是寫信給她過：「給我你的頭髮，給我那我曾佔有過的，你的頭上的一切？」在一種完全的犧牲情緒裏，她剪下頭髮，寄給他，作為她順奉的表徵。他哭了，要回到她那裏去，但塔丹不讓他去。

每天裏有一兩個鐘點，她從這種迷茫裏半醒過來。她想到她的工作，她的孩子；她的自尊，她的驕傲，而渴望着要去掉自己的這個暴君。但是，在每天其他的時間裏，她又抱緊着自己的鎖鏈。

在她破爛的老屋子裏，每一個聯想在說着他。牆上的他的畫像，桌上的他的書，鋼琴上他的音樂，使這地方成了是他自己的。那圈椅似乎是屬於他的。那沙發毯毯，是那她第一次允諾愛他時，他跪着哭過的。從那天以後，他曾許多次跪在那裏哭着，求她原諒他的罪。這整個的屋子，這牆，這地板，這天花板，似乎都在傾聽着他的聲音。那圈椅似乎是在等着他來坐。她望着它的虛空，在一種焦慮的痛苦裏，她跟着她屋子的寂靜傾聽，似這無生命的東西一樣地耐心等待着。

她一直是望着他來。他可能在任何時間出現的。門鈴響了，她跳了起來。她的心，曾是死了的，又開始跳躍了。不，不，進來的只不過是兩個影子。他們在屋子裏移動，

聲音從他們嘴裏發出來，但是他們除了鬼魂更沒有別的實質。他們沒有把她從昏惘中喚醒來。她以一種平靜的無表情的凝視望着她的來訪者，這使他們叫她石獅。她望着他們，但沒有看見他們。一陣輕霧抹去了他們的形像，一層矇朧遮沒了他們。她看了一個臉。她底詩人的「神美的側像」。她將永遠地看見他嗎？他將永遠在她的凝視和男人的世界之間存在嗎？

在她給亞弗萊的日記上，她寫：「我不能像這樣受苦！我還年輕。我還美麗。在我四週的人中，有不少個會在我的愛裏覺得驕傲，覺得快樂的。我爲什末不能挑一個呢？我那在威尼斯時所感覺的生命的躍動，到那裏去了？那個會像暴怒一樣攫住我的，會在我正沉下去的波浪裏舉我起來的、可怕的活力，是怎麼樣了？這使我苦惱的人在戕殺我中覺得快樂。但是我並不要死！我要再愛，再年青。我要活！……呵，但你說人不能夠同時愛兩個人。可是，我却正是如此。但當你說昨天發生過的事情明天就還會來，當你相信我不能夠一腳踏出門外而不墮入誘惑，那你是發瘋。」

「我是愚蠢，是麻木嗎？你難道不知道，像我那樣的女人在錯失裏學起教訓？……可憐的亞弗萊，假使沒有人知道過這個，你就會宥恕了我的。但是有着塔丹先生，他會輕蔑地哼一聲說，「天啊，怎麼樣的脆弱！」也還有別的，他們會說，「多可憐！多

好笑！」——啊，這可悲的、男性的自愛嘍！……

「我仍然能够使一個人快樂，只要這個人肯真心地幫助我。我需要着力量依恃，需要一顆沒有虛榮的心接受我，保有我。假使我曾找到這麼一個人，我也就不會在這個地方了！呵，上帝，我在威尼斯的從愛和死轉向到愛和生，這是犯不了一個大罪嗎？難道說生命底愛是罪嗎？假使是，假使真的我是犯下了一個過失的罪，那末你也已經責罰了我，像人間的審判官處罰一個故犯的凶手一樣地厲害；不，更厲害些，因為一個弑親的凶手也不過死一次，而我，是這十個禮拜來每天每天都在死。這是太長的一個痛楚了
啊！

「而你，殘忍的孩子，你爲什末在恨過我以後，又愛我呢？每個禮拜在你身裏所發生的的是些什麼神祕？這些不快、憎惡、厭棄和狂怒的漸進，達到了冷酷和輕蔑的最高潮，然後，又突然地化作了眼淚和溫柔，這究竟是什末意思呢？我生命的磨難者啊！我情願給你一切的我，換一天你那種不知道是什麼的愛。」

但是只在日記裏寫並沒有能把她不忠的情人帶回到她的懷裏來。於是她去了諾恩。分離使詩人這樣地想念了她，當她回到巴黎時，亞弗萊又到瑪拉蓋路十九號來住下了。這是很自然的，喬治寫信給塔丹說，亞弗萊又是她的情人了。「有許多外科手

術，」她加上一句說，「是成功的並使醫生的手段出了名的，但它們並不能防止病的再發」。

當喬治正是生活在激動中，並寫着她的日記時，亞弗萊也正安然地忙着他自己的感覺。這怪僻的詩人恨她的使他痛苦，但是他愛自己的痛苦，把它抱緊在心上，告訴保盧和塔丹那裏受創得最深，並把它的陣痛寫成詩篇。

在喬治使他嫉妒時，他愛着這種感覺。當她順從了他的反覆時，他就厭了，因為沒有什麼可鬧的了。他故作嫉妒李妓脫，以挑起興奮。當喬治不再供給他什麼激動了時，他就為自己造出一些來。他向喬治說到一個新的情婦，並對她極度地稱讚。喬治沒有嫉妒，只希望他能夠快樂，並說：希望這女子能教給他相信愛情。

他是靠着那許多誤解然後又和好而生活的。極端的感情使他安適和順。但喬治是被弄得粉碎了，變得蒼白、消瘦了。皺痕聚上了眼邊。她會常常說到老，現在，真的變得老了。特拉克洛那時為她畫的像，表顯出了消瘦的臉和大的哀鬱的眼睛。

她給亞弗萊的最後的信，沒有表達任何熱情的愛。這裏面表現的是完全的倦怠。她倦了，直到靈魂深處地倦了。

「不，不，我儘夠了，你不幸的人。我曾像對自己的孩子似的愛你。這是一個母性

的愛。我仍爲此流血。我憐憫你。我原諒你的一切，但是我們一定得分開。……

「你說當你對我那麼粗暴不好時，我應該打你，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樣對敵。我天生溫良，這是上帝使我如此的，但是，我仍然驕傲。我的驕傲現在是碎了，我的愛只是憐憫。我們一定得分開。聖勃夫是對的。你的行爲是可悲的，不可能的。」

「我的上帝，我將留給你怎麼樣的一個生活啊！醉酒與女人，永遠是一次又一次。但是我既已不能做任何事情幫助你，那末又何必要把這對我是羞辱而對你是責罰的事情，延長下去呢？即便在所有這些痛苦中間，你瘋狂的嫉妒也是向着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你愈是失去嫉妒的權利，你就變得了愈嫉妒。這就像是懸在你可憐的頭上的天譴。但是我自己的孩子們！啊，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再會了，不幸的人。我的孩子們，我自己的孩子們！」

就是這樣地，喬治結束了。

像一頭病了的野獸需要爬進一個洞穴去養息一樣地，喬治渴望着藏起來，避開亞弗萊。她不能够再演出一場戲，所以她準備偷偷地逃開。忠心的勃各朗被召了來幫助她，並接受了詳細的吩咐。在她準備逃走的那一天，勃各朗先去將在六點鐘開出斗洛里的馬車裏留好了個位子。然後，在很遲的下午，也是照了她的吩咐，他到她家裏，當着亞弗

業的面，說，杜邦夫人病了，要她的女兒就去。勃各朗偷偷地提去了行李袋。喬治戴上帽子，向亞弗萊道了個匆促的再會。

詩人，並未担心地，等着她的回來。但是，她不回來了。

喬治靜靜地住在諾恩，儘力地忍受着那種可怕的挫敗意識。在長日的孤獨裏，她試着面向自己，和補償自己的失敗。她的損失是無數的，而她所能計算的惟一的所得，乃是這個信心：就是，她已經放棄了這瘋狂的愛底追求了。

在起初一想，她幾乎希望能夠回到孩子時代舊日的單純的虔信去；但是宗教和法律對她只有一個吩咐：——順從卡西米。而這個順從是早已拋掉了。不，她在選取自己的自由這件事上，是不曾錯的。她錯的乃是在應用這個自由上。她用錯了它，而糟塌了它。

她唸的書，她認識的人，她這時代的主要精神，都實行和倡導着浪漫主義。他們相信：藝術家，作家，一切優秀的人都應該可以自由照自己所高興地那麼生活。每個人都自己的法律。她接受了這種信念。她自己這樣地告訴了她這時代的人。而在這樣做時，她現在明白了，她是已犯了過分自驕的罪。

在一封給聖勃夫的長信裏，她展示出了一個新的羞愧：

「外間世界的每樣東西，都似乎引使我走向一個空妄、不負責任、和狂傲的英雄思

想的生活。爲着自己而生活，只冒自己的險，我是一直在這種理論下暴露自己，犧牲自己；這種理論是說，我是一個自由的人，對於任何別人無用，只是自己的主宰。我幾乎想在完全的自我縱溺中自殺。……咀咒那些以他們的詭辯思想影響了我和書。我還不如守着我的佛蘭克林（註），那還好得多，他，一直到我二十五歲的年紀，給了我這樣多的快樂，他的像我一直懸在床頭。我將再不可能回到佛蘭克林，再不可能回到我的基督贖罪者，也不再可能回到我第一次的柏拉圖式的愛，我的植物標本的收集，我照護孩子們時的快樂，獵狐，或者馬上的馳騁上去了。

「一次來過的東西，是永不會再來了。我很明白。我希求隱退，等上天在一種自然的進序中給我一些做好的事情的路。我還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路，因爲那我們所稱爲善的，那我們多多少少在做着的普通的一種，在我看來，似乎覺得真是不配這樣一個好的名字。……」

「啊，我現在是清楚地看出了，你可以相信，而這正是我自己過錯的刑罰。那如你所建議的、要我再找一個愛的意思，乃是一個永不會實現的夢。而且，真的，我將用我一切的力量不使它實現。」

「不，不，我不要那你所描寫的愛的任何一種，也不要那盲目的激烈的一種。你是

不是以爲我可以激發起第一種，或者，我現在會心想去試試那第二種？兩種都是美的、可愛的，但是對任何一種我都是太老了。我生命的這一方面是被一種哀傷、一種恐怖打擊倒了，這種恐怖是像死一樣的，不，這就是死，無疑的。……

「我希望給孩子們一個可尊重的老母親。假使這不成功，那末我的朋友，你可以相信，我不會讓自己的生命去成爲他們的拖累的。在過去的三年裏，我生活在一種死的恐懼裏，這個死我是不願意被迫來給自己的，因爲我愛生，即使生是多麼的壞。但現在，我將知道怎樣拋棄它，假使我生活的樣式會使我的兒子蒙羞，或者使我的女兒受害。

「我決定以那剩下的一切力量來補償我以前給自己做下的一切損害。假使我不能夠如此做，我就寧願射一顆子彈進自己的頭，而不願再開始那過去的兩三年所過的生活。

「寫給我，不要怕對待我坦白直率。要對待我就像我是個男人一樣。」

(註) 指思想家貝其敏·佛蘭克林

第五章 喬治和密歇爾

喬治從對亞弗萊底愛的打擊裏恢復了過來。

那些曾親眼看見她的痛苦的人，覺得她一定會復原得很慢。但她的復原却是很快的。她和她的朋友們——鳥類生活在戶外。她在諾恩樹林中人跡罕至的地方遊蕩。她腳所觸到的棕色大地給了她力量。土地是她的母親，自然是她的護士。它們接待了她，醫好了她。

每次的打擊以後，喬治總是把自己委之於這種原始的治療。奧洛亞·杜邦曾是如此。當十三歲的孩提時代，她被杜邦老夫人的關於莎菲的故事刺傷了，奧洛亞曾在林間變成了野性。杜邦老夫人，一點不了解她的孫女，曾把這種行爲叫做是蠻性的回復。但實在，過去和現在一樣的，這是奧洛亞從一次打擊下回復過來的本能的方法。

漸漸地，當喬治覺得力量回復了時，那曾被一個巨大的不幸熱情所粉碎了的女人，是蛻脫了，拋棄了，喬治感覺到了自己裏面一個新的人的創造。

她有着那麼多的自己。她曾已拋下過好幾個在後面，並不想坐下來爲它們蛻脫的甲

痛哭泣。她不哀啼，不耽於悔恨。她又同着「現在」重新開始，而背向着「過去」了。她甘願接受自己生命裏任何事情的後果。但是「接受」對於喬治意思是和傳統的「屈從」不大相同的東西。這意思是相當，並且，假使需要的話，攫住這不可避免的結果，永不躺在它底下，而是站起身來向着它，像一個拳鬥者準備開賽一樣的。

她將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任何殘酷的後果，都該設法不使它能打破或者阻礙這種在自己路上走的自由。她把自己一切的力量集中在這要做的人上。在這種勇氣下，她準備解決這目前的問題，而走進一個新的生活，——走進許多個新的生活去。

她目前迫切的問題就是她的婚姻。

對於這位杜特望男爵，這位她孩子們的父親，這用粗暴可怕的話把一個孩子淚眼驚惶地趕下桌子，另一個驟到媽媽身邊以求保護的人，這個自己做地產投機生意，而當期票到期時却要她來付的浪費的吝嗇人，她應該怎麼樣辦呢？

「我們的債，」她對杜坦爾說，「已超過了我們的收入。」因為債是卡西米的，而收入是她的，所以這是用很巧妙的話說了的。

杜坦爾，他對兩方面都是朋友，勸她似妻子樣地仍和卡西米一起過。這樣子，杜坦爾相信，她就可以對這做父親的發生一種感化力量，這種力量她是可以爲了孩子們的緣

故而應用的。

喬治對這個勸告極爲驚訝。他難道不知道，她是個正派的人？難道他想她會低屈到此地步，竟去和丈夫一起生活，——她對他許多時來早已保持了性關係上的純潔的？他難道以爲她會爲了將來的目的，而把自己給一個根本是恨她的人？她做下了錯，這是真的，但是她從不曾做過任何事情，使她該受這麼一個建議。喬治覺得，杜坦爾對於什麼是德性的問題有着奇怪的思想。她和他談了幾個鐘點，爲了使他明白對和錯之間的分別。

她從杜坦爾轉向亞爾風斯·弗洛里。

「何不找個律師呢？」是弗洛里的提議。

「什麼律師？」喬治問。

「路易·密歇爾，當然囉，貝里最大的律師。」

「就是他們叫他波前底密歇爾的那個嗎？我原先以爲他是個編輯。」

「他是——貝里最偉大的編輯。」

「至少，」喬治同意了，「他的話似乎是在被每個人引用着的。我常聽見「密歇爾如此說」——「密歇爾以爲」——「你有沒有看到今天報上密歇爾的文章？」「我從沒

看過他的報，但他一定寫得很有力。」

「等你聽到他講過再說吧！」弗洛里喊起來。

「啊，是的，他也是個政治家，是嗎？」

「貝里最偉大的政治家。他是三位一體。」

「他一定是很強的，」喬治說。

弗洛里的建議似乎比杜坦爾的實際得多了。也許考慮時也比較愉快一點。因為弗洛里正要到波前去，喬治就爬進了馬車，一同去了。

二

在波前，旅館裏，喬治和弗洛里登記了，定了房間。這兩位老朋友誰都沒有覺得，還有什麼不合適。現在是大家都已承認了，喬治桑是個完全例外的人。每個知道她的人都承認她有權利定自己的法則。於是杜特望夫人和亞爾風斯。弗洛里在旅館的餐廳裏用着晚餐，一點不注意到人家是不是在注意他們。

晚餐以後，弗洛里出去找密歇爾。他發現這偉大的人正很疲倦，身體不舒服，快要睡了。密歇爾先生高不高興到旅館去看看喬治桑？弗洛里怯怯地問。

「喬治桑！」密歇爾忘了疲倦。「喬治桑在這兒，波前！」密歇爾跳了起來。「不是那個偉大的喬治！不是那位萊麗亞的作者！」

「是的，就是的！」弗洛里點頭。

「但是我——」密歇爾喊，捶着胸。「我被萊麗亞着迷了！」他抓起帽子和外衣，如此敏捷地就跳到了街上，以致弗洛里，剛才曾吃得很飽的，簡直追不上他。

他們看見喬治正在自己房間裏抽着烟。

密歇爾望着她，怔了一驚。並不是因為她抽烟。這固然也很古怪，但他並不反對怪僻。不，他的怔驚是為發現這「萊麗亞」的作者竟是個女人。他曾依稀聽人說起過這件事情。但他一直想，喬治桑是個了不得的靈智，所以必是個男人。而這裏，喬治桑穿了裙子，坐在那裏。奇怪！好奇怪！密歇爾眯着一雙近視眼望着她，然後，覺到一種古怪的感覺，就像是耳朵裏一陣猛衝似的，他別開了頭。

她開始平板地講述着自己的婚姻難題，和這案子的法律部份。她告訴了他自己的兩三件——是三件吧，好像？——不幸的戀愛事件，以一種使密歇爾覺得可驚的、從未見過的坦白敘說着這些女性的祕密。當他聽着時，密歇爾覺得一種腦子裏輕微的憾盪，從頭一直到脚跟，癱啞住了他出名的說話本領。

「我對男人是完了，」他聽見喬治在說，「我將不會再向世界上任何一個男人在屈從或者悲傷裏低頭。」

密歇爾贊同這種感覺。說這樣的一個女人應該把自己專獻給一個男人，任何男人，這簡直是一種褻瀆。沒有一個男人夠配得上那寫「萊麗亞」的人的！

密歇爾移近這不可思議的人物，那樣不稱地坐在一個平常的旅館房間裏。他把眼鏡更定着地放在鼻子上，而敢盯着她了。當他盯着望時，他覺察了一個纖弱的身體，一張蒼白的臉，和一對極大的眼睛，他所見過的最大、最深的眼睛。它們內潛的深度，使他想起火焰奔进的地下火山。

是一個迷失的靈魂呢，密歇爾這麼想。於是，在內察的一閃裏，他看出了自己是救主。他默誓要贏起她的靈魂和才智來為共和國，為法蘭西！

在這突然的啓示和神聖的誓言以後，他對喬治在說着的關於丈夫難題的話感覺厭煩，對她關於情人們的故事感覺不耐了。所有這些屬於私生活上的事情，在密歇爾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他是個先知者在找尋着門徒。他是一個政治運動的領袖。

喬治還是在談論着她這案子的法律問題。

「你是個共和政制者嗎？」密歇爾插進去問。

「我一直是，一直，從小就是的，」喬治靜靜地回答。

「那末你肯幫助我們嗎？」

「但是，我怎麼樣幫助你們呢？」喬治謙遜地問。

「用你的頭腦和筆，用你靈魂裏的火焰。參加這個運動。加入我們。把你一生貢獻給運動。」

喬治不作聲。她會一向厭惡政治。真的，她覺得這種狂熱的活動是滑稽可笑。她不能夠想像自己也投身在那想要改變她國家政府形式的政治運動之中。

「喔，讓我去吧！」她笑說。「我只是頭唱歌的鳥。讓我，去站在我的枝頭，在陽光裏唱歌吧。」

「不！不！」密歇爾抗辯。「認真點。」

「好，那末，不做比方吧，我是個詩人，需要着單獨，而我既是沒有家，我就想旅行。請你把我的事情解決了吧，好讓我可以走，自己去做夢，當你在努力想改造社會的時候。」

「但你說你是個共和政制者！」

「我跟你一樣思想，」她承認。

「單是想是不夠的，你一定要做。」

喬治搖搖頭。她看出，她的個人事務是已被忘記了。她也就不再去提到它了。

密歇爾，像一個狂熱的賽伏那洛拉（註），勸勵他的新相識拋棄自私，而把自己的心和生命獻給法國。他描寫了一幅他的共和國的生動圖畫。喬治覺得，密歇爾的共和國很像烏托邦。這是一個地上的天國。

當她聽着時，她打量着他。這貝里的強人像個乾癟的老頭子。弗洛里曾告訴她說，密歇爾是卅七歲。他看來好像有六十。你的臉龐枯乾，雙眼隱在很醜陋的眼鏡裏。他的頭差不多已完全禿了。所剩下的那一點點頭髮，成了短絡飄在面頰上。但密歇爾的最觸目的東西乃是他的頭，它好像是兩個頭蓋焊結起來的。她差不多可以看出中間的接縫。這個腦蓋學的現象對喬治印象頗好。她覺得密歇爾圓屋頂似的額頭有着額外的地方，可儲藏他很高的能力。它們是雙料的，無疑。他也許是一個心靈的畸形物，一個超人。

他的衣着是很古怪的。他穿着木鞋和一件粗土布的長外衣。這套衣裳顯然是特意用來表示：他並不以自己的微賤為恥的。密歇爾以前是個農民，靠了自己的努力爬到職業的階級來。怎麼樣的一個成就！怎樣的一段歷史！當喬治望着密歇爾時，一個故事開

始在她腦子裏形成了。——第一章，童年時代的密歇爾。——第二章，密歇爾的早年教育。——第三章，雄心克服了阻礙。——她想把這小說題名「西蒙」，一個再好不過的名字。西蒙，像密歇爾一樣的，恨一切的貴族階級。後來，因了人家的什麼詭計，他一定得和一位伯爵小姐結婚。一個極戲劇化的情節！西蒙永不會寬恕他的夫人的屬於特權階級。他將愛她如一個女子，而恨她如一個貴族。他將——

密歇爾的獨語和喬治的小說，被朋友夏都共和主義者的領袖普拉南的來訪打斷了。什麼人開了一扇窗，讓烟出去。雖然這是個和暖的春夜，密歇爾覺得冷了。他請求讓他遮住他的禿頭。喬治把他的帽子遞給了他，但他拒絕在一個女子前面戴帽。他從口袋裏掏出幾塊很大的顏色鮮豔的手帕，把它們的四角結起來。

「對不起，」他客氣地說，遮上了頭。

他的頭顱是如此光滑，以致那個臨時做起來的帽子老是要落下來。他小心地又把它放上，但是一動就又掉下來了。當他講下去時，他就是一直在不斷地抓起它，拉開它，把它又輕輕放到那個巨大、雙料的頭上去。

有時候，帽子很生動地放着，使他看起來像個吉卜賽人。又有的時候按得很古怪，拖出一個結的角來遮住一個耳朵或者一只眼睛。他絕不注意自己的外表，而那三個聽

的，則是如此地對他懷着敬畏，他在那套土布衣裳、木鞋和古怪的頭帕中，似乎是偉大的。就好像他的服飾在告訴他們，——我們都該如此穿，在那就要來的共和國裏，我們都將如此穿。

在說着話時，密歇爾的外表是不重要的。他以熱情說話。他以熱情思想。他的內在的潛力深切流瀉出來，這種深切簡直不是人所能有的。他的言采是又單純又高雅。它是有韻律的。它激發着一種能放在音樂裏而不能用文字來傳達的思想。

喬治欣賞着密歇爾的動人言采，就像她會欣賞一個名家手裏彈出來的樂器的聲音一樣。

的確的，他和自己矛盾。在他動人言辭的音樂裏，顯然地缺少着一些邏輯，或者可以說，在他的辯論裏太多了一點詩。

喬治常對他的話不大同意，但她只默然地不同意。她已失去了一切要辯或者插進話去的希望。而且，她也爲這人羣底成功領袖的苦惱所感動。長年的衰病留下了它們摧殘的後果。看看他枯槁憔悴的臉，人都會感覺這個人是完了。

但是，儘管看來好像是行將就木，他却傾瀉出一種叫人疲乏而自己永不枯竭的活力。喬治、弗洛里和普拉南吃驚地等着這位演講家顯出疲累。密歇爾是七點鐘來的。一

直到鐘打十二下，他才站起身來走。那時，因為他正在解釋中，所以他要他們陪他一同走回家。當他到了家門口時，他正如此一心地說話，他又跟他們走了回來。到了旅館裏，因為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們又陪他走回去。他們這樣來來去去地走了幾回。

這是個和暖的春夜。圓圓的月亮照亮着這熟睡中的小鎮的狹隘街道。當他們走過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巍峨建築時，他們就在前面停下步來，贊歎，指點，辯爭，詢問，被密歇爾說的完善政府就要來代替那風雨飄搖的法國王室的預言所鼓舞激動着。

月光，巍峨的建築，密歇爾無比的辯才，一些似乎接近着叛逆的意識，對於這四個改革主義者都是如此的興奮，他們一直到黎明才各自分開。

他們一離開密歇爾，普拉南就轉向喬治：

「你對他是怎麼啦？他把靈魂對我們傾瀉出了。這是你，你給他的影響。我在他身旁一年了，我可向你發誓，他從來不曾這樣子過。」

「這是說教，」冷靜的弗洛里說，「他以為喬治會對這運動有用的。」

「他不勸服了你，就永不會罷休的，」普拉南說。

喬治是太疲竭來作任何抗辯了。密歇爾無疑是很高貴的，但是她需要睡了。

第二天，她覺得必須逃開波前，以免這偉大的人物又來作第二次幾個鐘點的拜訪。

她和弗洛里乘了早班馬車走了。當他們下午到了諾恩時，她倒在床上睡去了，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來。她剛一睜開眼，女僕就送進來一個極大的信封，是密歇爾來的信。

弗洛里的話是對的。密歇爾決心要勸服她。他的辦法是專制的。信來得又厚又密。他從不等待一封回信。

這位貝里的偉人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時間來寫信呢？是他撇開了他做編輯、律師、和全省領導人的工作嗎？是所有這些責任，比起他那決定要拯救的那個靈魂來，就都成了不重要的了嗎？

(註)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的高僧

三

喬治無法回密歇爾的信。他所有寫的東西都得寄到皮洛那裏去，要不然，就無法能償卡西米的債。但，這個困難終於是容易地解決了，因為，有什麼東西喬治給與讀者們的，能比和這貝里偉人的討論更吸引人的呢？隱了他的真名姓，而稱他為安佛拉，她就可以同時寫給他及寫給讀者了。「致安佛拉書簡」直接經由密歇爾手裏到了皮洛的雜誌。這樣一來，喬治從小說轉到了時代的問題上去了。

這正是引向第二共和國去的醞釀時代。路易腓列普似乎是穩穩地坐在寶座上，但是
一大羣一天比一天多起來的有思想的人們，正在鼓吹着一種政府的改變。整個社會分成
了兩個陣營，贊成和反對君主政制的。改革只要是限於理論上時，是被允許的，但假使
理論家們一想付諸行動，那就要鎗斃。

在里昂，一次工廠的騷亂結果引起了一場屠殺。領袖們被捕押到了巴黎，去受後來的
的所謂「恐怖審判」。密歇爾，作爲一個領袖的共和政制者和知名雄辯家，被聘爲被告
的辯護人之一。

普拉南陪密歇爾到了巴黎。弗洛里和喬治不久亦即來到。這樣地，距波前的月夜之
會不久，這四個朋友又在一場政治事變的興奮中碰在一起了。社會的興趣是沸騰的。到
處談論着的就只是審判的事情。密歇爾是個重要人物，他的追從者是無數的。喬治，已
轉向了政治行動，也進入了事情的中心，會晤到好幾十的共和政制者。他們是一羣奇怪
的混和，有藝術家，政治家，工人和學者們。那偉大的音樂家法朗沙·李茲脫也在裏
面。還有那知名的出教神父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瓦里西丹·拉芒南。

喬治和這羣人吃中飯，又和那羣人吃晚飯。密歇爾需要着她的時間和精力。當他有
文章要寫或講演要預備時，她給他以價值無比的幫助。她找到了那她所一直在希望着

的，一種思想的生活。

在對他這位門徒的態度上，密歇爾是非個人的，父性的。像瑪德里的繆拉親王一樣，他喊她爲他的副官；而且，也在西班牙時一樣的，她有時候穿着男子的服裝。實在，這是一個女子能參加在政治裏的惟一辦法。女人是不許進去旁聽審判的，但，打扮得像男人一樣，不被注意地混進去，喬治就可以去聽正義廳的會議，和盧森堡大廳的審判了。

在晚上，會議以後，這羣人，包括喬治在內，常在那些林蔭路上散步，直走到古老的巴斯底監獄的遺址。有時候他們坐在賽納河上一飄一盪的小船上。或者，他們在咖啡店坐到夜深，討論着當天發生的事情，並計劃着第二步。

密歇爾大大地利用了他的被保護人。這偉大的人一直會遺憾，他自己沒有孩子，所以他收喬治作了兒子。他也收了普拉南，但對喬治他是看作是自己最小的兒子的，他叫她班約芒。

然而，他不單是需要一個兒子，可憐的密歇爾·安佛拉又需要了一個看護的照料。他病得很糟。醫生們診不出他神祕的病痛。他會突然發作極慘酷的陣痛。那種時候，他就痛楚地號叫着，而當陣痛一過時，他就陷入於精疲力竭的麻痺中。然後，睡過了兩三

個鐘點，他又恢復強壯、活力，準備去演講或者遊街了。

密歇爾對他這不幸底身體的堅強控制，引動了喬治的同情。她習慣了爲他寫信，以節省他的精力。當他病時，她帶了他的朋友們去看他。常常，她的孩子們也來跟密歇爾同過一天假期，從他那裏學到了他信仰的理論。喬治放下了工作來幫助普拉南照護先生。這兩個養子就經常地在瑪拉蓋路喬治的屋子和附近伏爾泰路密歇爾住的屋子間跑來跑去。

喬治覺得密歇爾對人類的無私的忠誠，配受着他朋友們的服役。喬治叫他是個羅馬人。她認爲他是她所見過的最高貴的人物。

四

一天晚上，這三個朋友，喬治、普拉南和密歇爾站在聖父橋上。路易·赫列普皇帝陛下正在宮中開跳舞會，皇宮閃爍的燈光和隱約的音樂聲，穿過了杜萊希花籃的樹叢傳出來。

突然地，就沉在默想裏的喬治，聽見密歇爾的聲音在喊：

「文化！是的，這是你們藝術家最偉大的字眼！真是文化啊！」密歇爾把手杖擊着

橋欄。「我對你們說，要改造你們這個腐朽的社會，這條美麗的河流得被鮮血染紅，這可咒的宮殿得燒成灰，這大城得變成一片荒土！」

喬治，完全醒過來了，當密歇爾繼續吹着火把和刀劍時，吃驚地聽着。這個人是瘋了嗎？那末，畢竟，他並不是屬於溫和的共和政制者這一邊？難道他是那上斷頭台的羅白斯比或者那死了的狂人拉勃夫的信徒？

「宮廷的專橫，」密歇爾在喊着，「城市的腐敗」，「藝術的頹廢影響」。——把他辯才的烈火摧毀了這一切影響以後，他把它們倒進了「舊世界冒烟的廢墟」。

最後，這位演說者轉向喬治，問：

「你同意我嗎？」

「我以爲我是在聽從地獄裏回來的但丁說話，」這是喬治的回答。「不，我們意見絕對不同。當你在倡辯着死亡的目標時，我聽了你整兩個長長的鐘點。現在，讓我來爲人性說一句話吧，」於是喬治開始爲文化和藝術辯解。

但密歇爾拒絕聽。他勃然大怒了。他從橋上走開，穿過花園，把手杖擊斷在洛佛宮的古老的牆上。

喬治轉過背，和普拉南回家去了。但密歇爾追到她門前，攔住了不讓她進去。

「假使你不曾和我同意就走，」他恐嚇說，「那我就從此不再見你。」

「再見，普拉南，再會，密歇爾。」喬治微笑地望着他們。但當門一關上，她不能再微笑了。究竟，爲什麼自己一在意見上和他不同，他總就會失了理性呢？這種要壓住和奴役她的思想，而把自己的主見硬按上去的、狂暴的欲望，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暴力！流血！革命！這個人瘋了！

在睡去之前，她最後一個清楚的意識是鬆舒。她的英雄崇拜病終於是治好了。她覺得現在可以自由地去過自己的生活了。她將出發去旅行，——瑞士，君士但丁堡，東方。孤獨，甯靜，夢。

五

第二天，喬治去請領赴國外旅行的護照。她感到十分的輕鬆爽快。畢竟，她這夢想，她是不適於政治或者任何團體的行動的。她將去以自己的方法尋找真理。

回家來，她看見密歇爾正等在她屋裏。她好奇地望着他。當她向他說話時，她的聲音似乎是噤窒了。

「怎麼了？」密歇爾不自然地問。

「你昨天晚上說的話是當真的嗎？」

「我每個字都當真。」

「那末所有這許多時來，你是相信着暴力，而你瞞着我，瞞着我們大家？盲目者的盲目領袖呵！那末，你去走你的路吧，但我將走我的路。我要離開巴黎，到外國去了。」

這誇大的密歇爾突然一聲不響了。他把椅子移近窗邊，坐在半明半暗裏，望着她，聽着她的迸發，奇怪着怎麼他們的地位竟倒過來了。現在，喬治是演講家，而他是那個怕插進話來的聽者了。

「我會聽了你，」她在說，「我會欽佩你。但是我沒有放棄我自己思想的權利。我們曾討論過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你自以為有着解決辦法的。但你並沒有給我解決辦法。你根本沒有解決辦法。我不能責備你這點，但是我反抗你對我心智的要求。我每次一和你不同意時，你就着惱。當我反對你的理論時，你就好像我是對你做了一種個人的損害似的。你不是那種盼望客氣或者虛偽的人。讓我坦白地說，——你的什麼共和國，算了吧，我真是夠了！」

密歇爾驚呆地望着她，當她繼續着斥責他時，他怔呆了，不能回答出一句話。

「我把你當作領導者。你並不滿足於做一個領導者，你要做專制之主。但是，不管領導者還是專制之主，我不能夠接受你，我不能夠追從你。」

於是，當密歇爾想開口說時，她吐咒地轉向着他，她黝黑的眸子閃爍着憤怒。

「不要向我說什麼你有解決辦法，而你是拿在手裏！你什麼也沒有。你什麼也沒有拿着。你一點也不比我知道得多些。」

「現在可以讓我說了麼？」密歇爾柔怯地問。

「說！你儘管說！但是你沒法勸止我，我走了。」

當密歇爾開始來爲自己辯解時，他臉上仍然帶着那種怔忡的表情，就彷彿他驚奇着聽見自己嘴裏流出來的話似的。

「我有了個發現，」密歇爾的聲音有着一種新的動人的特質。「靈魂也有性。而你是一個女子。我向你說，你可相信，我是從不曾覺察到這個事實？當我讀「萊麗亞」和「旅人書簡」時，我把作者當作是個年青男子，一個詩人。當我第一次見你時，我大吃一驚，就像從沒聽人說過你穿女子衣裳，在私生活上你用着一個女子的名字似的。我的確是失望了。我要保留住我的夢。我試着不讓你女性的外貌破壞掉我所幻構着的心靈形象。我很少注視你的臉。我注視你的頭腦。我叫自己在你的思想上發生興趣。我是如

此的近視，我惟一敏銳知道的只是你的聲音。」密歇爾繼續解釋下去時，他說得更加輕柔了。「你的聲音，喬治，一點沒有那女子所有的笛似的音質。你以一種低沉的聲音說話，像一個男孩子那樣的。你的話太不像個女子的話。你不叫喊，你不插進話來，——至少，在今天你是從不曾這樣過。所以，既是我的聽覺比我的視覺更多地知道你，我常常把你看作，並向你說話，就似你是個學哲學和歷史的年青少年，一個懂得我的少年；是的，我把你看作是自己的兒子。」

密歇爾除下眼鏡，小心地擦了擦它們，又放上了，然後諦視着他同伴的臉。

「我似乎覺得，現在我是第一次地清楚看見你了。你是個純感情和純想像的人，總之，是一個女人。」

這些話是以那麼多的溫柔說着的，喬治沒有感覺想辯的衝動，即使他是在教訓她，她也沒有感到侮慢。

「讓我們來把你作爲一個女子討論，或者，讓我們來談談一些比你自己更重要的東西，你的責任吧。你夢想着個人的自由，但這是不可能和社會責任並存的。你說你的人屬於你自己，你的靈魂也只是屬於你自己。這是你所責備我的一切更壞的一種詭辯。你屬於你的國家，你的靈魂屬於正義。假使一切真理的愛好者都對他們的國家、他

們的同胞、他們的工作說聲再會，那末，真理將永找不到一個追隨者了。」

密歇爾站起身來，走到窗邊。他站在那裏，面向喬治，背對着光。她注意到他駝的背，他枯瘦的臉龐，他的禿頭。她可憐他。

他看見她的大眼睛裏充滿了憐憫。他覺得卑微，爲了誇大自己的重要，他用着高聲來說話，做手勢，搖着拳頭。

「你無理，苛刻。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自己也這麼說。後來，突然地，知識的狂熱攔住了你，而你要求有絕對的真理。快，快，把上帝的祕密給喬治桑，她不願意再等了。」喬治被密歇爾的勸說所感動了，不是由於他所說的話，而是主要的由於他話後面的深切的情感。她努力來站穩住脚跟。

「我一定得走，密歇爾。我需要單獨。我在一個人時更能夠思想些。」

在這個不屈服的態度下，密歇爾一切驕傲的怒氣都崩潰下來了。

「啊，喬治，」他悽然地回答，「沒有一個人能夠單獨地找到真理的。讓我們來一起找吧。我並不是要你跟從我，把我看作如一個無錯失的引導人，因爲我並不認識這條路。我要和你一塊兒走，提醒我前面的阻難，當我迷失了路時把我領回頭。不要嘲笑我因爲我不是神，不要詛咒我的指出了一個目標而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達到。這我一個

人不能找到的路，我們一起也許能找到的。不要離開我，喬治，我已給了你我的——我的感情。所以對我是更苦。你沒有要求它，你也並不需要它。我更沒有權利要求你的。」

密歇爾在地板上走着，用斷續的話迸發出了他的情感。

「你是在做夢。真理不是在孤獨裏找得到的。你是個女子，你不懂得政治。暴力對於政治是必要的。你跟我不同意，那末很好，你走。當然你可以自由地這樣做。不，喬治，不要走，我需要你！」

正在這種激動中，一個遠處的鐘敲了。密歇爾驟然停住，回到了他社會責任的虛誇意識上。

「四點！」他喊起來，不知所措了。「我將趕不上開會了。我得去演講的！」他抓起帽子，奔進了大廳。

一忽兒他又回來了，問，「女僕出去了嗎？」

「是，——做什麼？」

沒有回答。他關上了大門。

喬治覺得她聽見一個奇怪的響聲。她跑到門邊，想開開它。但他已把她鎖在裏面

了。

她回進客室，倒在長榻上，精疲力竭。直到密歇爾去了，她才覺察自己是多麼的疲累了。她把腳縮回來想觸一個枕頭時，她觸到了密歇爾的外套，他忘記在長榻上了。安慰地歎一口氣，她把面頰貼在那粗糙的土布上。她將這樣倚靠着他，他以後將是她的主宰了。

她把那件外套更緊地貼在胸前。她想像他就穿着它。他的外套，他的肩，他的臂膀。他是多麼有力呵！

那末，他的專制原來是愛她！他所有的專橫是愛。現在，她已知道自己對他的快樂是必需的，那末，別的都是無所謂了。她常常想，假如她能夠找到一個強力的人時，她將很高興把自己的意志去順從他的。她現在已經找到這個強力的人了。

一種甜美的夢茫襲上心頭。這真理的追求者無法站穩來抵禦這愛的追求者。

六

「請你原諒，喬治，我把你鎖在裏面了。」三個鐘點以後，密歇爾回來這樣厚顏地解釋。「我怕你會不在的時候走了。等我使你相信了你一定得留着時，那我就可以

讓你自由出去了。否則，我一定得把它拿着，」他指指鑰匙。

「把鑰匙放在門裏好了，密歇爾。我決定不走了，——但有一個條件：你一定要從此再不說到革命。」

「好！」密歇爾快樂地喊。

這樣地，是他征服了她了。

在這次談話以後，密歇爾的態度改變了。代替了專橫和粗獷的，他變得彬文、溫和了。她不再是他平等的同志，她是那柔弱的東西，女人。這個發現使他寬容、溫和了。

喬治被這新的溫和所感動。它使她的同志變了形。他醜陋的臉變成了神采奕奕。他近視的眼睛，更仔細地察視時，看出了，它們握有着他靈魂的美。這微駝的衰老身體變得雄壯了。他曾一直稱他是羅馬人，現在，他似乎是個羅馬的神了。他是奧林匹斯山巔下上來的裘畢特(註)。他的難看只是裘畢特故意裝來贏起一個凡世女子的心的。她看出了那隱在偽裝後面的神明。

帝王的裘畢特，扮作了傲然的小小的密歇爾，成了這夢想者的極端想像底至善至美的愛人。她的頭腦先曾求取了他，然後創造了他。喬治的想像是和天上的仙女一樣豐富的。她要求什麼它就會給什麼。在她寫「萊麗亞」的時候，她曾夢想着一個詩人。萊麗

亞剛寫完，她就從不稔識中喚起了一個她底夢的化身。在和詩人斷絕了以後，她會夢想着一個思想的生活；差不多立刻，她碰到了密歇爾。他成了一個新底心靈熱忱的家徵。

她並不會希望在新的生活裏帶進任何個人幸福追求；她的感情已經是被高貴地壓抑下去了。但她愛的需要，似乎是死了的，却是無聲地在她身體的沉寂裏堅執着。這個隱匿的需要求取着一個目標，該是和過去的許多完全不同的，因為她自己也是個不同的女人了，更開展了，更成熟了。她是有心地在尋找着一種心靈的熱忱，而無意地，她也是在尋找着一種心靈的同一。

於是突然地，就彷彿他已發現了她祕密的需要似的，密歇爾說出了，他愛她。密歇爾就成了這個新的天上理想的象徵。

「我愛你，」她寫信給密歇爾說，「因為當我想像着偉大、智慧、力量和美時，現在我前面的，就是你的形象。」她又寫給他說：

「我經過了所有這一切幻覺而仍愛着的，就是你；在這些幻覺中，有一時我會相信我已找到並得到了你的。」

可憐有一時會是幻象的那些表徵！奧萊梁、巴格魯和亞弗萊，似乎已不再是真實的了。

七

密歇爾，像一切先知和改革者一樣的，切望着他的烏托邦的迅速實現。他也希望自己能做這新共和國的內閣的一員。單是做一省的領袖是不夠的；這強力的人覺得自己是天生來領導法蘭西的命運的。

難道他對人類的愛，原只不過是野心和虛榮？對他的野心還沒有過什麼試驗，但是他的虛榮，却是一天天變得更明顯了。

恐怖審判悲慘地結束了。里昂被捕的人沒有釋放，密歇爾則因不敬朝廷罪被判了一個月監禁。一個別的律師被判了一年。這使密歇爾覺得屈辱。難道他們認為他的同僚竟比這貝里的偉人更加危險嗎？密歇爾嫉妒，——喬治竭盡全力來平息他的怒氣。他病倒了。因為喬治不能讓病人去忍受監獄的痛苦，她請准了把他的監禁延期幾個月執行。一個女子曾為他緩頰求情這個事實，是小心地瞞過了密歇爾的。他的自尊心會因人家的批評而感受傷損。幸運地，由一個女子來照護他這件事，倒一點不使他感到損及自尊，所以，雖然幾個禮拜後一本小说必須交卷的，喬治仍丟開了工作，把時間日夜都用

在照護這痛苦的病人身上。

以後，當密歇爾果然在牢獄裏憔悴衰弱時，喬治的忠心毫不減退。她寫信給李茲脫：「密歇爾在牢裏。我們的熟人我還沒見到。這位老共和政制者是比以前更衰弱了。我是這樣地忙於照護他，差不多已從無時間留在家裏一會兒了。」

但目前，密歇爾還不能夠旅行。等到他一能動，普拉南就陪他到了波前。李茲脫到瑞士去了，喬治則在六月裏留在巴黎，來寫完那七月一號必須完成的小說。

她毅然地動手了。但她的屋子裏是極不舒服地悶熱。底層院子的對面，有一間正在修理而暫時被工人們擱置着的空屋子。這間屋子似乎是很適意地涼爽。喬治搬了進去，把木匠的矮檯當作書桌。在這裏，四周全是木屑、耗子和蜘蛛等，她整天和一部分的晚上都工作着。女僕把飯送進來，真實地告訴所有來訪的客人說，女主人不在家。

喬治在寫着的小說叫做「西蒙」。西蒙既就是密歇爾，喬治可以一面在想念着情人時，一面在寫着她書中的主人公。就在這種順利環境下，稿子準時地爲印刷人弄好了。七月間，她到波前去了一次。她住在一個朋友給她的屋子裏。她安靜地住着，像過去一樣有恆地寫着，有時去望望密歇爾，普拉南，主婦，和一兩個朋友。她是在重寫「萊麗亞」。這是拉芒南、李茲脫和密歇爾的願望，說她應該去掉書裏所有的那些詛咒，

而代之以她對人類的希望。這是一個極好的意思，它滿足了密歇爾、李茲脫和拉芒南的希望，但不幸這是糟塌了這本書。

對喬治和密歇爾，波前的日子，和他們在巴黎一同過的那幾個禮拜，是大不相同的了。沒有可參加的活動，沒有可刺激他們頭腦的那種興奮。喬治看見了密歇爾的新的方面。她在波前的第一個禮拜，他唸孟德斯鳩，宣揚中庸。在第二個禮拜，他唸柏拉圖，宣揚柏拉圖的思想。然後又唸亞里斯多德而忘記了柏拉圖。他總是受着最後讀的那本書的影響。和他改變自己的理論同樣快地，他也要喬治跟着他一同如此快地變，這有時使她覺得很困難。

像杜邦老夫人一樣，密歇爾常覺得喬治倔強。沒有東西能使她改變自己。她從不接受任何在本質上不是她自己的思想。

以前她唸盧騷，就成了他的信徒，因為她早就同意着他的那套思想的。同樣地，當她遇見密歇爾時，她成了他的信徒，因為她一向就是個共和政制者。她的頭腦拒絕任何和自己的信念相背的東西，拉芒南、李茲脫和密歇爾都相信自己會影響着她的思想。其實，他們只是灌漑了她自己的信念。沒有一個人會能引她離開自己的路。

有時候，在卑辱的情緒中，密歇爾對她喊起來說：「你比我想得更邏輯，比我看得

更清楚！」當他像個風標那樣四處旋轉的時候，喬治是挺直堅定的，像一株生根深在地裏的樹一樣。

密歇爾繼續做着專制之主，但他的專制並不一定都像神似底愛的表現了。當他作為一份子地參加在談話裏時，他喜歡辯論、批評，並因了別人的反對而興奮鼓舞。但如喬治一在別人前面和他反對了時，他立刻表顯出了虛榮被傷損了的憤怒。無論他怎樣能安然地接受男子們的批評，但對他的女子，他需要着同情和讚美。

喬治和密歇爾單獨在一塊時，情形就更糟。因為那時，假如喬治一和他意見不同，他就失了自信，稱自己是個失敗者，而說着要住到沙漠去或者做和尚。任何她最小的反對，都會使他懊惱不堪。

大部分的時間，密歇爾是像個膨漲的氣球飄懸在喬治的頭上。但正像戳破了的氣球就跌扁到地上一樣的，所以密歇爾，假使喬治一傷了她的虛榮，就會跌扁在地上了。在這種情形下，他是如此的可憐，喬治就在憐憫中又用稱讚來縫補起他，用阿諛吹漲起他，直到他又能夠飄懸在自己頭上。

顯然的，密歇爾沒有一個強力的頭腦。但他是個男子的性質。他以意志征服了衰病，以雄辯征服了信徒。他是個好律師，有着很多的辦法。雖然衰病使他比較的不神

化，但他却仍然滿足着喬治的強人的象徵。

密歇爾的快樂依靠在喬治是同意他的這一個信心上。每次她說了「是」，他希望她說「是，的確。」他這才覺得是完全滿足了。

暗暗地，他是不大靠得住自己，而是在依靠着喬治供給他所缺乏的自持與信心。他在任何場合都需要着她，沒有了這個主要門徒，他就無法宣講。喬治把這種要贊同的貪心看作是虛榮，但這實在是比虛榮更深。他並不只是要她阿諛他，他是要她供給他自己所缺乏的原動力。他一點不知道喬治說「是」只不過是爲了使他歡喜，而加上一個「的確」，其實她意思是說「也許」。

喬治從來不要求密歇爾同意她。她的頭腦是自持的，自足的。只要他是愛她，那麼，他怎樣想怎樣說怎樣做在她全無所謂。是她的需要使她成了依賴和軟弱。

他愛她嗎？他愛她嗎？這是和她底快樂有關的惟一的問題。

他愛她爲了，想要她同意他。她同意他爲了想抓住他的愛。他們就是這樣地以這個相互的欺騙分開着，這個欺騙使他們兩個人都很快樂，只要是每個都被成功地這樣欺騙着的時候。

喬治可以忍受密歇爾的愛的專制，但她無法忍受卡西米的恨的專制。所以，她拖延着回諾恩的時間，直到孩子們的來到使她可能去忍受和丈夫同住在一個屋頂下。

她在孩子們的假期中和他住在一起。她在家裏的地位早已一年不如一年，而現在，是完全喪失了。她不得這一家之主的允許，就不許向僕人們說一句話或者用一匹馬。她帶了孩子們整天出去散步或野餐，爲他們溫習功課，生活在他們的生活裏，假裝着自己有着一個家。

她是在等着卡西米的走。兩個人完全不和的結果，丈夫和妻子決定了分離。經過了幾次的討論究竟兩個裏誰該留在諾恩以後，卡西米選定了，自己要去住在巴黎，重過他單身人的生活。一個友善的協定弄好了，簽了字，規定卡西米將承受在巴黎的房子，並加上妻子給他的一筆津貼。正式的分離決定自十一月開始，那時孩子們就可送進學校了。

一八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杜特望夫人一生裏可紀念的一個日子，杜坦爾和三個別的朋友從夏都驅車來了。他們留着吃飯。一切很愉快地過去，直到莫里斯看見乳酪瓶空

了，還要點乳酪。這怎麼會就使父親大發雷霆了呢？是不是那喝得太多了的卡西米覺得：孩子是在發命令？

「滾出去！」卡西米命令。

莫里斯被父親的聲音嚇呆了。他奔到母親身邊，把顫抖的身體偎在母親懷裏。

卡西米告訴過孩子不知多少次，他是主人。他告訴過妻子，他是主人。他也告訴過僕人們。他似乎覺得沒有一個人相信他，沒有一個人服從。

「聽爸爸的話，」奧洛亞靜靜地重說，希望能緩和情勢。

又是個吩咐！或者這位盛怒的人一定如此覺得。

「你自己也滾出去！」卡西米舉起臂膀，衝到妻子身邊。這是很久以前一個夏天晚上，他在傑姆士·杜潑萊西家裏對她用過的同一的姿勢。

但這次，這一擊被擋住了。

杜坦爾抓住卡西米的臂膀，拉住了他。別的人也跑上來幫忙。卡西米摔開他們，跑了屋子。

大家都鬆了口氣，客人們高聲地談起天氣來。這個題目還未談完，卡西米可回來了，帶着一枝鎗。他把鎗對準了妻子。大家一下子跳了起來。他們圍住了他，將武器奪

下，把這盛怒的人推進了椅子。卡西米，顯然是怒氣已平息了，繼續吃飯。

完了。就是這樣。現在，奧洛亞的感情從習慣底礎泊上搖動了。她不再滿意這可以讓杜特望男爵自由地回到諾恩來並用槍威嚇她的、友善的辦法了。

密歇爾同意她。她到波前去和他商量，他勸她提出法律的離婚。爲了要避免公開審問，又一個友善的協定成立了。卡西米得了妻子的一半財產，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須住在巴黎，並答允杜特望夫人不去出庭而聽取判決。同意了這個辦法，卡西米去了巴黎。孩子們送回了學校，喬治則仍留在諾恩。

一生裏第一次地，她可以一個人生活在自己的屋子裏了。她在這自己的家裏是多麼快樂呵！她辭退了所有的僕人，只剩下園丁及園丁的妻子，他們是住在莊園入口處的一所屋子裏的。她拿開了一切可以使人想到卡西米的東西，把佈置改變了，直到每把椅子，每張桌子，每幅畫都放得了像舊日的樣子，這使她十分高興。這似乎是移出了一切杜特望男爵的影響，而又重新帶回了杜邦夫人的精神。

到晚上，她點起了所有的蠟燭，走過那些佈置改變了的房間，從她寫「恩第安娜」的小屋，走過孩子們出生的臥室，穿過小時候在那裏玩着的大廳，而進了那充滿着祖母底記憶的餐室和客廳。在客廳裏，她生了個火，坐在它的前面，沉思着，回憶着，沉浸

在極度的滿足裏。

終於，她是承受了這杜邦夫人叫她享受的遺產了。她把自己委給這沒有卡西米了的奢華生活。第一次地，她了解了結婚生活的美與價值。她可以很容易地想像一個男人，那適合的男人，在這屋子裏和她在一起。現在，卡西米是走了，他很想要寫一個幸福的結婚生活的故事。她將稱它爲「莫潑拉」。它將描寫一個丈夫，他是永遠虔誠，永遠對他的妻子忠心的。

九

在這種心滿意足中，波前的密歇爾來了。他現在完全是律師了。他要來和他的當事人討論，給她以最好的法律忠告。他決定說，他的行爲應該要不致受任何批評才行。

「假使你希望我爲你打勝這次訴訟，」他警告她說，「你一定得好好的。」

「但我是好好的呀，」喬治吃驚地說。

「單是有訟事在身時好是不夠的。你一定得看來也是好。」

「那末，在你看來我是不好嗎？」

「在我，你似乎在這這世界上是太好了。我說的是社會。你一定要謹慎。」

「謹慎什麼呢？我很願意我的一生像本攤開的書一樣，讓任何人看見。」

密歇爾歎息着他這位當事人的魯鈍。「聽，喬治，做個好孩子，聽我的話。你一定不要騎馬，不要抽煙，不要穿着男人的袴子，不要鬧戀愛。」

「但是一個好孩子這些事都可以做的呀。」

「好孩子可以。但一個好女子就不可以。我的意思是說你要做個好女子。」

「我不願意戒煙。」

「別傻。我只是說你一定得不讓人家知道你吸煙。在社會的心目裏，問題並不是在做着些什麼，而是在你是不是給人家看見。」

「我恨欺騙，我恨隱瞞。我一生裏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

「喬治，喬治！」密歇爾絕望地歎氣。

「我的自重對我比任何別人的想法都重要。假使一件事情是對的，那就用不着隱瞞。我做的事情，我自己都以為是對的，要不然我也不會做。是我自己行爲的惟一的法官。」

「你的案子開審時，你就可以看見，還有着別的法官對你的行爲有威權的。他們可以毀了你的一生。他們可以奪去你的財產，你的孩子，弄到你孤零零，而且身無分文。」

這場訴訟是個認真的玩意，喬治。法官是公斷人，爲了要勝訴，你一定得遵從那別人所定下的法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密歇爾。爲了要得到孩子們，我得犧牲。那末，好的。讓夏都鎮上的人們去把我想作是個懺悔的瑪特朗吧（註）。我把馬留在腕裏。我將闖起了門再吸煙。我將穿最長最重的裙子。我將永不單獨一個人地見你。但我是恨這種虛偽的，我預先告訴你。一等到案子定了，我就立刻穿上短袴和靴子，跳上馬滿城去跑。」

「我不覺得你這種精神是正當的。」

「你現在是指男孩子的正當精神嗎？」

「不，女子的。」

「可又來。上帝爲他們造下同樣希望的人類，却有兩種道德。」

「你的主張，我親愛的喬治，是屬於一個永不會實現的世界的。」

「它們是屬於一個有一天會實現的世界的，這正像有着一個公正上帝一樣地確實。」

「但是你的理想世界不存在於這一八三五年，而你的案子却是要在今年開審的。」

「你是對的，密歇爾。」喬治馴怯地屈服了。「我聽你的勸告。我還應該怎麼樣呢？」

「你不應該一個人住在這裏諾恩。」

「呵，但是我喜歡這樣！這是第一次——」

「你應該有個監護人。」

「監護人！」喬治笑了起來。「滑稽死了。我，像個獨身人似的過了四年的！呸，密歇爾，你不要個監護人？」

「這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你問得就像個小孩子一樣。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起訴訟時，法庭庭長就爲女的指定個監護人，這樣子她的貞潔就可以保持。」

「而同時，卡西米就可以在巴黎過他的享樂生活！爲什末不給卡西米一個監護人？」

「卡西米屬於他自己。你屬於卡西米。」

「我不屬於卡西米。」

「在法律的觀點上，女人屬於她的丈夫，直到法律判了她離異。當問題還未解決時，丈夫的所有權就得被保護，以便仍可以原封不動地還給他。這是法庭的慣例。庭長

很好心，他答允就指定杜坦爾夫人做你的監護人。你一定得離開諾恩，去住在她的監護之下，直到你的案子勝訴或者敗訴。」

喬治笑起來。然後，當這情形的嚴重性壓襲到她時，她屏聲地，與其說是對密歇爾還不如說是對自己地，那麼說：「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我要爲了你們做這件可笑的事情！」

諾恩的房子關起了，喬治搬到了夏都，在杜坦爾夫人的仁慈眼睛下過了冬天。有時候喬治感到勇敢和大胆，寫快樂的信給她的朋友們，描寫她的處境。但普通地，她只輕聲竊笑着這個社會的習慣與成例，在這個社會裏，她是局外人似地生活着的。

雖然對社會是合不來，喬治在杜坦爾夫人的家裏却覺得很自在。家裏一共有十四個人，其中七個是孩子。喬治照常在夜間寫作，而她既假定是過着隱隱生活的，所以她白天的大部分時間就和孩子們一起過着，常常渴念着莫里斯和莎朗茲，他們兩個是互相分開並和她分開着的。是不是會有這麼一天，她可以在諾恩有着他們，有着她的兩個孩子，和她的家呢？

(註) 瑪特期爲悔罪的妓女，事見新約「路加福音」。

十

一八三五年十二月和一八三六年二月，兩堂杜特望夫人勝訴的判決公布了，她寫信給達谷夫人：

「謝謝天，我勝訴了。孩子們是我的了。」

赫普列脫和杜坦爾寫信來，說他們會應付卡西米。她不必擔心他會不會允諾。他已經對他們以名譽担保，他不干涉妻子的上訴。

但杜特望夫人還未真的得到她的自由，這以名譽担保的人就變了主意，對妻子反控了。這就是說，要公開審判，那密歇爾會試着想要避免的事情。

這件杜特望告杜特望的案子上報，在任何喬治桑的名字被知道的地方，都成了興奮的新聞了。夏都的人們在這場使他們的鎮子名譽掃地的案子裏，覺得很難決定站在那一邊好。他們並不責備卡西米的錯處，但他們的確責備他的定要公開審判，——一件省裏幾乎聞所未聞的事情，——和對自己的妻子加以惡意的控告。

感情上是偏於杜特望夫人方面的，但是傳統的成見敵對着她。在這種同情和傳統的衝突裏，輿論結果是到了這麼一個結論，就是：杜特望夫人是不真的但是好的。人們會

聽說她不貞，但他們都知道她是個好的人。他們不能不如此覺得。她是個好母親，一直離開卡西米以前，她是個好妻子。她一直是個好鄰居。夏都的居民們站在街頭巷尾談論着杜特望夫人的名譽。她成了這鎮上的談話資料。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案子在夏都的民庭兩次開審。每一個人能夠擠進法庭去的，都擠進去聽了。

卡西米的律師相當長地說到兩個主要點。第一，丈夫控告妻子種種的不貞行爲。第二，他要這個被痛恨、被鄙棄的妻子回到他懷裏去。

然後，密歇爾入了席，以他那全副著名的辯才，指出了這些論點的矛盾。「世界上沒有一個法官，」他說，「聽到了這個人對自己妻子的控告以後，還會判她去生活在如此嫉恨的重壓之下的。」轉向卡西米，他直接地向他開言：「你對她的憤恨是已永遠拭不掉的。這個憤恨證明了，你並不需要她，你並不需要你的妻子。但你却不肯離婚。那末，你是想要一切婚姻的利益，而不担任任何婚姻的責任麼？」

卡西米的律師回答說，他的當事人並不是說他目前對他的妻子是十分熱情地喜歡，但他會原諒她，而漸漸地又喜歡她，當她表顯了真正的悔過和順從的時候。

卡西米的律師強調這個事實，說杜特望男爵曾十分慷慨，給與妻子三千法郎一年，

雖然她自己靠了寫作已遷益頗豐。他說，男爵拒絕離婚，因為他要保留他妻子的財產，爲了孩子們的緣故。密歇爾複辯說，卡西米真正想要的就是妻子的錢，不是他妻子的人。

爲了證明這件事實，密歇爾了敘述了這個婚姻的故事。他指出，婚約是嫁產獨立性的，就是說，妻子無義務償付丈夫的債。但是，她還是付了。他提到她九年來的長時忍耐，和她心靈上的孤獨。他說到杜特望的野蠻、酗酒和不忠。他敘述與洛亞怎樣得了丈夫的許可，曾過着一個獨立的生活，幾乎完全是自己養活自己；而同時，杜特望男爵却安享着妻子的收入，住在妻子的屋子裏；怎樣男爵在妻子分開住着的時期裏，一點不覺得這種生活樣式有什麼可指謫之處；怎樣他曾寫給她很友善的信，而在四年間的長時通信裏，從未表示過希望要她回家；怎樣在另一方面，她一回進了家門，這個在信裏存在的友善關係就突然地在他的一面破裂了，而變成了暴怒和蠻橫。他描寫這一幕，卡西米當着五個朋友和別的目擊者的面，持鎗威嚇妻子。密歇爾又指出，依照法國的法律，丈夫可以以任何情形控告妻子通姦，而丈夫的通姦則不能給妻子以任何控告的依據，除非丈夫公然和情婦住在跟妻子同一的屋頂下。密歇爾於是指出見證，證明卡西米確曾把這一個女人帶進到他妻子的家裏。

這個行爲確定了杜特望男爵的罪。夏都的法庭宣佈杜特望夫人勝訴，吩咐孩子由她管領，並担負他們的教育費用。

卡西米上訴到高等法院。七月裏，案子在波前的皇家法庭開審了。現在，到了這審判的精彩階段了。

波前，貝里的省城，是和縣鎮的夏都大大不同的。他們對杜特望夫人更加敵對。波前的人們知識高，聽見得多。他們熟悉她的作品，他們清楚在巴黎流傳的謠言，在那裏，對她的小說和她的生活傳說着極大的影響。故事說，有些女人，不再滿足於修道院的教育，而就像自己是男人似的，要求更多的知識了。還有，說是未婚的女子堅持一個人住着的權利，而不要和一個女性的長輩一起住在家裏。這些不正的要求，都是歸諸於要學喬治桑的樣。

她的作品被認爲比她的生活更加危險。年輕姑娘們讀過「恩第安娜」的，要自由戀愛結婚，而不願聽父母之命；那些讀了「安特萊」和「梵朗丁」的，認爲和門第較低的人結婚是很對的。

喬治桑的名字成了一切反叛底女子的象徵。可不是一切女子的假充要自由都被稱爲是「喬治桑式生活」的嗎？

至於她對已婚女人的影響呢，那只要讀讀「約蓋」好了，丈夫自殺，好使自己的妻子能和一個別的男人快樂地過。

總而言之，難道一個穿男人袴子的女子，能讓她去管兩個天真無邪的孩子麼？輿論說不！

那時候，喬治，和朋友们住在波前，正在忙於想定一個她自己的計劃。假使案子敗訴，孩子們要歸給卡西米，那末她就決心和孩子們逃到美國去。主意既定，她給出了許多担保，使她借到了一萬法郎。她找了莎朗茲來，她是隨時準備着了；她並又安排好了把莫里斯帶來，和她在船上會合。

在這場案子審判的時候，法律規定：女子犯不貞罪者，應先下牢監禁，然後又判回到丈夫那裏去。喬治並未覺得會被下牢，但她的確感到了有失去孩子並自己被送回給卡西米的可能。要接受這兩條路的任何一條，那她就情願在法律上看起來是偷了自己的孩子，而和他們逃到遙遠的地方去生活的。

這個決定帶給了這困擾的妻子和母親以心靈的安甯。在開審的前夕，她感覺到如此鎮定安靜，她寫了一篇禱辭：

「人之子呵，是用了你的名字，他們在你把羊放在你的肩膀上時，就把它殺了。你

的苦難的酒杯不再是苦的，因為它曾被你的嘴唇接觸。在我們苦惱的夜裏，我們尋着橄欖園裏你脚步的印跡。我們懷着希望，因為你神聖了我們的痛苦，因為你給了我們上帝，來作為抵避人羣的藏身之所。」

安排好了逃避法律，並寫下了她的禱辭，喬治以一種清澈的良知等待着宣判。在開審的前夕，她睡得很好。

十一

雖然喬治自己以甯定的信心對着審判，但她的朋友們却恐懼着這場結果。他們會聚在波前，圍在她的四周。其中有她最親愛的朋友法朗沙·羅列納，有杜坦爾、南洛和普拉南，加上那兩個在巴黎最初就認識的貝里奧人，亞爾風斯·弗洛里和哥斯塔夫·柏般。奧洛亞從前的心腹朋友愛米兒·萊格瑞也來了。從法國南部又來了尤爾·勃各朗，準備來為她做見證的。

男朋友們，他們是多麼忠心，多麼勇敢呵！女的一個也沒有來幫助她。這不能怪她們，可憐的東西；她們不敢去沾及自己的名譽。喬治曾寫了信給佐安·萊洛嫻，她以前極要好的朋友，但佐安不贊同離婚。這太特異了，一個女子站在這麼一種地位是太觸目

了。

喬治也寫了信給奧萊梁·特·賽士，要求允許讓她利用自己以前寫給他的日記，以及他給她的信。奧萊梁那時已經結了婚，而且是七個孩子的父親了。他本很可以拒絕把自己牽涉進這回事去。但是奧萊梁却回答了：

「我還保存着，除別的東西外，那你的日記，這我現在寄上。呵，天呵！它們將在陪審官的前面讀出來嗎？但是我答允你，讓他們唸，讓他們把它印出來，我都願意……是的，我答允你利用任何我給你的東西。」

喬治覺得，她的竄竄和男人們做朋友，很顯然是對的。

在這偉大日子的早上，法庭旁聽席上是擠得水洩不通。波前從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狂熱。最有名的門第望族被邀請了，即使嫺淑的婦女們也不管她們男人的批評，而來旁聽了。當杜特望夫人挽在她出名的律師的臂膀上走進來時，她們叮視着她。她們留心她的長衣，——是的，是長衣，不是袴子。羣衆失望了。他們曾聽說，他們也希望着能證明是真的，她穿着紅袴子，有馬刺的長統靴，和一件藍法蘭絨上衣。據說她袴帶上插着手鎗。女人們覺得她這套時式而樸素的白色衣裳是平常而毫不特異。這聲名狼藉的女人甚至戴着垂到鼻端的半面紗，和有花的披肩。

這次審判中，卡西米換了律師。他請了底渥·梵朗納先生。這有名的紳士讀了幾段喬治的小說。他選下了那裏面用第一身稱寫的話。因為喬治的人物常是惡棍，所以他很容易找到許多邪惡的思想。這些都歸給了杜特望夫人，算是她自己的人生見解。

然後，轉向喬治，她正穿着白衣裳，現出如此的高貴婦女式的，他向她開言：

「你的書，夫人，是充滿着嚙蝕你心的怨毒和憎恨。這表示出你對人生的深切厭棄。你靈魂的苦惱在你的聲譽中驅趕着你，毒害了你的成就。你會到處尋找幸福，而到處未曾找到。好的，我可以指點給你應走的路。回到你的丈夫那裏去。回到你曾在結婚生活的初期那麼快樂、那麼安甯地過着的家去。重担起你為妻為母的責任來。再去在責任和貞德的路上走。把自己皈依自然的律法。在所有別的路上你都不會找到錯失和欺騙，只有在這條路上，你能找到幸福與安甯。」

底渥·梵朗納是個聰明的律師。他看出對杜特望夫人控告她的自由獨立生活是沒有用的，因為這種生活卡西米在自己的信上會如此熱切地贊同過。所以，他希望找出一些早在結婚初年時的可攻擊之處來。假使他能證明她在和他一起生活時就已欺騙了他，那他的訴訟就贏了。爲了這個目的，卡西米曾把奧洛亞對奧萊黎底愛的懺悔書給了他的律師。卡西米保留着他妻子這個初戀的天真自白，倒不是無用的。這封長信的幾部分在

庭上宜讀，以作爲通姦的證據。這聰明的律師利用了其中每個過分的辭句。他強調每個服罪的字：「我是有罪的。我承認我的錯。原諒我的罪，我的錯吧。」

這些部分一讀給了得意的聽衆聽，大家很快地就敵對着這十年前過錯的妻子了。懺悔書被興奮地注意聽着。作者自己認罪了。

在他淵博的同業讀完了以後，密歇爾也讀了這著名的懺悔書。但他是整個地唸，從頭至尾。一到整個地聽時，懺悔書就說出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服罪的話變成了是一個年輕妻子竭力想贏取丈夫信心的掙扎。自承變了自棄。感人的哀懇成了一個慷慨肯自我犧牲的靈魂的表白。

一陣感情的浪潮在聽衆間掀起。懺悔書引起了同情和感歎的喃喃。男人們偷偷地摸手帕，女人們公然地流了淚。

但法官，保持着理智，叫陪審官們投票，看這年輕的妻子是否犯有通姦不貞罪。

陪審官中有一半投票同情妻子這面，她似乎是無罪的。另一半想起了「約蓋」，而站在卡西米這一邊。反覆討論了三刻鐘，陪審官意見各半，於是宣告改期再審。輕快的聽衆對這個宣告報之以噓噓聲和嚇嚇聲。

兩方面的律師，不願意等再審，會合了，勸卡西米接受一個對他妻子財產的公平分

法；這樣子，雖然是必須依法而且公開地，但案子就可以在庭外解決，而解決的辦法就是根據對杜特望夫人第一次判決時大家所同意的：莫里斯歸丈夫，莎朗茲歸妻子。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完了。

卡西米決定要他的兒子作軍人。莫里斯已經十二歲，他的靈魂在反抗了。他希望做藝術家，他恨死他的軍校。他崇拜母親，而自己會被從母親身邊奪開的恐懼使他病了。在昏曠中他不斷地喊着：「諾恩！諾恩！」他的情形變得了如此嚴重，醫生，甚至校醫，也請求把孩子送回到諾恩去。卡西米固執，不肯答允。喬治是束手無策了。似乎卡西米甯願堅持他的威權，而不要救孩子的命。於是病孩被送去和父親一同住。但卡西米一看見孩子的病是如此可怕，他又連忙把他送到諾恩去給母親，由她照護，直到他身體恢復，能夠重回學校。

一八三七年夏天，喬治因為她母親重病被召回到巴黎。她把莎朗茲留給洛麗娜小姐看管，她答允決不離孩子一步。

卡西米見了機會，而把莎朗茲搶了過來。他對洛麗娜小姐用了蠻力，把她懷裏驚叫的孩子一把奪了過來。當喬治聽說卡西米已把莎朗茲帶到了格列萊時，她驚呆了，等不及信到或者差個人去。她想起了那個新的發明叫做電報的，那時政府機關已在用着。她

懇求了官員，把這東西讓她用一次，這樣子，當她幾天後到達格列萊時，警察局可以幫她找回孩子。

當卡西米被問，他爲什麼要莎朗茲時，他坦白地說，他並不是愛她，他只是要給妻子一個打擊，而他知道傷害母親最好的辦法就是擊中她的孩子們。這兩次的經驗以後，喬治明白了，雖然她自己是已從一個惡丈夫手中解救出來了，但她還沒有把孩子們從一個惡父親手裏解救出來。

在這趟去格列萊的疲竭的旅行過後不久，杜特望老男爵夫人死了，卡西米繼承了一筆不小的財產。喬治覺得她現在總可以自己負擔丈夫的責任了。她要求巴黎的房屋做莎朗茲的嫁產，她也堅決要求取得她溫弱的兒子。她又告到了法庭，請求說，杜特望男爵既已自己有了遺產繼承，可以不再需要她的一半了。

但法庭並不認爲，剝奪丈夫對妻子財產分享的權利是公平的。又一次地，問題由雙方律師來解決。喬治被迫犧牲了她的錢。以四萬法郎的代價，卡西米放棄了他對巴黎的房子和對莫里斯的權利。

終於，喬治把兩個孩子都拿回了。莎朗茲的嫁產是定了，莫里斯可以學藝術了。

但是，是付了怎麼樣的一種代價嗎！在拿回祖母遺留給自己的屋子時，她却失去了

那用來維持這屋子開支的進款。她不能賺足夠的錢，來維持這個家，和兩個孩子？似乎沒有人了解她是在怎樣辛苦地寫着小說。她的工作是在當大家都睡了以後的長夜的寂靜中做着的。

她是非常地疲倦了。

十二

當她回顧那過去的兩年時，喬治覺得，她寫過許多書就像船夫推挽着船，栓住在她的工作上，被迫切的鞭策趕着走。

而當她展望那橫在前面的辛苦的生活時，她看不見任何自由的希望。安息和休閒像罪一樣地誘惑着她。她掙扎反抗着那想唸那些大家都在談論着的書的希望，和享受那一直在想望着而一直延遲着的讀書的希望。她開始恨這個她不得不過的非實在的生活。她的想像，她似乎覺得，必須變成一個運動家，方能做她那腦子的體操的劇烈運動。她的神經，在晚上被情節和人物的沉迷所興奮，到日間是使她如此倦乏，以致任何對孩子或者朋友的操心都會使她弄得疲竭。

在寫給密歇爾的信中常有傷心的片頁，敘述她工作的困苦。她告訴他，她是怎樣地

被家務、被時時來的阻撓所間斷，和被無回復的信所苦惱。因為她的東西常是連載的，稿子必須在一定的日子發出，所以她就不得不把那原很想從容地寫的東西草草寫就。這樣子地，她是破毀了自己的文思，而它也就報復地凍結了她的靈感，結果是許多枯燥、雜亂的片段，和她對自己能力的懷疑。當她一回想自己所寫的東西時，她就墮入了黯然失望。每天晚上，她計算着可以工作的鐘點，和一定得寫滿的頁數。然後，她趕策着自己已可以讓自己去睡以前，完成那必需的量。

量，永遠是量！沒有時間想到質。

債務的急迫——就像有個債主站在門邊等着一樣。時間的急迫——稿子一定得在星期裏寫完。

現在只有五天了，四天了，三天，兩天，一天了。現在一定得在天明以前寫好了。快！快！郵班在等着。皮洛在等着。雜誌一定得付印。讀者們，巨大的貪婪的讀者們，正在等着喬治桑一本新的愛和熱情的小說。

那末快吧，傾瀉出結束一場的情節來。再看一遍嗎？整理一下嗎？翻一翻，改一改嗎？——沒有時間了。紙上的墨水還未乾，她就一定得把稿子寄出。有了個混雜的比喻嗎？只好這樣了。重複的句子嗎？讓它去了。

趕快，要不然皮洛要生氣，——而皮洛是惟一的付錢的人。

某個炎熱的清早，她寫信給密歇爾：

「我的頭爲一整夜如此酷熱下的工作爆裂了。咖啡和煙是惟一可以刺激我消滅的精神走向二百法郎一頁去的東西。我現在還可以有兩個鐘點睡，以後，我就一定得騎馬走十五哩很壞的路，去解決一些和肉商們的事務。生活的辛苦工作在催我老，在把皺紋放到我的額頭上來。

「今晚上我又必須工作十四小時，明天也是一樣，以後一連六晚都將如此。我已經答允出了。這會弄死了我嗎？我已經撐不住了，而現在還才只開始呢。我恨我的行業，但只有這個能使我還得了債。」

在她生命裏的這個困苦時期，喬治轉向了密歇爾求取感情：

「我在這世界上一直尋求着的東西乃是一個和我自己合一的靈魂，在他身上我可以集中我一切的希望和一切的快樂。讓命運把這個人給我，讓這個人是你吧。」

直到此時，在他們的關係上，她都會回答了他的需求。現在，他們的位置是倒過來了。她需要他。「我醒來，在眼還未睜開時，就伸手向桌邊觸摸，看那裏是不是有你的信。我常被前一天晚上的工作弄得如此疲竭，我幾乎沒有力氣能讀它。我把它攪在手

裏。我把它貼在嘴唇上，把頭、信和雙手埋在被頭裏，我握着我的寶貝睡去了，快樂，安甯。」

但是密歇爾不是奧萊梁·特·賽士。他不能夠有那存在於信中底愛的概念。當他是他的班約芒時，他就每天都想寫信給她。但現在，她是個寂寞疲倦的女人了時，他沒有什麼話說了。要同情的祈求使他煩厭。他可能回應她——不管他不是了解，只因為這是她的需要，——他的女人的需要——但這不是密歇爾的性格。他喜歡向喬治說到他的困難，他的理論，但他並不想聽取她的煩惱，和她的過度工作。他常向她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會聽他像她那樣聽的。沒有人會給過他如此完全的、集中的、出神的注意。她是他最好的反映。但是當她不在前面了時，他就在別的愛慕他的女人們的眼睛裏去找尋自己較少的反映了。所以密歇爾有了別的爱情事件，而在不忠之外，他更加上了冷漠。他一連幾星期沒有寫信，喬治常常等着郵班，希望着，祈禱着能有一封信。

密歇爾是怎麼了呢？他為什麼不寫信呢？她把這問題問他的朋友傑萊，傑萊對她說：密歇爾是虛榮的，自我中心的。她把這問自己，也不得不得了同樣的回答。

但是，引起密歇爾的冷漠的，並不單是自私。喬治身上有着一些東西觸怒了她這位強力的人。

在和密歇爾接近的兩年中，喬治在心靈和感情的生活上經過了一場轉變。她裏面的女性的奧洛亞和男性的喬治一直就不會有過平衡，而現在，它們是激烈地爭鬥了。性格的每一面都因了衝突的緊張而變得更為深切。她從沒有曾像現在對密歇爾的態度上那麼的女性化過。她柔馴的順從，有時候似乎成了過分。然後，那被壓抑着的一面又抬頭了，站定了。在這種時候，她就向他說話似一個平等的人一樣地，以一個不需要討好的人的勇氣，表示着自己的思想和見解。當男性的喬治如此抬頭時，密歇爾無法立住自己的自我來對抗她。她似乎比他更配做領導者。

現在，密歇爾並不想像自己是個跟從者，他也不喜歡有個女的領導者。他愛他這位朋友裏面的奧洛亞，——她的專切，她的肯犧牲，她的撫育意識。但是，她裏面的喬治他厭惡。

喬治的坦率 and 獨立性可能會溺殺了她的愛情，毀了她的幸福。但是她無法抑制她那迅速發展着的男性的自我。

一八三七年八月裏，她自己承認，她已經「倦於專注，倦於什麼也沒有得到，除了

負心和冷酷。」她覺得自己是覺醒了。

但是即使到九月裏，當她接到密歇爾來的她所謂的召喚，叫她到夏多盧去時，她一個人晚上騎馬走過中間的二十哩路，爲了想在他留在那兒的兩天裏和他在一起。

這是她最後一次對密歇爾的誠愛。在同個九月裏，她寫：

「我可怕的痛楚已經到了它自己的極端。我不再愛了。我已經到了清醒的最後階段了。」

喬治度過了她第二次的強烈愛情。她現在是三十三歲了。

在和喬治的這次分裂以後，來了密歇爾底野心的試驗，和他究竟是不是那喬治夢中的強力的人的證明。因爲那他希望能佔一席重要地位的共和國似乎是遙遙無期地延擱了，他失去了對這目標的熱心，和生出了對名利成就的興趣。那喬治如此愛慕的禿頭是隱蓋在一頭假髮之下了。木鞋換上了皮靴，粗布上衣換了時式衣裳，而在他一生以後的日子裏，他專心一意地在弄錢。

密歇爾是喬治一生裏一個很大的影響。他使她在那條路上開始走，那條路他們會互相答允要一同走的。當他倒向了路邊時，她就一個人去走。她繼續是個共和政制者，把她的時間和寫作貢獻給這個目標。十一年後，一八四八年，當第二共和國終於成立了

時，喬治在議會裏佔很高的地位，而可憐的密歇爾是被忘記了，不理了。內閣或者甚至上議院都沒有爲他留一個位置。他最多能爲自己弄到的，只是他的被選爲自己一省的議員。到今天，如果波前底密歇爾的名字被人記起，那是因爲了他和一個著名的女子的關係，對於這個女子的一生，他會有過短短的兩年給與過她靈感啓發的。

第六章 桑夫人

離婚以後，喬治不再是杜特望夫人了；大家都稱她桑夫人。她的孩子們也成了莫里斯·桑和沙朗茲·桑。於是這古怪的小小筆名，在自己並不希望成名的時候那麼偶然地用了的，就成了一家的姓，而喬治則成了桑家的家長了。

在一八二幾年的時候，一個女子能成家立業，乃是個大成就。如果能重新立新姓，而與母家及婆家的一切親屬斷離了關係，那就更是特異少有的事情了。這件從無先例的事情，並沒有損傷了任何人。一八三七年夏天莎菲的死斷絕了她和杜邦家最後的關係，而自和卡西米分開以後，也再沒有一個杜特望家族的人可以有權過問桑夫人的事情了。喬治成了諾恩的主人，担着一個男子的權利和責任。這些外表生活的改變透入了她的意識，而影響了她對自己的態度。

遠在一八三六年的三月間，當她相信自己已勝訴了時，她曾寫信給她的聖西蒙朋友：亞道爾菲蓋洛，說：「我的女子的生活是完了，目前我既已有了些小小聲名和一點影響（這我從不曾求取也實在並不配的），我可以像一個年輕男子那樣地，為自己掙個

立足之地了。」

以後，當她正等着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判決時，她寫信給蓋洛，回答他要她和其朋友相見的希望，說：「我將很高興和他們認識，只要一等到我不再是個奴隸婦女，而成了個自由的女子，或者似我們這倒霉的文明所允許的最近於自由的女子時。」

她更接近到男性的自由時，桑夫人變得比前更甚地遠離她那時代的女性了。她對女子感覺親愛和溫柔，像一個做哥哥的可能對年輕妹妹們所感覺的那樣，但朋友，在她意思是指男子。

在寫給密歇爾的信中說到關於她的遺囑時，她說：「我把我的兒子留給我的朋友們，女兒留給他們的妻子和姊妹們。」

在一八三七年，桑夫人的好朋友拉芒南辦了一個激進的報紙叫做世界報。她要喬治撰稿，這她很高興地答允了，雖然這是相當的一點個人犧牲，因為拉芒南沒有錢，稿費是很微薄的。她在世界報上發表的主要的稿子是連載的「致瑪茜書。」

瑪茜是個虛構的二十五歲的姑娘，命運沒有給與她任何機會，除了去和一個要她嫁產的男人毫無愛情地結婚。瑪茜抗拒這種婚姻，但另一方面，她又害怕將來會變成個老處女。在這種困境中，他問喬治的意見。喬治對瑪茜說，做嫁錯了人底妻子的痛苦，比

做老處女的羞恥更甚。她教瑪茜奮鬥求取獨立，去過讀書或者工作的生活。

在給瑪茜的信裏，喬治宣揚着現在所謂的婦女主義。她作了這可驚的肯言，說女子本質上是和男子平等的，並對於壓迫女性的野蠻法律和傳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像其餘許多喬治的作品一樣的，那些給瑪茜的信引起了轟動，但這一次喬治沒有一個爲她辯護的人。所有的讀者都認爲她是在給老處女們鼓勵和安慰，以圖破壞家庭。那時候，六封信已經發表了，拉芒南接到的責難是如潮湧來。這位不知所措了的編者請喬治不要寫了，於是，瑪茜不再接到任何忠告了。

但恐怕這可怕的桑夫人並沒有被及時止住呢。那樣的老處女已經不計其數，她們受了這個影響，而昂起頭來，尊重自己，甚至竟拒絕和需要她們嫁產的男人結婚了。

喬治對女性束縛的另一抗議是小說「伽勃里」，一八三九年出版的。「伽勃里」是描寫一個姑娘，像男人那樣地被帶大起來的，住在一所與外間世界遠遠隔離的古堡裏，由一個神父教育着，這個神父是非常像特夏脫的。她被教給了用鎗、刀、和手鎗。她獲得了男性的才能，她的頭腦被訓練着完全輕視任何女性化底事物。

等到長成了時，伽勃里逃跑了，瘋似地愛上了，而嫁了一個她自己選擇的人。但對於一個受着如此訓練的頭腦，結婚是一個悲劇。伽勃里發覺她男性的好處正是她女性的

缺點，在穿袴子的人是對的行爲，在穿裙子的人就成了是錯的。幫助她成爲男子化的那種素質，使她在做女子遭到失敗。她發覺了女子的成功是靠女性的詭騙來贏得的，而這正是她最憎惡的。她獨立的精神觸犯了她丈夫的家庭和他的朋友們；她整個小小的世界敵視着她。那唯一能使她的處境變得可忍受一點的，是她丈夫底了解的愛與同情。他愛她，但他要她順從他的偏見，而不讓她來篡奪一個男人的特權。伽勃里是陷入於這樣的一種生活中，這種生活對別的女子是如此自然的，而對於她是如此不自然。她黯然神傷了。怎麼呢，問伽勃里，難道男人和女人就有着兩種道德的標準，而這兩種道德標準不單是不同，而且是相反的吗？如果被這樣地教導着衡量着，那末，她問，男人和女人怎麼還會能夠互相了解，或者在愛裏求到快樂？情節於是發展到了它必然的結果，伽勃里的死。

在這個故事裏，喬治表露了她對男性偏見的爭鬥，她對媚態的唾棄，和她對尋找一個和她自己相並的男性心智的失望。

二

在和密歇爾絕裂以後底精神的瓦礫中，喬治又成了無信者，她一切生活的樣式都改

變了。清晨三點鐘她放下工作，到鄉間郊外去漫遊。有時候她走上八九哩路，到中午才回家來。在這些散步中，她常是沿着恩特爾河岸走。天變得熱起來時，她就在溪裏洗個澡，然後在太陽底下睡去了。在樹林的深處，她夢着自己是在希臘了，或者一連八個鐘點地，她想像着自己是在美洲。這種情緒乃是她底快樂的祕密。遠離在孤寂之上，她似乎離開了這個世界，在無垠的太空裏穿行，在那裏，她試着去瞭解宇宙的意義和運行。這種想像的飛翔使她成了是非個人性的，超脫的了。她的作品變得了更哲學意味。她比較少注意個人的問題，而更多想到社會的不平了。

夏盡秋來時，她的情形變得更寧定了。她專心在花、石和鳥中研究自然。在這些消遣中，孩子們和家庭教師總是和她在一道。她和家庭教師一同照管孩子們的功課。晚上，他們一起唸書或者玩遊戲。

家庭教師費里新瑪萊飛，是年輕而動人的。他的老成氣慨，部分的是因為了他那一臉濃密的頰鬚。很有野心想做作家，他表現出了熱切地想求取指點和教導。他似乎覺得，只要坐在這樣一個著名的天才脚下，自己就可以攬到那引向成功去的靈感的。

一部分的時間，瑪萊飛作為喬治的祕書。在這個身份下，他得抄喬治的稿子。稿子是，像一直那樣，按月連載的。在出版期近的逼迫下，這位作家常要她底抄寫人，在一

個大桌子前，坐在她的旁邊。這樣子，一張稿子一寫滿了她秀美的字跡，就立刻推給了抄寫人，用較大的字體抄清出來。

第一次他發覺自己已如此近在偉大的桑夫人旁邊時，瑪萊飛吃驚着他這位文學偶像創作的迅速。他望望那堆積在旁邊的稿子。他勇毅地努力想趕得上，但是他的努力總是沒有用。

「我趕不上你，」他喘着氣說。

「那自然囉。」喬治解釋。「你要一面看我的東西，費時間，而我從不看第二眼的。」

「但你從不改一個字嗎？」

「沒有時間呀，」喬治回答說，一直地寫下去。

嘶嘶，瑪萊飛的鋼筆聲；嗖嗖，喬治的鉛筆聲。兩個人趕着趕着，到早晨，瑪萊飛精疲力竭了，把滿是頰髯的臉伏在臂上。

「去睡吧，」喬治溫和地說，「你需要睡了。」

「但是稿子一定要在早晨的郵班寄出的。」

「我再當心點寫，就可以叫我的原稿清楚些，排字人也可以看得出來的了。」

瑪萊飛不能仰制自己欽羨的興趣。「是什麼時候」，他怯怯地問：「你準備了這些

東西的呢？」

「但我是一直在準備着的，」喬治回答說，「今天下午我們在林中時，最後一章就在我腦中形成了，所以晚上我一坐下來，就清楚知道我要說什麼，雖然不清楚明白，我將怎樣說法；這要等寫下去的時候才來。」

「這似乎都是那麼容易啊！」這位熱心的青年作家聲音裏含着妒羨地喊。

「不，不是容易的。這費了我的一生呢。」

「但是，假使你原諒我這樣問，你爲什麼要工作的那末辛苦呢？」

喬治點上一枝烟，仰身靠在椅子上。「我常常是工作爲了要可以住在家里。換句話說，我一直會工作，現在也仍然是工作，爲了要可以照自己所喜歡的那麼生活。」

「但是，」年青人喘喘地說，好奇心蓋過了聰慧。「你似乎總是那末急急匆匆地。但我知道你已經寫成了一部三卷的小說叫做恩格伐。」

喬治的臉變成淡漠無情了。她冷冷地說：「哦，是的，很不幸，我不得不把它燒了。」

「波前的密歇爾是裏面的男主人公，是嗎？」

「很不幸，我說過了，我不得不把它燒了。別洛已經付了錢，所以他當然非常生

氣。現在我一定得另外寫出三卷來，代替那已經付過了錢的。」

「我明白了，」瑪萊飛說。然後他立起身來，彎向她，興奮地吻着她的手背。「我希望我能幫助你，」他喃喃地說。

喬治抽開手時，她微笑着他的俠義。

「當心，年輕人，要不然我的香煙會燙了你。」

瑪萊飛走了以後，喬治一時地忘記了她的寫作。奇怪地，這位多髯的年青人有着那密歇爾所沒有的同情心。他諦聽她，正如她常常諦聽着密歇爾一樣的。他欽慕她正如她曾欽慕人一樣的。也許他崇拜她就如她會崇拜人一樣。喬治是已經如此厭倦於崇拜密歇爾，她奇怪怎麼她會又一次地被人崇拜。

早上四點鐘，稿子寫完了。喬治覺得冷。她記起了，這是每個人都正在溫暖的被窩裏的時候。她餓，但是要吃這個思想推拒了她。她的眼發痛，她的頭沉重，但是她覺得還可以再支持一兩個鐘點。取來了新的紙，她在上面寫下了一個題目，草下幾句大綱以後，又開始另一本新的小說的第一章了。

喬治對密歇爾的愛是早已死了。也許就爲了這個緣故，她能夠那樣突然地由密歇爾轉到了瑪萊飛。這年青崇拜者的同情心對她是一天比一天寶貴。而終於，她寫信給傑萊把瑪萊飛和密歇爾比較了：

「我想我終於殺死了龍，這個強韌的愛情，對我的各方面都是如此有害的，現在終於是被另一個感情醫好了，這個感情是更甜美的，比較不熱烈的，不粗辛的，而我也希望是：更持久的。」

那一年冬天，喬治、瑪萊飛和孩子們隔離了世界，住在鄉下孤另的房子裏。喬治仍然在反抗着自己工作的困苦，她寫信給尤爾約娜：

「你不能想像，我的朋友，文學作品現在對我所引起那種厭惡（我意思是指我自己的）。我熱烈地愛着鄉村，和跟你一樣地，我喜歡一切屬於家庭和家的東西：狗，貓，尤其是孩子們。我不再是年青了。我晚上需要睡，白天需要玩。幫助我解脫出別洛的掌握吧，我一生都感激你。」

喬治一天大部分的時間是費在教育孩子上。在她對自己的反感情緒裏，她覺得自己是選錯了行業，她應該去做女教師的。而瑪萊飛，相反地，渴想着做作家。多麼不幸，他們不能夠調換一下！

瑪萊飛利用了餘暇，寫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說：「最後的隱士」。這本稿子一次又一次地寄給了好幾個出版家，而結果仍然是被退了回來。

「這是因爲我的作品是不出名的，」他有一天喊說。「假使我的書簽上了喬治桑的名字，所有的出版家都要跳起來搶了。」

喬治深思地望着他。「你是要那一樣呢，」她問，「要看見自己的名字印在書面上的那種快樂呢，還是要賺點錢？」

「目前我需要的是錢，」他說，「要成名我以後還有很多時間好努力呢。」

「既然是怎樣，那末我們就來試試把書簽上喬治桑吧。當然，可能也仍會不被接受的。」

「喔，一定會！」他熱切地回答。「但你一定得先把書看一遍，看它是不是配你那麼偉大名字。」

「讀你的書？但是我連看看自己的書的時間也沒有呀！你的不會比我的有幾本更壞的。簽上喬治桑好了，假使你高興的話。」

「不，不，你要考慮到你的名譽。」

喬治微笑。「我從不曾考慮到什麼名譽。」

「那末你的聲望。」

「你所謂的聲望對我毫無印象。我從來不會要，也不會求過。它所告訴我的一切就是：世界是充滿着妒忌。我不是活在我的聲望或者名譽上的。我活在朋友們的感情上。」

「最後的隱士」，簽上了喬治桑的名字，在第二年夏天出版了，使瑪萊飛能夠償清了債務。

關於瑪萊飛，除了說她「全心地」愛他以外，喬治從不會說起過更深切一點的話。只有她的心是牽連在這個寧靜的關係中的，而不是她的想像。瑪萊飛不是她幻夢的愛人，她不是一種理想的象徵，也不是任何東西的象徵。他是個年輕人，他的忠切慰藉了她失去了的熱烈的夢想。她寫信給格里瑪拉說：「他是惟一不會以他自己的過錯，使我有過一分鐘苦惱過的人。」

但是，假使他從不會給過她一分鐘的苦惱，他也沒有曾給過她一分鐘的狂喜。當她看見他崇拜她，欽慕她，對她的工作發生着興趣時，她真是妒羨瑪萊飛。

「他是世界上惟一會把自己完完全全給我的人，……他和臘一樣的可塑，我可以在上面印我的跡。而當那時候，我想改變這個印跡時，只要用點小心和耐心，我就可以做得

到。」

她曾給了她的每一個愛人以他們所希望的那種女人。她曾研究每一個的需要，而給了他們。但是，她從不曾發現瑪萊飛所需要於一個女子的究竟是什麼，因為她從不曾把腦子放在這件事上想過。她考慮着她所求於瑪萊飛的，而設法來使自己得到它。她做到了像男人那麼愛的這一個野心，但她沒有在男人底愛的方式裏找到快樂。她需要感覺愛，而不是接受愛。

到春天來時，喬治是厭倦了瑪萊飛了。因為她對這件事情並不隱瞞，他就表顯出了男性的脾氣，更像是鐵而不像是手裏的臘。他變得嫉妒，想要和他的朋友們決鬥。在以後的三個月裏，簡直無法使他看見理性。但是，他的家庭教師的任期滿了，而喬治以後也就永不會再看見他。

第七章 桑和蕭邦

佛來特里·蕭邦是法朗沙·李茲脫介紹給桑夫人的。一八三六年冬天，喬治住在波蘭西旅館，那裏是李茲脫和達谷夫人底臨時的家。這兩個女人合用着一間起坐室，有一個客廳，接待巴黎的文化界。在來訪李茲脫的朋友們中，有年輕的音樂家蕭邦，那時正二十六歲。他還沒有達到李茲脫所享有的盛名，但已經被音樂界知道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和藝術家了。

蕭邦是混血兒，母親是波蘭人，父親是法國人。但蕭邦愛她母親的語言和國家，而把自己看作是波蘭人。他懷念着波蘭，被這無法達到底愛的苦惱所痛楚。他動情的蒼白，羸弱的身體，和那似乎是在消蝕着他的、隱秘的悲哀，使他的人物成爲他自己鬱悒音樂的化身。那種鬱悒和那種音樂，感動了喬治；她希望能更知道他得多些。但是他逃避新的結識。而且，在一個寫書的、穿着樸實衣裳的、在政治上活躍的女子身上，有着一些使蕭邦反感的東西。他女性的理想是一個依依的順從的女子，像他所愛的瑪麗渥特辛斯卡一樣的。然而，也正是他的瑪麗的這種女性的順從，毀了蕭邦幸福的希望。渥特辛斯

卡伯爵拒絕讓他的女兒嫁一個貧窮的音樂教師，而瑪麗就服從了爸爸。

哀戚的蕭邦和沉默寡言的桑夫人更稔熟起來以後，他漸漸地感覺不怯生一點了。這有着極大的眼睛和低沉的磁性聲音的女人了解他的音樂。不單是如此，她還似乎看透着他的痛苦。他感覺到她的友情。她邀他同李茲脫和達谷夫人去諾恩玩，他半答允，半拒絕着。他寫信給家裏：「我也許會去看桑夫人。」

喬治離了巴黎以後，達谷夫人，她總是愛說俏皮話的，寫信給她說：「蕭邦以無限的美妙咳嗽着。他是個主意不定的人。他的事情沒有一樣是長久的，除了他的咳嗽。」

在一八三七年夏天，蕭邦並沒有到諾恩去，他去了倫敦。但是這怯生的音樂家和那男性似的作家，天生着要互相知道得更多些的。

一八三八年五月，喬治爲了些私事到了巴黎。從她上次見蕭邦以後，又已經一年半過去了。她沒有忘記他鬱悒的哀動，而他也沒有忘記她的同情。他至少還想來看看她。

從第一天起，他就覺得和她在一起的慣熟。他先以爲會弄得侷促不安的。她會說過叫人難爲情的輕佻話：「告訴蕭邦，我歡喜他。告訴蕭邦，我崇拜他。」但是，無論在信上是怎麼樣大胆，現在，她和他面對面了，她却沒有什麼話說。

因爲蕭邦只能在音樂裏說出自己，而喬治只能在文學裏說出自己，他們似乎覺

得在談話裏都是茫然無措。喬治坐在一把圈椅裏，燃上一枝煙。蕭邦差不多機械地就走向了鋼琴。手指一找到鍵盤，他就感到像是在說話了，於是他在哀傷的即就曲中傾瀉出他的淒苦和懷戀，這使那聽着的人底心碎了。他彈完了時，他怕她會太激動，但是她却只微笑着，坐在那裏，望着火爐。於是他以更多的自發彈着，彈着。她的靜默使他喜歡。他們互相正適合。他們心中暗喜，那親熱的、多話的李茲脫和動人的、眼睛閃耀的達谷夫人終於讓他們兩人獨自留着，以他們自己的方法來互相了解了。

蕭邦更常常來時，他忘記了對波蘭的鄉思。這他生命裏的新的顯現代替了故鄉，代替了家。他習慣了每天到喬治這裏來。一不在她前面時，他就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迷了路的孩子一樣。

蕭邦，像每年春天那樣的，感受了上個冬天的風寒，他不停地咳嗽。他有一個姊妹曾死於肺病，但他不願相信自己也是這個家庭遺傳下的不幸者。他常稱他的咳嗽是氣管支炎。

在病和衰弱中，他是病態地煩燥。他原不能忍受一個剛性的女子的，但在和桑夫人的接近中，他覺得，那她裏面似乎是剛性的，其實只是鎮定和力量。她正是女性底心和靈魂。她鼓舞他而不致激動他，安撫他而不致使他昏鈍。她像是他並不一定要畫出或者

喊起來的黃昏日落，像是並不一定要投身在裏面泅泳的溪流，像是遠處的山，他無須要去爬的山。她是自然，而自然使他覺得像如在彈鋼琴。

當他想到了別人可能對這個新的迷戀所說的閒話時，他是忸怩而躊躇了。他家裏會怎麼說呢？假使他成了喬治桑的情人，他的學生們會怎樣說呢？

但當他獨自和她在一起時，所有的別人都被忘記了，他只渴望着感覺她的親切。他對她說，假使她肯照顧他，他想他能好起來的。他需要她的專切，他要她一切的溫暖和同情，爲他一個人。

二

蕭邦的最大的特點是他的內含性，這表現在他的感情和思想上。對一切和他不同意的人，他都是不要的。誰要是衣着馬虎的，說話隨便的，思想上偏向民主的，就一律被摒棄於他的同情之外，——除了一個例外。喬治是衣着馬虎的，說話隨便的，思想上偏向民主的，但是蕭邦愛她。

喬治的癖性是和蕭邦不同的。假使蕭邦在隔絕一切使自己不快的人這件事上，有時候似乎稍稍太無情了一點，那末，喬治，對於一切求起她底同情的人，是同樣好心地伸

出臂膀的。她是外涵的。她的心接受各等各樣的人，那些人在她的新朋友看來，是古怪的。她的頭腦是同樣地能接受一切。她接受古怪的思想，她甚至不相信有一個地獄。這使蕭邦震驚。

除了音樂，在任何事上蕭邦都是極端守舊的。從禮教法注以至宗教問題，他都是正統派。喬治並不喜歡守舊派和正統思想，但是喬治愛蕭邦。她認為他是個安琪兒。

但是別的任何人對蕭邦所稱的字是「貴族」。蕭邦是這樣的貴族化，他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使人注意到這個事實。他用着個捲髮的童僕。他對自己的麻紗衣服非常地當心。在衣式上他追從時樣，但他的鑑別是如此美雅，避免了一切極端的剪裁或者顏色。他喜歡穿灰珠寶色。他老是帶着白手套，和一個精緻的頭巾；他把它們戴得如此觸目，以致引起了人們批評。他自己包着一輛馬車，雖然他實在是無力爲此。他煩擾，對自己無把握，急切地想要依循。

喬治從不依循。她不需要。她是，像一切真正的貴族階級一樣的，對自己極有把握。蕭邦結識顯要，愛到豪富奢華的人家去。他最喜歡爲幾個精選出來的有頭銜的人彈奏。他們的頭銜愈大，他彈得愈好。他是個富人們的小弟弟，而喬治則是貧苦和被壓迫者的母親。

雖然有着這麼許多趣味和見解上的不同，但當他們只兩個人在一起時，這兩個藝術家的天性是緊密無間地和諧。是人把他們推開了。所以，本能地，他們想把這新找到的幸福帶到一個什麼美好的沙漠去，在那裏，沒有了任何的阻撓，他可以創造音樂，而她創造文學。

在西班牙，巴來烈島上，沒有社會，沒有文明會來分開這一對情人。喬治和蕭邦把他們的戀情帶到了瑪尤卡島。他們也帶着蕭邦的鋼琴和喬治未出版的書，「史巴頓」。不必說，「史巴頓」之外還有喬治的孩子們。莫里斯現在是十五歲了，莎非是十歲，蕭邦是二十八，而喬治三十四。

瑪尤卡之行開始是快樂的生活。在最初的幾個禮拜裏，蕭邦寫給他朋友塔娜的信裏是充滿着清朗恬靜的滿足。隔離了巴黎的煩囂和教課的阻撓，他是在創造音樂了。他是，像一個創作工作者所應該那麼的，離開了任何物質的憂慮。

但是喬治的信表現出，她無法順利地進行「史巴頓」。她的時間全化在跟生活必需品的奮鬥上了。島上的人民還過着野蠻時代的生活，他們的食物和酒使蕭邦無法下咽。除了豬肉外就沒有任何肉，而牛奶則一點也弄不到。蕭邦無法吃傭人燒的東西，於是喬治做了廚子。傭人不肯幹了，於是喬治做了傭人。她每天要教孩子們六個鐘點課，且又生

着風濕病。在蕭邦和孩子們去睡了以後，她再把所有剩下來的那一點點力量來給文學。

雨季來時，蕭邦病了。土人們相信他的病是傳染的。這兩個「瘟疫外國人」被認為是麻瘋，房東把他們趕出了屋子。於是，他們去住在離柏爾瑪約八哩外的一個荒廢的寺院裏，喬治和莫里斯常常徒步走到鎮上去找食物。

雨愈下愈糟，成了洪水。蕭邦的病變得真是沉重了。他們想離開，但是三個星期中沒有一條船。最後，二月裏，蕭邦被送上了船了，但仍被看作是麻瘋病人，他不許有張正式的床，而被迫去睡在一張舊搖床上，這以後就可以燒掉的。船裏滿裝着豬，牠們却非常小心地被照顧着，甚至在客人們可以上岸以前，牠們得先上岸。喬治和蕭邦離開船時，他們覺得和社會已經完全和好了。

一到馬賽，蕭邦就好了。等到在法國南部住了些時，再到熱帶那亞去旅行一次以後，他是完全復原了。

三

在瑪尤卡的幾個月，無論對喬治的工作和對蕭邦的健康是如何不利，却更強固了他們緊密的關係。喬治仍迷戀着她的病人，而蕭邦則完全地依傍着她了。分離是不可想像

的了。蕭邦在諾恩和桑家同過夏天，到十一月來時，他不得不到巴黎去，喬治伴着他，而孩子們伴着喬治。

蕭邦避免被人看作自己是她正式的情人。在諾恩，完全按禮地，他只作為桑夫人的——一個賓客。在巴黎，這兩個朋友——因為，照喬治說，他們的愛只有一年——是分開着住的。喬治和孩子們住在畢加爾路十六號，一所面臨後花園的偏房裏。蕭邦試着住在脫朗先路五號，但他覺得荒漠，冷靜。不久，他就搬到了畢加爾路喬治隔壁的大房子裏。

他們在那種生活裏住定了下來，這種生活對雙方都是合理的，理想的。蕭邦結合着他的音樂，喬治則不可分離地繫結着她的孩子們。他們同意着一種不干涉的政策。每一個都讓對方自由地保持自己的意見，過自己的生活，交自己的朋友。

巴爾扎克寫到那時候的喬治說：「她接待客人們的客廳裏，充滿着精美的中國瓷器，裏面裝滿着花。傢俱是綠色的。有一間小屋擺滿着古玩，特拉克洛的畫，和卡拉瑪塔為她畫的像。鋼琴是巨大的。蕭邦總是在那裏。她吸着香煙，沒有別的。人沿着一個陡直的簡陋扶梯爬到上面她自己的臥房。她的臥室是棕色的，床則依照土耳其式，是放在地板上的兩張臥墊。她有着一雙孩子似的美麗的、纖小纖小的手。」

上午，蕭邦勉強去教課，一到下午四點鐘，他就來和喬治在一起了。他們在那間充滿着中國瓷器和花的屋子裏，一同接待着朋友們。

客廳裏有着古怪地混雜的來客。喬治的文藝和政治界朋友們被介紹給了蕭邦的音樂崇拜者和時髦貴婦。激進的拉芒南會見了樸托卡伯爵夫人，巴爾扎克和海涅碰到了洛茲契男爵夫人。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結交了蕭邦的公爵小姐們。所有那時候的名人和社會領袖們，都來看桑和蕭邦。所以，雖然有着他們那合理的理想協定，他們都並沒有過分開的生活。他們一切都是共同着。

他們甚至也共同着那應該是互不干涉的兩種事情：蕭邦的音樂和喬治的孩子們。莫里斯在特拉克洛畫室裏做學生。莎朗茲寄宿在學校裏，週末回家來和母親過。但孩子們的在跟前並無任何麻煩。蕭邦喜歡他們，而他們也愛他。

他們在巴黎的第二個住所，是被他們的共同朋友瑪里尼夫人所決定的，她住在奧萊場七號。喬治和蕭邦租下了兩邊的五號和九號。他們和瑪里尼夫人共膳，分担共同的費用。

當他們還住在畢加爾路時，喬治就開始表顯出了那種可怕的外涵性，這蕭邦是那麼難於了解的。她把感情伸展到尤琴·朗勃，一個和莫里斯同在特拉克洛畫室裏學畫的少

年。她也在心上留着位置給渥斯卡，她姊姊加洛琳的兒子；還有奧古斯汀·勃洛，莎菲·特拉勃的表姪女。每到週末她就去找奧古斯汀來，陪伴莎朗茲。

莎朗茲是個古怪的孩子。她沒有交朋友的性格。她說話刻毒，這使起初喜歡她的人都即離了她。當她一發現自己爸爸有着個爵位頭銜時，她就一定要人家稱她爲「男爵小姐」。這個頭銜，現在被莫里斯和朗勃改稱了「公主」，因爲她自己顯着十分了不得的樣子。莎朗茲喜歡和較低的人來往。她的喜歡奧古斯汀似乎就是因爲奧古斯汀是個窮親戚，她喜歡把自己的漂亮衣裳和優美儀態炫耀給這個不及她幸運的表妹看。

奧古斯汀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她受着她兇悍粗俗的母親的虐待，正如奧洛亞以前從莎菲·特拉勃那裏所受到的一樣。自然地，桑夫人會對這年幼的親戚感到一種深切的同情。她試着在這孩子的生命裏担負起那維納夫表哥可能在她的生命裏所担負起的位
置。

蕭邦不喜歡奧古斯汀。他覺得她太平民氣。

一八四二年夏天，四個年幼者被帶到諾恩，在那裏，他們唸書，跳舞，騎馬，和玩謎語。試驗是成功的。以後每個夏天，奧斯古汀和朗勃就都來在桑家過。

奧古斯汀的父親，一個工人，認為桑夫人是個大財主。他抱怨她剝奪了自己女兒的工資，於是喬治就付給勃洛家每月一筆和奧古斯汀可能賺到的工資一樣多的錢。

有好幾次，喬治寫給朋友們的信上說，她希望莫里斯和奧古斯汀會相愛而結婚，但是這兩小口子似乎不會有愛情的接近的，因為他們從小就熟悉，而習慣了互相看作是兄妹一樣了。

四

在一八三八到一八四六的幾年間，喬治的作品，像她的生活一樣的，變得了更嚴肅，更成熟了。浪漫小說和浪漫思想同樣地被拋向在後面了。她早期的作品表現着個人的反抗。這第二期的作品則是一個社會不平的抗議。在這種抗議中，她受着比埃爾·萊度，一個似乎夢想的預言者的影響，對他的思想她是十分崇拜的。她的社會小說銷路較差，所以比她的浪漫小說收入要少。萊度又幫着她她窮。他有着個極大的家庭，有一時多至三十個親屬要靠着他。他和他的弟弟永遠在債裏，並常是完全束手無策。喬治常一次次以極大的數目給他們錢。她早已負起着一個男子的責任。現在，她挑起了一個似乎是有錢人的負擔了。一羣一天天在多起來的人在要求她的錢包。但，依靠她的人的數

却似乎正增加了她的力量。每年每年，她變得更自恃了。就彷彿她看出了：從此以後，她將是那些構成她的切身生活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的支撐者了。

在諾恩的家庭圈子中，孩子們是無思慮的，輕快的。既不感恩也不忤逆，他們接受着恩惠，就似呼吸空氣一樣，一點不知道桑夫人所負着的那些重任。他們似乎並不明白他們吃的是她的腦汁，那半打的傭人們會驚異不信，如果有人對他們說，他們的女主人也工作。她睡得很遲，所以他們想她一定是很空。他們毫不躊躇地利用她的寬和。

站在這許許多多依靠者的中間的，是桑夫人，田產的經理者，女主人，管家主婦，母親，賺麵包的人，溫柔的朋友，還有：當他們中任何一個病了時，專切的護士。

在成年人的伴侶上，這多方面的喬治選的是一個夢幻的天才者。蕭邦把鋼琴放在自己房裏。他一切可以隨自己的心緒做。他好幾個鐘點，或者好幾天一個人住着，而當他需要鬆弛調劑時，就加進到家庭圈子裏來。喬治覺得照護他是一種權利。她從不在家務煩惱上要求他的安慰或者忠告，因為她覺得，他不應該被這種事煩擾，而且，他也不會懂這種實際的事情的。

這些年中，接觸着許多許多的人，政治界，科學界，和文藝界最不同、最重要的人物。諾恩的屋子裏是充滿着客人。蕭邦的朋友們和喬治的朋友們是一樣地受歡迎，蕭邦

的要好朋友特拉克洛是常來的客，還有他的學生，羅茜兒小姐。蕭邦的姊姊露易及其丈夫從波蘭來，在他們那裏住了一個月。喬治也接待了洛爾伯爵夫人，蕭邦的波蘭朋友。

也許，蕭邦在做着桑夫人的長期賓客時，他的家庭和朋友們到這裏來看他，這似乎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但每個人都承認着這音樂家和作家的親密關係。沒有疑問，也沒有解釋。

蕭邦成了巴黎社會的時人。他喜歡寫信回家去說到他那些顯貴的朋友們。他的貴族趣味可以從他選來奉獻的人物上看出來。他的音樂底奉獻通常是如下：

樂曲第三呈獻給渥常堡公主

樂曲第三十一呈獻給費當斯坦伯爵夫人

樂曲第三十二呈獻給別朗男爵夫人

樂曲第三十三呈獻給莫斯托斯卡伯爵夫人

樂曲第四十四呈獻給別伏公主

樂曲第四十五呈獻給契尼雪夫公主

樂曲第四十九呈獻給蘇初公主

樂曲第五十一呈獻給愛脫赫賽伯爵夫人

樂曲第五十二呈獻給羅茲契爾男爵夫人

樂曲第六十四呈獻給羅茲契爾男爵夫人

貴婦們是值得稱道的。她們給他以一些小恩惠。其中一個送了他一個腳凳，另一個爲他綉了個枕套。自然囉，他應該感謝她們的恩惠。

從來沒有一曲是呈獻給喬治桑的。

漸漸地，蕭邦的音樂在全歐洲被知道，被愛好了。他成了名。他的崇拜者一天比一天覺得更難於聽到這偉大作曲者和彈奏家的一曲了。

蕭邦和桑都得設法避開那些好奇的人們。喬治很容易地是法國最被稱崇的女子。當她去瑞士時，她寫說：「在這裏我成了羣衆的好奇的目標。我不能動一步路或說一個字而不引起一千個別的。」

在瑞士是如此的，到處都是如此。被稱頌或者被批評，喬治總是在被人談到着。作爲一個小說家，除了巴爾扎克，沒有人能比得過她的盛名。作家們妒忌她，頑固者恨他。她的思想被人痛恨，但是人人都承認，她是個女性的奇人，是一切法則裏的一個例外。

五

可憐的蕭邦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永不會快樂的。當他住在諾恩時，他想到巴黎。當他在巴黎了時，却又想到諾恩。他在對喬治的感情和對失去了的瑪麗底夢之間，均等地平分着。他需要喬治作爲一個強力的維護者，一個母親，一個護士。但同時，他也要他的依人小鳥和依傍者，像瑪麗·涅特辛斯卡那樣的。喬治渴望着能適應他，但她不知道如何做得小鳥依人。她以深切的柔和來補償這個缺陷。她因了蕭邦的痛苦而痛苦。她底同情因此是經常地引起着的，因爲蕭邦的病有許多。他有頭痛，寒熱，氣管支炎，又有陣陣不停的咳嗽，這使每個人都發顫，包括他自己。

他是個很難服侍的病人。他要照護，但他不能忍受自己被人照護，同時，他却也不能忍受冷淡。

他的工作不能順利進展時，喬治就安排去林中過一天，希望蕭邦會同她一同去。假使人家並沒有迫促他，那末他也常會去。他回來時就精神氣爽，而準備完成他的樂曲了。

蕭邦覺得在巴黎無法作曲。但他在諾恩却工作得很順利。在那裏，閒暇，加上安靜

的同情，使他能夠安心工作。

如果沒有喬治，世界將失去了多多少少神妙的音樂呵！

在諾恩，心愛的娛樂之一是家庭演劇。蕭邦常擔任樂隊。自己去坐在鋼琴前，他就年輕的一羣跳着舞時，臨時彈出音樂來。有時候他們化裝着，於是蕭邦把他的曲子適應他們所扮着的角色。有時他們讓蕭邦領導，當它引他們從笑劇轉到悲劇，又從悲劇回到喜劇時，以他們的模仿來適應音樂。諾恩的化裝劇漸漸發展成了一種藝術。

一天晚上，喬治，在回答一些別的話時，贊美着鄉村生活，和城市的煩囂比較，稱頌它的和平安靜。

「你說得它多美麗呀！」蕭邦喊。

「假使你這樣想，那末你能不能把它表現在音樂裏呢？」她問。

蕭邦走向鋼琴，而作成了一支田園交響曲。

又有一次，大家正有趣地看着喬治的一頭小狗在團圍旋轉，捉自己的尾巴。喬治轉向蕭邦，說：「假使我有你的才能，我一定要把這優美的可笑的小東西寫成音樂。」

蕭邦立刻創作了「小狗舞曲」，這成了音樂會演奏中他所最受歡迎的曲子之一。這

個曲子，因了喬治而作的，却呈獻給了波多卡伯爵夫人。

一八四四年，蕭邦遭了喪父之痛。波蘭一位親近的家庭朋友之死於肺病，又復使他震驚。這雙層的痛楚更損壞了他原已虛弱的身體。心理上不快活時，他就有了許多迷信。在這點上，他的朋友們說他比真正的波蘭人還要波蘭化。他害怕「七」這個數字，和一切有着這個數字在內的日期和數目。他相信着真有個地獄，且想到它就痛苦。構成他底「喪禮進行曲」的整個長曲，據音樂家們說，就是表現那對於死的恐懼的。

喬治相信，地獄不是真有這麼一個地方，而是存在人的心上。雖然如此，她仍同情蕭邦的恐懼，在他父親死後的幾個月裏，蕭邦患着失眠症時，喬治就把寫作的東西移到他隔壁的房間，晚上在那裏工作，以便隨時可以去安慰她這個受驚的孩子。這樣地，她又重過了年輕的母親時代的經驗，那時她晚上就在祖母的小室裏過，好貼近着孩子們，當他們睡的時候，聽着他們的呼吸。

在同一年，一八四四年，喬治被約替一張激進報紙叫做「改革報」的寫文章。報的編輯者中，包括有四年後新政府成立時參加在內閣中的那些人。在目前，他們是一羣名作家和共同工作者，喬治成了中間的一個。

蕭邦憎厭這種公共的實際用處。他反對改變政府。尤其是，他不希望他的忠心護士和專切朋友讓自己的心力從他身上分開一點。他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是一無所知的。在音樂上，他推翻前人，毫不遲疑地創造新的標準。但是，在這一圈圈子以外，他却希望世界一成不變。他固執地反對喬治的見解，而當他在煩惱時，就無論在大小事情上對她的意見一律反對。

喬治現在覺得，蕭邦是在以溫文的壓力驅迫着她。當她答允與古斯汀去學音樂時，他反對說：女子不可受太多的藝術教育。他批評她的讓莫里斯去學畫。她的愛小動物是錯的，喜歡藍色不喜歡白色也是錯的。在他脾氣壞時，她隨便做什麼，想什麼，或者說什麼，統統都是錯的。

然後，天氣轉變了，或者病人的身體稍好一點了時，蕭邦就暫時地把思想離開一下喬治的事情，而不再要引導她的意見了。

但是那在音樂和詩中開始的完美底愛，已變成了一種不完美的友誼，它的延續被日常生活的瑣細煩惱所破壞了。

六

但直到一八四六年夏天，桑家的戲劇才開始完全展開，擔任着主角的人物是莎朗茲。

這是喬治的夢，想給莎朗茲一個比奧洛亞更快樂一點的孩童時代。記得奧洛亞會需要更多的愛，她就常常溺愛着莎朗茲，而寵壞了她，以為，給一切困難人物的譬方總是「愛」。但莎朗茲不是另一個小奧洛亞，她是另一個小卡西米。莎朗茲並不要愛，她要威權，所以時時地，她的性格需要予以打擊。

當她還很小時，她就要駕駛任何人。她在家裏的態度總是：「我是主人。」她很容易地統治了莫里斯，因為他是溫和的，感情的。假使莫里斯觸惱了她，她就會喊起來：「我恨死你！」她靠着發脾氣使人樣樣都聽從了她。她很聰明，但是沒有人能使她讀一點力。她不像母親那樣，勤力而富於創造性。她是，像她的父親，高傲而懶惰。

所以，雖然是經過了一切的訴訟，喬治從來不會離開她的丈夫。她已經把他的形象永植在她所愛的孩子身上了！隨便什麼時候，她親愛的小女兒和她在一起時，卡西米的影子就在。

在莎朗茲身體裏，非卡西米的部分就是莎菲的。多疑、善變、恨和嫉妒的憤怒，——

這些都是不幸的莎朗茲所得着的遺產。喬治不能了解這些性格。她把她的小寶貝們叫攏來，以一種整個的抱擁態度，好像是說：讓我們是個和和睦睦的家庭吧。她以為他們是個和睦家庭。喬治仍然是個純理想者，但是她已經不像從前那麼的充滿希望了。「我已經習慣了，」她那時候這樣寫，「使自己愛人家，就如他們原來的樣子，而並不希望也不試想要改變他們了。」

家裏能和和睦睦地在一起的三個人乃是奧古斯汀、莫里斯和喬治。莎朗茲無法能挑撥三個中的任何一人來敵對其餘的兩個。她轉向蕭邦，試着挑撥他來敵對她們全體。假使喬治給奧古斯汀一件衣裳，莎朗茲就去向蕭邦訴說了：「媽媽把她穿得和我一樣。」常奧古斯汀幫莫里斯捉了蝴蝶，然後和他一起來放進他所收集的標本時，莎朗茲就去向蕭邦訴苦了：「莫里斯喜歡奧古斯汀，不喜歡我。」她常常向蕭邦訴苦，而他聽着，同情着。事實上，雖然這還沒有人注意到，蕭邦也是在覺得苦惱。他希望自己是桑夫人感情的唯一的目標。她已寵壞了他，嬌縱了他，使他感覺自己是她感情裏的第一個人。現在，她的兩個孩子已成了人，把他擠了出來。而且，他還就得再讓兩個人的地方了。

莎朗茲發覺自己給蕭邦的暗示和挑撥是有用的，就來挑動着病人的被棄之感。起先是頑皮，後來是惡意地，她在他裏面挑起了一種被損害的感覺。她喚起他的猜疑心。波

里，那辦着喬治會幫同創立的、本省共和思想雜誌的年青人，是怎麼樣。爲什麼波里和母親兩個人同在客廳裏一個鐘點呢？爲什麼莫里斯和奧古斯汀一同騎馬呢？母親和波里！莫里斯和奧古斯汀！這些，是莎朗茲和她的唯一朋友在耳語的心腹話中的兩個音節。

她唯一的朋友！這病人感到有着一種什麼人依靠着他時的震顫情緒。莎朗茲引起着他的義俠心。喬治從不會如此；她老是保護他。他女性的理想是一個需要着保護的女人，雖然他是愛喬治，但他的理想從不會變。

莎朗茲一去求助於蕭邦，於是他就立刻放下音樂，忘記了自己的夢幻，而參加進家庭的事情來了。但當蕭邦似乎在覺得自己是做了個仗義之人時，喬治却感覺，突然地，他在一切有關孩子和家務的決定上，和她爲難了。她的病人從不會如此容易生氣過的。喬治自己也變得容易生氣了。她失了她的清定寧和。她有時候說得很尖利。她辭退了兩個僕人，而莎朗茲就向蕭邦耳語了：「這是因爲莫里斯要這樣！」

喬治無法了解她自己和這個家庭所發生了的事情，就彷彿他們都被一陣狂風暴雨捲進了，莫里斯和蕭邦特別受到影響。

蕭邦當着孩子們的面前，當着她的朋友們面前，甚至當着僕人們面前，發作起嫉妒

的暴怒。莫里斯憤激而反抗了。他覺得自己的母親，在四十二歲的年紀上，被這個朋友和客人，做得好像自己就是她丈夫和她孩子們的父親那樣的，弄得簡直是可笑了。

莫里斯已差不多二十三歲。他不願自己作爲桑家男生的位置被人篡奪。

這兩個男子中間的磨擦，開始是一星一火的批評、冷示和嘲諷。結果是成了公開敵對。在六月二十九日，莫里斯生日的前夕，爆發了。莫里斯聲明他男子的地位，對母親說：假使蕭邦在，他就走。

喬治是怔住了。沒有東西，沒有人該插進到她和她孩子的中間來。她會一直對佛來特里這樣說，而他也答允了不干涉的。喬治到佛來特里的屋子去和他談一談。

蕭邦客氣地請她坐在他的椅子上，而自己則坐在床頭。喬治喘喘地說着，當她說到莫里斯說要走時，差不多被感情窒住了。蕭邦，在神經質的激動中，揉着他的手帕，慢慢地把它撕成了一片片。當喬治喘息地等着他說話時，他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爲，在他和莫里斯的對敵中，她偏向莫里斯。他咀咒她的不再愛他了，要他走。喬治申辯說，他只要不和莫里斯吵架就行了。但這不就是說，莫里斯第一嗎？蕭邦是深深地創傷了，但他沒有離開諾恩。困難是跨過去了，但裂痕並沒有填沒。

七

這次事情以後，蕭邦的靈魂對喬治成爲不可接近了。他時而狂燥易怒，時而過分客氣。

有時候，他整天不向人說一句話。他病態地對自己的疾病過分敏感。假使人在不適當的時候上給了他同情，他就會發怒；假使當他感覺要同情的時候而人沒有給，他也就生氣。要滿足病人的怪癖和多變，需要時時刻刻的當心。一個有訓練的護士也許也要有六個月的假，但喬治已照護了蕭邦六年。現在，她是到了爆發點上了。並不是她就號淘大哭，神經質，或者吵鬧訴苦。她的爆發的方式是抓起筆和紙，而幾個鐘點地狂似地寫。這她對蕭邦的窒塞情感的宣洩，就是「洛克麗霞·佛洛利尼。」

洛克麗霞是個女伶。她的崇拜者，卡洛親王，在別人看來是個再好沒有的情人。但他瘋狂的嫉妒，引起洛克麗霞說不出的痛苦。喬治寫到卡洛親王對洛克麗霞的愛：

「他是如此深切地愛她，他是如此忠心，如此地繫着在她的旁邊，他說到她時用着如此的深切尊重，這一切都可能會是一個虛榮女人的榮耀。但洛克麗霞沒有恨任何女人到如此程度，會要希望她能有這麼一種幸福。」

「假如她愛一朵花的香，假使她檢起一塊鵝卵石，假使她爲賽里洛（她的兒子）捉一個蝴蝶做標本，假使她撫拍一條小狗，假使她摘下什麼果子，他就會暗暗地說：「多奇怪的性格！什麼東西都使她喜歡，什麼東西都使她神往。她在造物的一切最瑣細的東西裏找到美、芬芳和優雅。她歡喜一切東西，她愛一切東西。所以她並不愛我。有一條深塹分開着我們。」

「這在底裏是真的。一個太多外涵的天性和一個太多內包的天性，不會能夠互相溶和的。其中的一個一定要消蝕了另一個，直到什麼都不存，除了灰。」

卡洛親王顯然就是佛來特里·蕭邦，而洛克麗霞則大都是喬治底心理的剖析。

她說到洛克麗霞：「她會希望能做她情人的母親，但同時並不放棄了做自己孩子們的母親。這兩種感情的衝突，結果總是較弱的那一種情感熄滅。是孩子們勝利。」

喬治，借着洛克麗霞，說到愛情：

「我知道，據說這是一種性的感情。但在一個知識高尚的女子，它並不是的。在她們，它順着一個一定不變的程序；它起先是佔有了頭腦，叩着想像的門。等到它一進去，而佔住在那裏了時，它就滲入進了我們整個的軀體；於是，就會愛這個佔滿着我們的男子，像神，像兄弟，像丈夫，像一個女子所能愛的任何東西。」

借着女主人公解釋自己，喬治使洛克麗霞說：

「我從不會在同一時間愛過兩個人。我也從不會，即使在思想上，在任何一定的時間，屬於過一個以上的人。當我不再愛一個人了時，我並不騙他。我完完全全和他斷離。每一次我愛時，都是愛得如此的熱切和完全，以致我相信，這總是我生命裏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

「你不能相信我是個怎樣可尊崇的女子。但我自己確信我真的是，我甚至要求我該被承認是個貞潔的女子，雖然我知道，依照你的思想和社會的意思，這簡直是褻瀆。我把我的生命販從世界的判斷，沒有反抗，也沒有辯難它一般的則律是不是公平，但我並不承認，它在我這件事情上是對的。」

在喬治把她的痛苦解釋在文字中時，蕭邦，在他的房裏，在音樂裏表白着自己的痛苦。他自驕自己已把內心的生活遮隱起來了，但是通過他的音樂，他是在告訴全世界：他痛苦，他不幸，他鄉思。

蕭邦的媒介比喬治的更深慎多了。沒有人能說出，他音樂裏所傳揚的愛戀之情，是對桑夫人，還是對瑪麗·渥特辛斯卡；但是每一個讀過「洛克麗霞·佛洛麗達」的人都能確定地說，是蕭邦的嫉妒引起了桑的懷喪。

海涅說到「洛克麗霞·佛洛麗達」：「這是一本神聖地寫來的擊徹的書。」羅納·度末，提到今日的看法，說：「人物中沒有包含任何真正不可取的東西。假使叫卡洛親王像蕭邦這是一件光榮的事，那末叫蕭邦的做了這特異的神經不健者的型像，這也是件很光耀的事情。」

顯然地，這被寫進了小說的人物，在他活着和死後的時間，人們的看法是很不同的了。

「克洛麗霞·佛洛麗達」是一八四六年夏天分期登出的。蕭邦當喬治寫着的時候讀了其中的一部分。他贊美人物的極度的真實與自然，但沒有看出自己就是卡洛親王。第二年冬天他的朋友們指出了這點，一八四八年，他從蘇格蘭寫信回來，表示自己的憤怒：

「我從不曾咒過任何人，但現在，我覺得如此的耐按不住，假使我能夠咒死洛克麗霞才痛快。」

八

八月末，莎朗茲病了，他們叫她神經潰散病。喬治放下了工作，全心全意來看護

女兒，並帶了她去作兩週的短旅行，以給她醫生所叮囑的改換環境。然後，夏季將盡時，莎朗茲戀愛了，很突然地，病就好了。她愛情的目標是費諾·特·普萊渥，貝里一家望族的兒子，和他們財產的繼承者。大家都歡喜這個婚姻。蕭邦也贊成。他覺得這年青人是個適當的 Parti（配偶）。他是暗暗希望着，如他寫給家裏的信中所說的，兩個孩子都能快快結婚。他希望能清清靜靜地享受這個家庭。

十一月初，蕭邦照常回了巴黎。喬治和孩子們沒有像往年那樣地立刻就跑去。但蕭邦給喬治的信，和喬治給蕭邦的信，是和前一樣的親切。到二月間，桑家進城去結束關於莎朗茲婚禮的一切準備。粧奩定好了，嫁產準備了。蕭邦愉快地接待喬治，他們時常晤面。莎朗茲是容光煥發地快樂。

在那些時候，喬治常常被奮鬥中的年輕藝術家們包圍着；他們求着他的庇護。其中有一個，是彫刻家，叫做克萊新格的，曾獻給她一個彫像。他現在要求讓他為她作一個半身像。同時，因為莎朗茲總是一直要着任何母親所得來的成就的，喬治就讓克萊新格為莎朗茲也作一個半身像。

復活節前後，普萊渥全家到了巴黎，準備簽定婚約。鄭重典禮的一切都準備好了，這個典禮在重要性上是僅次於婚禮的。婚禮的前夕，莎朗茲把母親拉到旁邊，突然對她

說：她不願簽字了。這是簡直和新娘在祭台前轉身走了一樣糟的。

「但是，爲什麼？是怎麼了呢？」喬治問。

莎朗茲微笑，說，她改變主意了。於是她走了，讓她的母親去面對那激怒的家庭和受損的新郎。

莎朗茲的所以拒絕是因爲克萊新格。他看見桑夫人手頭鬆，心腸軟，他以為她一定很有錢。在坐着塑像時，他就誘勸莎朗茲丟了他的理想配偶，而去嫁他。

在這種難境下，喬治堅持，在第二次正式訂婚以前，一定得過相當時候，即使只爲了顧及普萊渥家的感情。於是，這毀了的訂婚團體回到了諾恩。同時，喬治開始來觀察這位未來的女婿。她發見他是個在性格上暴戾，在錢的問題上不可靠，和滿身都是債的人。

但莎朗茲却定要嫁這個不合適的克萊新格，而克萊新格則期待着那原預備給那合式的新郎的大嫁產。這嫁產就是諾波娜的房子，約值十萬法郎。

愛情，喬治覺得，是比錢更重要的。但，莎朗茲是真的愛着這個可怕的人嗎？無論如何，沒有她父親的在場和同意，莎朗茲不能結婚。來往的商量太慢，這一對焦燥的人等不及。克萊新格從鄰城夏都祕密地來到了。

一天晚上，喬治正在寫作，全屋寂然無聲時，她聽見屋子緊旁的路上有馬車的輪聲。聲音停了，馬車等着，喬治走出去看是誰停在門口。原來是克萊新格和莎朗茲私逃了。喬治去攔時，克萊新格用話威嚇她，這些話使她覺得，結婚與其延遲還不如趕快好。她趕着準備去請杜特望男爵來，並儘量掩飾起這傷心的情況。請柬發出了，信寫出了，婚宴的東西預備了，一間大房間新陳設備置起來做了新房。喬治大胆假裝着一切都很好。她堅說克萊新格很配稱，並試着使自己相信他真的是。「只要年輕的覺得是快樂的，我們也就快樂了，」她寫給朋友們的信上說。

同時，就在婚禮準備的緊張下，喬治寫了一本小說，來支付這額外的支出。

九

莫里斯，像莎朗茲一樣，時時需要休息和改換環境，所以他到荷蘭去旅行了。喬治留下來，一個人照顧着她那脾氣無常的女兒。婚禮前的兩個禮拜，喬治腳踝上曲了筋。她不能夠走路。她實在是被抬着去參加婚禮的。在這種本身的痛苦中，她聽見說蕭邦病了。他的幾個朋友們埋怨她的冷漠，因為她沒有到巴黎去照料他。

五月十二日，她寫信給格里瑪拉伯爵：「本月底我將到巴黎，逗留幾天。那時，假

使蕭邦感動，我就想把他帶回到這裏來。」她又說到她對這次婚事的痛苦，接下去說：

「我想蕭邦也一定在他的一面痛苦，因為對這件事情不知道，不了解，和不能夠參加意見。但是，在人生的實際事情上，實在是不可能把他的意見來考慮的。他從來不會把事情四面都看明白，也從不會在任何一面懂得人性。他的靈魂整個是詩，是音樂。他不能忍受任何和他自己不同的東西。而且他對我家務的干涉，在關於孩子們方面，對我將成了一切尊嚴和一切愛的喪失。你去和他談，設法使他一般地了解，他應該不要讓自已管這種事情。假使我對他說克萊新格（他不喜歡的）值得他的喜歡，那他就會更恨他，會挑撥莎朗茲來和他不好。這一切都是很難，很糟糕的。……他對我的那種急躁、嫉妒、猜疑、愛情，就是他自己苦惱的主因。

「七年來我都是處女似地和他與及一切其他的人過着。我已經如此地厭棄了慾情，如此不可救藥地絕望，以致即使沒有任何努力或者犧牲，我也已經早衰了。假使世界上有一個女子，她以最完全的親誠，應該會能啓發了他的，這個人就是我，但我却從不曾明白這個。我知道有許多人罵我；有的說是我感情的強烈燒毀了他，有的說是我的冷酷逼得他狂。我想你知道真正事實是怎麼樣。至於他呢，他抱怨說，我的棄絕殺害了他；但我却很清楚，假使我任何另外地做了，我都可能已殺害了他。你看看，在這個不

幸的友誼中我是怎麼一種情形，在這個友誼裏，我會使自己在一切可能的方法中做着他的奴隸，這樣子可以不使他看見那我對於孩子們的不可能的、過錯的偏愛。……至於快樂，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麼一種東西。……把這信燒了。」

假使喬治對蕭邦的感覺，現在只不過是成了對他病的憐恤，和對他底嫉妒的懊惱，那末，她至少很想繼續她順從的忠心，直到底。她盼望他回到諾恩來，而他也很希望回去。在四月間，他寫給家裏的信說：「你們問我這個夏天預備怎麼過。和以前沒有兩樣。等天氣一轉暖，我就將到諾恩去。」

蕭邦，雖然是不信和失望，也還是對喬治有着一種一個需要女子照護的病人所有的、依傍的感情。而且，她對蕭邦意思不只是一个溫柔的女子而已。她代表着家。諾恩似乎是他當然的地方，他把自己看作似桑家孩子們的父親。

十

克萊新格，一穩穩做定了桑夫人的女婿，就開始要錢了。他在諾恩的舒適環境裏安然住定了下來。他不提到做事或者為妻子創起個家來，他開始嫌恨莫里斯，認為莫里斯是他所希望享受的一切好處的競爭者。莎朗茲也嫌恨莫里斯，而開始表顯了一種令人不

悅的貪婪心。這新婚的一對所看見的喬治沒有別的，就是她那供給錢的能力。

現在是該與古斯汀出嫁了。新郎是年輕的坦奧圖·羅索，他在巴黎的時候向古斯汀求了愛。莎朗茲不痛快這個爲古斯汀而起的忙亂。而且，現在她一如心願地結了婚，可憐的莎朗茲開始發覺自己是鑄下了大錯了。她不願這卑微的與古斯汀會比她更快樂，更幸福。她久就存着這個心要損害她的母親、哥哥和表妹。現在，正是可以叫他們看看手段的時候了。

拉開了羅索，莎朗茲對他說，與古斯汀是莫里斯的情婦，就爲了這個緣故，喬治幾年來都每月供給與古斯汀的父母一筆錢的。這昏亂的情人沒有究問一下這位可愛的阿姨的話是不是真的。他斷絕了婚事，逃開藏起自己的悲痛去了。

與古斯汀無法藏起她的不幸和羞辱。桑夫人，聽見了她女兒所做的事情時，完全茫然了。莫里斯大大震怒。除了莎朗茲，每個人都陷入於深切的痛苦。莎朗茲若無其事地微笑着，對她惹下的屠殺非常得意。

和這件不幸事情的發生差不多是同時，莎朗茲要母親借八千法郎給她的丈夫。克萊新格的債務約有四千五百法郎。喬治願意給莎朗茲一筆津貼，但可不能要她去爲克萊新格付債。她拒絕借這筆錢，於是，莎朗茲連忙去向克萊新格說，拒絕是由於莫里斯的緣

故。

一想起莫里斯可以剝奪自己所需要的錢，克萊新格發怒得半瘋了。經了莎朗茲的鼓勵，他跑進畫室，看見莫里斯、喬治、和鄉區牧師都在那兒。克萊新格拿起一把鐵鎚，就奔向莫里斯。喬治攔身躍進這個瘋人和兒子之間。她奪住了鐵鎚，在扭奪中，撞着了克萊新格的臉。克萊新格，狂怒得忘了自己的大力量，當胸就給了她一拳。當喬治倒退回去，被這一擊弄得站立不住時，她抬起眼睛，看見莎朗茲正站在克萊新格旁邊。

莎朗茲在微笑着。

喬治茫然了。當她望着女兒時，她看見莎朗茲的微笑凝滯了，而轉變成了一種恨的表情。莎朗茲臉上的恨指的是莫里斯。喬治轉向莫里斯，見他正舉起手鎚，對準着克萊新格。牧師，正站在旁邊，抓住了手鎚。怎麼結果竟會一個也沒有死，沒有人能說得出來。

克萊新格夫婦衝回他們美麗的新房，捲起行李，到了夏都的旅館去，在那裏，他們等着給蕭邦的信的回信。回信立刻來了，是寫給喬治的。這是個正式的請求，要把他的馬車送到夏都去給莎朗茲。喬治派出了馬車，莎朗茲用了它，一直驅到維松，從那裏搭火車到了巴黎。

巴黎就是蕭邦。現在，假使她能將蕭邦離開自己的母親，她的勝利就是完全的。
了。

她看見蕭邦一個人在家裏。他病，消瘦，比復活節前後最後一次看見他時更蒼白衰弱得多了。但是這位來客是太只記着自己了，沒有一點憐恤的感覺。

她告訴蕭邦說，奧古斯汀是莫里斯的情婦。蕭邦相信了莎朗茲。

她告訴蕭邦說，莫里斯曾想弄死克萊新格。蕭邦相信了莎朗茲。

她解釋說，她的母親想趕走他們兩個，好再找一個情人。蕭邦相信了莎朗茲。

十一

喬治會從每個愛人的打擊裏恢復了過來，但她永不能從莎朗茲手中恢復過來。直到現在，她會成功地忍受了一切命運的打擊，不論這是疾病，債，或是誹謗。但她無法忍受下這自己女兒所給與她的打擊。這下打擊使她老。她無法以工作來安寧下自己的思想，因為她的頭腦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已經麻木而一無思想了。她不能夠睡，因為她一吹熄了燭，閉上眼睛，就會看見了自己孩子的臉。她看見莎朗茲在破裂了婚約時，微笑着；她看見莎朗茲在私奔被截住了時，微笑着；她在向年輕的羅索說謊騙時，微笑着；當

克萊新格打她母親時，微笑着。微笑的報仇！報的什麼仇呢？

喬治不能夠回答。她豐富的想像，曾寫下了那麼多的小說，和分析了那麼多的女人，不能使她把自己設身處地放到莎朗茲的位置上去。一次又一次她曾說：「我對男人是完了。」現在，她試着想：「我對我自己女兒是完了。」她對自己如此說，對莫里斯如此說，但這從不會真的能夠做到。這她會抱在手裏的嬰兒，這她會爲她寫詩、爲她說故事的小女孩，這會是她驕傲的年輕少女，已經是太深地生長進她的心裏，無法拔出了。但有一時，她相信，她對莎朗茲的愛是完了。

喬治寫信給蕭邦，告訴他她這一面的故事。她沒有提到私奔的事和結婚的「真正理由」。她覺得她應該保護莎朗茲到這個程度。但她的確試着使她相信她女兒的狠毒。這並不是一封決裂和再會的信。相反的，蕭邦正預備來諾恩。因了他的就要來，她在這封信中警告他說，他到諾恩以後切不可和她提到莎朗茲。

收到了喬治的信，蕭邦拿去給特拉克洛看。特拉克洛，他是一些也不知道莎朗茲的性格和喬治對女兒的責罵的原因的，在他七月二十日的日記裏說這封信是「很凶狠的」。蕭邦延遲回信。喬治在一種情感的紛亂裏等待着。她在任何誹謗的前面一直都會處之泰然的，但現在，當這個誹謗者就是自己的女兒時，她是完全失去了平衡了。

輪子一轉，喬治和佛來特里的位置轉換了。一年以前，佛來特里，坐在床沿上，把手帕撕成一條條時，曾事實上，要喬治在他和她兒子之間選擇一個。而現在，喬治，孤零零地在諾恩，是實在的要佛來特里在她和她女兒之間選擇一個了。

在諾恩，這樣地望着他，等着他的決定時，她寫信給羅茜兒小姐！

「我的朋友，我疲乏，驚怕。我已經好幾天沒有蕭邦的消息了。在這個紛紛碎着我的困惱中，我無法守住着時間的途轍。但似乎這是太冗長了。他就要走，但到現在他還沒有到達，也沒有信來。他已經走了嗎？是他病了，耽擱在什麼地方了嗎？假使不是爲了怕會在途中交錯過了他，和怕到巴黎去讓自己遭受她的嫉恨，（那個人你以爲是對我如此之好如此之溫和的，）假使不是爲了這些，我早就自己離家到巴黎去了。」

「有時候我想，又一次地告訴我自己，蕭邦愛她甚於愛我，生了氣，而聽了她的話。」

「我一百倍地情願是如此，而不願知道他是病了。坦白地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假使是莎朗茲可怕的狡毒，假使是她的不可信的謊言，動搖了他，那末讓它去吧。我只要他是很好着，其餘的就什麼都無所謂了。」

七月二十二日。

然後是來了蕭邦的信：相信了莎朗茲的話是真的，拒絕來看喬治，假使她不讓他繼續那她所謂的「調停」；這個，在喬治是認為只是他對她家事的干涉的。

喬治又寫信給她的心腹朋友：

「當我過了六個無眠的夜晚時，他却正在和克萊新格家想着和說着我的壞話。很好，他的信有着一種荒誕的倨傲，這個家庭的好父親的說教，對我將是個好的教訓。……」

「我想，叫蕭邦去看見、親近和贊同那打我的克萊新格，是好的，——蕭邦，他，全世界都對我說，他是最忠心的、誠切的朋友。」

這樣地完了。蕭邦的愛已變成了怨毒。喬治對他成了是，譏諷地，「那親愛的桑夫人。」在一八四七年聖誕節寫回家去的信中，他以一種惡意的謙敬說到喬治：

「據說她在寫着她的「回憶錄」。但這的確是太早了，因為那親愛的桑夫人，在衰老以前生命裏還會有許多別的新鮮，還有許多美麗的事情會到頭上，同時，也還有許多醜惡的事情。」

在同一封聖誕節寫回家去的信上，蕭邦重述着莎朗茲對她母親的咒罵。他把這作為自己的意思：「大家可以相信，她是想要同時趕走她女兒和我，因為我們礙着她的路。」

蕭邦的家信中常常說到桑夫人。但在提到她和她的私事時，他差不多是一字一句地全引用莎朗茲的話，就彷彿他毫無自己的主見與印象來抗拒和駁斥她的話似的。

在他住在桑家的時候，蕭邦曾老是怨恨喬治對她的孩子們太專切。現在，他却描寫她是個硬心腸的母親，殘酷地對待孩子。當喬治不能睡，而且一生裏第一次地不能寫的時候，當她是，事實上，被女兒所毀碎了時，我們看見蕭邦在說：那堅強的、不敏感的莎朗茲是「毀碎在她母親的手裏」了。

喬治曾答允了任何莎朗茲所要求的東西：一個丈夫，然後是又一個，一套嫁奩，一份慷慨的嫁產。她會跟順着這野性的女孩，把生活安排得迎合她的反復多變。所有這種種蕭邦都知道，但他寫信給他家裏說：喬治是「毀了她女兒的一生。」

也許，他的意思是他覺得彷彿自己的一生已被喬治毀了，碎了？這不幸的人失去了他的家，他像是個跟母親鬧翻了的兒子。他憐憫莎朗茲，他甚至憐憫莫里斯，因為他不肯承認對自己的自憫。

「別讓這使你們不安，」他告訴他家裏，說到他和喬治的分裂。「這已經是過去了。時間是個偉大的醫生。」然後，他哀悽地加上一句：「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曾被醫好。」他對喬治的想念，和他對諾恩的鄉思，都表顯在他說到自已自我放逐的原因時的一

句悲哀的話上：「而我又不能夠到她的家去，因為她提出條件說，我一定得不提起任何關於她女兒的話。」

可憐的蕭邦不願他的姊妹們得覺他在桑夫人家裏是做著個柔弱的，依賴的病人。他喜歡表示自己是個堅強的人物，是他拉緊桑家中的人在一起，在這八年裏，曾是靠了他這一家之主，才不致把事情弄得大亂糟糟的。

「八年規則有序的生活，對她是太多了，」他寫信給姊妹，說到他對喬治的有益影響，而接下去說：「上帝賜與，這些年正是孩子們漸漸長大起來的時候。如果不是我，那就不知道多久以前，孩子們早就不會和她住着，而逃到他們父親那邊去了。」

蕭邦信裏所表現的一件奇怪事情是，在聽信着莎朗茲對她哥哥嫉妒性的詈謗中，他一點不管自己對這孩子和成人的了解。莫里斯最大的特徵，如蕭邦所深知的，就是他對母親的熱愛。但我們看見蕭邦寫着：「莫里斯也會利用第一個好機會逃到父親那裏去的。」

蕭邦還有一句是非不分的話就是這令人吃驚的預言：「莫里斯一定會為錢而結婚的。」

當莫里斯結婚時，他選了的是一位帶給他不到一個小銅板的姑娘。她的嫁產，如喬

洽在那時所說的，乃是她的爲人與品格。莫里斯對金錢的漠視，任何一個八年來與他朝夕相處的人都應該不會不知道的。

莎朗茲所造的歹害還不只及於蕭邦。她向任何人說着她那個關於奧古斯汀·勃洛的故事。這很快地傳遍了巴黎，而到了勃洛父親的耳朵裏。看見這是他又可以向他女兒的恩人敲詐一筆的機會了，他就威嚇桑夫人說，要把事情公佈，除非她給他四千法郎。這她拒絕了。勃洛於是找了一個叫做格波的人來寫了一本小冊子，叫做「喬治桑的陰謀。」冊子出來時，喬治去找了她的律師來，律師把事情訴諸了警察廳。誹謗是壓下了，但喬治並不願追究。奧古斯汀後來很快樂地和貝選先生，一個極好的年青人，結了婚，他們在諾恩過夏天。奧古斯汀、莫里斯和喬治三個人間的親切的關係，從沒有被滋擾。

當，謝謝莎朗茲，「喬治桑的陰謀」出版時，這文雅、高尚、貴族氣的蕭邦寫信給遠在波蘭的家裏，說到那「全巴黎都在談論着的醜聞。」

雖然蕭邦從未聽過也沒有問過喬治的辯解，雖然謊言惟一的來源只是莎朗茲，但他却並不躊躇地說：「故事是真的。」對喬治作着最後的一擊，他說：「這就是她自以爲做的善行，而是我當這女孩子一被帶進門時就會竭力反對過的。」

蕭邦相信莎朗茲，因爲他要相信她。假如他曾疑問一下這裏面的任何一句話，這她

爲他編造的整個幻想的織物就會破碎了，

作爲音樂家的蕭邦是個高度發展的天才。但作爲音樂家和作爲一個人這兩者之間是應該清楚分開的。這個人是發展的，不成熟的。當喬治，專心着外界的事情，而似乎對他缺少了專切時，他的虛榮心被刺傷了，他的嫉妒湧起了，於是他找藉口來證明自己的怨恨是對的。莎朗茲正好帶着壞話來了，蕭邦就攔住了它們，因爲他正需要着它們。它們使他的怨憤成爲合理和應該的了。

這樣地，在桑家的戲劇的結尾，喬治是被她的女兒和她的朋友弄得沮喪懊惱極了。在第一次的爆發以後，她默默地退開，讓莎朗茲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蕭邦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蕭邦當然沒有想到，那自己在怨毒的苦惱情緒中所寫的私信，有一天會成爲這家庭爭吵所給與社會的惟一的證據。在這個爭吵中，他似乎曾是個幫閒多事的人的。

但莎朗茲的中傷是處心積慮的。隨便到那裏，她都設法使人和她母親作對頭。雖然喬治每年給她六千法郎，莎朗茲却對任何人說，她母親一個銅板也不肯給她。雖然喬治常給她很長的信鼓勵她寫小說，但莎朗茲替自己的懶惰找藉口，而向認識的人們抱怨說，她母親老是澆她冷水，使她不能成爲小說家。也許莎朗茲對母親毒恨的最好的解釋，是

享利福蓋說的，他引用她自己對他所說的私話，說她恨自己做一個天才者的女兒，而是想自己做一個天才者。

假使母親的天性能更像女兒一點，那末，她對自己這遭遇的情形，就將能有辦法應付得多了。喬治是少有地毫無嫉妒與虛榮。在自己身裏既從不曾見這些動機，她就也從不在旁人身上去找這兩種。當它們顯現出來時，她仍是漠然無動於中。她在人的關係上最顯著的失敗，就是她的不能夠認識或者應付嫉妒和虛虛。而這却正是鼓動起她女兒和她朋友的兩種感情。

十二

桑和蕭邦，這兩個曾有着那麼接近的關係，而現在變得如此遠遠斷絕了的，又遇見了一次，——一八四八年三月四日，在巴黎瑪里尼夫人家裏的樓梯上。在這回相見中，蕭邦告訴桑夫人說，她已經做了外婆了。莎朗茲沒有告訴母親一聲她生了一個孩子。

是這個孩子，而不是蕭邦調解的努力（如他所自以為是的），使喬治對她的女兒又和好了。孩子死後的一星期，喬治寫給了莎朗茲一封親切的信，忘記了過去。

但是她永不會再信託莎朗茲了。而蕭邦在病、孤獨和懷戀着諾恩中，從不放棄他對

莎朗茲的忠心。因為喬治不願意犧牲莫里斯給蕭邦，他就膠依着莎朗茲來作爲報復了。是因爲莎朗茲對蕭邦只是他怨毒精神的一種象徵嗎？這種毒恨，乃是 he 需要更多的愛的表示嗎？猜疑、不信任和嫉妒就是他說這個話的方法。說他要喬治放棄了所有其他的人，而把自己都給與他一個人。

從和喬治分裂的時候起，蕭邦就沒有再作過音樂。他的朋友們說他的心是碎了。在離開諾恩以後的三年中，他是在慢慢地死亡。他沒有寫信給喬治或者要她去看他。喬治也沒有寫信給他或者說要去看他。但當她一聽見他病重的消息時，她寫了個信給他在巴黎的姊姊露易，探問關於他的消息。露易沒有回她的信。知道自己的去對於蕭邦的家裏將是不歡迎的，喬治仍留在諾恩。她第一個成功的劇本「法朗莎亞」寫成了。但她並沒有在巴黎參加預演或者首演之夜。

在蕭邦一息奄奄的秋天，許多故事流傳着說，喬治正毫無心肝地在巴黎度着快樂的生活。但她是直到十二月才到巴黎去的。

蕭邦在一八四九年，十月十七日，死了。

在死的前兩天，他的朋友法朗休，俯在他的床頭，聽見他喃喃地說：「她對我說，除了在她的懷裏，我不應該死的。」

第八章 人類底愛

在這不幸的一八四六年夏季，有一天，喬治知道，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上她已經到了個轉變點了。她走進林中，找到了那她以前獻祭哥朗貝的地方。當她回顧那築造祭台的孩子時，那十二歲的自己似乎是在遙遠的地方消失了。她明白，她現在是四十歲了，不止四十歲，她是四十二歲了。

坐在一塊石上，她陷入於沉思，讓回憶追溯着這過去的錯綜生活。

她並不贊美自己所做過的事情，但她也不譴責。她只怪自己的許多愚笨。當她歸納起自己的性格時，她覺得自己在判斷上是不對的，太多反常，老是誠懇，從來不淺狹或者記仇，和完全不注意惡的事情和惡的人。

她最大的弱點，她明白，就是她的從不能把自己的理論跟感情生活和諧。在努力想如此做時，她就改過了自己的意見許多次。

面對着這些過錯，她知道自己會努力要跟住這條路而沒有成功，這條路，當她一戀愛時就失了；在她回復過來時就找到了，而在再戀愛時，就又失了。在一剎自省的閃視

中，她看見了自己愛情生活的空虛和錯誤。她現在更清楚地看見了這點，因為她又把它想作了如一件已過去的事情。在這一天的時候，她沒有對自己說，我將永不會再愛了。她把這看作是一件當然的事情，不需要再說的了。

愛的夢是過去了。於是生命本身就是過去了。她不能夠走下去。她知道她自己，她沒有愛就不能夠生活。

在她的面前橫着一塊大石。看着它不耐煩，因為這就像是那壓在她心上的重負的象徵似的，她把它提起來，推開了。石頭滾到地上時，她聽見自己喊說：「呵，天呵，我也許還有四十年好活呢！」

她看見時間伸展在她的面前，沒有了愛的溫慰的，不可避免的工作的，冗長的年。

衰老，暮年，寂寞！

撲在地上，如她一生裏以前只會感覺到過兩次的可怕的激動情緒裏，她扭曲着，打着滾。她曾為她的母親哭，她曾在她第一次的愛情中哭，現在，她發覺自己是在哭着那失去了的愛情，失去了的青春，和死了的幻想了。

有兩個鐘點，那對快樂的渴求使她痛楚。於是來了反盪。她陷入於一種似夢似幻的

情境中，在那裏面，她能從自己身體的底奧裏抽出一種用來對抗絕望的神祕力量。她自私的需求是克服了，被要殺死它們和活下去的單純的意志所絕滅了。

在這意志和心靈的本身的掌握中，她不止是一個中年婦人而已；她成了一個成熟的靈魂。那對沒有人能希望有的理想愛情的需求，是蛻退了。那沒有愛就不能夠活的熱情的女人，是蛻退了。

從過去回轉身來，兩三個鐘點地，她沉思着將來。她決心去迎取人世的敵視，沒有恨，沒有仇怨，以對人性的信心來抗拒失望，永不爲自己作任何野心的打算，永不再夢想個人的快樂。

退讓？不；這個字使她厭棄。她不是向老年和孤寂退讓，她是戰勝了它們。

她感覺着一種對人羣的廣大的溫柔。在這生出的新的寧朗中，她安於給與，而不希望回答。她能夠沒有被人愛而活着。但她不能夠不愛人而活着。人可以沒有快樂而生活，她想，但人不能夠不儘可能地利用着自己的生命而生活，而人都應該依照着自己不同的天性，來如此做的。

她於是定下了一些原則，來支配自己一生以後的日子。

以後，我將安於我所是的，和我所不是的。以我的缺點和我的天賦，我將繼續地運

用我的生命直到死，而且，我相信，直到死以後。不運用生命——只有這才是死。

這樣地，喬治放棄了她個人的愛的尋求，而在如此做時，她是成了一個偉大的女子。但她不能夠單獨生存或者只在自己的裏面生活，她需要給與專切，假使不是給一個人，那末給與一個目標或者一個理想。那融合起了她的許多自我，並給予它們以和諧的那個基礎力量，就是她和一些不是她自己的東西的聯結底需要。

這更偉大的喬治，決心了要依照自己的天性去運用她的生命的，獻身在非個人的愛裏，而忘記了自己了。

二

第二共和國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間成立了。這是一次革命恐懼的結果。路易·腓列普皇帝逃到了英國，讓一大羣理想主義者們篡奪了他的權位。這些人組織了一個政府，稱爲臨時政府，因爲它聲明自己是毫無自私地存在的，以待全國的普選舉行，人民可以選擇自己的代表。

在這個和平的騷亂時期，喬治桑正在巴黎。從蓋佐從前的辦公廳的樓窗上，她望着那偉大的遊行行列，人民用來表示他們對臨時政府的擁護的。

遊行向着市政廳走。在行列中，每一個部門，每一種行當和職業都以適當的表徵來代表着。匆匆組織起來的工人們肩着鐵鎚、斧和鋤頭，而那更高貴的行業則招展着鮮艷奪目的大纛和旗幟。遊行羣中最觸目的是婦女和小孩們，帶着巨大的花籃，預備獻給他們那些公忠爲國的閣員們。

在這動人的景象中，一羣工人正預備去植樹，表現一種新的慶祝自由的形式。有些八十二個一排地走，舉着一株極重的松樹，這是自由解放的象徵。假使樹太大了不能並排着舉時，就許多人排成一長行扛在肩走上走。喬治覺得她數過有五十個人合扛着一株樹的。鼓聲和羣衆的歡呼聲增加了狂熱。不時地，聽見行列中有軍樂隊吹奏着。馬賽曲激動的歌聲，飛到了這被逐大臣蓋佐的窗口上。

一小時又一小時，喬治望着行列。四十萬男人和女人從瑪特蘭教堂向着七月紀念柱走去。現在，他們是可以自治的共和主義者了！至少，喬治認爲他們是共和主義者，並相信他們將能夠並準備來治理自己的。

她看法國的人民似一個和睦的家庭。她相信，貴族們會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富豪們放棄的他們的財產，工人們放棄了他們的仇恨。各層各級的人們將聯合起來，實現那她曾夢想過的社會理想。爲了這個光輝的夢，她覺得，一切的人將去生，和假使需要的

話，去死的。

她對人生的個人的要求是忘記了。她的熱忱現在是爲了人類的幸福。她自己的哀傷、疾病和失望是忘記了。她現在安好，強健，和感到深厚的生命之力。她覺得自己是回到二十歲了。

於是，當她的心向着大衆，她的想像又能燃起的時候，喬治又愛上了，這次沒有任何要想回答的希求。她崇愛的目標是那年輕的共和國。

三月初，她這種愛的表示，開始以寫給共和國孩子們的公開信的形式出現了。她教給他們，他們作爲公民的權利，與他們相互間的責任。這些信是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表的，以十申（註）的代價在街上發售。所有的收入，如冊面上所標明的，完全用以救濟失業者。

她的第一本冊子是「給中產階級的信」。他們的責任，她告訴他們說，是要作一個好榜樣。在建立起一個較好的社會秩序這件事上，她說，富人們應該出來領導。他們必須信任窮人，給他們以工作的機會和生存的路。除非是中產階級同情並支持工人們的合理要求，否則，她說，自由的目標就會失去。

接着的是「給人民的信」，表白她對他們的信心。她的着重點又一次地放在工人們和富人們聯合的必要上。階級這個字，她希望將會在新人羣的書上永遠塗去。

又一封「給富人的信」上，她努力來平復他們對紅色恐怖的担慮她。應用她作家的才能爲共和國辯護。她試着使富人們了解，除了他們以外，別的人也有着權利的特益。

那時，這自己組織的內閣中生起了他們所不可能滿足的希望。他們非但不能組織起那烏托邦，他們甚至也無法減輕這工業危機的普遍現象。雖然他們的經驗很配做個政治家，但失敗還是無可避免。法國是在一種經濟危機的痛苦中，這個經濟危機使成千的人們失了業。

對這種情形深感失望，在這二封「給人民的信」中，喬治在爲共和國的辯護上不及以前那末熱切了。她的狂熱似乎已變成了溫和的熱情，她知道，但是寬容了幼稚和無經驗底過錯。

「一些時已過去了，」她寫，「而我的夢還沒有實現。」在這第二封信中，她承認了猜疑、恐懼和自私的存在，承認人民是在被譏諷，而結束說：「我看見過許多事情，這些事我先前不會預見，因爲我不能夠了解它們。」

她沒有想到也不能了解人性中細瑣的卑鄙。在這個國家的大家庭裏，喬治只是重複了一次她在諾恩小家庭中的經歷。各階級的行爲就正似她兒子和她朋友的行爲。每一個都想佔先。世界上就充滿了許許多多的莎朗茲，他們挑撥人們互相敵對，並煽起嫉妒的

火來。

在這個大家庭中，和在小家庭中一樣的，喬治的地位是個夢想者和理想主義者。但她的養子們却並不如她那樣對人親近和信任。他們的心中充滿着怨毒嫉恨。三月十七日，巴黎發生了一次騷動，好幾個人被殺了。這次事情以後，熱狂的短期是過去了，喬治從雲中降下來，而開始來表現她實際的用處了。

她向內政部長建議，把熟練的工人派到各省去組織和訓練其餘的工人。建議被臨時政府接受了，撥了十萬法郎來作為這工人計劃的經費。

得了她的左右手維克多·波里的幫助，喬治以後自己辦了一個週報。報的態度從它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人民的目標」。

在為共和國寫的東西中，喬治的傑作是一本為農民讀的法國史，用貝里與方言簡單地寫的。作為這本歷史的作者，她自署為勃萊斯·波寧。

雖然是因政治活動如此忙得不可開交，她工作的才能與寫作的自在，却仍是好好地存在着。

在一次去諾恩的匆促逗留中，她籌辦了一個新共和國的慶祝會。會是如此成功，她覺得很可以把這意思貢獻給大家，在別的村鎮中用。第二天晚上她一回到巴黎，就從火

車站連忙趕回家裏，想寫一篇東西提倡這個新的宣傳方式。她按街道和住屋間的大門上的門鈴，沒有人出來開門。她的門房也參加了政治，到他的俱樂部去了。失望地轉回身，她費了相當時間來找一個有設備的房間可以去過一晚，找到後，她却已疲倦得無法能寫了。但這種不便並沒有阻撓了她，她也沒有讓它因此延攔了自己的文章。

第二天早晨，她跑到一家餐館，就在用早餐時，寫了一篇長文，描寫這愛國的慶祝會。她剛喝咖啡時，文章已寫好了。這登載在兩天以後的「改革報」上。

(註)中 (Centime) 僅百分之一法郎。

三

不久，很清楚了，喬治桑的政治著作，像她的小說一樣地，有着一種達到各階層人民的感情魔力。她爲當時報紙所寫的無數文章，和她單行出版的冊子，倒處被讀着，談論着。它們引起了臨時政府的注意。

在朝的人那時正出版着一種「共和國報」，一種定期刊物，目的是教育人民以自治的理論。公報第三期中有着一頁喬治桑的「給人民的信」，公報第四期中包括一長段她的「給富人的信」。

這樣地，開始是引用喬治桑，內閣裏的人，不論是緩和派、社會主義派、或是激進派，終於一致地請她正式爲政府寫文章。他們需要着她作家的才能，所以不顧他們對女子參加政治的偏見了。喬治被任命，無報酬地，不署名爲公報寫文章。

她欣然地接受了，以她一向的迅捷，在三個星期裏寫了六期「共和國公報」。

忙碌的閣員們覺得很可以請他們這位天才的合作者再做點文學的工作。喬治很高興把自己的筆爲他們應用。

三月末，她寫信給莫里斯：「這裏，我是政治家那樣地忙得不堪。今天我寫了兩篇政府宣言，一篇爲宣傳部長的，一篇爲內政部長的。」

兩天以後，她又寫信給兒子：「我寫好了共和國公報第七和第八期。我已要求第九期不要由我寫了，因爲我沒有時間。」

她沒有時間，因爲她正在寫一篇爲共和國戲院開幕公演用的宣言。這共和國戲院，在從前，就是說一個月前，卽是法蘭西大戲院。

對共和國忠心的一段，是喬治桑生命史裏的一個插曲。恐怕從沒有一個女子會有過與這相似的一段經歷的。

大眾對於一個女政治人物的態度，可從那時的漫畫中看出來。在一幅漫畫中，桑夫

人被畫成穿着男子服裝，吸着香烟。底下註着字說：「假使這幅喬治桑的像叫人迷茫，那是因爲天才是抽象的，無性的。」在另一幅漫畫上，她被畫作是一個動人的女子，握着一個巨大的鞭子，抽打許多跳着舞着的男人。她的個子，比較起這些男人來，就像是格列佛在小人國中一樣。有幾個男人就藏在她的裙子下。

喬治的政治顯赫帶給了她一批新的崇拜者。一位到巴黎的英國客，芒克頓·米納斯先生，即後來的霍東公爵，就是她的英雄崇拜者之一。在五月間，他爲她舉行了一次文藝界早餐會。普洛斯灑·曼里亞也在，此外，還有維克多·康西特朗，和歷史家安里斯·特·托蓋維。

「我和萬人崇拜的桑夫人談了一次，」托蓋維在他的「回憶錄」中那末寫：「米納斯簡直是對她狂了。……我的一個朋友有一天問她，她對我那本關於美國的書作何感想。「我唯一唸的書，」她回答說，「就只是作者們自己送給我的那些。」我對桑夫人有着強烈的成見，因爲我厭惡寫文章的女人，尤其是那些有計劃地隱藏着她們一性的弱點，而不試着以表顯她們真正的特點來引起我們興趣的人。」

「雖然是有着這個成見，」托蓋維大度地接下去說，「但她使我歡喜。我覺得她的樣子是相當凝重的，但她有着一張細緻的、豐富表情的臉。她一切的精神似乎集中在她

的眼睛裏，使她臉的其餘部分成了很平板。最使我發生深切印象的，乃是我在她裏面所感覺到的那種屬於偉大頭腦的自然吸引力。她的態度和說話，有着一種真實的單純，對此她更加上了也許是做作的衣着的質樸。我相信她如果愈好好地穿着時，她將在我看來是更質樸。

「桑夫人那時是一種政治的人。她說的話使我發生很深刻的印象。她以少有的生動，十分詳細地描寫巴黎工人的情形，他們的組織，他們的數目，他們的武器，他們的準備，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感情，以及他們可怕的計劃。我以為這些描寫是過甚其辭的，但是並不是。她似乎十分關切着那等待着我們的命運。」

這個會見是在五月初。可是喬治那時已清楚明白，她的國家是在內亂的邊緣上了。大選以後，國民大會產生了，代替了臨時政府。一羣新的保守派的共和黨人得了勢。喬治和她的朋友們現在被稱爲「赤黨」，和別的可怕名字。

五月十一日，發生了一次推翻國民大會的企圖，變亂結果是嚴酷的壓抑手段。巴黎充滿了武裝憲警。

喬治不贊成這次叛亂。它沒有從喬治所統率的團體中發生。但是，一切的共和主義者現在都成了嫌疑犯了。他們的屋子被搜查，有幾個被恐嚇要逮捕。在這種終日惶惶

中，喬治燒了她的文章，毀了她的日記，在那裏面，她記述着近三個月來的一切事情的。她拒絕聽朋友們的勸告逃到意大利去，而決定避開巴黎的壓迫，回到她那未被侵擾的家鄉底和平與安靜中去。

但是在貝里，和在巴黎一樣，那些她會諄勸他們要互相親愛的人，心裏却是充滿着仇恨與恐懼。貝里已完全受了反對派的宣傳了。人民說，激進派的辦法是要廢除婚姻和宗教，殺光老頭子和小孩，並實行共妻制度。而且，她的鄉人們已聽說，激進派一來就要奪去他們的土地和葡萄園，並把這些都給與他們所知道的杜特望夫人。

所以，不可避免地，喬治回到諾恩所受的歡迎，就又正是十六歲時的奧洛亞所遇到的那種神經過敏病。鄉人們忘了她一生的愛與服務，而相信了一切道聽途說的故事。

走過她的窗下，他們就喊：「綁她路燈桿上去！打倒杜特望夫人！打死共產黨！」六月裏，發生了一次反革命，於是年輕的共和國受了致命的一擊。幾百的工人被政府的禁衛軍屠殺在巴黎街上。

喬治因她底夢的這個悲慘結局心碎了。這高貴的非個人的愛，開始於爲人民的目標而盡力的，和她的個人的愛一樣，結束於幻滅與失望之中了。但她的信中繼續表示着她努力來感覺的信心，希望將來仍將屬於人民。她說，自由的目標並沒有被毀滅，它只

是被阻撓了而已。

爲了慰藉那整個夏天都在心中的失望情緒，喬治寫了她最成功的小說之一：「小法台脫」。這是一連串的田園故事中的第四本，其中「若納」、「魔鬼之沼」和「法郎莎亞」已經出版了。

「小法台脫」非但增加了她作家的聲譽，且更帶給了她比增加聲望更需要的東西，——拿來付債的錢。她的住在巴黎需要好幾千法郎的錢。在上年的經濟窘迫中，喬治曾幾乎要賣掉諾恩的房子，幸而兩個朋友來幫了她忙，借給了她一筆臨時的錢。她也曾想竭力保留她那特地留給莎朗茲的財產，而沒有用。但那時的經濟恐慌，使她已決無辦法能借到一筆更大的錢。諾波挪房子已被克萊新格的債主們沒收了。

幸運地，在二月革命以前，她完成了她兩卷的自傳。因了這，在冬末她得到了一萬一千法郎。沒有別的錢再會來了，除非她再寫出書來。

四

顯然地，喬治對自己的責任，是該留在家裏，把心力集中在自己的事務上。但一八五一年，外間世界的環境又迫使她爲大衆忘記了自己。

激進派的共和黨人下台以後，得勢的緩和派已不再注意他們了。而路易·腓列普的被選爲總統，更顯然地結束了一切黨派的鬥爭。但在二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解散了國會，並藉着輿論的支持，使自己成了政府的獨裁元首，把共和國變成了徒有虛名。

這次政變的結果，一切可能被假定爲反對他的野心計劃的人，統統受了處分。聽信了圍在他四週的謀士的讒語，這位未來的皇帝批准了對一切主張上反對帝國的人的全數逮捕與放逐。反動國會中八十八個議員被放逐了。二萬六千以上的人被流放，其中有許多並無任何別的理由，只不過因爲他們屬於一些無害的團體。法律公佈了：任何人只要是屬於任何一個祕密團體的，一律要被驅逐到阿爾及里去。

這次事變發生時，喬治在自由目標上的同志們被趕得東奔西散。有的逃到比利時，英國，或者更遠的國家去；別的，因爲沒有護照，隱避了起來；大部分的人則是被捕而放逐到非洲或者殖民島上去了。在那裏，他們被丟進悲慘不堪的監獄裏，這常常等於是慢性的死。沒有一個階級得以倖免。律師，醫生，教士，農民，全成了政治犯。

有一個時間，喬治每天在等着被放逐和監禁。不久，她被告訴說，她個人的安全是可以確保了，但是朋友們不會自由，她無法能安然地住在家裏。假使有個人能使他們得

到自由，那好多！假使有個人能勸得保那巴底（註）政府公佈大赦，那多好！每個人都對她說，這樣的一個瘋狂嘗試是決不可能成功的，但她去嘗試這個不可能。

她到了巴黎，找到了那些對她朋友們的命運有權力的人。她大胆地要求和拿破崙會見。

執政，如他那時被稱作的，曾一直對桑夫人的爲人和思想表示着尊敬和欽佩。

他們還是在這拿破崙一世沒沒無名的當兒，在荒涼的哈姆堡中做着路易·腓列普的階下囚時，認識的。在那裏，這不幸的人會利用閒暇，寫下了蘊含着他對人類底愛的民主理論。他的小冊「消滅貧困論」引起了桑夫人的注意。她向一個朋友稱讚到它，這個朋友把她的稱讚告訴了拿破崙。孤獨的拿破崙非常地高興了。

在那時候，這不幸的陰謀者在法國民衆間還是毫不聞名的。他沒有有勢力的朋友，他對王位的要求是被人認爲簡直滑稽的。在監禁的孤獨中他需要同情；很自然的，他的同情伸向了喬治。所以，當這個被棄的人，經由一個大家認識的朋友的介紹，而請這位顯赫的作家寫給他信時，她很高興地答允了。拿破崙回了信。她又寫了去，於是書信的來往就不斷了。

「你，有着男子的優點而沒有男子的缺點的，」拿破崙寫給喬治說：「是不會對我

不公的。我看重對人的崇敬，但我尤其看重對你的崇敬。」

現在，這不爲人知的囚犯成了法國的獨裁者了，他不能夠忘記了那對他曾是患難之交的女子。所以進見的要求是被很高興地接受了。

當路易·拿破崙把她的雙手握在自己手裏，表白着他對她的尊重時，喬治立刻把她的立場交代明白。「我仍然是一個，如你所一直知道我那樣的，完完全全的共和主義者，我將來也永不會變」。這是她直截了當的表白。她然後取出一張她預備好的小小名單來。上面有着她被放逐中的朋友們的名字。爲了保持他們的尊嚴，她坦白地說，「他們不願放棄自己的思想的。」她滔滔地辯說着良心自由的權利，而結束要求說：「大赦，立刻大赦，殿下！」

但大赦對她的殿下是不可思議的。至於桑夫人的朋友呢，拿破崙看了看名單，答允了上面每個人的自由。

「你看，」喬治得意地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要得到有心靈的人們的尊敬，並不一定需要去儒怯地賴承自己的思想的。」

喬治不久就集起了另一張名單。她的要求現在交給了內政部長。這批朋友們又被赦免了。於是她又帶回了更多的名字來，把它們送給了最高警察廳。

她叫人討厭，她知道。她叫人覺得麻煩、頭痛。她寧願自己被人家恨，而不肯讓朋友們沒有幫助的。

有三個月，這不知疲竭的桑夫人什麼別的也不做，只是在部長們和祕書們之間奔來奔去。當官員們淡漠了，忘記了時，她就跳過他們頭上，直接寫信去給拿破崙。除了很少的例外，她所請求的都被釋放了。有時候死刑減輕到了流放。大部分的人被送回了家。時時，一個人放是放了，但有一個條件，即是他必須住在貝里或者諾恩，這樣子，桑夫人可以對她的保護人負責。

二月裏，她又一次被允許和執政會見。

這個力量一被人知道，喬治就被犯人們家裏的來信弄得應接不暇了。沒有一封信不回，沒有一個請求被輕忽。她爲一切的受難者作解救人。工人和知識份子同樣地需要保護，所以在她的心上是同樣的親愛。

躲隱着的人中有亞爾風斯·弗洛里，她從前時候的朋友。她爲他弄得了護照，使他能逃到比利時。他就在那裏住着，直到危險時期過去。因爲他需要錢而喬治正沒有錢，她就爲他借了一千法郎。

在留在巴黎的時期中，她得了傑洛·保那巴底親王的幫助，他成了她的忠心朋友。

靠了傑洛親王，她弄到了對非洲的罪犯們的赦免。

她爲受難者們的努力是長久的，辛苦的。她被各方面頌讚着。保那巴底還出版了她早在一八四四年起寫給他的那些信，那時，這哈姆堡的囚人還是個民主思想的堅強擁護者。那些信的親切氣味觸怒了忠誠的共和派人。在外國的報紙上，充滿着那些不得不住在國外的流放者們所寫的、對她的攻擊。但是，她書桌的書信匣中，却充滿着那些因了她的努力而得以回家了的、人所寫來的感激的信。

在這些讚揚的書信中，她被稱爲「保護女神」，「政治志士的救主」，「貝里的聖人」。得了自由的人寫來底信中的話，表顯了她那時所引起的人們底極度的崇敬。「我很高興能稱你是我的朋友。」——「你是個偉大的靈魂。」——「我在你面前膜拜，如在神前面一樣。」——「讓別人頌讚你的天才，但我在你巨大的心靈前頂禮。」一大羣的犯人寫了一封集體的信：「我們祝福你的名字，你的善，你的忠誠。」

道賽伯爵，爲喬治對不幸者的堅強維護所感動，寫信給她說：「你，是我們這時代的第一個人；而且，又是個極可親的女子。」

作爲護士和救主，喬治一直是知名的，不論她是如何地被人恨因爲她是個有思想的女子。大赦並沒有頒布，但她求取赦免的努力，對於那些靠她救了生命的人，似乎並不

是白費的。

當她去嘗試那不可能時，喬治並沒有成功，但她也從不會完全失敗。在掙扎奮鬥着去求取她的目標時，她走了一段長長的路，而那竊笑着她的人，則是站着不動。她對於攻擊自己的嘲笑的不動心，使她雖能沒有輿論的支持而仍能過她的生命。這種精神上的高傲，部份地，就是她那種韌性力量的祕密。它幫助她從她敵人們的打擊裏和她朋友們的更重的打擊裏恢復過來。

(註) 拿破崙之姓。

五

喬治短短的政治經歷告訴她，社會上只有兩種階級：工人和資本家，而社會的將來，就將決定在這兩羣人的衝突上。

得了這個結論以後，她似乎覺得：法國人民是生活在民主或者共和國之下，這是並不關重要的了。所以，她覺得不必再恨保那巴底的一羣。她不同意維克多·雨果所說的路易·拿破崙是個惡怪，她認為，他只是環境的犧牲者。這哈姆堡中被釋的囚人，和傑洛親王與瑪蒂特公主，在她看來似乎是和別的人一樣的。常常，喬治和一兩個朋友，受

着瑪蒂特公主的非正式招待。傑洛親王成了個親密的朋友，在巴黎陪桑夫人跳舞，和到鄉下去看她。爲了避免人家談論——這當然是他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喬治的——他第一次的到諾恩，是微服秘密來的。但他的到來不久就被人知道了；喬治的幾個共和黨朋友非常悲怒。亞爾風斯·弗洛里，靠了喬治之力而得了安全的，不再來看她了，以示反對。

在喬治身裏沒有任何狹隘的跡象。她喜歡人民，個別地，而並不依照他們的社會階級。正如她對鄉民的愛是被勢利者看作是賤陋一樣的，她和保那巴底的友好關係，被中產階級們認爲是勢利。她被指謫在自己的階級之外去找朋友。但喬治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她最愛愛普通的人，而她在富人中、甚至在貴族中，都找到這種普通的人。隨便什麼地方，只要人們是單純的、不虛假的、真懇的，那末她就能感覺自在熟習。

被這些她所沒有的偏見包圍着，這不可動搖的喬治走着自己的路，而讓別人也有同樣的意見的自由。雖然她常常引起人的仇視，但她自己却從來沒有。

即使是對卡西米，喬治也從不會仇恨，依照着他們離婚的條件，莫里斯每年總一定到洛蘭去看他的父親，他是在那裏度獵季的。喬治小心地避免使她的兒子對父親仇視。但當她是在原諒和忘記時，卡西米却懷恨在心，這在日後的一件事情上證明了出來。

到老年時，杜特望男爵很想得一枚「榮譽勳章」。(註)的確，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配得這種勳章，但他却愈想要得到那他所沒有的功績的表徵。坐在家裏，撫着他的創傷，卡西米寫了一個正式的請願書給拿破崙，要他認可。開始，他提到他父親的軍事地位；然後，他說到，相當抱歉地，他自己在他的小小市鎮上的功績，最後，則到了爲什麼他相信自己該受國家助耀的主要理由。

「不單如此」，卡西米寫給拿破崙的信上說：「我謹冒昧陳述我的家庭不幸，這是儘人皆知的。與洛蓋杜邦，即文學界中所習知的喬治桑，結婚以後，我在作爲丈夫及父親身份的感情上，受了殘酷的傷害，而我相信，我確配受一切知道我生命中這些悲慘遭遇的人們的同情與注意。」

無疑地，杜特望男爵是配受一個什麼勳章的，因爲他是喬治桑的丈夫。但拿破崙却不這樣想，而卡西米的痛苦就沒有被正式承認。

(註)一八〇二年法國政府所制定之一種勳章，用以獎勵文武官員之有功者

第九章 舞台

政變後一年，拿破崙深思積慮的計劃，演變到了一個慎密準備好的公民投票，用了這個方法，他登王位的要求是放在人民的前面了。他們投票贊成了帝國。曾參加在一八四八年的大遊行中的人，竟贊同了一個君主。他們是君主傳統的繼承者，法國的人民，在心上始終是君主思想的。求取共和的努力無期地延展了。並未陷於絕望懷喪，喬治轉向了一種新的熱忱。戲劇成了她生命裏新的興趣。假使人民拒絕被改革，他們至少總能被娛樂。

「法朗莎亞」，在一八四九年，即革命的後一年出版的，是她的第一個舞台上的成功。這個劇本成功，因為它十分新穎。那時候流行的是傳奇劇，而「法朗莎亞」却表現了一個田園生活的簡單故事。貝里佬的民謠和服裝，舉止和說話，使愛好新鮮的巴黎人非常歡喜。田園劇成了當時的風尚。有一個時候，贊美任何屬於鄉村的東西成了一種時髦。那時候的每個諷謠劇，都是學喬治的這個劇本的。

「法朗莎亞」以後，是一八五二年的「克勞提」。在這個反動時候，有着四處傳播

的破壞思想的恐懼。警察們並不管風化。他們檢查「克勞提」，並不是因為那裏面的女主角會從貞潔的路上動搖彷徨，也不是因為這失足了的姑娘結果得了光榮快樂的結果，而只是因為這戲是喬治桑所寫的。檢查者怕台辭裏有什麼地方可能伺伏着對有產者的威脅。

所以，爲了社會的安全，底下的一段句子被刪檢了：「正義總會來的，上帝會許諾下，而他是一定會做到的。」另外一句被刪的句子是：「麥東是人民的枕頭。」在這些危險性的話被刪清了以後，「克勞提」可以上演了，上演的結果是極大的成功。

在幾星期以後出來的、對這戲的一個反諷劇中，一種更加是非難分的、對傳統道德價值的意識，表現了出來。這反諷劇名叫「女克勞提」；或稱「劣行歷險記」。

在跟檢查搏鬥的興奮中，喬治寫信給奧古斯汀說：「幸而我以極大的鎮靜接受這些衝突。沒有東西再能嚇倒我的了。」

在劇本中，正如在生活中一樣的，她反對着傳統和陳規。她認爲感情的精微已能供給戲劇足夠的起伏了，不必要靠什麼人工杜撰的戲劇化情節。這個新的觀點在批評家中並不時行，但她的劇本却極受觀衆的歡迎，這從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就是在一八五〇到一八五六的五年間，有十二個喬治桑的劇本在巴黎的首輪戲院中上演。同時，這不能過

抑的喬治，仍繼續着她那一向的一年兩本小說的生產。比她的田園劇更聲譽久遠的，她的兩本社會劇，「維多利納的婚姻」和「費依默侯爵」，有很長一段時間還留在法國舞台的出演節目中。

但喬治並不被認為是個偉大的劇作家，她缺少情感的直接的激動。

左拉，他是既不喜歡桑夫人這個人又不歡喜她的作品的，在他的「戲劇家論」中說到她：「喬治桑該被承認是個劇作家。她以她的熱誠，以及她用來解釋愛情的那種平寧溫和的感情，使她在戲劇上得到了成功。」

作為一個戲劇家，喬治表顯了她在小說家上那表顯的同樣的迅捷。有一次，她把一個五幕劇「娜儂」給奧台節劇團的導演奚萊先生看。他不贊成她的第二幕，並指出了幾處必要的修改。「我知道了，」喬治以她一向的簡捷回答說。第二天，她給了奚萊先生一幕看，非但改了，而且是完全重寫了。然後，她又給了他另一幕。原來在那個晚上，她就寫了兩個完全新的第二幕，好使他可以對在兩個裏隨便挑一個。

二

年輕的女伶娜拉貝哈，在三個桑的戲中演出，對桑夫人表示着極大的欽崇。她會記

載自己所記得的喬治，這位劇作者，參加了她的兩個戲「費依默侯爵」和「法朗莎亞」的預演夜，在這兩個戲中，非凡的娜拉都在內的。她那時是二十一歲。

「喬治桑夫人，」貝哈夫人這麼寫：「是個溫柔可愛的東西，非常的怯生。她不大說話，但一直吸着烟。她的一雙大眼睛老是夢茫似的；她的嘴唇，相當厚的，有着一種溫和的表情。我以最癡妄的感情望着她，因為，她可不就是那個輝煌的愛情事件的主角嗎！」我常坐在她的旁邊，當我把她的手拿在自己手裏時，我儘可能久地握着它。她的聲音也使我迷戀。

「拿破崙皇帝常常來看喬治桑戲的預演。他非常的喜歡她。桑夫人把我介紹給他。我勉強一回答了他的問候，就更接近桑夫人。

「怎麼啦，她愛上了你呢！」他笑着說。

「喬治輕輕拍着我的臉龐

「她是我的小瑪度娜，」（註）她說：「不要嚇她。」

有一次，貝哈曾想要自殺，喬治去看她，忘記了她自己年輕時候的自殺情緒，對這莽撞的女子規勸生命的美好和價值。

喬治常常對演員們感覺着一種友善的親和，而從在修道院裏演劇成功的時候起；她

就是愛好着舞台。

「我喜歡演員，」她說，「這常使我因此開罪了我那些舊派朋友們。我也因為喜歡農民而被人批評。農人們在太陽下的勞作，給我們以每天的麵包；而演員，在晚上汽燈下辛苦，給了我們的想像所藉以滋養的食糧。這個食糧，對我們如此常常被實際人生的事情所疲乏了、困倦了的頭腦，是很需要的。」

從戲劇上，喬治新認識了許多戲劇界的男女，其中許多成了她的朋友。他們來諾恩玩，在那裏享受着不公開的家庭演戲，這他們自己也常常參加在內的。

諾恩的演劇成了一種家庭的習尚。客人們一來，一個戲劇就準備起來了，在中飯和晚餐桌上，談論的就儘只是關於這個戲的事情。喬治，她是厭惡瑣談和隨扯的，常很喜歡這種非個人的、社會性的氣氛，這可以使人人都有興趣。她同時為諾恩和為巴黎寫劇本，而她的公開上演，常常是在家庭舞台上先試演的。

在這些新的活躍中，喬治寫信給維度夫人：「諾恩不再是諾恩了，它成了戲院。孩子們不再是孩子了，他們成了演員。我不再是桑夫人了，我成了卓越的主演者。我們有
一切藝術的快樂，而無任何它們的煩擾。」

三

莫里斯也作了他自己的舞台嘗試。他所熱心的是一種傀儡戲，這他大規模地進行着。他們舞台上置有佈景、電燈，和一套極好的照相設備。它縮小地模倣着太陽、月亮、星、瀑布、雷鳴和閃電，以及一切真正舞台的設備。

莫里斯雕起木偶，並以他畫家的藝術，給它們的面容以栩栩如生的幻覺。喬治利用晚上的時間，用零碎的細紗和絲綢，做起小戲裝來。在這種合作下，莫里斯雕了一百個木偶，喬治爲它們都做了服裝。當手指正忙着縫紉時，喬治的思想就忙於爲這傀儡戲的演出準備一個適當的說明書。

喬治的大舞台和莫里斯的小舞台共用一個座廳，即是樓下的那個大房間。真演員的舞台佔着廳的一端，傀儡戲台則造進在廳內一邊的牆裏。當看喬治的戲時，觀衆面向着大戲台。然後，他們轉過半邊或者把椅子移一下方向，就看莫里斯的傀儡戲表演。

觀衆包括要好的朋友們、鄰居們和附近的農民。奧古斯汀，現在是貝多蒂夫人了，是女主角，莫里斯或朗勃則是男主角。喬治扮演好幾種角色，或是扮女的，常常或者是扮男的。她喜歡扮公爵，或者壞蛋，但當奧古斯汀不在時，她就沒有辦法只好扮演女主

角，那她就覺得苦痛，和不自在。她說，她還不夠作一個真正女伶，可以忘記自己的樣子，而扮演起一個年輕姑娘的人物。

在五十歲上，喬治的身材是粗臃了，她的臉變得滯重，而且有了雙下巴。那會是她年輕時代的朋友的男人，大都已禿髮了，變胖了，所以她驟然地覺察自己也有了這同樣的命運。她是中年了，不忸怩了，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爲事業而生的人，而不是生來爲討人歡喜的女子了。

但陌生人碰到她時，他們忽視了她底人的特質，而尋求着美麗與魅人的女性的特質。喬治不想嬌媚或者眩人。假使談話恰巧並不引起她的興趣時，她就一無話說。她從不着意打扮或裝飾屋子。她的衣服是樸質的，暗色的，頭髮在中間分開纏在後面。她從不裝飾她的外表，除了爲整齊起見，帶一個髮帽。

許多男子已發胖了，且也穿得和喬治一樣樸質。但當他們見她並不見得比自己漂亮時，却覺得惱怒了。

查利·迪更斯在一八四六年會見喬治時，曾對演員威廉·瑪克利台說到自己的印象，說：

「前天，」迪更斯那麼寫：「我和可愛的維度夫人共餐，爲了想會見這非常偉大，非

常顯赫，非常被人欽崇的喬治桑。唉！又一次，想像被踐踏的現實粉碎了。這寫了那麼多卓越作品的作家，一點也不像我所想像中的那個樣子。……一點也沒有那種女文人的氣息，除了在她那小小的優美語調上，她的這種語調會把你的意見包括進了她自己裏面的。她的頭腦據說是十分了不得的，但我不能下斷語，因為她不會肯讓它表顯出來。她只是個好的女人，在外表、談吐和舉止上都是十分平常的。」

第十章 桑—繆賽之爭

一八五七年，亞弗萊·特·繆賽死了。

喬治和亞弗萊，在他們這段羅曼史結束以後，曾會見過幾次，討論他們那批信的處理辦法。從他們兩個人都有那種羅曼締克的觀點來想，似乎，這樣熱情的愛的語言應該保留給後代。於是他們同意，那些信應該發表；而爲了將來的這個目標，那些通信都交托給了一位雙方的朋友。亞弗萊交出了他的信，但要求，不要把它們讓他的弟弟保盧看見。

喬治覺得和亞弗萊的這些會晤是相當痛苦的。在晚年，繆賽一直是在茵酒（註）的影響下。當他最後一次來看喬治時，他喝醉着，而仍是老脾氣的，他哭了。

從他們分裂以後三個月他所寫的詩「五月之夜」起，繆賽許多年來都會以他們的戀愛來作爲創作文學的材料。他需要錢時，就把思想往回溯，重挑開自己的傷痕，而在看着血流時，他寫成了詩。他並不會提到喬治的名字。他只說到「那雙眼睛」，而每個人都明白了。有一次，一位藍眼睛的情婦例外地代替了那她一直在說着的、那對縈繞心靈

的黑眼睛，所以，在他的下一首詩裏，他改喚了藍眼睛；每個讀者都仍舊明白；而當詩人繼續訴求着人們的同情時，人們立刻就給與了。

喬治以沈默對着這些詩的滲流。

在這對愛人決裂以後不到六個月，繆賽的「一個時代之子的懺悔」出現了。在這本書裏，詩人創造了兩位女主人公。在一個身上，他傾瀉着毒恨和報復；對另一個，他崇拜和讚美。這個辦法，使他可以把自己對這個女子的一切感情全部都表現出來。這個女子，以前曾是他生命裏的主要的激情的。

分裂以後七年，亞弗萊出版了「白鵲的故事」，在那裏面他敘述了一頭生下來有白羽毛的完全罕有的公小鵲（註）的痛苦。照故事中說，這天的賦小鵲碰到了一頭母小鵲，竟和他一樣也是白色的。這被欺瞞了的小公鵲把它當作了伴侶。但照女人的樣子，她有時候使他哭。他如此常常地爲她哭，以致她羽毛上的白色都被他的淚洗去了。唉！原來她只是扮成這個樣子，好騙他自己是和他一樣的。她原來只不過是和別的一樣的、黑色的母鵲罷了。

故事繼續下去時，繆賽的驕傲不知不覺地流露了：

「起先我並不知道，我的親愛的伴侶是一位女作家。她到後來才告訴了我的。我讓

你自己去想像，我對這個可愛的發現是多麼歡喜。從那時候起，我們就一同工作。當我寫着詩時，她就一卷一卷地寫滿了稿子。我高聲背誦自己的詩給她聽，這一點也沒有能阻止她繼續自己的工作。

「她寫小說時的那種迅速，幾乎是和我一樣的。她總是選擇那最最戲劇化的題材。然後，作為旁及的，她寫攻擊政府的文章，和提倡解放母鵝。在坐下來寫以前，她從不寫個大綱或者想一想結構。她是個典型的文學的女烏鵲。」

這段小描寫是非常知名的。它正說出了別的作家們對喬治所抱的怨憤。

寓言出版時，喬治仍然未作聲。以超女性的抑制心，在亞弗萊對他們的戀愛事件的利用前面，喬治保持沉默了二十四年之久。但在喬治天性的沉默中，假使太長久地抑壓了，結果是會和遏息着的火山一樣危險的。

亞弗萊·特·繆養死時，唸他的詩的人都相信，是喬治桑碎了他的心，而使他竟至早死的。

喬治於是決定，現在是時候該供給一點關於這戀愛事件的她一方面的故事了。詩人死後的兩年，她以相當的超脫態度，寫下了那約翰·奧利佛·霍勃所稱的「第一本對一個感情經歷的最冷靜的描寫」。

這本小說，題目叫做「她和他」，發表在「兩世界雜誌」上。編者法朗沙·皮洛，寫信給她提到這書：「這是一本高貴的書，是一幅天才者和罪惡掙扎的美麗圖畫，而不是一本投機的作品。當然，你並沒有如人家所說的，殺了詩人。相反的，你給了他最美麗的靈感，這些並不是很好地掩蓋着的。」

「她和他」以後，亞弗萊的弟弟保盧·特·繆賽回答了一本「他和她」。

「他和她」，雖然是小說體，其實只是一本仇恨的小冊子。喬治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寫的，而保盧則除了他所記得的一些亞弗萊的恨毒話以外，什麼根據也沒有。曾有些晚上，亞弗萊回家來，有點過度的興奮，傾瀉出了對這個自己仍在恨着而從不會停止愛過底女子的不連貫的囁語。亞弗萊，當他恨喬治時，不是常對保盧說的嗎？這些囁語就被放進了保盧的書中，作為亞弗萊的「口述之語」。

「這是亞弗萊·特·繆賽在說話，」保盧肯定地如此寫，開始他對喬治的咒咒。想想繆賽的心神的不平衡，即使是他的確說了的，人又怎麼可以把他的話都當真呢？

一般的人，愛他的詩而假定他是和他所寫的詩一樣有靈魂的，的確把保盧書中的每一個字都當了真，而認為喬治是個吸血鬼。這個故事，加上了保盧的渲染，代替了真正的歷史。

因了對亞弗萊底癡狂的清楚了解，而和輕信的大眾不同的，有個卓越的、敏慧的女子，她是同情着喬治的。

愛侖——台絲卜夫人是個天才的演員，把繆賽的劇本搬上了舞台，而爲他造成了一時的轟動。她也成了他的情婦。一八四九年，愛侖夫人寫了一封心腹的信給她的朋友桑松·都遜夫人，說起她的情人繆賽的古怪脾氣。

「他常有神經發作，而變成了癡狂；他有精神錯亂的病。單是讓自己被他愛，是一件很苦的事。在他這種癡狂的時候，疑心和猜忌是和他一長串的恨毒記憶分不開的，這些記憶，老實說，是屬於一個被解放的奴隸的。我從沒有看見過比之存在於他身體裏面的兩個人更特別的對比了。一個是可愛的、溫柔的，一點點小感動也會哭。但轉過身來，仔細看看那一面時，你就見了個被鬼附着的人了。他瘋狂、苛刻、挑揚，他不信任人到近乎侮辱的程度。他毀瀆一切東西。」

這是一個聰明的、仔細觀察的女子所描寫的亞弗萊，他在一般人的眼裏，是被認爲凡他所詈罵和毀瀆的話都應該要被相信的。

「他和她」也顯露了：亞弗萊是欺騙了喬治，把她只給他一個人看的祕密日記給保盧看了。這個日記，是喬治曾有一短時失魂似的迷戀時候的完全供白，那時她是，如她

自己所說的，「感情的奴隸」。在作着奴隸時，她把自己和亞弗萊合起來了，以他的觀點來作了自己的觀點。

當他們在一起時，亞弗萊一點也沒有能知道這個於己不利的自白。喬治是在他們分裂以後才把她自己的日記給他看的，希望她痛苦的故事能平伏一點他的憤恨，而使他們能互相以一種同情的友誼感情相處。她會寫信給亞弗萊，說到她這不可忍受的恐懼，恐怕他們的愛和溫情會變成了憤怒與怨恨。

接到喬治的日記時，亞弗萊，據保盧說，好笑着喬治對他底愛的可憐故事，並批評着她的話和她的行爲。既然，照保盧自己所說的，兩兄弟會這樣地討論着喬治的日記，那末，當然亞弗萊會把這給他看了的。而在亞弗萊死後，保盧就仍保留着這日記的原稿、或者抄本，要不然他不會能在他的書裏援引裏面的話的。

保盧·特·繆賽是一個作品對人毫無永久印象的作家，是亞弗萊的詩給了繆賽的姓以聲譽。亞弗萊的聲望是保盧要想成名的惟一的辦法。很自然地，他把他的哥哥奉之如神，想把他描寫成一個被一個女人毀了的、一無瑕疵的男子了。

對保盧的攻擊，喬治未曾作任何直接的回答。但在她下一本的小說「尙·特·拉洛西」的序言中，她提到，有一天有一個詩人會自己出來說話的。這是指亞弗萊的信，這

些信和保盧的話是矛盾的。

這兩本書，「他和她」與「她和他」，引起了一場轟動。這兩書所引起的廣大興趣的結果，他們的事情成了是「本世紀的偉大愛情」，「文學上的古典愛情事件」以及「和亞培拉與哀洛綺及羅密歐與朱麗葉一樣知名的愛情」。

但是跟着桑——繆賽愛情事件的聲名的，還有桑——繆賽之爭的喧鬧。

漸漸地，文藝界分成了繆賽派和桑派。這著名的愛情事件在大學裏辯論着，被寫進了書、小冊子、文章和詩篇。

都是因為亞弗萊告訴了大家他的痛苦，喬治回說出了她的痛苦，而保盧又回擊過去，為亞弗萊伸訴更大的痛苦。

究竟是誰痛苦得多，喬治，還是亞弗萊？每個人都想在幫着解決這個重要的問題。在喬治桑生前，關於這爭執的一件可異之事，就是喬治自己的態度。她讓保盧的故事流傳、擴大；而並不去出版亞弗萊自己所寫的信，這些信將能為她的名字辯白的。有一次，她極想要出版它了時，她去和聖勃夫商量。

「這樣可怕的事情，」她信上說：「是不會在你朋友的良心上發生的：讓一個垂死的人看見一個新的情人；要把他關進瘋人院去的恐嚇，甚至這種念頭；在他醫復了他的

愛以後，又不顧他自己，而仍要引誘他把它得回來。」

這三種的罪，包括在保盧書中的許多別的責備之中的，特別激起了喬治的憤慨。繆賽的信原可以駁斥掉這些謠言的，但聖勃夫勸她不要把信發表。

「你的勸告是很對的，」喬治回答說，「我要聽。那些信在我死前不會發表。」

她以一向的寬宏結束：「和平和宥恕，這是惟一的結論。但在將來，一線真理會照亮這段歷史的。」

(註一)一種極烈性的酒。

(註二)一種類似烏鴉的黑色餵鳥。

第十一章 母親喬治

喬治，愈變得老了、難看了時，却愈被年輕的人們圍繞着。其中有的在諾恩一住數月，彷彿他們倒喜歡她的家，而不喜歡自己的家似的。別的老遠地寫信來表示他們的敬愛。他們覺得，寫信給喬治，就如把他們思想和問題心腹地告訴着一個人，她似乎是個母親，但在她對年青人的了解上，則又似乎是個父親。

在對喬治的態度上，她現在的朋友們和從前的情人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的虛榮並不是在感情上。從最初起，這些年青的少年們就並不是把她看作如一個敗壞傳統的瘋狂女子，而是一個鼓舞他們興趣、值得他們尊崇的、超特的人。那分開在他們年青的野心和她成熟的成就中間的年齡，使他們不會有任何競爭的感覺。假使喬治對她的崇拜者教誨，他們覺得她肯對他們的事情發生興趣，這是令人欣悅的；假使她以權威的口氣說話，他們歡喜着她經驗的智慧。

喬治的思想，在一個美麗的年輕女子身上，會是太高得不配稱的，現在，已成了是個質樸的中年婦女的適當哲學了。她已長到了她自己早熟的思想階段。她的性情比數十

年前的時候更強了，但現在，已沒有人想要來控制她的頭腦，所以她不再需要敵對了。她的力量，像過去一樣地，小心地隱藏在平靜的外表下，這種外表：她是好幾天、好幾星期地保持着的。然後，也像過去一樣的，她的遏抑着的深沉爆發成了滔滔的話，或者在想不到的自信中表白了出來。但這些所謂剛性的表現，對這新的一代已並不感覺怎麼樣特異了。相反地，他們覺得它比單調的柔和、和別的女子的瑣瑣閒談倒更能使人鼓舞感動。

喬治習慣的沉默，使陌生人那麼不快的，對她的親切朋友們却是舒服的。客人們覺得她是個安靜的主婦，這他們一住久了就都知道。

在諾恩有着一種自在的慇懃。在到桑夫人家來的邀請上，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大家常被邀請「來住這麼一兩年」，雖然事實上很少有人像尤勤·朗勃那麼，住了十二年的。諾恩的魔力是在：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照自己高興的那麼做。他可以唸書、睡覺、散步或者工作，沒有任何阻撓。女主人就只晚上來伴伴客人們。有時候她來吃中飯，而下午又不見了。常常，她到晚飯時候又出現了。

在喬治五十剛過後的那幾年，家裏多少算是長久的客人們，除朗勃外，是維克多·波讓，費爾塔·瑪當，愛瀾兒·奧岡脫，和莫里斯的朋友，亞歷克桑·芒沙。

芒沙，特拉克洛的學生，天才的彫刻家，由於兩人對藝術的共同興趣，和莫里斯非常要好。喬治在一八五〇年從巴黎回來時，看見他在諾恩。仔細觀察了他幾天以後，喬治對芒沙的第一句批評是：「他幫助任何人，爲任何人想，除了他自己。」

芒沙的無自私心就表現在他對莫里斯的友誼上。莫里斯開始什麼，芒沙就來續成。當莫里斯決定想寫一本關於蝴蝶的書時，芒沙就幫着收集材料，照顧矛爾。當莫里斯爲一本關於拿破崙一生的書作插圖，又從拿破崙轉到別的新興趣上了時，芒沙就來續完了他的木刻。

天才的莫里斯是太多才多藝了，因此難能選擇定一種職業，或者甚至守住在一種職業上。結果，他始終是個在許多種藝術方面都極被人贊美的業餘家，而永不曾成爲一個公認的藝術家。

在莫里斯對他偏戲的熱心頭上，他在一年冬天把它們帶到了巴黎，在朋友們家裏表演，更增加了他的聲譽。朗勃、波里和芒沙在諾恩住了好幾個月，試着安慰喬治對兒子的想念。過了些時，朗勃和波里都走了，但芒沙仍住着。

在喬治和她兒子的這位朋友之間，發展了一種古怪的關係。莫里斯的「達蒙」，（註一）如人家所稱的，漸漸地溜進了諾恩的生活中，而成了喬治的忠心的亞夏脫了。（註二）

喬治沒有從小教得她的孩子們來侍奉她，或者關心她的工作。幸好達蒙不是喬治帶大起來的。她億萬的文學操作引動了他的同情。他覺得應該有個人來幫助她，而她的孩子們既都在巴黎享樂，他覺得，他應該放棄那自認為對藝術的一點微細貢獻，爲了她的更大的貢獻。除了他自己內在的衝動沒有任何其他外力地，他開始來擔任爲她的原稿分類和彙集。然後，他接過去了管書和付錢的事情。吃驚於她通訊的繁多，他也養成了習慣爲她分別信件，並回復那些一般性應酬的信。他亦抽出了時間來管理那在諾恩常有的改革，如擴充戲院，和爲莫里斯重建一間畫室，等等。最後，看見喬治在家事上是如此之累，他就來管家。總之，他處處爲喬治安排妥貼，正似一個重要人物通常從自己家庭裏所享受的那樣。

芒沙對喬治的感情幾乎是崇拜。他爲她減卸了一切的麻煩，而在想到她能夠寫更多的頁數時，感到了心理上的酬報。疲倦了的喬治驚異地發覺，在一生裏第一次地，她是被認爲是她自己家裏的主人了。

同時，勤懇的芒沙繼續以他優良的雕刻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在喬治發覺錢袋空了時（這並不是不常有的事），他表示還可以有錢來借給喬治。但是，像一個在家裏操作的女子一樣的，芒沙把自己的工作只當作是一種空下來時額外的事情。當喬治並不需要着

他時，他就雕刻。

晚上，喬治回來想開始寫作了時，她看見桌子上一切需要的東西全已預備好了。芒沙而且也沒有忘記她在寫作時習慣要喝的一杯糖茶或者淡性的酒。晚上，當她在客廳裏心愛的圈椅上坐下來時，芒沙給了她烟紙，她的烟袋，和洋火。然後，如果她正覺得想要寫時，他就把紙筆和墨水都放好在桌上。

恭谷兄弟倆，去了諾恩以後，以一種有趣的幽默感記述這種慇懃的忠心。這兩位老獨身者覺得，這種常常被描寫為屬於女性的那種慇懃，由一個女子從一個男子身上得到，這似乎並不是高尚或者合適的。但是，從一個工作者的立場看，喬治是需要着女性的慇懃，即使這人是男子也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喬治，她會過着一生獨立自主的生活的，怎麼會成了像她現在那樣的，完全地依賴着芒沙了呢？她會反抗過，實在的，她的天性也不會能有女性的依賴。她並不要被人供養、保護、當心和引導。但她覺得很自然她倚傍着芒沙，像一個堅強自持的人倚傍着自己的女兒或者妻子一樣的。她喜歡那種較低的同情或者服務的慇懃，它是幫助着而並不牽掣着她自己的自我表現的。

她的柔弱是丈夫型的。而芒沙在家裏的地位，却是妻子似的地位。當喬治偶或要到

巴黎去時，芒沙去打聽火車，整行裝，雇馬車載他們去，並準備好一切旅途上的安適。在巴黎，他幫她去買東西，陪她到戲院去。她去訪客時總是帶着他，瑪蒂特公主接待她時，他也在。而當喬治在拉辛路的住宅裏款待客人們時，就是芒沙來開門，歡迎客人，喬治則始終坐在圈椅裏，吸着她從不離口的烟捲。假使談話接不下去了時，（這在喬治平板的沉默下是常有的事），芒沙就以關於喬治的軼事來引得談話生動。照恭谷兄弟倆的話說，芒沙對喬治的態度，就如「一種什麼古怪動物的驕傲的變把戲人」。

（註一）忠誠朋友，見希臘神話。

（註二）忠心的從僕，為維琪爾詩「安尼特」中的人物。

二

到巴黎去是很少的，要隔很久才有。英雄和英雄崇拜者們冬以繼夏地住在諾恩，爲了喬治的寫作。而正當芒沙在諾恩盡力減輕喬治的負擔時，莫里斯在巴黎却在增加着他的負擔，要母親供給他錢，維持他的獨身者生活。

莫里斯在三十歲上，還沒有決定自己該做小說家呢、劇作家呢、畫家呢、彫刻家呢還是昆蟲學家。喬治以一種母性的耐心等待着兒子的驟然決定。但她很苦惱，因爲她這位

主意不是的兒子，總是從這個興趣又轉到那個興趣，而並不爲自己準備一種終生的工作。

在一八五二年四月末寫的一封信上，喬治第一次地幾乎責罵他喜歡的兒子了：

「我希望你在巴黎時能考慮一下工作，即使不是油畫，至少是繪圖，這對你總會是有用的。我不相信你不會不智到放棄繪畫，假使你在巴黎能夠學的話。你能不能夠？你高不高興？問題從來沒有決定。只爲了這個目的，你不需要化五百或四百法郎一月的。這就是說，一年要六千法郎的進款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還沒有那麼多。你應該不要化七八百法郎，租一所有畫室的房子，除非你是用它來做正式的工作。這種種都只有你自己能夠決定。我將儘量如你所希望的和你合作，但如果幾個月以後，我發覺你仍然是閒蕩，而這些犧牲是對你是並無用處時，那你不應該再要我繼續像個黑人似的操作，只爲了好幫助你來浪費時間了。這些我都讓你自己斟酌。我將做任何你所希望的事情；雖然我和你分離，這是多麼的不快樂。」

在一星期後寫的另一封信上，她描寫諾恩的寧靜生活：

「晚上，我們和瑪當與芒沙唸柯貝（註），我則繡火爐上用的掛帷。我們十點半回臥房，我就寫作到三點鐘。白天，又從一點到六點鐘再繼續工作。」

「我想我已經跟你說起過我的劇本，和告訴過我正在寫一本小說。我在十五天內

寫成了第一卷，現在正在寫第二卷，這在五月中就可以完成。一等完成以後，我將再回到劇本上去了。」

這封信是署着一八五二年四月廿八日。喬治那時的心境，從一件事情上可以推想得出來，這件事情是瞞過了兒子的，就是：五天以前，她曾接到女兒一封使她感覺煩亂的信。

莎朗茲正住在巴黎，等候對丈夫的訴訟的結果。這兩個暴烈性格的人之間的結合，延續了差不多還不到一年。老是吵架，然後又和好，結果是弄到要正式離婚了。喬治曾在莎朗茲一切的困難中支持着她，以錢和同情幫助她的不幸孩子，雖然莎朗茲是個很難幫助的人。喬治在自己年輕的時候，在同樣情境下，是以工作來作為逃避之所的。莎朗茲則在享樂裏找尋安慰。她給了母親一封充滿了暗刺和咀咒的信。她感覺孤獨，被損害，她要享受巴黎的歡樂生活。「我費盡了大力來守住着正路，」莎朗茲如此招承。

在一封回答女兒這種抱怨的長信中，喬治指出，莎朗茲是推開了朋友們，然後又可憐自己的被人所棄。她覺得個個人都可憎，但又希望人家都喜歡她。「你是不是受了那種普遍不公的毒害，」喬治問莎朗茲：「還是受了你自己個性的害，這種個性是可鄙的，反復多變的；它問別人身上要取任何東西，而自己却一點也不給人家？你抱怨那些

離棄了你的人，但不知道是你自己先會觸怒了、刺傷了他們。

「現在，爲了慰藉你自己，你要錢，很多很多的錢。在奢華、怠惰和刺激裏，你忘了你心的空虛。但要給你那你所需要的錢，我就一定得再加倍困苦地工作，而因爲我現在所做着的已經是超過我的力量了，這意思就是叫我一定得在六個月裏就死。假使我死了，你不會能富多少久的；我的死對你不會有什麼好處，因爲我的遺產一點也不會能使你們富有，你和你的哥哥。我不能夠做比現在再雙倍重的工作而仍能活多久。而且，難道把自己弄得像一匹拖磨的馬一樣，好來維持你的奢侈和享樂，這就是我對你的責任嗎？不，我還沒有能看出這是應該如此的。請讓我相信：並不單是因爲那你所謂的「恐怕妨害了我自己那點小小的舒適」，使我不至於去作那麼蠢的自殺；而且我覺得，這也是更正確的、公道的觀察。爲了要使你享受而殺了我自己，這個思想，和我在這世界上的其他的責任是要衝突的。」

「現在，讓我們來想一想我和你的經濟情況吧。我們三個人一共有七千法郎的進益。其餘的就全靠我的頭腦，我辛苦的夜晚，我燒盡的血液，和我緊張、疲竭了的神經。我很願意供給你比我力之所及更多的錢，但我拒絕被那種無意識的抱怨所影響。」

「我知道，在你的眼睛裏。我將永遠是你不幸的緣因。我永遠不會能有錢到足以供

給你大馬車，和貴重的衣飾，來裝點你的生活。你將永遠去把你的苦惱祕密地告訴別個人，而他們就傳播你的故事，說你是遭了我不顧的害。好的，我將讓他們去說，而你仍不會因爲了你散佈的那些故事而變得有錢些，或者更有人跟你接近些的。

「你信中的感想，說到『有心靈有見識的女子』她們，『像沒有教育的女子』一樣的，』有時會墮入了『享樂和邪路』。這些話使我想到了：你丈夫所說的你有幾次向他恐嚇，這倒並不都是謊話。我可憐的孩子，你有些時候簡直不知道你想的、說的是什麼呢。你信裏寫給我的這些似是而非的古怪的話，就是在這樣的一種時候寫下來的。不，有心靈有見識的女子永不會墮入邪行的誘惑。因爲邪行根本就沒有吸引力，沒有誘惑力，墮入的只是那些沒有心靈、沒有識見的女子。一個母親能以憐憫讀這些話，但一個丈夫就不能夠聽了而不發怒或者失望的。

「你真覺得，貧窮、孤單而不墮入邪路是很難的嗎？你真覺得很難守住正路，因爲整二十四個鐘點你都是關在屋子裏，而聽見牆外的女人笑，馬蹄響嗎？真正的不幸乃是有着一個會像你那麼想法的頭腦：我一定得有快樂。或者就是邪惡。

「我曾看見過年輕女子們跟她們的心或者感覺的情熱掙扎戰鬥，怕會墮入於不由自主的誘惑。但我從不曾看見過一個像你那麼在高尚和精神自由的氣氛中長大起來的人，

會怕貧苦的。一個有心靈有見識的女子，不管她是怎麼樣堅強，可能怕會被愛情迷了路，但她決不會怕被貪婪引錯了路的。再會了，我的女兒。不要把這封信只唸一遍；你把它唸三遍。第一次會使你怒，但在第三次唸時，你會同意我的話，而不會再回到你的惡夢上去了。如舊地我吻你，溫柔地吻你。

——你的母親。

要把你的雙手担起勇氣來！」

但想勸莎朗茲不要「墮入邪路」，如她自己所爽利地說的，却並不會能有效。在和丈夫分離以後，她去接近了那些能供給她所要求的奢侈的人。喬治從不曾棄絕了女兒。即使當莎朗茲和一個有錢的外國貴族同居着時，她仍繼續寄給她那一年六千法郎的錢，好使莎朗茲在想要回到正規生活上來時，可以手頭有着一筆自己能支配的錢。

喬治和莎朗茲觀點的不同，就表顯在喬治信中的這一句話上：「一個有心靈、有見識的女子，可能被愛情迷了路，但決不會被貪婪引錯了路的。」喬治清楚分開着一個無私的、愛情的結合，和一個自私的無愛情的結合。但她的批評者們並沒有把這個分清楚。他們用一句話來歸結莎朗茲生活的歷史，說：「有其母，必有其女。」

從來沒有兩個女子，像喬治和她自己血肉的而非精神的女兒那樣的不相像的。喬治

拋棄了聲名，但守緊着自尊。而她在力量、善良和才能上是如此的希有，她根本並不需要那她所拋棄的東西了。喬治能做下了過錯，而終得人家的尊敬；但可憐的莎朗茲，在既拋棄了聲名又拋棄了自尊以後，就沒有一點大的優點或者才能，可以重立起自己的生括了。青春過了以後，這心上苦恨的女子把思想轉向了母親，對她，也許儘管是恨和嫉妒，她却一直會時生時輟地愛着的。杜特望男爵死了以後，莎朗茲繼承了一半他小小的財產。她在諾恩置了一點田產，而在以後的日子裏，繼續地來擾亂着這個家庭。

註英國詩人。

三

當喬治對那些自私的要請硬起心腸時，她從不曾能夠長久維持這種抵禦的情緒。一時的氣憤以後，結果總又跟着是一封親熱的信，附去了一張支票。理論上地，她不相信那種無用的自我犧牲；但拒絕別人的要求，這只不過是她思想進序中的一部分，並不會進入她天生的本性。她給與的天性，不只是普通一般的外流。這是她心上的一个漏洞，而這個洞是填塞不住的。

人家就利用了她的善良。這是她自己的錯。她引人欺哄，於是人家就欺哄了。結

果，是她四周圍滿了要好朋友們所送來的被保護者。假使一個年輕人需要指引，人家就一定會說：「想法叫桑夫人看上他」，「讓桑夫人去幫助他」，於是他就被給與了一封介紹信，送到諾恩來了。

在貝里，同樣地，無數的家庭靠着桑夫人來使他們的兒子們「立業」。這個兒子們的立業工作，是一件耗費喬治時間和精神的友誼服務。她常常被那些討厭的人們弄得煩惱。爲了回答他們的需要，她就不得不寫信給她那些有勢力、有地位的朋友們。這樣地，她自己也不得不成了是叫人討厭的了。像一封連鎖信一樣的，送到喬治這裏的請求和祈懇，總又從她手裏送給了別人。她的請求總是溫柔的、稱許的，它們很少被擱置。

讓自己蒙了慷慨性格的害處以後，她有時候也感到一種反抗的情緒，而有了想離開的衝動。但她控制了或者是壓抑了她旅行的渴望，而生活於自己之外來找求改變。她的頭腦於是養成了一種輕度的超離。她習慣用了「她」，或者更普遍地，用「他」這個字來說到自己。從自己之外或者之上的一個什麼地方，她望着「那個叫做喬治桑的人」，而覺得她是相當平凡和枯燥的。「假使我能夠有榮幸碰到我，」她說，「我一定不會歡喜自己的。」

在五十和六十歲間，喬治的字彙改變了。幸福、熱情、歡欣、絕望、自殺，這些字

不再用了。在它們的位置上，代替了清朗、寧靜、和平，和尤其是「避隱」這兩個字。在安慰和勸說的信上，她勸人家在讀書和工作中來避隱開自己。她那時候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常常是被描寫着尋求避隱的。

喬治學得了許多如她所說的「避隱開自己」的方法。她在對自然的研究中一連幾個鐘點地忘記了自己。她的書室裏充滿着關於鳥類、樹木、花和岩石方面的書。屋子的一頭放着一個架子，置放她那蒐集來的種種標本。自然的研究成了一種新的愛的生活，吸攝了她晚年的感情與興趣。她的女主人公中，有幾個也就是專注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的。

但她的逃開既只是想像的，則她繼續地渴望着一個真正的、實際的退隱之所。在一八五六年七月間寫給朋友查利·邦賽的一封信上，她表示着這個希望：

「我常是祈望着「避隱」。對於我，避隱意思只是一角小小的地方，在那裏，我可以擺脫了一切塵世的事務，一切煩擾，一切討厭的關係，一切家務的煩瑣，和一切為自己生存的責任。這就是我去年在佛蘭斯卡蒂找到過三個禮拜的。這就是我所要求公爵再替我找六個月的，在一個什麼天色柔藍、風光明媚的地方；這是個很平心的夢，但它已在我面前飄過了十個年頭，而從不曾肯讓自己被我攔住過的。」

這種退隱的祈望，更表現在一個特常縈繞在心的夢裏。許多年來，喬治不時地會夢

想着能有一間孤另的屋子，讓她一個人住在那裏，或者和一兩個朋友在一起。現在，比前更甚地，這想像的屋子滿佔着她的思想了。就像是想擺脫這個魔魘似的，她寫了一篇東西，「荒蕪之屋」，因為它蘊含着自己祕密的夢，所以她是用了假名把它發表的。

當喬治夢着，並寫着她的夢時，芒沙就動手來實現它了。喬治覺得她不該為自己浪費錢，所以忠心的芒沙就為喬治來用他的錢。他在她所心愛的一個地方買下了一所茅舍。那地方就是加西萊斯。

喬治有一次曾和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朋友同去過加西萊斯。她愛上了這羣山環抱的深谷中的小村子。雖然離諾恩不過三十里，但這村子是如此的隱蔽，如此的與世界隔離，所以在喬治看來，這是個理想的退隱之所了。

芒沙的茅舍，經他十分仔仔細細地修理佈置了的，供給她作了逃避討厭人的退隱之地。莫里斯與偶或一二個要好朋友，被請到這「芒沙茅廬」來。在「鄉村漫步」一書中，喬治描寫着他們去鄰近村莊突擊的故事。

一八五八年冬天，喬治在寫着「雪人」，背景是瑞典，一個她從未去過的國家。喬治為準備這本小說，讀了好幾本關於瑞典的書。但，如她心腹地告訴芒沙的，她懷疑能否把那裏的風景描寫得真切。

芒沙挺身出來，準備了一次去加西萊斯的旅行，使喬治可以親身觀察雪景。進入了一個村子以後，他爲喬治趕着馬車，在他所能找到的最崎嶇的山路上走。但這次的旅行似乎是白費了，因爲景物完全被一層濃霧障住着。喬治，被馬車的簸動輕輕震蕩着，很快就睡去了。當他們沿着白雪皚皚、濃霧籠罩的山邊馳騁着時，芒沙就讓他夢着的朋友一直睡着。

到晚上，完全地休息過後，喬治的頭腦又活動了。她從窗口望出去，在一片漆黑和濃霧中，她似乎看見了北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廣大的峽谷。被這偉麗的景象所鼓舞，她描寫下了她所想像的景物。

「雪人」出版時，瑞典批評家們驚異着桑夫人對他們國家的清楚明白。他們特別讚美她的風景描寫，在其中，他們說，她是寫到了最最細微的枝節亦是維妙維肖的。

但桑夫人的這種成功並沒有什麼可異之處。一個頭腦的想像巨大到可能使密歇爾成了神，使繆賽成了聖徒，使蕭邦成了天使的，當然很容易能從加西萊斯的霧村裏創造出瑞典的瑰麗景象來。

四

一八五八年五月廿九日，在加西萊斯時的日記上，喬治記着：「五月四日開始的小說今日寫完，二十五天內完成了六百二十頁。我從不曾像在加西萊斯那樣愉快地工作過。」這種工作的從容，是完全靠了他那忠心的亞夏脫的。

芒沙比任何別的與喬治有過親近關係的人們都渺小。雖然是如此，也許正因為是如此，他的影響啓發了她豐富的成就。在一八五七到一八六二這六年間，就是，從五十三到五十八歲間，喬治寫下了十七本書，和兩個劇本，這很超出了她一向已經是特異的產量。但作品的收入並不好，而用度浩繁，她不得不無限地延遲了她想旅行的奢侈欲望。她極想到非洲去旅行一次，「但是」，她寫信給查利·邦賽說：「總是這兩個傷心的字：「但是」。我們只能夠希望。」

去外國看看的野心沒有實現，喬治却病了傷寒。好幾個禮拜，在旁邊守護着她的莫里斯和芒沙，對她的康復幾乎是絕望了。

在神志不清地躺着時，她病着的頭腦，如此長久地習慣了活動的，仍然一直在進行着她病前開始的那本小說。在發燒中，她向她的人物說話，跟他們一塊進入到他們的生活中間去。嚶語中沒有一點提到她自己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她會征服了身體，強制自己疲倦的想像工作。習慣已經如此深固，即使傷寒也無法能損毀她創造的力量了。

復原期中，莫里斯帶喬治到了地中海濱，鄰近都蘭的塔瑪里。但莫里斯不久就厭倦了塔瑪里單調的生活，而接受了傑洛親王的邀請，到西班牙、非洲和美國去了。旅行共經了六個月。

似乎，讓莫里斯去代表家庭旅行，這是很聰明的事情。因為，如果是喬治旅行，那就事實上不單是旅行的費用，還得加上那她在六個月中原可能賺得到的錢的損失了。堅強地，喬治接受了這個事實，就是：她賺錢的能力割斷了她的快樂，限制了她的自由。但她想念兒子。

芒沙和她住着，幫助照護她恢復健康。而終於，喬治，老是夢想看見美洲的，從莫里斯的旅行中得到了些東西。當他回來時，他談着他到過的那些國家，他諦聽着。他寫了他旅行的故事，喬治為這書作了序。

病後，喬治又窮了。上一年的用度很大。不久，她聽見謠傳說，聖勃夫已提出她的名字作為是最應得法蘭西學院的二萬法郎獎金的人。二萬法郎！加西萊斯的茅舍，喬治無力能付的，才只要八百法郎。二萬法郎是大財富。它代表着旅行、安息、閒暇，和一切經濟壓迫的解除。

學院獎金當然是獎給文學方面的貢獻的。獲獎者由一個二十四人組成的小組審查會

來選定。但是，唉，在那二十四位名垂不朽者之中有着法郎沙·蓋佐，反共和思想和反一切喬治信仰者。蓋佐讀出了喬治書中的幾部份，來證明她的影響是對私有財產的一種危害。他也斷定說，她早期的作品是破壞家庭的。聖勃夫毅然爲她辯護，亞弗萊·特·費尼和普洛斯潑·梅星曼也是如此；但二十四票中，喬治只得了六票。

審查者一般地讚美那作爲作家的喬治，但，就政治和社會的觀點考慮起來，她的名字是可咀咒的。他們這個決定的不公，乃是在文學的評判者竟可以蔑棄意念。獎金結果是給了阿道爾夫·帝安。蓋佐和帝安，這兩個著名的歷史家，曾是路易·腓列普底下政見敵對的朝臣。所以帝安，乃是佐蓋從前的仇人。命運的戲弄，竟使蓋佐在反對下了喬治桑，結果只是替自己的對頭弄到了榮譽。

保拿巴底們對這個反喬治的決定很是失望。他們現在預備給她一筆和學院獎金相等的錢，來作爲獎助。但喬治並不是爲了要得到垂青才和這統治的家屬接近的。她寫了一封驕傲的堅決的信，拒絕了他們的慷慨贈賜。

一個運動於是發生了，要選喬治作爲法蘭西學院的會員。但這要把一個女子放進千古不朽者之中的大胆努力，很快、很輕易地就被澆熄了，過了些時，莫里斯·桑被選進了學院。這一般地是被認爲，乃是對這喬治曾使之出名的姓、和她加上在法國文學光

輝上的貢獻的、一個更合適的承認的。

第十二章 祖母喬治

喬治的第一個外孫女，莎朗茲的女兒，在格依列生的，只活了一個禮拜。她的第一個外孫女，就生在這對克萊新格夫婦間的爭吵變成了恨而終於弄得離婚之前。若納兩歲時，就歸給了外祖母喬治照管，父母親則正在聚訟，互相要爭她。若納在諾恩住了三年，而莎朗茲，她是恨鄉村的，仍住在巴黎。有一次她到諾恩來看若納時，她因為已這樣久不來，孩子簡直不認識母親了。

若納成了外祖母的「妮妮」。這仙女似的小東西，充滿着活潑天真的，成了諾恩小國土中的君主。喬治又寵壞她，像她曾寵壞莎朗茲一樣了。

但做外祖母的喬治，要比做母親時來得聰明多了。妮妮被帶來給他時，是在一種精神失常的狀態中，需要一個人完全的留心照護。在這卓越護士的照護下，她變得安靜了，健康了，比較的能夠自制了。喬治可以寫信給莎朗茲說，代替了每天發作脾氣的，若納現在只四五天發作一次了。

喬治所常常寫給莎朗茲的信，描寫着若納的迷人神態的，喚起了做母親的心裏的寂

實。很自然地，莎朗茲要自己的孩子。於是，她突然地到了諾恩，要回若納，把她帶到巴黎去了。

短時間的和好以後，若納父母間又爆發了爭鬥。克萊新格握有着許多別人寫給他妻子的有罪的信。有着這些把柄在手，又靠着律師的幫助，他堅持他做父親的法律權利，把可憐的幼兒從母親懷裏奪過來，而把她放進了一家巴黎托兒所裏。莎朗茲瘋狂的衝動總是錯的，她後悔得太遲了。

一八五五年十二月間，克萊新格家的訴訟結束了。法庭宣判：因為克萊新格不配做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的父親，而莎朗茲也不配做母親，若納應該還給外祖母，喬治桑夫人。喬治和莎朗茲都同為這個勝利而喜出望外。他們焦急地等候着若納。但是克萊新格不肯交出她，除非正式的通知接到。這是傷心的法律程序的耽延。

而那時候，被剝奪了一切自己所歡喜的照料和環境，妮妮，這個自私父母的可憐的犧牲者是病了，不久，就死了。孩子的屍體被帶回到諾恩，葬在祖墳裏，外高祖母杜邦的旁邊。

這次的悲劇發生以後，喬治的健康傾潰了。「我已經太老，安慰也沒有用了，」她說。喃喃的自語和失眠摧毀了她的活力，終於，一生裏第二次地，她不能夠寫作了。妮

呢的無辜的天折這個念頭，變成了一種定着的癡念，她的思想老是要回到那上面去。但她的哲學又不容許她投降和悲傷。就是只爲了別人的緣故，她覺得，她也一定得固執地爭取康復的。

莫里斯正準備着一次國外的旅行。知道自己需要着一種極端的療治，喬治立刻準備了一同去。外孫女死後的六星期，她離了諾恩，在意大利旅行。在那裏，環境的變換，使她能逃避了一點那以前永留在腦中的陰鬱力量。

當然，芒沙和喬治與莫里斯一同到意大利，還有波里和朗勃也去了。喬治不能沒有她這個和諧的家庭而走動。沒有一個定要佔先，沒有一個嫉妒。四個男子中每一個都是其餘三個的好朋友，而大家又都享受着她一視同仁的親愛。在這種兄弟之愛似的氣氛中，喬治的天性盛放了。顯然地，人在變老中也有着好處。

回家以後，她寫信給一個朋友：

「我看了羅馬，重到了佛洛倫斯、熱內亞、和佛蘭斯卡蒂。我在太陽、風雨中走了許多路，也曾整天地生活在戶外。這對我當然是一種藥劑，我回來就已經完全痊愈了。」

但她的痊愈却並不包括遺忘。她講到、想到妮妮，但她不再沉緬於過去了。有一次，孩子到了她的夢裏，看見外祖母哭着，似乎覺得十分驚訝，所以喬治羞愧於自己的

哀傷，認爲這是軟弱。她開始想到妮妮是快樂的。她描寫她所記得的孩子各種樣子的畫像，以宣洩自己的感情。在喬治正這樣勇毅地使妮妮仍如生活在自己眼前時，莎朗茲却帶着從亡故的孩子臉上取下的死面具過來了。

「我不要看！」喬治喊說。「我不要想到她是在棺材裏！我們仍能看見她。」於是，喬治舉取那笑着、舞着的孩子的畫像。但莎朗茲喜歡她的死面具和孩子死手的石膏型。作爲若納的母親，莎朗茲無疑地感受着一種比喬治更深痛的失望，她也更缺少着使自己恢復的力量。但這兩個女子的相反的性格，就可以從她們忍受苦痛的不同態度上表現出來。可憐的莎朗茲完全地屈服於哀傷，沉溺於她的記憶，而以一種自己不知不覺的病態的自私，把她的苦惱加放在別人的身上。她不肯讓她的傷痕關合，却爲紀念孩子天逝的一週年，跑到諾恩來，在她的坟上哭泣，在那裏面特意找尋哀痛。

一年正月，當諾恩的房子關了，喬治和全家都在巴黎，莎朗茲要在深冬的嚴寒冰雪中，去看那現在荒涼無人了的屋子旁邊的小墳。喬治知道莎朗茲是在特意地爲自己安排哀傷的痛苦。她寫信給女兒：

「如果我能夠勸止你走這一趟，就好了。這將使你衰竭，而對你並沒有任何好處的。我們親愛的孩子的靈魂，就在我們一起。她的坟只不過是個尊崇的目標。我們要尊

崇坟，那當然，但不要把它們奉若神物。你的去，對你只不過是無意義的痛苦。假使你希望能使我在這週年紀念日少悲痛一點，那末你應該放棄這一趟的去。

「而且，週年忌又有什麼意義呢？難道因為時間記下了多少日子或多少鐘點，我們就該特別深切地感覺到喪損之痛一點嗎？不是每一天都可以說是這樣一個巨大創痛的紀念日嗎？深切的悲痛沒有偏見，並不在確定的日子上去準備情感的高潮的。」

這個請求並無反響。莎朗茲還是如原預定的，到女兒的坟上去了。

第二年正月，喬治正在諾恩。又一次地，她求莎朗茲不要來。「這種紀念日的規定使我很痛苦，」她那麼說。但又一次地，莎朗茲還是去了坟上。

喬治沒有瞭解她的女兒。假使她會請求莎朗茲來，到諾恩來痛哭，那末，她倒就會不來的。她母親隨便提出什麼意見，她就會做得偏偏和它相反。「她為反對而反對，」維度夫人說。

假使她不反抗和敵對她這著名的母親，那末莎朗茲還有什麼辦法可以表現自己呢？很有一時，她試想要和喬治拮抗，為自己贏起一個聲名。她寫了兩本短短的小說，不曾引起任何注意。她於是準備寫一本莫里斯·特·薩克斯的傳記。喬治費了很多時間鼓勵和幫助她女兒的這個努力。莎朗茲開頭很熱心，但當她一發現這工作得在圖書館裏埋頭

研究長時間時，她就失了寫作的熱心，而又轉向到享樂和刺激上去了。

二

喬治並不望她孩子們中的任何一個去在孝順上和芒沙抗衡。她希望他們過自己的生活。但她爲看見他們錯失了快樂而心痛。莎朗茲似乎天生是又不能愛既不能工作的。但喬治希望和相信，莫里斯會找到這些快樂。

她耐心的期待終於得到報償了。莫里斯到三十五歲時，決定了做插畫家。而在二十九歲上，他娶了，如喬治所希望的，由於愛情。

莫里斯·桑夫人，或者如她謙遜地自稱的莫里斯夫人，是名彫刻家留治卡拉瑪塔的女兒。在選列娜·卡拉瑪塔做妻子這件事上，莫里斯推翻了法國的傳統習慣，娶了個無嫁產的女子。

在寫給老朋友勃各朗的一封信上，喬治驕傲地贊助自己的兒子：「那他可能向一個什麼人要求的財產，他沒有向一個自己本身就是財產的人要。他是對的，我是滿心地快樂，得意。」

列娜證明了是個了不得的年輕女子。她又靈智又淑嫻。並不想對抗她的天才丈夫地，

她也表顯着藝術的興趣與鑒賞。她沒有被寵壞，所以給了喬治以比她從自己孩子們那裏所得的更無私的孝順。在莫里斯結婚前，喬治曾寫信給列娜說：「我覺得我將是你真正的母親，因為我需要着一個女兒。」

正如喬治曾失去了女兒一樣地，列娜也失了母親，不是因為死，而是因為毫無辦法的意見上的不同。列娜，像喬治一樣，拒絕天主教會的那套形式，因而被她母親的極度的宗教虔心摒離了。丈夫死了以後，卡拉瑪塔夫人更脫離了紅塵，做了尼姑。這樣地，喬治代替了列娜母親的位置，而列娜也成了喬治精神上的女兒了。

列娜常常向朋友們說：「噯，我是更嫁給喬治桑甚於莫里斯·桑的。我要他，因為我崇拜她。」

喬治，在人家認為會有快樂的、羅曼蒂克的愛中，並沒有找到快樂，却在人家認為不可能有快樂的媳婦的愛中，得到了快樂。這正如喬治一向的特異，她把這被輕視嘲諷的婆婆地位，化成了她晚年生活裏最美麗的關係。

在對這對年輕夫婦的態度上，母親喬治表現出了無限的聰明。她在他們的蜜月期和新婚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中，都讓他們只兩口兒在一起。莫里斯現在是一家之主了。喬治鼓勵使他感覺，他已在喬治死前繼承了家庭。爲了增加他的自由意識，她去住在巴黎或

者加西萊斯，所以她的回到諾恩來，一直是引起歡欣的事情。

一八六三年七月，喬治寫信給聖勃夫：「七月十四日我們生了一個卓越活潑的男孩子，快樂地號喊着。他父親簡直爲他狂了，而我，是像一個人在這裏所儘可能地那麼快樂。」

就彷彿是慶祝着這件偉大的事情，喬治，幾個月以後，被她的劇本「費依默侯爵」的熱烈的成功弄得興奮如狂了。

初演的前夜，她從巴黎寫信回家來：

「我親愛的孩子們，明天就是那偉大的日子了。你們接到此信時，我將已被喝過采或者噓過了，也許兩種都有……」

「戲院裏從導演到招待，其中有一個稱我是「我們的寶藏」的，還有音樂師、效果員、演員、燈光員、伙夫，全在預演中哭泣着，像一堆嬰孩似的。他們是在一種成功的狂歡的沉醉中。但這一切都只是前一夜，我們得看明天。」

第二天，來了她對這可驚的首演夜的描寫。熱烈，呼喊，雷似的喝采聲，未買到票的擁在外面的羣衆，和最後：「佛洛貝也在，他哭得像個女人一樣。」

祖母喬治，在這個重大的夜晚，成了當時的轟動人物。

「走廊上，兩百以上的人，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擁過來，抱我，直到我支持不住。假使你們能看見我在這一切中的鎮定，你們一定會笑我的，因為我只是感覺，就像這和我個人並無什麼關係似的。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樣。我是準備着最糟的，也許就是因爲這個原因，這當初未曾料及的成功，對我是如此不可思議，使我怔呆了。」

「下星期，我希望能回到你們和我的寶貝那裏來。他將又大了許多了，我希望。告訴我，你們和他近來怎麼樣。」

「費依默侯爵」上演的第三夜，她寫信給孩子們說，成功看來是確定的了。

購票的觀衆開始多了。第一天，因爲了送給大臣們及其朋友們的贈券，只賣了七百法郎；第二天一千二，今天三千，賣票處賣出明天的票已經有四千法郎，一個對可憐的奧台翁從未聽見過的大數目。而禮拜六和禮拜天的票，他們也已賣出六千。……「費依默」可以毫無問題地償付你結婚和瑪珂受洗的費用了。

「明天我將逃開一會，避免人的訪問、信、名片、和花束。每個人對成功都是獻媚的，一向來總是如此。……」

「這種成功簡直是叫我不能夠相信可能跟我有什麼關係的。」

一八六四年冬天，喬治住在巴黎時，名攝影家納達，爲了想要以畢真的形像把這顯

赫的作家留存不朽，爲她攝了十六張照相。最後的結果，就是那著名的喬治六十歲上的照片，照相中她的臉看來是堅強、平樸、溫厚的，她穿着那時候正時行、而現在看來很難看的，露胸的衣裳。

在那些坐着照相的時候，納達談論着他將出版的關於飛行的書。人家認爲他是個瘋子，因爲他相信可能造一個什麼機械，人坐在那裏就可以在天空中旅行的。那時候，法國法律絕對禁止任何關於飛行的嘗試，不管是用氣球，或是任何比空氣重一點的機械。

所以，納達的書就叫做「飛行的權利」。但他無法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因爲他的名字，作爲一個作家，是從無人知道的。喬治答允了他希望同情的請求，慷慨地願意把自己的名字借給納達的瘋狂熱誠，爲他的書作一篇序。

在序中，喬治說：「我們應該幫助和鼓勵偉大思想的創新者。」她認爲，飛行的理論是有邏輯根據的，空氣從未被征服這個事實，並不足以證明這個嘗試的不可能。在此蒸汽機和電氣的世紀中，她說，我們應該有對將來飛行事業成功的信心。

爲了這個對飛行權利的大胆辯護，喬治受到了無數的譏諷。但是她的思想，根本有那麼多都是屬於將來的一世紀的，所以她已習慣了生活在一種未實現的將來之中了。她已經不再希望無想像力底朋友們的瞭解了。

佛洛貝，在認識喬治以前，曾請她爲他的一本書作一篇序，喬治謙遜地拒絕了，說：她作的序從不會能使一本書成功的。其實，她拒絕的真正理由乃是：佛洛貝並不需她的介紹。她想把名字和幫助留給那些不知名的人和不知名的思想。

三

「費依默」的成功以後，喬治在諾恩和她的「寶貝」瑪珂住了幾天。然後，又在加西萊斯住了幾個禮拜。在那時候，她正十分焦慮着芒沙的健康。他近來表顯了肺病的徵象，喬治知道她是就要失去她的忠心朋友了。

當喬治和芒沙到巴黎去看專門醫生，經過諾恩停下來時，莫里斯表顯出，他討厭從前的「達蒙」了。因了一些小小的意見不同的藉口，兩個人間發生了爭吵。芒沙在對莫里斯的感情上深深受了傷，驟然地一個人到巴黎，毅然去面對寂寞和死亡了。

喬治又一次地得在兒子和親愛朋友之間選擇一個了。

情形表面上似乎是和從前蕭邦和莫里斯間的情形相似的。但根本上，本質却是不同的。莫里斯並不再需要着母親。而芒沙則是既不嫉妒又不猜疑的。他信任她。沒有人能挑撥他和她作對。當人家對芒沙造關於她的謠言時，他信任她，不相信謠言。而且，芒

沙曾給與了她那她從前所給與蕭邦的，多年的體貼忠心。她對他負有良心上的債，正如蕭邦曾對她負有良心上的債一樣的。十五年來，芒沙都會差不多和她每天在一起，但兩人間從未發生過任何誤會。他並不是什麼天才，但他有着一顆忠懇的心。生活曾告訴喬治，在每天的相處上，一個朋友的真切的心，是比智慧或者天才的稟賦更加需要的。

爲了芒沙，喬治離開了她她所謂「諾恩就是我自己」的這個家。她瞞住了孩子們和要好朋友她走的真正原因。在六十歲的高年，她跟他的人到了巴黎，決心要在他活着一天自己就專心照護他一天。兩個人像將結婚的年青一對似的，各處去找房子，結果決定了一所在巴萊沙的「很小、很美、很整齊的房子」，離巴黎一個鐘點火車的路。在那裏，這古怪地配合起來的一對住了下來，似喬治一向那樣的，不管人家會怎麼說。

她的老朋友來看她。最早來的人中之一就是小亞歷克桑·仲馬，他一下火車，就向一個本地人問路。起先這個人說不知道，然後，「等一等」，他說，「你是指那個報上有名字的女子嗎？她的家就在那邊。」「就是這個」，仲馬說，相信他一定已找對了。

大仲馬是喬治的老朋友，而小仲馬在自己還是個二十六歲的小伙子時就認識了她。他常叫她「桑媽媽」，而她也就喊他「我的孩子」。喬治，作爲一個劇作家，是被認爲替仲馬的更出名的劇本鋪了前路的。他承認她幫助他很多。即使是芒沙，在對喬治的崇

拜上，也沒有能比小仲馬更極端。「特茜丹夫人跪在她面前，賽維尼夫人吻她的手，」他這樣說。

喬治也很高興，能恢復了聖勃夫的友誼，他曾因了她的過激而跟她不睦了的。她一停止了寫改革社會的小說，他就又喜歡她了。他熱忱地稱贊着他所贊同的、她的一連串的田園小說。在拆開他的信以前，喬治常只要一看信封，就可以知道聖勃夫心上正是怎麼樣。當他對她不悅了時，他信封上稱她爲「杜特望夫人」；當他一與她和好了時，則又成了「桑夫人」了。

喬治每次去巴黎，總去和聖勃夫會面。她的小小屋子是在拉辛路三號，底下就是瑪尼飯店，她每晚都在那裏吃飯的。這是個作家們的會聚之所。一八六二年，聖勃夫組織了一個在瑪尼飯店的半月聚餐會，會期定於星期一，因爲在那天他剛寫好他的每週評論。這半月集會是一種文學或者個人方面的自我批評會，這「勃夫叔叔」所發起的新集團，包括哥底，恭谷兄弟倆，泰納，洛南，屠格涅夫和佛洛貝。

在那些餐敘中，喬治總是不大作聲，除非是有人攻擊了她所謂她的「主義」。有一天，那些文藝來賓們同意說，人不應該爲平民大眾寫作。喬治，十分氣憤，奚嘲地轉向他們說：「你們是紳士，不是人類。」

在又一次聚餐上，恭谷兄弟們說到厄納洛南在某次文學討論中曾說：「我在喬治桑的作品中找到比在巴爾札克作品中更多的真理。她是我們這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以後三百年，喬治桑的小說都將會被人誦讀的。」

就是一八六三年，在瑪尼飯店，喬治認識了哥斯塔夫·佛洛貝，他，儘管是著名的嘲世派，對這樣率的、中年的桑夫人是五體投地了。「我在認識你以前就崇拜你了。從我第一天看見你那可愛、慈祥的臉時起，我就愛了你。」他這樣自承。

四

當喬治在如此爲她的朋友、工作和新屋子忙着時，莫里斯和列娜正去了格依列，杜特望男爵的家鄉，去作每年向例的訪問。他們一到那邊，喬治就接到信息說，瑪珂突然在格依列得了什麼小兒症死了。她急急地趕到納拉，在那裏，她受着她從前丈夫的招待，他，自從莎朗茲結婚那天以後，她就一直沒有見過的。喬治和卡西米一同參與了他們孫子的葬禮。孩子就葬在格依列，莎朗茲第一個孩子的旁邊。爲了尊重卡西米，墓碑上的名字刻了：瑪珂·安多納·杜望——桑。

勸了莫里斯和列娜去法國南部旅行，以開解一點心上的悲痛以後，喬治又回到巴萊

莎，她的病人那裏。

一年來，她是忍受着那眼看朋友芒沙漸漸死去的悽痛的經驗。在他生命的最後三個月，他變得很難服侍了。「我一個人服侍了他三個月，僕人們也將不會有那樣的耐心的。」她在芒沙死的下一天，寫信給姪兒奧斯卡說。「我已失去了那十五年來生活的同伴，我老年的撐柱。」

芒沙死了以後，大家希望喬治回到諾恩，和莫里斯在一起了。但出乎人人意料之外的，他決定仍一個人在巴萊沙住下去。過去十五年來所建立起了的獨立生活，已經成了一種精神的必需了。她不想放棄它。「我愛孤獨」，她辯說。她也承認說：「但我在這裏是很哀傷的。」

喬治想念芒沙。他對她已成了一種習慣。他曾慰藉了她的寂寞，而不侵蝕到她的自由。他超離和尊崇的態度，已加強了她屬於自己的意識。

芒沙死的那年秋天，喬治被勸到列勃里塔尼和莫里斯及列娜同過了幾天。以後，又到諾恩去看他們。他們請求她和他們長住着。但，忠於自己的決心，喬治仍回到巴萊沙，在那裏，顯然的滿足中，她繼續地一個人過着。佛洛貝常來看她，還有別的忠心朋友們也來。她歡喜着那種閒散，這閒散使她能感覺到遠離了一切跟人關關係的聯繫，但

除了一個和人類的聯繫。孤獨並沒有關閉了她的心。她愛着千百萬的男子和女子，有的是已經死了的，有的是還沒有出生的。「我不能把自己和人類分開，」她說，「因為它就是我自己；因為它所做的壞事使我心痛；因為它的恥辱使我羞愧；因為它的罪喻蝕着我的活力；因為我不夠了解那為我一個人所安排的天上或者人間樂園。」

喬治有着一種愛的天賦。她也有着一種對個人獨佔性的愛的恐懼。她會屈從了它，而又擺脫開。現在，在她的晚年，她也怕它，因為她知道自己，知道她自己的脆弱，知道多麼容易地，她又會讓自己被它佔有了的。

一八六六年，喬治六十二歲，佛洛貝四十五歲時，喬治被邀到克洛塞他的家裏去看他。在那裏，他和母親及妹妹一同住着的。從這次訪問以後，這人類的嫉嘲者與熱愛者之間開始了頻繁的通信。

從開始，喬治就把自己的立場說明白：「你假使覺得並不高興時，儘可不必寫信給我的。沒有絕對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友誼。」她如此表示。

「一種非個人性的我所特有的癡愚，是正在顯著地發展中。」她寫信給佛洛貝說。「假使我不爽快，我就會想這是病；假使我老年的心不每天變得更慈愛，我就會想這是自私。總之，我說不出這是什末，你知道。」

「愛，不管是怎麼樣，我想這就是宇宙之謎的解答。永遠是生長，永遠是迸發，再生、追求和期望生命，擁抱自己的對敵，爲了要溶和它；從一切的混合與雜和中接受奇跡，而從此蛻化出新的樣式的奇跡，——這就是自然的則律。」

「自己所不再參加在裏面了的人生，是一種那樣好看好聽的、美麗的戲劇啊！」喬治結束說。

五

在她的退隱之地住了幾乎一年以後，祖母喬治答允了來和家裏一同過一八六七年的新年。在途中，到巴黎時病了，在那裏耽擱了兩個禮拜。

當病着時，她感覺到了心上的衝突。她知道自己一到了諾恩，兒媳們一定又會重新提起說，她是太老太衰弱了，不宜再一個人住着的。他們會不會試想勸她長住在諾恩呢？她是不是暗中也在希望着如此？

她在巴黎寫信給佛洛貝：「我和一個死了的靈魂住在巴黎沙是太孤單了；單是在諾恩和孩子們住在一起是不夠的。我太愛他們了，使我無法能只屬於自己。」

可憐的喬治！這是她一生的衝突，理論和感情間的，自由的需求和人間關係的需要

間的衝突。多少次，她會屈從了個人的愛，而她的心是偏向着超離！現在，她是最後一次地立定脚跟了。假使她這回一屈服，那就將是她付了極大代價才得來底獨立性的最後完結了，這個獨立性，她會如此常常奮鬥而不可得的。

莫里斯和列娜在她心上是說不出的親愛。而且，她現在又做了祖母了。當她一想到那正等待着她的一歲嬰孩時，她就急切地要去看見這位孫女。愛又一次召喚了她。但喬治已不再是個害怕寂寞的、依傍的女子，她已是個自持的、不甘心被家庭生活所束縛的人了。當她到諾恩時，兒媳們，被她的衰病嚇壞了，決不肯再讓她提到離開他們。列娜，她心中暗想要照護她的，懂得喬治的性格，而只說是：莫里斯需要個母親，而嬰兒也需要個祖母。

喬治延展了決定，在諾恩過冬天。這對她也是個暫時的鬆舒。春天來時，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整冬天都不會做多少事，我覺得太不安定了。」

莫里斯和列娜又堅持要喬治再住過夏天。她又答允了。她的留住於是無期地延了下去。但是有一段時間，她把這看作只是一次訪問。一直到兩年以後，她才把巴萊沙的房子賣掉了。

住在諾恩以後，她不再抗拒那和諧家庭生活的寧靜與快樂了。她驕傲的獨立性，

即使不是全部，也差不多是被忘記了。它只在那種突發的情緒中，才偶或地顯露出來。有一次病了時，她寫信給佛洛貝說：「假使我在這裏不能好，那末我就將到卡納去，那裏有幾個朋友一定要我去一趟。但我還沒有把這向孩子們提起過。我跟他們住在一起時，要造就難了。總是有感情和嫉妒，我一身都一直是這樣，從不是我自己的！」然後，像是羞愧於自己的軟弱似的，她用這兩句矛盾的話結束了信：

「所以，可憐你自己吧，你這只屬於自己的人。」

喬治決心要使自己相信，她留着的那種心理衝突是無理由的。爲了如此，她試着要佛洛貝相信，他應該娶個妻子或者收養一個孩子。她常是罵他的孤僻和獨立。假使她說得太多了，那是因爲她有時候在妒羨他。這些時候就表顯了她部分的性格，這他曾稱之爲男性的性格。那從前在她男性的自我與女性的自我間發生的衝突，現在，似乎存在於她個人的和非個人的需求之中了。心理仍然是同樣，但用字是不同的。

當佛洛貝說「我是兩性的」時，喬治回答說：「這裏是一些相信解剖學至上的人所該研究一下的事情。性只有一個，一個男人和女人是如此完完全全同樣的東西。人無法了解那塞滿在我們腦中的性差異的微妙的理由。我曾仔細觀察我兒子和女兒的童年與長成。我兒子是我自己，所以比我女兒更近女性。我女兒則却是個有缺點的男子。」

莫里斯常被喬治認為是「一個安慰，一個祝福」。她有一次曾說：「上帝給與我的兩個孩子中，只有一個是給我自己的。」她寫給佛洛貝的信上說到莫里斯：「他是全家的靈魂與生命。當他不快活着時，我們都是死的了。」

結婚以後，莫里斯已去除了怠惰，但他的精力被他多方面的天賦分散了。他作一個木刻家的工作，為許多喬治的書作了插圖。他也寫了九本小說，反響只是還好而已。他的主要的興趣仍然是在昆蟲學上。他的書「蝴蝶世界」，他自己作插圖的，就包含着自己多年的研究所得。

但這些成就並不能夠增加家庭的收入，所以喬治繼續以她的寫作來維持諾恩的用途。雖然是有着家庭生活的阻滯，她在生命最後的十年裏，還是每年產生一本到三本小說。

六

喬治回到諾恩以後，第二個孫女生下了。現在，家庭裏真的是需要着喬治了。假使沒有祖母，莫里斯和列娜怎麼能旅行呢？孩子們如果病了，叫列娜怎麼辦呢？除了祖母，誰能來教孩子們功課，晚上為她們說故事，和回答那千百百幼稚的問題，這些問

題，一個很忙的母親是不會有時間回答的？

孩子們從不使她們的「好祖媽」厭煩。她的書齋是她們心愛的玩的地方。喬治寫作時，就把一個抱在膝上，另一個靠在她肩膀上；或者兩個都坐在她腳邊，玩着洋娃娃，高聲地說着話。在孩子們的腦海中，母親似乎總是忙着的，但祖母從不忙。她是完全屬於她們的。

莫里斯的大女孩取了家傳的名字奧洛亞，這個名字是傳下了好幾代的。第一個是奧洛亞·珂尼茲瑪，莫里斯·特·薩克斯的母親；第二個是奧洛亞·特·薩克斯，即杜邦夫人；然後是奧洛亞·杜邦，就是喬治桑；第四個奧洛亞，就是奧洛亞·桑。

奧洛亞·桑是喬治最後的熱愛。沒有更大的愛會搖撼過她的心靈。在她的信札裏，隨處都是熱愛的話，這，當孩子漸次長大時，變得了更深。

「奧洛亞是個寶貝。……這奧洛亞是個奇跡。……奧洛亞是愛。……小奧洛亞一定會很乖，很安靜的，告訴她的話她都能懂得，真是可驚。在兩歲的年紀上，便已知道服從道理。真是非常特別少有的，我從來沒有見過。」

然後，是提到她的第二個孫女：「伽勃麗是頭壯羊，整天的睡覺和笑；奧洛亞，更靈性一點，有着天鵝絨似的眼睛，在三十個月上就和人家五歲的孩子那麼說話，在任何

方面都是可愛極了！」

當喬治的新劇本「卡蒂」在奧台翁戲院上演時，她寫說：「假使「卡蒂」成功了，這將是爲奧洛亞的一筆小嫁產；這是我惟一的野心。假如它不成功，那末我將把它完全重寫，就是這樣」。

溺愛的祖母就是在睡夢中也想到她的孫女。

「今早上我醒過來，說着這句奇怪的話：「生命的夢裏總是有有一個年青的最主要部分。我的最主要部分是：奧洛亞。」事實上，要不疼愛這個孩子是不可能的。她在聰明、善良上是如此的十全十美，她對我簡直似一個夢。」

在兩個孫女的洗禮之前，她寫說：「我們的朋友拿坡崙是奧洛亞的教父，我是教母。我的姪兒是另一個的教父」。

當莫里斯和列娜不在時，喬治驕傲地記載：「奧洛亞沒有問過一次，他們到那裏去了。她望着我的眼睛，看我是不是悲傷或者擔心。我笑，她也就笑了；我想我們一定得儘可能久地使她的敏感睡着」。

然後，是喬治增長的愛的最後結束：「我惟一的熱愛是我的奧洛亞。我的生命靠在她身上。」

奧洛亞比她的妹妹伽勃麗大兩歲，所以已更能做伴了。她成了她祖母的學生。喬治的教授法在那時看來是十分新穎的。她把功課弄得似講故事和遊戲那樣。這第四個奧洛亞，像第三個奧洛亞一樣的，熱愛神話。她們一同唸着伊里亞特和奧特賽（註）。然後，她們對所唸的交換感想。喬治同情屈洛阿人這邊，而奧洛亞，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同情希臘人。祖母要她解釋她的理由。

「因為巴拉亞坦炯跟他們在一起，所以正義一定是在他們這邊的。但是，好祖媽，爲什麼你喜歡屈洛阿人呢？」

「因爲他們很可憐，」是喬治的回答。「但當然，你有權利自己選擇正義。不過將來你會明白，在人的正義之上，還有着一些東西更偉大、更好的。」

奧洛亞患了百日咳時，喬治日夜地把孩子抱在手裏，結果自己也染上了咳嗽。醫生們勸她要有安靜和溫和的氣候，但喬治不顧，繼續她每天在恩特爾河裏的游泳，這河裏有個小瀑布，水和冰一樣冷的。

走得「沸似的熱」以後，喬治帶着六十八歲的年紀和百日咳，跳進了河裏，相信着她的咳嗽會被冰浴治好的。

醫生說這是瘋狂。但喬治回答說：「我就像草一樣；太陽和水是我惟一的需要。」

喬治已到了永恆的、超個人性的年紀。「我接受一切的東西，」她說。她說到「那偉大的清寧，繼續增長着的清寧，它是存在於我從前的激動騷亂的靈魂裏的。當我醒來時，呈現在我眼前的是那些游星。我在找尋着「我」中有着相當的艱困，這個「我」一直來是如此有趣的，而我現在却開始叫它「你」了。」

當朋友們晚上來，帶來鄰近發生的閒談新聞時，喬治就似乎只半睡半醒似地聽着。但假使談話一轉到仲馬最近的戲時，她就又有話說了，或者一談到達爾文和洛南的新作品時，那她就變得滔滔不絕了。

每天晚上，正在這樣的談論中間，喬治會聽見樓板上一下輕輕的叩拍。樓上房間裏的小奧洛亞，被教好了自己一預備要上床時，就輕輕敲那鋪磚的樓板。回答這個召喚，祖母就慢慢地爬上很高的樓梯，到奧洛亞的臥室裏，在那裏，她講給她聽住在海底宮中的神仙們的迷人故事。故事常一連繼續好幾個禮拜。事實上，這是一本長篇小說，就在四個凳子間講過的故事一樣。所以，想像生活的圓圈完成了，奧洛亞·杜邦回到了她童年最初的神仙故事。

六十五歲時，喬治寫信給她的朋友路易·尤爾巴哈，說到她的通信佔去了她不少的時間和精力，因為她不得不平均寫十二封信一天。「我死後，」她加一句說：「希望

能去一個什麼星球，在那裏，人們不知道讀書或者寫字的。」

「假使你希望知道我的經濟情形，」她接下去說：「我靠寫作已賺了百萬的錢，——我都送掉了，除了那兩年以前留下的兩萬法郎。——這事望爲我保守祕密，好讓我能儘可能地保護着這筆錢。」

因爲尤爾巴哈正預備寫她的傳記，他問了她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回答，她覺得似乎是並不必要的。

「我只不過是個普通善良的女人罷了，她解釋說。「在這個人身上，他們會硬按上許多過分的特質，其實，這些都是謬說。他們曾批評我的不能夠熱烈地愛。我自己覺得，我的生命裏曾是充滿着溫情，他們可能對此滿意的。在目前，謝謝上帝；沒有什麼要求於我的了。而那些儘管是我在生命和頭腦中缺乏輝煌而仍然肯愛我的人，並沒有抱怨我。……」

「我一定有着嚴重的缺陷。但我像一般人一樣的，自己看不見自己的過處。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些什麼好處或者美德。我曾費了很多的時間，試想了解那真的東西，而在這個真理的追求上，自我的意識是一天比一天更消淡了。」

（註）荷馬的史詩，述風洛阿城被圍故事。

七

當近七十歲時，喬治的生活是充滿了恬靜的快樂。好許多年輕時代的朋友已經死了，但他們的位置已有了別人填補。許多還活着的老朋友們，同了他們的兒子和孫子們來看她。愛她的人現在屬於了三代了。喬治不再被批評了，她是被敬重着，崇愛着。

她的娛樂是很多的。那她幾年來親手栽培的花園，已成了一片的奇葩異草。花成爲她的朋友到如此程度，她甚至從不讓人把它們剪下來。

貓、狗和馬也是她極親愛的朋友。在它們中，她總有幾頭是特別寵愛的。在最後的幾年中，小狗「發台」是她的寵物。她爲他寫了個故事，叫做「狗與聖花」。在故事中，發台繼續地成長，而變成了人。但在生命中，它活得比他女主人更久，後來就葬在她的旁邊。

普法戰爭摧毀了法國時，喬治正六十六歲。她在一八七〇年九月到一八七一年一月間的日記，寫出了對戰爭結果的一個生動的印象。雖然普魯士兵是到處都駐紮着，喬治以一種哲理的鎮定，面對着這臨近的災難。當她的朋友們憤怒失望如狂時，她在日記裏寫說：「這會像一陣湖上的暴風一樣過去的。」

她活過了戰爭，活過了以後的自治政體，直到了第三共和國。

一八七六年五月，喬治七十三歲的壽辰將近，爲了慶祝這件事情，準備了舉行家慶。很久來，她已身體不好，但她瞞着她的孩子們。好幾天來她覺得身上非常疼痛，而現在，差不多衰弱到不能走動了。但她還能夠以一向的迅速寫作。小說「炯蒂納」進行得很順利，她已經寫到第七章了。

五月二十九日，醫生來看莫里斯，他正患着神經痛的病。喬治那時已到了忍耐的最後階段，叫奧洛亞下來請醫生上樓去。

「當我走進她的書齋時，」醫生敘述說，「我看見桑夫人坐在她的寫字檯前。一支烟含在嘴裏，她手裏拿着一支筆。」

她向他微笑着，微笑逗留在她慈祥的眼睛裏。這是她能坐起來的最後一天。

幾天以後，在一陣陣痛的間隔中，她要看看她的孫女們和她的小狗發台。六月八日，早上九點鐘左右，知道終結已經來臨了，她又要再看看孫女們。

他們被帶到她前面時，「望着我，親愛的，」她請求說。

小臉龐抬起來對着她。喬治於是體驗到了一切分離的痛苦。

「我愛你們，我歡喜你們！」她喊說。

在臨終的一剎那，她還是熱切地活着的；而活對於她，意思仍然是：愛。——
「再會了，莫里斯；再會了，列娜；再會了，奧洛亞。」這宏大的心停止跳動了。
宏偉的、不可能的喬治，到最後的一息還是愛着的，這樣地結束了她一生的愛底尋
求。